

歷史長  
篇說部

# 施公洞庭傳

下冊

P. D. HANAN



大達圖書局刊行

5765/0830d  
v.3

新式標點 施公洞庭傳 卷下

第一百四十三回 晉標客借刺歸隱

衆英雄鼓噪



却說晉白用奉了伯美之命，前來刺殺施公，因甚站立不住，又不下手，因他在索府保標十數餘年，見初次伯美差馬奎行刺，投了施公，做出驚天動地之事，平復洞庭，立下汗馬功勞，此次回朝，不貪朝廷爵祿，繳還官誥，皇上親封爲仙，駕着金光歸隱，真正造化不小，只是他去邪從正的好處，後又命鐵梭梭兒弟兄，二次行刺，未見回府，不知或生或死，杳無蹤跡。今夜又令我行刺，本想不允，又因受他十餘年恩惠，情不可却，久慕施公是位忠良，未曾識面，故而假意應承，借刀殺人之意，來至客房，暗看動靜，果是忠良，我也不傷他，亦不洩漏太師之事，抽身遠遊，因此站在身後，暗察真僞。忽見施公長嘆一聲，只聽言道：「想我前番攻打洞庭，擒得水寇君岳剛，見他英雄，不忍殺之，放回萬坦坪小草壩高堂奉母，臨別之時，向本藩說道：『蒙千歲不殺，無恩可報，日後若遇危急之際，向南方叫聲岳剛，倘緣法湊巧，也能搭救千歲。』想本藩此時在索府搜賊，如居水火之中，」即向南方叫聲：「岳剛大郎！岳好漢！你知也不知曉？也不曉？」聲音未絕，那晉白用在身後，到退數步，知施公果真是國之良佐，並且禮賢下士，愛惜英雄，不如隱去罷了。正是：

閉門那管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。

且表劉慶見白用站立身後，聽施公思念岳剛，忽然站定，向南方大叫岳剛，只見那人倒退幾步，將刀入鞘，把頭點了幾下，駕陣黑風，仍由梁上一滾而去，頃刻不知去向。施公並不知曉，忽聽房門一响，抬頭一看，乃是劉慶入內，公即改憂爲喜。劉慶即把方才之事，向施公說知，二人不解其意。慶道：「千歲在此，有只人保護，諒無別慮，

末將去也！』抽身而去不提。回書再說殷元帥兵扎白虎廟，停兵不動，衆英雄將官皆有懈怠之心。不料常和打探殷變，不用汪廉調提軍隊，知殷變無甚智謀，心中大悅，即暗傳令，命陳彩打頭陣，胡剛接應在後，共領水軍三千，使他不防，出其無意，與他一個下馬威。二人領令，帶着水軍，向人頭骨山下而去。走到之時，一聲呼哨，團圍困，水洩不通。早有巡哨步兵，飛報上山，尚程二人，聞報大吃一驚，欲戰未奉元帥軍令，如不戰失了志氣。正在兩難，聽得辱罵之聲，心中大怒，也顧不得違悖將令，程恩在前對敵，尚艾在後，帶領一千子弟兵，搖旗吶喊，沖下。去與陳彩交手，不過四五個照面，陳彩假敗，程恩不捨，追趕上前，陳彩回手一鎗，刺中咽喉，衆兵上前，將人搶回。尚艾見恩被刺，捨命上前交手，陳彩胡剛左右夾攻，大戰十餘回合，一人難敵四人，胡剛一斧砍來，艾用鎗一架，鎗桿折爲兩斷，虎口帶傷，收回本陣。陳胡二人，緊緊追趕，清兵四散，不敢回頭，直向白虎廟去。陳彩不捨，後面追來，看看臨近，尚艾念動真言，破石而逃，水軍大勝，奪了前寨，收拾糧草各物，將寨一火而焚，回恆門去了。山頂火起，元帥命彭華接應，正欲起兵，早見殘敗人馬，抬着程恩尸骸，奔至大營，用蘆蓆放在地下，不一刻，尚艾已到，坐於尸旁，兩眼吊淚，一言不發。斯時衆英雄皆知程恩戰死，心中不勝忿怒，陸續向大寨而去。來至程恩尸前，團圍站定，看着程恩，流淚不止。衆人一齊言道：『元帥做事無禮，不聽千歲臨別之言，獨行自專，想咱們弟兄，征勦洞庭之時，軍事行兵，回回大勝，他自逞才能，咱們弟兄帶領本部之兵，回京請千歲征勦，古語云：大將投明主，咱們在此無益，各各回寨，收拾去罷。』不知能回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四十四回 三將帥解圍白虎廟 神算子詐病雞頭山

却說殷元帥見程恩戰死，衆英雄痛念結義之情，大家鼓噪回京，至施公面前訴苦，只嚇得舉手無措，原是自己錯誤，不該扎孤營於人頭骨山頂，方有此敗，只得向衆英雄婉言認咎，速請軍師前來料理。軍師祈衆英雄留步，

衆道：『此時遲了！』彭華田三級岳少保三人拱手言道：『諸位少安勿躁，我三人親身前去相訪，如不來，再去不遲。』牛白川道：『各位賢弟，暫且留情，可把程恩之尸，白綾裹定，暫爲安厝白虎廟後，尚大哥另扎新營，你坐待好音。』正是：

不聽良言自逞能，多虧解圍人三個，險些失却衆英雄，怎能恆門一掃平？

再表副元帥同田三級岳少保三人，上馬皆向雞頭山而行，早被周龍瞧見，命吳虎上前迎接，我去稟知軍師，吳虎即帶親兵，迎下二里之遙，接至本營，見禮落坐，煙茶已畢，只見周龍進來，向三人見禮言道：『元帥太保公子，今日莫非玩山至此，我們不久要回京都去了，不得奉陪各位。』這幾句言語，皆是汪廉所知，不由三人聞聽此言，心中一呆，幸得早來，稍遲三日，他們回京，必授顯爵，只軍務難以太平，殷元帥必招大禍。彭華向周龍道：『煩勞將軍代報軍情，言我三人特來拜訪。』周龍應聲而去，須臾之間，周龍進帳，滿面愁容，言道：『彭元帥岳太保田老爺三位來得不巧，軍師現在大病不能起床，言語不清，各位改日再會罷。』三人聞汪廉有病，猶如癡了一般，心中一想：『既有病，也要看個真假。』復向周龍道：『軍師有病，我等同事多年，豈有不看望之理？煩將軍再去報告。』周龍復身進去，向汪廉說明。汪廉道：『賢弟好不糊塗，何必三番兩次。』龍道：『先生不見何意？』廉道：『別人不知，難道你都不曉？從前千歲待我們弟兄，猶如手足，只個匹夫，自高自大，有勇無謀，此時兵敗，程恩又死，定有別故，方命三人前來，我且慢他三慢。』周龍道：『元帥藐視先生，正該如此，但來人不錯，軍師其心安乎？』正是：

不看金面看佛面，不念來人念蒼生。

且說汪廉聽周龍之言有理，說道：『弟去相請，必須如此如此。』周龍應命回答，三人起身，相問軍師如何言語？龍道：『如不請見，有勞三位遠來，軍師有病，命未將代請。』說畢，五人一同來至後營，只聽汪廉呻吟之聲，不

過之氣，細語：「施王爺！施千歲！今生會面，不能夠的了！」正嘆之間，有一名小軍，口稱：「彭元帥岳少保田公子軍師臥狀不起，請入內面相見。」三人入內，見帳子半掩半開，汪廉裏向而臥。田三級叫聲：「軍師得何貴恙？我田三級同彭元帥岳少保在此探問。」汪廉低聲啓道：「元帥公子少保爺請坐，我汪廉之病，乃用心過度，心血兩虛，此刻病入膏肓，不的不久人世，有勞諸位前來看我，此情生不能報了。」三人仔細一看，其聲雖低，其音甚洪，知是詐病。岳少保道：「軍師可知人頭谷已失了？又死了一位英雄程恩？元帥衆將特差三人前來迎請下山。提兵調將，仍授軍師之職。」汪廉道：「各位程恩雖死，也是天數。古云：殺人三千，自損八百。勝敗兵家之常，况大元帥足智多謀，日夜難免不勝，現在要我再理軍務，除非海水逆流。」只一句話，被田三級識透，詐病機關，不愧身列庠序。卽向彭岳二人，遞一臉色，口稱：「軍師不看其一看其二，念及你我同營多年，共助千歲平伏洞庭，替皇家出力，不過名利二字，軍師若不應允，餘逆何時掃平？倘軍心一懈，國家何堪設想？好先生，三人跪下了！」汪廉一見，哎喲一聲，不知下山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四十五回 雞頭山副帥請將 白虎廟軍師談兵

却說汪廉詐病，被田三級識透，三人跪地請求，慌忙下床扶起，言道：「汪廉何德何能，敢勞諸君雅愛，折殺山人了！」卽正頓冠巾，讓至外營，敍坐擺下酒宴，四人同席共飲。周龍吳虎另席相陪，酒飲三巡，汪廉言道：「諸君奉命前來，非是山人詐病，想前日施千歲臨去之時，何等言語，諸君盡心，不料元帥忌才，獨行自專，山人故退守旁看，落得清閑，今狀元公太保公子有何教我？」彭華便把兵敗程恩陣亡，衆英雄分心，元帥特差三人恭請軍師，只人情看在千歲面上。廉道：「乃是諸君金面，何言施公？」少保道：「既如此，軍師卽刻起身。」廉道：「不能，諸君回營，復命元帥，如真正禮賢下士，親身走上一遭，他若自高，不肯前來，山人帶兵回京，稟復千歲，告辭隱去。」

以免魔障之苦。」三人聞聽，亦不多言，作別而去。汪廉吩咐周龍吳虎收拾各事，準備元帥到來。再言彭華岳少保田三級回至白虎廟大營，把汪廉之言，稟知殷變，低頭不言，心中暗暗思想：本待不去，猶恐衆英雄散去，臨陣無人對敵，欲去失了身分，仔細一想，只是我「無謀性物自惹災，若不低頭事不諧。」事不宜遲，吩咐各營明日，點齊隊伍，一同迎接軍師，合營將佐各將英雄，聽得元帥傳令，大家欣喜，喚呼暢飲，一夜無眠，直吃到天明方息。各營早已伺候，見元帥出帳，上了征駒，三聲响炮，各隊先行，直向雞頭山行去。將至半山，汪廉早排隊迎接了山頂，同至營中，敍禮坐下，一面設宴款待元帥。三巡已畢，殷變言道：「前番之事，乃本帥一時之過，先生海涵。」廉道：「已過之事，不必提及，今承元帥親臨，出家人實不敢當。」隨命周龍留老弱之兵守寨，其精壯者下山。周龍分派已畢，統率隊伍，擺隊前行，後面元帥軍師，並馬而行，不過午時，早離白虎廟不遠，號炮連天，鼓角齊鳴，同進中軍。元帥手捧兵符，將令汪廉拜令已畢，接過手來升堂，受合營恭見，擺慶賀酒筵，一醉而散。汪廉回至蘆棚，等到天明，帶了周吳二將，騎馬到頭骨山頂，觀天時察地理，向周吳二人道：「你看這個所在，前番正好扎營，今程恩已亡，又死去許多士卒，正慮人頭骨地名，而今不能扎營了。二位將軍，你看！用手指着一片平陽，遠近數十里，並無海眼，又無水淹，亦無竹木，不懼火攻，正是安營下寨之地。二人看罷，言道：「真不愧軍師之職！」一同下山回營，安宿一夜無書。次日吩咐周吳二人偵探洞庭實虛，本日回報。二人奉命去了，午後回營稟道：「我二人探聽乾巽坤兌休傷景驚八寨，只有旌旗，並無一將一兵，惟恆門兵山將海。」汪廉點首道：「二位辛苦，回營安息，明日大營會議。」二將辭去，廉獨坐蘆棚，把恆門之事，籌畫一番，待至天明，周龍吳虎伺候軍師，一同至大營外，旗牌入內，稟知元帥，軍師到了。殷帥吩咐開門，有請汪廉三人入內，廉與元帥見禮告坐，周龍吳虎上前打恭，兩旁侍立。殷帥道：「前者損兵折將，本帥之咎，今軍師前來，有何言教？」廉道：「山人自有道理！」卽命起鼓聚將，少時諸將雲集，軍師升堂，各人上前打參，問道：「軍師今日軍師聚將等有何會議？」廉道：「諸位將軍不

知，昨夜山人仰看天象，俯視山川，見大寨扎於白虎廟內，左扎青龍嶺，右扎白虎坡，恰命尙大哥程賢弟扎在頭骨有一龍二虎，尅住人頭骨，如何不敗！此乃不熟地理之故。山人兵屯雞頭山，能展翅而飛，龍虎其奈我何！山人探聽九門水寇，八門皆虛，惟恆門乃中央之地，那水寇以空寨誘敵我軍，把八寨頭領盡調中央，恆門山人早已安排，離此山下，不過十餘里，有一片平陽，數十里寬廣，正好扎兵，此山不怕水火。即點穿山甲尙艾，帶張雲周善郭正有，各領精兵一千五百名，離巽離坤兌四寨十里之遠，扎下連營。又命左爾普牛三超黃天霸牛白川各帶精兵一千五百名，扎於休傷景驚十里之遠，仍扎連營，皆對營而扎，斷其糧草，不准支兵，違令者斬。所有各營糧台，其餘諸將，一概移扎恆門十里之遠，均扎連營，以防沖突。調遣已畢，向殷帥言道：「元帥可知山人用意？」殷帥道：「不知，請先生賜教。」正是：

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足智多謀，乃算才能。

且言汪廉向衆言道：「山人打探空營之內，掘下戰坑，安放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上蓋蘆蓆，蘆蓆上鋪下黃土，使我兵不解，搶進各寨，必然落於坑內。伊等恆門之兵，分爲數隊圍裹，上前發動引線，坑內起火，豈不一網打盡？山人故此扎下連營，斷伊糧道，也不與他交兵，困守月餘，水軍無糧自散。那時我營曉諭投誠免死，只誅元惡，從者赦免。山人體好生之德，與元帥將軍增福延壽。」只一番語言，元帥欽佩不已，即下令明日移營，又擺酒宴，合巹將士陪先生暢飲盡歡而散。不知恆門之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四十六回 天子代酒首相招貶 將軍性急先生寄書

却說施公二搜索府，百日已滿，仍然空空，此回伯美父子，因晉白用行刺，未見回報，其人亦不知何往？心中忿恨難消，扭住施公袍袖，擁至朝房，驚動滿朝文武，各家親王，皆向朝房而來。皇上正在西宮飲酒，聞都監起奏，即

命在武英殿朝見，又被索妃暗暗呈奏一本，皇上至武英殿，文武見駕，東西序立，張相明知其罪，不敢出班。小波王正欲啓奏，二人已扭袍上殿，俯伏金殿。施公奏道：「臣罪犯天條，望主上定奪。」天子此時帶酒，聞奏大怒，將龍書案花押，向張相擲去：「就是奸賊喪身之物！」張相即俯伏：「爲臣知罪，主上開恩。」施公奏道：「可將臣問罪，不必累及旁人。」天子手拍龍案罵道：「兩個奸賊，同謀害孤大臣，有甚說的，推出午門問斬。」武士正欲上殿，施公站起身來，大罵：「狗子！誰人敢綁那個敢殺？」向聖上奏道：「臣蒙主上，賜十二道免死金牌，永不斬施公，難道悔口不成？」皇上點首道：「爾的好造化，追回十二道金牌，存入內庫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難饒，將只悶臣打入刑部天牢。」施公下殿之時，向皇上言道：「昏君！你將臣去入天牢，且看昏君下落。」皇上二次下旨：「將張相取斬。」又有尹王俯伏奏道：「律無斬相之理。」天子雖則酒醉，也有一二明白，赦却死罪，仍下刑部獄中，與施仕倫同罪。武士將張相押去。皇上向伯美道：「朕賜卿白銀三千兩，整修卿府。」伯美謝恩，皇上退朝，衆文武朝房坐下，尹戚恩蕭四位王爺道：「衆公金殿之上，本欲保奏，奈主上帶酒，只要二人有了活命，就好設法了。但是在天牢之中，恐遭暗害。」見刑部大堂保九錫道：「各位王爺，不必耽心，天牢之事，有我照應，諒也無妨，而今主上昏迷，不知二公何時方脫苦海，早日商議一策，也免臨時作忙。」衆人沉思半响，皆道：「無計。」正是：

主上昏迷臣受險，欲思援手定良謀。

且說劉慶見衆人議論紛紛，毫無主意，言道：「衆公不必憂心，各請回府，待末將不分星夜，去至湖南省，面會神算子汪軍師，此人料事如神，善卜文王神課，看有救否？諸公以爲如何？」衆人道：「甚好，累將軍辛苦一番，以速爲佳，我等恭候好音。」說罷起身言別，各回府去。劉慶亦回王府，面見夫人，把朝房中千歲丞相下天牢，及朝房衆人商議之事，向夫人公子稟明，未將今日起程，去邊廷面求軍師，用計搭救千歲張相，不過月餘歸來。夫人道：「有勞將軍，以速爲妙。」吩咐施璧公子，與將軍餞行，劉慶辭出，至外廂立飲三杯，拱手而別，直奔邊廷，一路

無書。不日到了湖南後九門大寨，軍門稟報元帥，請進中軍。劉慶便問汪廉寨扎何處，殷元帥見劉慶如此行色，知朝中必定有事，亦不及問，便說道：「將軍要會軍師，在大棚左邊蘆扎之內。」劉慶不言不語，向蘆棚行來，小軍通報。汪廉自從分派扎好，連營將近兩月，并未交過一陣，這五六之內，精神不振，心神恍惚，夜不安席，不知朝內有何大事，忽小軍報告劉慶前來，即起身迎接入內，坐下言道：「吾弟從何而來？」劉慶答道：「直由省而來！」便把京中千歲二搜索府，張相保本，如何下在刑部天牢，衆公會議，命小弟來求二哥化策，打救二公，詳細說了一番。汪廉道：「賢弟不必心焦，爲兄暫備酒杯，洗洗風塵。」即命周龍、吳虎、小營陪飲，汪廉即抽身入內，卜課去了。劉慶心中作急，略飲數杯，只見汪廉手中一封書信，劉慶道：「二公計將安出？」廉道：「吾弟少安，聽兄一言。」只正是：

欲救天牢兩輔臣，全憑手內一封書。

不知汪廉說出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四十七回 鐵脚板接書登程 黃天霸奉命還鄉

却說汪廉向劉慶道：「賢弟！千歲張相二人，有九九八十一日牢獄之災，災難已滿，自然無災出獄。」劉慶急道：「二哥！小弟千里迢迢，不辭跋涉之苦，到此求計，只是你幾句平常之話，人人會說，就算你的主意不成？」汪廉道：「賢弟！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，爲兄雖幾句談話，臨時自然知曉。現有文書一封，帶回直省，莫使旁人知道，親至兵部大堂，李洪府中，把文書呈送於他，向李大人說明，彼二公進牢之日起算，至八十一日，拆書觀看，照書行事，不可差錯。此書好生收存，不要遺失，亦不能先期私看，牢記勿忘！」劉慶接過手來，口稱：「二哥！九門戰事如何？」廉即把兵敗將亡，前後言明，劉慶悲嘆不已。本欲本營拜會各位弟兄，奈事情緊急，不能片刻久

停，托汪廉代爲致意，起身作別。汪廉送出蘆棚，囑咐道：「此書吾弟不可私拆，內有不吉之事，恐招大禍！」慶道：「你哥子難道不知，小弟目不識丁，拆他何益？」汪廉笑道：「不必多言，此乃重件之物，恐有妨礙，弟請登程，恕不遠送。」兩下一拱，劉慶回京不表。汪廉回至蘆棚，命周龍去南營，請黃天霸速即到來，周龍奉命去了。汪廉擺開文具，修好書信，命吳虎知會糧台，取餉銀四百兩，同書信收拾一起。少刻天霸到來，汪廉接進，敘禮而坐。天霸道：「二哥呼喚小弟，那路公幹？」廉道：「並無別事，因兩月並未交兵，正在偷閑之時，想我們弟兄同營多年，並未談家鄉之事，賢弟椿萱尚還康健，昆玉幾人，可曾完備？」天霸答道：「椿萱並萎，獨自一人，所遺家業，一概付於東流，因在原籍，惹下大禍，逃在外面，打從七盤山而過，多蒙牛三超、仁兄、左爾普賢弟，留我上去，後聞施公征伏洞庭，弟兄方來投効，稍立寸功，以蓋前愆。」廉道：「賢弟！此刻思鄉否？」霸道：「雖有此心，一刻怎能歸家？」廉道：「吾弟不是那樣說法，今日請弟至此，爲的歸根結果之事，爲兄昨夜仰觀乾象，見賢弟功名光耀閭里，在不後九門，只軍務，要回原郡江西，方能顯達；賢弟速回家鄉，到了桑梓之地，才把爲兄只封書信，拆開一看，照書行事，萬無一失。」汪廉只一番言語，說得黃天霸不明不白，思想一番，方開言問道：「汪二哥！你把我弟好不爲難，想小弟在功成名就之時，乃因勦洞庭水寇，立了若干汗馬之功，日後此地戰爭一平，奏明天子，得了一官半職，只不是小弟功成名就之時，乃叫小弟回至家鄉，無原無故，何能光宗耀祖？二哥既料之得就，何不鳴鼓而攻，免使小弟狐疑不決？」汪廉道：「賢弟！則知其外，不知其內，難道爲兄哄弟不成？不要猶豫，速整行裝，不過百日，必有一個大大功名。」即將書信一封，銀子交與黃天霸，天霸亦不敢推，用手接過，言道：「小弟回營，辭別牛左二位。」廉道：「不消，爲兄代弟請假百日之期，若無非常富貴，爲兄許下首級。」天霸聽此言語，疑竇稍釋，向汪廉道：「承兄指示，弟果有機緣，容後再報。」說罷，將銀信收好，拱手而別，直向江西省江都縣鐵叉山而去。一路登山涉水，慢慢而行不表。天霸果否功名成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四十八回 劉慶兵部府投文 天霸鐵叉山生反

却說劉慶至邊省，向汪廉求計畫策，汪廉寫一書信，交劉慶帶回直省，親交兵部李大人。慶一人在路途中，心思汪二哥做事，神機莫測，再每不肯言明，此書內不知有何妙計，我不如作縮地金光，早回直省，免使夫人公子各公等懸望。隨即念動真言，縱上金光，不過九日，直抵京城，一直奔至兵部府前，有一千總值門，見劉慶到來，即忙站起，口稱：「劉大人回京來了！」慶道：「回京了，煩勞通報。」門官抽身入內稟告。李洪即命有請，二人相見，官廳禮畢，落坐。李洪言道：「將軍此去，至邊廷之事如何？」劉慶將書呈上道：「滿懷心腹事，盡在不言中。」李洪言道：「拆開！」劉慶想上心來，忙阻擋：「大人且慢，是我一時忙迫，險些誤了大事，若論這封書信，從千歲張相進獄算起，至八十一天止，方可開看，自有搭救二人之法。他說是先天神算，萬不致誤。」李洪點首道：「是禮！」吩咐擺宴，宴畢告辭。劉慶回西爾府，將近黃昏之時，先書房見了公子施璧，同進二堂，向戚夫人稟明一切，到了那時，自有搭救出獄之法。夫人不明其中理由，公子稟道：「母親那先生乃有道之士，父王平伏洞庭，皆他之力，他書內必有理道，臨期自然明晰。」夫人點首，命公子外面設宴，與劉將軍洗塵。二人告辭，同至外廂，對面坐下，淺斟慢飲。劉慶問道：「公子一向進獄看望否？」公子道：「天天皆去。」慶道：「很好，末將已回，可與公子代勞。」公子道：「有煩將軍了！」宴畢，各自安息不表。且說李洪是晚，命人相請吏部徐和、禮部李成龍、親王肅小波三人，到府共飲，酒席筵前，將劉慶回京，汪廉寄書之事，向眾人言明。小波王道：「若論汪廉，你我皆未曾遇，久聞此人天文地理，無所不曉，神機莫測，今日寄書，刻期必然有效，我等坐待好音罷了。」酒畢各散。回書天霸奉了軍師之命，回轉家鄉，不過月餘，到了江都縣，即投客店安身，方去拜望親友，不過四五日光景，已會了幾個知己舊友。一日酒樓會宴，眾友道：「劉大哥，你哥子出門之時，方二十一歲，不料一別十三年了，只些時在那裏發財，可接嫂嫂否？」天霸道：「各位仁兄，你我皆是總角之交，不得不實言相告。」便把打傷人命，改名黃天霸，上七盤山投効清營，洞庭立功，現在平復後，九門軍師賜我書信一封，回至家鄉，言兄富貴功名，皆在書內。今日弟兄團聚，正好拆書一看，便知分曉。說畢，在身旁取出書信，拆開同看，方知書內情由，便問眾友道：「只事要各位賢弟，扶兄一把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眾友道：「知己弟兄，萬無不允之理，一則成就功名，二則救了千歲軍師此計，乃借出徐州，並非真做虛張聲勢而已。」說畢，下了酒樓，暗暗佈置，不數日之間，鐵叉山旌旗牌滿，中立一杆大旗，斗大一個「劉」字，又出示貼黏各要隘，上寫着：

洞庭君劉爲出示曉諭事：本代王被施仕倫殺敗，將前洞庭君李捉住，墮岩而死；本代王心中不平，故借鐵叉山招兵報仇。一不占天子江山，二不奪取城池，三不搶糧草，四不有害村莊，爾軍民人等，各守恆業，勿得自相驚擾，特此示。

只告示一出，哄動遠近村莊，不過半月，已傳進江都縣，只縣令費九成，乃伯美心腹之人，聞得此事，一面照守城池，一面密報索賊請示。只江都縣鬧得人心惶惶，鐵叉山居民，皆知其事，並不懼怕，亦不遠走。天霸時時命人打聽施公消息，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四十九回 索賊定計借刀殺人 施公出獄奉旨招安

却說江都縣令聞聽劉寇生反，請本汛千總，帶四十名官兵，前去查探，直抵山脚，向上一看，四方插滿旌旗，中央一旗，上寫：「洞庭君劉千總高叫：『上面聽着，速叫劉寇來會。』」天霸聞聲，提斧上了哨樓，向下言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千總答道：「江都汛奉了太師之命，前來招安，想各位英雄，皆是良民，聽本汛相勸，改邪歸正，不然大兵一至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」天霸道：「貴汛不必多言，有戰書一封，煩勞帶回。」說罷，拴在一支箭桿上，射將下來。

各自下去了。江都無言，拾起戰書，回縣向堂上說明，鐵叉山之事，把戰書呈上。九成拆開一看，乃是與施公作對，隨向千總道：「貴汎派兵四門防守，本縣即派人進京稟報太師，自有大兵到來。」江都汎奉命去了，九成即備好文書，命人星夜進京去，呈報與索伯美。伯美言道：「下面去領賞，速急回江都，老夫呈奏便了，自有定奪。」差官便叩謝而去，回江都了。伯美回頭，命五個兒子一同冠帶上殿，呈奏父子向朝房而去。且言李洪是日早起，恰至八十一日，即拆書觀看內面之事，不知實否？正想着之間，忽然聽得金殿上金鐘亂响之聲，門官即忙報進：「稟報大人，江西省江都縣鐵叉山劉寇生反，邊報進京了，諸位大人上朝。」李洪聞報之言，心中大喜，真正不愧神算子之名，稱速即整冠束帶，入朝見駕，行至御街，見文武百官紛紛至朝前來，同至朝房，皇上早已駕坐金殿之上，文武隨同入朝，品級台參駕，分班侍立，索伯美出班啓奏，即將奏摺戰書一齊呈至龍書案上，皇上即忙打開一看，言道：「一事未平，二事又生，真正是孤的國運不正之故！」便向兩班文武各官道：「今日江西劉寇生反，衆卿有何良策？」伯美奏道：「臣保施仕倫江都縣令一則約民，二則招安劉寇，兩事皆安，將功抵罪，求主上天恩，赦恩出獄。」皇上把龍首一擺，言道：「愛卿！此本有差，劉寇生反，卿就該保武將尅賊，才是正理，施仕倫乃是文職，你明明有害他之意。」伯美正欲辨奏，只見左班中閃出了一人：「臣有本啓奏！」皇上一看，乃是兵部尚書李洪，言道：「卿有何本，啓奏與孤？」李洪道：「劉寇生反，太師保奏不錯，想前番洞庭水寇，如許猖獗，主上命施仕倫挂了帥印，皆以平伏還不也文職提兵，今番劉寇生反，不過小醜跳樑，若是命施仕倫征討前去，指日定可以掃滅此寇，主上定奪。」此時皇上之心，見李洪一本疑心頓釋，言道：「二卿平身歸班！」傳旨：「保九錫，即速去至刑部天牢之內，赦出施仕倫出獄。」只正是：

脫罪全憑一封書，方能蒙赦出樊籠。

且說施公在那刑部天牢，將近三月，忽然見保九錫口稱聖命，赦罪出獄，不知天子何意？只得向張相言道：「丞相暫坐一時三刻，上殿便知分曉。」張相道：「有勞千歲！」施公出了刑部天牢之獄，即刻上了金塔，謝了聖恩，已畢，皇上道：「因江西劉寇生反，有戰表入朝，李索二御保奏，赦出天牢，降爲江都縣令，招安劉寇，二來約民，任滿回朝，論功升賞，皇兄可願去否？」施公奏道：「主上意旨，豈敢違背，但江都縣有費九成在此，難道一印二官？」伯美奏道：「年遠縣有印無官，臣保費九成特授。」皇上道：「依卿所奏！」伯美謝恩，施公又奏道：「爲臣蒙恩赦宥，祈天恩赦却張朋格。」皇上准奏，即傳旨意，赦出張相天牢之苦。張相上了金塔，叩謝天恩，仍然退歸班次，皇上即命光祿寺排設御宴，與施公餞行，賜宴已畢，天子回宮，文武散朝，各回府第。施公全一班忠義之臣，回府落坐，施公問李洪道：「劉寇生反，朝中許多武將，爲甚大人同索賊保奏，其中有何意思，請向本藩一言。」洪道：「千歲不必追問，耳目甚衆，此番前去招安，收一良將，自然日後回朝，就知此事。」施公點首會意，方仰首一看，果見喻能巴斗紅兩個奸狗，衆人也不睬他，各自拱手而別。施公出了會府，上了黑驢，回至西爾府胡同，不知施公何日出京，赴江都縣而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五十回 鐵叉山劉寇捲旂 江都縣施公接印

却說施公朝房與衆公分手，同劉慶回至西爾府內，先進內面，與夫人小姐會面，彼此慰問一番，然後同公子至外廂，陪劉慶飲酒。劉慶便把衆公會議，無計搭救王爺，末將方至邊廷，求計軍師，寄書交李洪大人，千歲赦出，皆此書之力，說了一遍。施公道：「有勞將軍跋涉！」慶道：「千歲金殿承旨，江都約民，招安劉寇，爲何不保末將同去？以備不測，此次並無一兵一將，劉寇不受招安，誰人與你臨敵對陣？一旦失機，二罪歸一，豈不辜負軍師用計苦心！」公道：「將軍不必憂慮，既軍師定計，借事出獄，李大人又言必收良將，這般看來，諒無危險，一則我出京之後，王府無人照應，重托將軍，本藩方能放心。」吩咐施達整頓各事，明日起程，言罷進內安歇。一夜無話，次日



清晨，施達已將行李衣箱槓担，命人押着先行，候王爺出外，伏侍上了黑驢，四十名親兵排隊，施達隨後上馬，同劉慶擁護而行。至蘆溝橋，劉慶方回，公又囑咐一番，分手而別。一路曉行夜宿，恨不得早至江都，看只劉寇何等人物，莫非良將，應在此人身上吩咐手下人等，到了縣界，早報本藩得知。正是：

爲國求良將，星夜趕途程。

且說黃天霸自從下了戰書以後，常常命人打探京都之事。一日探知施公前來招安，隔此不過二日，天霸聞報，即將四方之旌旗捲起，現出了一派居民村莊，等施公到了之時，影形皆無，何常有劉寇插旗生反？只鐵叉山前前後後，皆是務農之人，耕者樵者，樵者施公看罷，心中暗想：什麼情由，難道不是此地少時問過便知。不一刻到了十里長亭，不遠只見一堂新鮮執事，施達問道：「爾等那裏來的？」答道：「迎接王爺的。」達道：「爾等認得我等否？我便是王爺的旌牌。」那人道：「小人乃當執班頭，認不得大老爺。」即雙膝跪下。達道：「不知者不罪。」二役謝過起身，上前稟道：「啓王爺，今有江都縣前任費大老爺，同滿城文武，迎接王爺。」公道：「不敢當，縣衙再會。」施達傳話畢，各官回城，施公下驢，進了官廳坐下，吩咐傳當值人役，兩名班頭進內，口稱：「小的叩見王爺。」施公道：「你二人是本縣頭役，叫何名諱？」二役道：「一名毛貴，一名游清。」公道：「本藩沒有問你，只費大老爺邊報進京，言鐵叉山劉寇生反，本藩奉旨前來招安，爲甚沿途並無劉寇聲息，是何道理？」毛貴單膝下跪：「小民稟明王爺，自從得了千歲出京的信息，不知是那夜裏逃得乾乾淨淨，小的們想來，乃是千歲爺的威名，將那劉寇嚇跑了。」施公聞聽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難道劉寇生反，江都縣各官，未必不去察訪？鐵叉山居民，豈不被劉寇搶劫？」二役道：「只劉寇雖在生反，乃行的王道，鐵叉山一帶的居民，莫言被害，就是一草一木，皆未亂取，每日只在山中周圍百姓，耕田的耕田，種土的種土，真正是秋毫無犯。費大老爺聞聽劉寇私自逃走，也曾全了專城，前去調查一番，皆是富良的居民百姓，並無隱匿之事。此乃是實言，並非哄誑大老爺。」施公道：

「只就是了，起去好生辦事，毋得懈怠！」吩咐外班伺候，施公上了黑驢，施達打着頂馬，四十名親兵，排了隊伍，前面全班親役執事，開鑼吼道，直向城內行去。直哄動了滿城百姓，個個前來，看只一位王爺，見他是六根不全，暗暗的竊笑于他，爲何是這樣的人物，他還能平伏洞庭的水寇，不知爲甚王爺不做來做，只小小的知縣，百姓七嘴八舌，鬧過不休。衆百姓之言，難以盡表。且言施公即刻進了縣城，一路之上，見家家門首，懸燈結彩，迎接千歲王爺，公即拱手，向各家而謝，就進了行台之內，立即着差懸牌，明日辰刻接印，已刻越城，點卯放告。不知施公自接印之後，做出何等的事件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五十一回 懸鑼訴訟施公新創 失銀叫屈烏七鳴冤

一夢邯鄲道，榮華轉眼枯，覺來身坐起，黃梁猶未熟。

却說前卷施公降爲民宰，陛辭出京，不日到了江都縣城，進了行台挂牌，次日辰時接印，待得來朝，衙門人等預備全堂執事，迎接親王，進了江都縣衙，三聲炮响，鼓樂頻吹，先拜北闕，然後前縣令費九成捧印大堂，拜印升堂，點卯排衙，各班叩喜，諸事已畢，退坐官廳。本汛兩學，與王爺道喜，閒談片刻，仍回行台。接連三日，閱城盤倉，行香拜客，移交辦妥，費令帶領家眷，年遠縣上任，施公入衙，升坐公案，道：「毛貴游清，二頭役當堂跪下。」公道：「你二人縣衙辦公，承充領役，有許多年了？」回明王爺，蒙各任老爺提拔，言小的二人辦公勤謹，已有二十多年，素未懈怠。」公道：「一起去，站立說話。」那二役叩謝，侍立公案左右。公道：「知縣費九成在此訴訟之事，有何規目？」二頭役道：「稟王爺，二五八放告收詞。」公道：「本藩到此，也不用二五八放告，亦不准片紙入衙。」只幾句未曾說完，只見大堂上下，衆百姓交頭接耳，細語低聲，說道：「各位聞說他乃皇帝的血表兄，封一字親王，前做江夏縣之時，判過許多奇案，後有洞庭水寇生反，又挂印帥，平伏洞庭水寇，今日來此江都，只說是我縣之福。」

誰知他不准片紙入衙，既不理民情，做什麼官？不如在家中享福。」又一人道：「你看他奇形怪狀，六根不全，那有什麼能為，不過虛名而已！他來此不是做官，走人戶學見識！」又一人道：「你們不要亂說，他既來做官，豈有不審案之理，何必在此亂猜，怎的我再聽他說些什麼？」不言百姓衆口囂囂，再言施公故意只說一句，即緘口不言，看衆百姓私相附語，其意不然。房班等亦擠眉弄眼，施公暗笑不已。忽將驚堂一拍，衆人吃了一驚，向堂上一看，只聽施公道：「你二人聽本藩吩咐，用民價買銅鑼三面，一面掛在儀門，凡本縣百姓有民刑事件，不要詞狀，來此緊銅鑼一下；一面掛在大堂簷下，不論各省府廳州縣，有受冤難伸者，繫此鑼兩下，本藩隨即坐堂判決，爾等不得阻此，亦不准需索分文；一面掛于側門，坐堂之時，連擊三下，使百姓前來察觀，爾二人速去辦妥，到衙領價。」二役連聲應是。施公起身退堂，衆百姓擁擠出了頭門，此時大家稱揚，皆云：「萬家生佛！」正是：不分畛域，皆爲伸理；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。

且言毛貴游清，奉命將各事辦妥，回明王爺，派散役照守。忽然來一鄉民，向着鑼銅一搥，只聽鑼的一聲，驚動閣衙房班，至大堂伺候，衆百姓如潮水而來。『走吧，我們去看王爺問案！』挨挨擠擠，將大堂皆已站滿，不一刻，施公冠帶親王服色，側門鑼銅三响，衙外升炮，暖閣門開，施公端然升坐，衙役吆喝一聲，公將驚堂一拍，何人喊冤？我帶上堂來。只見毛貴帶着一人，單膝一屈跪下，施公抬頭一看，下面跪一人，頭戴藍布破帽，身穿藍布破衣，足穿草鞋，背馱足墊。公道：『下面喊冤之人，何不仰面？』答道：『小民不敢！』公道：『本藩既爲縣宰，乃民之父母，不必害怕。』那人道：『謝青天王爺！』施公仔細一看，年約四旬外，滿面細麻子，面如土色，心中詫異，此人爲何與我一樣富貴懸殊，想來各有造化。問道：『你姓甚名誰？有何冤屈？可從實訴來。』答道：『小的姓烏，排行第七，人皆以烏七呼之；父母雙亡，弟兄早喪，只有小的獨自一人，幼年並未讀書，家屋凋零，住居本縣南城外，自十五歲時，在陳富翁家放牛，一連三載，陳富翁憐憫小人，每年給工錢六串，仍然幫陳富翁；又有一十五年，每年加升工錢一釧，共幫一十八年，小人就有三十三歲，所幫之錢，分厘未用，概交主人收；是年主人將我工資一算，王爺連本利就有二百餘兩銀子，此時主人勸小的娶妻，也好接烏門之後，後娶刁氏，方於南門外草房三間居住；刁氏到還幫快，每日喂豬紡綿，小人心中心歡喜，仍在陳富翁家傭工；刁氏過門七年，小的年近四旬，精神枯了，做不得生活，告辭陳富翁歸家，主人厚愛，送我十兩銀子，叫我回家做一小本生意，以好過活。小人拜謝回家，已是黃昏，柴門關閉，小的在外面叩門，刁氏在內答應，等了許久，方來開門，進去一看，燈都未點，小的罵他如此懶惰，刁氏方笑嘻嘻的進灶房取火，王爺小的一想，金銀不露白，我便摸進房來，將銀子放在床腳底下，用瓦灌到起坑，着恰恰收拾停當，已將燈亮點起，喫了晚飯，夫妻安睡，今辰起來，吃完早飯，小的方去拿銀子去換，只剩一個空罈，小的各處尋找，並無踪跡，問及刁氏，亦云不知。聞聽王爺乃活佛一尊，小的特來稟告，祈王爺代爲清查！』訴罷哭泣不已。施公將驚堂一拍，不知說甚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五十二回 傳刁氏當堂問供 審破罈借故查奸

却說烏七訴罷失銀之事，求施公作主公問：『烏七你主人隔你家好遠，可有人與你同行？』烏七道：『王爺！主爺與小的相隔十里，歸時一人獨行。』公道：『你那夜家內可曾挖牆割壁？』答道：『未曾！』公又問：『你臨睡之時，可對你妻子說及？』答：『未同刁氏言明。』『你歸家後，可有人向你家借貸，或寄宿否？』『小的單門獨戶，並無親戚。』『你在陳家那時的曾否與人口舌生非？』回王爺，在主家二十五年，並未得罪別人，小的爲人老實，別人亦不欺負小的。公道：『你主人送銀之後，有人看見否？』只有主人小的，並沒外人看見。公心中一想，只銀子會不翼而飛，毫無破綻，從何追根，忽然問道：『烏七刁氏還是重婚再醮，年紀多少？』烏七道：『半路夫妻，年方二十五歲。』公道：『娘家可有伯叔弟兄來往？』烏七道：『小的娶親之時，媒人言過，由遠』

縣遷移至此，前夫姓焦，因日食難度，方嫁妻回鄉，采禮十兩，他夫親領而去。刁氏過門七年，並無一點破綻。施公心中揣摩，此案要在刁氏身上，方能明白。即命毛貴速將氏傳來，毛貴帶了幾名差役去了。衆百姓站得脚麻，腿酸，也有說好官，也有說無才，七言八語，正在私談，忽見刁氏已帶上堂來。啓道：「王爺！刁氏帶到。」施公將刁氏一看，心中明白，八九見他頭上青絲，由如墨染，青綢帕包於額上。一雙新月眉毛，一對刁魂秋波，唇點胭脂，面搽銀粉，耳墜銀環，頭帶銅簪，內穿白布汗衣，水紅褲，大紅鞋，外套葱白長衫，就是一雙大脚，故意扭扭捏捏，走上法堂，端然站定，笑吟吟看着施公，口稱：「小女子見過青天王爺萬福。」雙膝下跪，施公早看出破綻，問道：「你刁氏小女子，娘家姓刁，你丈夫一錠銀子，放于床下，用瓦罈貯着，今不在了，爾可知銀下落？」小女子回明王爺，男不入內，女不向外，我們貧苦人，只知繼麻紡棉，煮茶飯，喂猪牲，有銀無銀，夫君未向小婦人說過。」施公一想，適才烏七言過，刁氏原本不知，所回之言，到也不錯，但看此婦，乃一好淫之人，烏七年近四十，形容醜陋，如何能使此婦懽悅？此婦語言輕挑，形容不正，必有外遇。雖則如此，又從何處下手？想了一想，分付毛貴游清去把烏家瓦罈與爺鎖來。二役領命，如飛的而去。早哄動閭城百姓，將縣衙站滿。不多一時，一人手捧瓦罈，鐵練盤於口面，放在大堂之上。施公一看，此罈有水桶大小，乃是破的，心想烏七真是鄉愚，只大一個破罈，放一錠銀子在內，豈不是做蠢事！即命差役用索子將破罈網起，弔在堂簷之上，將坐位移于滴水，問道：「破罈，你乃是裝物器，主人交一錠銀子與你掌管，你就該用心保存，爲甚欺心昧騙，移藏別處？快對本藩從實招來，不然用刑勘問你！」說：「哼！你聾了啞了，本藩問你，你還不睬嗎？」你看施公端然正坐，問那破罈，衆百姓不知其意，皆云：「施公有孩子氣，那是問案，明明做了作頑。」此時毛貴游清稟道：「王爺，他乃是黃泥燒的呆物，怎能言語？請王爺寬恕。」公道：「狗奴才，你受了多少賄，與他回話，說是死物，殊不知他不抵賴，有甚說的，你二人各執皮鞭，與我重責八十，不可損壞。」二役心中一想，闖到鬼了，又要重責，又不准打壞，實在有點作難，又不敢拗令，只得手執皮鞭，八十打了，仍然無有動靜。施公怒道：「此物甚是熬刑，再責八十！」毛貴提鞭，又打不下三四下，繩子斷了，瓦罈打得粉碎，只聽人叢中一人跌倒在地，又聽叫道：「打死我也，打死我也！」只一聲把那站堂房班聽審百姓，皆大吃一驚，不知倒地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五十三回 打破壞罈土神附體 斬決淫犯烏七出家

却說施公審問破罈，用皮鞭拷問，忽繩子一斷，破罈打得粉碎，衆百姓哄堂大笑，只見人叢中出來一個老者，年約五旬，衣服破爛，向施公道：「王爺，屈死我了！」公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爲甚口中叫屈？」答道：「王爺不必追問，速派公差，捉拿盜銀之賊。」公道：「此賊現在何處，姓甚名誰？」答道：「乃城隍廟住持金道城，這錠銀子，還在他身邊。」公命毛游二役：「火速去城隍廟把賊道拿來。」二人領命去了。你看刁氏見拿金道城，只嚇得渾身戰抖，容顏大變，不一刻拿來一個道人，渾身衣服鮮美，年約三十以外，行至滴水簷前，向施公合掌，口稱：「大護法，貧道稽首了。」施公正欲開言，那老者叫聲：「金道城，你與烏七之妻刁氏通姦，已有數年，你還暗地偷去銀子，害得我家宅土地，替你受刑。」說畢倒地，人事不知。公命抬至班房，用被蓋好，轉身坐大堂，三人並排跪下，大罵：「道成，你既出家，爲甚不守清規，姦淫良家婦女，該得何罪你說？」道成明知難以抵賴，土神顯應，乃施公正氣所使，不敢隱瞞，從某年刁氏來廟燒香，方才通姦，昨夜烏七回家，喊門急迫，小道只得扒在床下躲避，并未點亮，烏七摸進房中放銀，刁氏並不知，候至天明，烏七出外，小道將銀取出，悄悄回廟，只是小道一時之錯，王爺開恩，小道願罰施公，又問刁氏，刁氏與道成口供一樣，即將供單交二人畫押已畢，將單存房。毛貴上前回稟：「老者甦醒。」公命帶上來，問了一遍，便把姓名住址，無依無靠，孤身一人，一一稟明。公心中一想：「朝廷亦要念孤卹寡，我不如代他設法，吩咐旁邊候示，然後命請江都汛差役奉命去了。」施公大罵：「姦夫淫婦，烏七險喪你

二人之手，有甚說明？與我綁了。」衆差役不敢怠慢，把二人綁好，江都汎已至上前：「稟王爺，偷竄犯盜，律無斬法，望王爺法外施仁。」公道：「貴汎不知，因二人此時不爲失銀破案，久後必謀烏七之命，日後天子降罪，自有本藩承就，何得胆小？」汎官亦不再言，將二人推出斬首示衆，回復施公，各自去了。施公向烏七道：「你休啼哭，殺了道成刁氏，救了爾的性命，此案不是老叟，如何得明，你把他代回你家，將器具什物賣去，同老叟一堆，明日早來伺候。」二人叩謝去了。又命差役傳：「城隍廟本年首事。」不多時來了二人，步上大堂，雙膝下跪，口稱：「職員見過王爺。」公用手一揚，命兩旁坐下，二人起身謝坐，言道：「不知王爺命了公差，得職員二人何事？」公道：「不爲別事，因城隍廟金道成住持，與南門外烏七之妻刁氏通姦，又偷烏七之銀，被本藩將他斬決，方救了烏七性命，你二人枉受朝廷頂戴，用這不守規戒之人，住持此廟，難道還不知曉？」二人欠身答道：「職員除會事外，不常至廟，實實不會知道，祈王爺詳查。」公道：「不知不罪，此刻廟中除金道成以外，還有幾個人？」公道：「還有一個道童姓彭，乃金道成徒弟，此時孤身無靠，爲人本樸，望王爺作主。」公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這烏七爲廟中住持，老叟誦經，道童燒香，轉拜烏七爲徒，本藩定案存房，永遠勿更。」二人答道：「千歲明斷，職員等不敢違背。」言訖，公即端坐送客，二人一揖告辭而去。施公起身退堂，施達排下酒席，請王爺上坐，自己打橫，主僕同飲。此時百姓人人稱揚施公，精明練幹，有才有勢，真不愧國之近臣。一夜無話。次日辰刻，毛貴啓事，烏七二人到來，公即標硃單，命二役領送至廟中，交首事值年，照硃單而行，不一刻二役回衙復命已畢，恰至抽身，忽聽外面鑼聲一响，二役飛奔而去，不知何人伸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五十四回 江都縣孔目喊冤 閔家莊施公勘驗

却說施公命毛游二役，送烏七入廟，恰至消差，又聞鑼响分明，公即傳點升堂，命將喊冤人帶上來，只見上來

一人，頭戴官帽，上安金頂，內襯花衣，外套補服，項挂朝珠，足登緞靴，乃是捐的翰林孔目，面如土色，兩眼含淚，行至大堂，向施公跪下，口稱：「職員見過王爺。」施公將手一拱，言道：「請起，看坐，請問姓甚名誰？」答道：「姓閔名正庸。」公道：「有何冤屈，前來鳴鑼？」王庸道：「職員稟王爺得知，職員家資富有，賤室早喪，乏嗣無後，身後只有一女，名蘭英，今年一十九歲，因這女兒，職員斷弦未續，不料七月，偶得病疾，白日精神充足，與好人無二，每到晚上，自言自語，或哭或笑，或時拋石弄瓦，別人不敢出入房中，職員進去無妨，妙藥難醫，今辰職員送湯進房，掀開帳子，忽見床上一無頭尸身，並無一點血跡，不知何人所殺？王爺江都下馬，清如明鏡，職員故敢前來鳴鑼，呈明王爺，賞准施行。」公問道：「你平生可有仇家？」閔道：「職員凡事接人以禮，每逢初一十五，賑濟飢民，所居之處，在鐵叉山之尾，臨近並無村莊。」施公聽說鐵叉山，言道：「劉寇在此生反，一夜成功，等京中知道，他早已有告示粘貼通知，並不有害百姓，自把戰表，打入衙內，不過半月，捲旂收兵，不知去向？」公又道：「你家親友，可是常來？」閔道：「須常來往，一餐一宿。」公道：「可曾挖牆割壁，失落金銀衣物等件？」閔道：「並未割壁，亦未失物。」公道：「移尸未曾家中大小僕人若干？男僕幾人？女僕幾人？可有人逃走？」閔老道：「小並未失走一人。」公道：「趕急歸村，不拘遠近，相約幾位鄰人，明日相驗。」閔正庸叩謝回家，公退堂，一人思想，你說因姦殺之，又沒血跡，你說盜賊，未曾失物，此案從何入手？再等明日定奪。一夜無話。次日上驢，帶着刑忤，去到閔莊，閔翁同地方莊外迎接，進莊內正廳，公案坐下，地方同閔老上前見禮。衆人皆道：「今日相約來此，方知此事。」公道：「不知不過。」即命施達燃香，閔老引路，施公帶領忤作地方，進了小房，上下左右，查看一遍，皆無痕跡。公命忤作仔細查看明白，少時忤作：「稟明王爺，咽喉一刀致命，非凡俗子所用之物。」公道：「何以分辨？」忤道：「王爺在上，凡夫之器，有血跡，只死尸並無血跡，滿身妖氣。」公道：「若此。」即命閔老將尸身收殮入棺，退出小房，正廳落坐，向閔老道：「本藩回衙，即命人緝訪，拿獲凶手，與令愛報仇，但令愛之棺，暫殯土內，以免遺臭。」言畢，

打道回衙，吩示當執事人役，四處訪拿，然後退入書房，施達擺好酒餚，主僕同飲。施公向施達道：「閱小姐這一案件，要說人殺，又無血，要說精怪，單單必取首級，本藩疑惑，必是鐵叉山劉寇。」施達應道：「王爺疑者不錯。」公點頭不語，起身歸寢。次日早殮後，獨坐思想，猛然計上心來，非此不能明白。正欲吩示，施達上前：「稟家爺，學老師拜會。」公想學裏會我何事，不如請進便知。吩附有請，二人行禮落坐。施公道：「老先生至此，有何貴幹？」答道：「前來與千歲問安。」公道：「豈敢！」老師又道：「臣久離京省，聞千歲伐兵尅賊，太平班師回朝，又搜索府不知實否？」施公把尅盜搜索府之事，逐一言明，隨命書房設宴，二人對酌。老師問道：「千歲閱家莊只一案，不知從何而起？」公道：「昨日相驗，並無入手之方，老先生今日光降，有何高見？」本藩領教一二。」答道：「臣庸才淺學，豈敢妄談，告辭了。」施公見他無策，亦不阻留，送至二堂口而別。公返身命施達將三才各物，預備明日私訪。施達道：「王爺不可不知。」施達有何意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五十五回 假扮星士私查暗訪 巧遇燐火指引路程

却說施公將老師送去，命施達收拾紙墨筆硯，三才版，藍布搭連，明日本藩要去私訪閱家莊之案。施達道：「王爺前去，尤恐身入重地，何不帶奴才一路。」公道：「江都縣太太太平，有何懼怕，不用多言。」施達亦不再說，將各物收拾，裝於搭連之內。一夜無書，次日清晨，梳洗已畢，將搭連放於肩上，由側門而出，一人向街上行走。這江都縣乃是熱鬧之地，行至一個所在，有一黃花園，乃是一座酒市。施公走得足乏，步進店去，尋一坐位，把搭連取下，放於桌上，將身坐定。小二上前問道：「先生飲酒吃飯？」公道：「沽酒一瓶。」小二送上酒菜，將杯筷安放。施公一人，自斟自飲，留心聽話。只聽旁席一人言道：「各位！我江都此時來了一位好清官，紅報未貼，糊裏糊塗，就把印接了。」內一人道：「你們不曉得，他乃是皇上血老表，官封一字親王，上殿見君，拱手而已。」那幾人言

道：「怪不得正麼大份，那還有甚話說？」那一桌上，又有二人共飲，道：「親家！像我們兩親家，田園富有，不管閒是閒非，做一純良百姓，何等安樂！古語云：醫可學而不可行，書可讀官不可做，你看施王爺，遇着閱家莊一案，他要想破獲，怕有些爲難吧？除非天上神仙下界。」衆人都在閑談，並不知道施公在此飲酒。施公聽得此言，心中焦躁不已，也不覺肚中飢餓，吃完了酒，把錢給了，出了黃花園，由南門走出一路慢慢而行，暗聽旁言說些什麼。不覺行了三十里之遙，隔閱莊不遠，前面一派樹木，青枝綠葉，十分茂盛，往林中一看，有一塊平陽之地，約計二三百步近遠，中有一古樹，其大三四人方可以圍去，枝幹極杈亂搖，其葉如蓋。正是：

山中能有千年樹，世上難尋百歲人。

正欲舉步，忽然狂風大起，吹得古樹極杈亂搖，遍地飛沙，兩眼難睜，只得席地而坐，足有三兩個時辰，方才止息。睜眼一看，金烏往西墜，並無月色，即忙舉步出林，向四下一望，並無人戶，隔城又遠，此時進退維谷，心想閱莊借宿，又恐識透，難道夜間露宿不成。正在心中忐忑，忽見荒林之中，現出無數火光，或高或下，越看越多，其色白不白，綠不綠，心中仔細一想，甚麼火光如此甚多，只怕燐火！心中一疑，嚇得倒退幾步。忽聽火光搜的一聲，聚成一處，有碗口大小，公即聚精會神，將心一正，忽聽那傍喊一聲：「兒哪，你要早些回來！」施公聞聽，心中歡喜，有人聲必有房屋，不如趕上前去，只見那一朵火，向前一滾，公即走上幾步，那火又一滾，公又大奔數步，火向前滾，公在後隨，好像引路一般，直向有聲之處奔去，不多一刻，那火向上一飛，公向前一看，現出一所墳塋，那火直向石碑上撲去，乃是閱正庸的墳園，而一朵火光，忽然不見。此墳之後，現出燈光，先前叫兒之聲，大約在此，我不免前去借宿。想畢走出墳來，不過一箭之地，現出一帶土垣，內有草房三間，步至垣內，見草房燈光未息，施公走去，見門已關，上前用手叩門：「室內可有人麼？」內面有人問道：「何人叩門？」公道：「是我！」忽聽門門一响，雙扉大開，見一老者，毛辮盤於頂上，滿臉殺氣，衣服平常，手執半支殘燭，一脚踏在門檻上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在

此敲門打戶。公道：「我乃課命的，錯過市店，進城不及，故而前來借宿一宵，明日便去。」老者道：「草舍窄小，難以住下，可向別處去罷。」叮咚一聲，將門關了。施公在外一想，殺人凶犯，定在此處。正是：

明知山有虎，便往虎山行。

二次用手將門亂打，忽聽一聲响，未知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五十六回 施公探案天晚借宿 莫義失信洩盜認親

却說施公見老者將門關了，心中一想，解其老者情形，必是殺人凶犯；二次用手敲打：「開門來！開門來！」只聽撲咚一聲，將門打開，滿面更添殺氣，口稱：「太得胆大，三番四次，拍門打戶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公道：「算命子借宿的。」老者道：「只要你不怕，請進來。」施公口稱：「得罪！」一步進茅屋，老者將門戶關好，用手一指，口稱：「算命先生，適才老朽說是貧戶人家，又怕把你怠慢，先生再三要歇，你來看我家，就是只個光景；先生，你在那木橈上請坐。」施公拱手謝坐，那桌上一看，一燈不明不亮，那老者亦在對面坐下，言道：「先生吃茶否？」施公心中一想，還是早晨吃了一瓶酒，比時有碗茶喝，也是好的，言道：「有勞老伯了。」老者抽身廚下捧茶，公即悄悄跟在後面，向內一瞧，真是苦寒極了，連忙掉身坐下吃茶已畢，公即問道：「老伯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先生莫忙，問先生姓甚名誰，貴郡何處？」公道：「京朝人氏，姓方名也，與人推算流年，因天色晚了，前來老伯府上借宿一宵，明日還有房金相謝。我看老伯年近五旬，住居此地，衣服破爛，家中還有何人可有令郎否？為客領教其詳。」老者道：「先生要問，請聽之，老朽姓莫，名義，先人皆是務農，到得我手上，田也耕不起了，老伴早死去，一兒單名一個能字，今年二十一歲了，又未曾學個手藝，做生意沒本，我父子二人，困守在此，與富戶看守墳墓，照管山村，每月有兩斗米，我們父子過活終朝。適才我說先生不怕，就請進來，不為別事，小老想我們父子同床一

條破被，先生又在何處安身？故說不怕冷，你就進來，不是怕別樣，愚老未曾讀書，說話粗造，先生不要見氣。」施公一面聽話，兩眼瞧着莫老，實是好人，閱莊之事，又錯了。問道：「老伯，令郎何處去了？」莫道：「出門做買賣去了。」施公追問道：「老伯適才說是沒本錢，如何又做生意？」莫道：「只是不要錢的。」公道：「那樣生意不要錢？」莫道：「偷。」正是：

不是此老說出偷，怎得命案實情由？

且說施公聞言，心中一呆，怪道他說一個怕字。問道：「老伯莫非令郎在尚盜做賊麼？」答道：「我那兒子雖然做賊，乃是義賊。」公聞義賊，心中詫疑，言道：「老伯做賊，人心不良，還有甚麼義字？」莫道：「先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莫非我兒不肖，老小還誇講他，其中有段隱情，每逢尚盜，不偷貧家小戶，雖富戶亦不偷，取金銀衣物，不過破衣數件，或銅錢一二串，決不多取，因父子每月只有兩斗米，如何能夠偷點東西補添而已。」公道：「雖有好心，難免一個賊字。」莫道：「先生不是那樣說，我兒所為之事，方中有一半人皆知，亦無人說長道短，還取了一個綽號，莫來頭，言所失之物不多，莫得來頭。」施公道：「難道不犯案嗎？」莫義道：「費官在此，就在本境尚盜，自施千歲來此，我兒敬重於他，不在本縣，去在年遠縣偷竊，不過早點前去。」施公道：「真不愧義字。」莫道：「方先生！小老失口說出，不要亂言，恐我兒回家，知道不能容留。」公道：「不錯，還要打個主意。」莫道：「只不妨事，認為親戚罷了。」公道：「甚好，不知認甚麼親戚？」莫道：「有一表弟，與先生同姓，名字忘了，出門二十年，那時我兒才一歲，小老常常向兒子提及，湊巧先生也姓方，不知我先生與表弟兄相稱，我那兒子回家，在三更時分，我與兒說明，我二人上接下應，一口同音，方免看出破綻，我那兒子，就無話說了。先生，你道好麼？」公點頭道：「好！忽聽外面足步亂响，知是兒子回來，一手挽定施公，一手把門拔了，站立一處，忽見木門一開，小郎一步走進，見父親手挽一人，心中一呆，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## 第一百五十七回

## 宴遠客偷雞盜酒

## 洩命案談怪說風

却說施公與莫老主意打好，莫倫一步奔進，一眼瞧見施公倒退幾步，正欲開言，莫老叫聲：「兒哪！這就是爲父常說那方表叔，快快上前見禮。」向施公道：「表弟這便是你那莫倫姪兒。」莫倫聽父親之言，方喜顏開，上前叫聲：「表叔！姪兒未曾會過，望表叔原諒，受兒一拜。」施公還了一禮，三人坐下。莫倫道：「老表叔！你出門之時，兒方一歲，不覺二十年了，只多年在外，作何生理？此時方才回鄉。」公道：「不瞞賢姪說，愚叔與人推算子評。」倫道：「表叔口音，不似江西，人在那省俱多，連聲音都扮了。」公道：「在北直做了十幾年，古云：在鄉隨鄉，習慣成自然。」倫道：「怪道一口京音。」回頭問道：「爹爹！表叔遠客，可曾酒肴款待？」莫老道：「你這娃娃，好不明白，難道家中之事，你不知道，那有什麼酒菜？」倫道：「是你兒糊塗了，爹爹陪表叔寬坐一時，兒去去就來。」說罷開門出去，身子一恍，不見形影。公道：「他有何本領？」只娃子不知何處學習飛簷走壁之法。」施公更是歡喜，正說間，只聽外面說道：「好湊巧！」見莫倫一步走進，一手提隻雞，一手提瓶酒，向莫老道：「爹爹陪表叔，兒去廚下殺雞燙酒。」公一旁點頭暗想：他們做賊人，生就了一雙夜眼，不一刻酒菜停當，排下三付杯筷，就請施公上坐，老者對陪，莫倫橫頭斟酒，酒過數巡，忽然一股狂風吹得燈火欲滅，施公渾身發抖，莫老一旁着驚，只見莫倫站起身來，口中怪叫一聲：「這妖怪又來害人了！」將朴刀提在手中，飛身而出，此時風也止息。施公問莫老道：「令郎莫非提刀前去捉風？」老道：「先生連我也不知道。」少時聽莫倫嚷道：「好妖精，好利害！」一面進了草堂，將門關好，回身坐下。施公即忙問道：「表姪適才提刀追捉何人，可以向叔一言了？」莫倫道：「表叔隱坐，不可恥笑，你姪兒做賊之事，聽姪兒細言其故。」莫老道：「兒哪！那話不必說了，適才爲父已向表叔明白說過，乃是至親兒，表叔不能恥笑的。」莫倫道：「爹爹既言明，你兒把妖怪之事，向表叔細言其故。」回頭

口稱：「表叔！有一日家中鹽完米盡，欲向閔家莊支取，奈月期未滿，一連三日大雨，不能出門，表叔兒到能忍飢挨餓，爹爹年老，如何能挨，情不得已，去至閔莊住宅後而去，不瞞表叔，兒習有縱騰之法，飛上後垣，欲向宅內尋些飲食，取回奉親，豈知走錯村路，跳下地來，不覺走至小姐臥房之外，把着窗門一看，得見裏面燈光不明不暗，耳聽牀上呼呼鼻息之聲，方知小姐臥房，心中一想，他乃是一女子，正欲抽身，耳聽外面拍門，叫聲：小姐快來開門，孤來陪你來了，你兒聽他稱孤，就在此處不走了，又未聽小姐回答，忽然房門自開，進來一個相公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藍衫，手中一把奇執，照那燈光，攝了兩扇，其燈復明，然後行至床邊，將帳挂起，叫聲：小姐孤來了，爲何不起身迎接？表叔兒心大怒，只說小姐閨門不正，欲飛身進房，殺却兩人，忽聽小姐在床口稱：大王容情，奴的精神，被你纏害乾淨，命在旦夕，不能陪你了，只見那人將劍拔出，吶嘆一聲，把小姐頭首切下，此時兒也不顧高矮，跳將下去，提刀便砍，他用劍一架，回頭便走，你兒追趕在後，至大枯樹前，一股旋風，杳無蹤跡，只是雖則閔家報告江都縣施王爺那裏，我看他老如何辦之得明，適才這風，就是那怪物，不知害了何人，從此經過，你兒追至枯樹，依然影而無蹤，你老說奇怪不奇怪？」施公點頭不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十八回

## 勸莫倫去邪從正

## 命施達捕賊代差

却說施公聽莫倫說閔莊命案原委，沉吟不語。莫倫問道：「表叔爲甚沉吟？」公道：「我在思想。」倫道：「思想何事？」公道：「思想你如此英雄，一身本領，爲此鼠竊之輩，由如寶珠藏於土內，何時方能放光，而出污泥？常言道得好：大丈夫豈無恆業，奇男子志在四方。適才聽你之言，有孝而且忠義，敬重施公，義也；苦守家庭，奉養鰥父母，孝也；有一番護國之心，忠也；何不另尋別圖，况閔莊之事，施千歲難以辦活，現有重賞格，粘貼轅門，你不如把你爹爹的用度，預備停妥，投在施王爺身邊，把此案辦明，必得重賞，一則改邪歸正，二則富貴必由此而起，何

必與人照守山林，困居於此，有甚出頭之日？古人云：「日月如梭容易過，須知兩鬢白如霜。」爲叔金石之言相勸，不知賢姪意下如何？莫倫道：「表叔開導姪兒，焉敢不從，奈何事在兩難，一姪兒做賊之事，恐他知曉，二怕施公嚴論，一旦不測，爹爹年老，身靠何人，你兒豈不成了不孝之人？」施公道：「賢姪萬萬丟心，只管胆大前去，莫言爲叔自誇，如有不妙之事，有我就承。」倫道：「表叔他是王位人家，你老跑江湖之人，這句話如隔天遠。」公道：「表姪，不知我是那施千歲？」父子聞言一驚，倫道：「表叔莫非酒醉，你是什麼施千歲？」公笑道：「不是的，賢姪莫要驚恐，我是那施千歲提拔過的，那年我在京師算命之時，行至御街，千歲朝罷歸來，躲之不及，闖了他的道，手下的人役，將我拿住，千歲問我，我便把姓名鄉貫，算命營生，向千歲稟明，千歲憐恤我離鄉背井，斯文一脈，又是殘廢人，將我帶至府住了數年，去歲春天方作別回鄉，又賜我衣裳路費，沿途耽擱，今日方到原郡，爲叔這兩塊竹板，亦是他所贈，見了此板，如見千歲一般，爲叔今日贈於你，放在身邊，三兩日之內，你進城去，四門皆有賞格，有當值之人，你向他說明來歷，他必引見千歲，不拿過錯，這就不說，若有不測，你說王爺，我原是不來的，我有個表叔，名呼方也人，他有一物命我送來，我才來面見王爺，你將此物呈上，他見了此物，必然收留你的，爲叔乃是一番好意，並非害你，切莫錯過機會。」莫老在旁叫聲：「兒哪，難得你表叔如此愛你，這乃是件好事，我兒莫要錯過了。」倫道：「爹爹不必憂慮，你兒遵命。」施公把三才竹板，交給於他，耳聽金雞三唱，東方已明，施公即忙起身，父子相送，由閔家墳灣灣曲曲，直至大路，用手一指：「表叔那便是進城之路，恕兒不遠送了，過天表叔來走走。」施公點首，又囑咐一番去了。正是：

探得案情抽身轉，兩下分手各東西。

且說施公奔上大路，一直向江都而行，走至午後，方進了內衙，施達打水淨面，收了各物，擺設酒肴，候施公更衣已畢，坐下，施達旁邊斟酒，問道：「王爺昨日出走，宿於何處？爲何至今日方回？」施公即把昨夜莫家父子，夜內所談之事，今日起身，又賜三才板，叫他前來，一一說明。少時你去叫房書，寫幾張賞格告示，貼在四門，明日你帶三四名差役，去在東門照守，不拘何時，有人前來扯此告示，可問他姓名，如叫莫倫，便是他了；他還有個外號，莫來頭，你們幾人大聲吼喝：「慣賊屢次拿你不着，今日自投羅網。」將他推推嚷嚷，拿來見我，試他胆量如何？只可嚇他，不能傷他。施公吩示畢，施達奉命，照辦停妥，只候莫倫前來，不知莫倫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五十九回 莫倫辭親會縣宰 施公喜義賜衣巾

却說莫倫自施公去後，到閔莊將月米領回，把家中之事，安頓停妥，至第三日，拜別父親，隨帶三才板，往江都縣城，行至東門，果見許多人在看賞格，上前將衆人閃開，問道：「各位請讓，待我來收賞格。」走上去，將手一撐，正欲去扯，施達就早已看見，用手一擋，說道：「且慢，你是何人，前來收此賞格，可把姓名報上。」莫倫放開大膽，說道：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姓莫名倫，外號人稱莫來頭。」施達聞聽，心中已悟，假威風同個差役，一擁上前，大叫：「慣道今日可投羅網！」將他兩隻手擒住，推推嚷嚷，至衙內，施達至二堂，回明施公，即命放炮升堂，房班伺候，毛貴將銅鑼亂敲，驚動閭閻百姓，來至大堂聽審，也有說他是義賊，總是私偷人的，衆百姓七嘴八舌，難以細表，不一刻，雲板三响，煖閣門開，施公升坐大堂，施達上前：「回明王爺，拿住積年慣賊。」公假作怒容，大喝三聲，大叫：「與本藩抓上來！」兩旁吆喝一聲，親兵上前，將他一望，一舉往上一拋，稟明：「慣賊帶到！」差役喊聲：「跪下！」嚇得莫倫魂飛魄散，正是：

恁你金剛鐵羅漢，王法如爐骨也寒。

且說莫倫到了大堂，俯伏不敢仰視，渾身戰抖，施公一見，又將驚堂連拍數下，大罵：「慣賊！本藩到此，你就該遠走高飛，胆敢闖入縣城！」莫倫聽這聲音，好像我表叔一樣，心中雖如此想，但不敢仰面，「王爺得知，小人原



是不來，有個表叔方也人，贈我銀兩竹板，命我前來，與王爺幫辦無頭公案，見了此物，一定收留。」說罷，將此物雙手呈上，施公用手接過，放於公案之上。施公道：「以此物為憑，為何見了本藩不仰面哪？」倫道：「做賊之人，有罪不敢。」公哈哈大笑道：「恕你無罪。」倫道：「謝王爺。」將頭一抬，把施公一看，失口叫了一聲：「方表叔！」施公臉色一沉，兩旁吆喝一聲，雲板三响，施公離位，把莫倫袖口挽定，並行入二堂去了。眾百姓下了大堂，私相論道：「這位大老爺，像受過只盜賊物的。」旁一人道：「不要亂說，他乃是王爺，豈有受他賊物？其中別有原故。」眾人之言不表。且說施公進了二堂，賜莫倫坐下，用手向施達一招，施達走至身旁，公附耳如此，施達會意，走至莫倫面前，口稱：「好漢！隨我一同前去，有話相商。」莫倫起身，隨施達出了花廳，到了內公所，請好漢洗澡，整容，旁邊几上，放的各樣穿帶，莫倫淨了身，招待他將頭剃好，毛辮梳伸，盤於頭上，將三尺長青絹纏於頭上，打了一個號頭，內穿白布汗衫，外套青縠打衣，排扣密定，下穿藍紬棉褲，白衣襟子，青布裹纏，足登鶴子鞋。收拾已畢，施達在旁一看，人是衣裝，全靠衣裳，只一身裝束，果然是一位英雄了。莫倫即轉至二堂，即謝施公，公道：「表姪請起。」莫倫道：「千歲切莫如此稱呼，豈不折殺小人了！」公道：「不怕叫過，只怕認過。」倫道：「謝過千歲。」施公起身，手挽莫倫，一同步至花園，施公上坐，莫倫下陪，施達橫席斟酒，酒過數巡，施公言道：「前在府上叨擾，今備杯酒，與表姪壓驚。」倫說：「蒙千歲提拔。」施公道：「閔家莊只事，究竟如何辦法？」倫說：「千歲此事，依某之見，請一人前來，那鐵叉山後，有一小峯，上有一坐廟宇，名叫金山寺，內面方丈，名叫恆空，現年一百一十三歲，我的武藝，皆他所授，王爺親自書修一封，請本縣汎官，同我一路前去請他，千歲乃朝廷王爵，自然一請便至，千歲請求於他，此案必然明白，某之鄙意如此，請千歲主裁。」施公口稱甚好，即命施達將名帖取出，喚人役專誠去請，吩示已畢，即研墨寫書，不知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六十回 江都衙莫倫奉命 金山寺恆空下山

却說施公聽莫倫之言，即命人請專城速來，一面修書封好，汎官亦至，又賜名馬一匹，命施達帶四名親兵擺對，一路施達騎上黑驢，三匹坐騎，一同出了縣衙，只聽街坊上言道：「各位，你們看前頭馬上那人，適才捉進衙去，未知一時就改了模樣，真是人人有步時，不知早與遲，你看只莫大爺，就不是莫來頭。」又一人道：「他此時騎在馬上，真像一位英雄，頭也抬起了，胸膛挺直了，腰汗撐起了，那就是有來頭了，不似從前莫來頭，那個樣子了。」眾人之言，等他慢慢說住，再言施達三人，出了江都縣東門，直往金山寺，不一刻到了廟前，早有小沙彌看見總爺，帶領許多人前來，不知爲了何事，即忙報進方丈，老和尚聞報，微微笑道：「孽障！你的死期到了。」即吩咐四個戒徒，出外迎接，那小沙彌聽老和尚自言自語說鬼話，暗暗好笑，且聽鑾鈴响亮，老和尚走出方丈門，至大雄寶殿，接着施達總爺，把老和尚一看，天庭豐滿，地角富厚，兩道龍眉，一雙鳳眼，面如童顏，鼻似梁柱，四方海口，一部銀鬚，對面不見兩耳，頭戴紅緞毘盧帽，身穿黃緞大戒衣，外披硃紅錦緞袈裟，白緞戒襪，黃緞戒鞋，雙手合掌，迎至客堂見禮。莫倫參見師父，大家告坐。總爺道：「我等冒闖寶刹，大和尚海涵。」恆空道：「大護法駕至，未曾遠迎，老僧合南了，有何貴事光降寒山？」答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，只有本縣官施王爺手書，大和尚請坐。」恆空接過手去，叫聲：「莫倫！」答道：「弟子在。」空道：「你這一身榮耀，由何而得？」莫倫把閔家命案，施公探訪至弟子家中，方才今日進衙，前後一一稟明。恆空點首道：「好！」即將書信拆開一看，內面無非敦請下山，有要事相商。看畢，即命擺齋，飯齋已畢，恆空帶領四個弟子，各乘肩輿，同三人起身，後面一根槓担內，乃應用佛門之品，一齊向縣城而去，行至日落方到，施公開門，升炮迎接，至二堂行禮，分賓主坐下，彼此謙讓，敘寒溫，茶煙已畢，施公道：「大和尚或齋或葷？」恆空道：

心正不用齋，不齋亦無錯，欺心枉吃齋，仍把輪迴墮。口念阿彌陀，佛在中心坐，美酒與肥羊，吃下方快樂。施公聽罷，大喜言道：「此真佛法之言，非尋常空門所能道者。」即命排宴，恆空首坐，汎官對陪，施公主位，莫

倫施達另設一席。酒過三巡，恆空問道：「大護法華扎相邀相知，有所何指示？」公道：「大和尚壽高期頤之外，識見高超，事故必廣，特來賜教一二，以開茅塞。」恆空道：「千歲不必過謙，莫非閱家莊之事？」公道：「言者不錯，求大和尚慈悲。」恆空道：「既爲此事不難，千歲命人知照，閱莊明以相約鄰里，多辦乾柴，外用硫磺焰硝十斤，早備停妥，老僧陪千歲一往，自有道理。」施公點頭，即傳毛游二人，標硃單一張，連夜知照閱正庸，二役奉命去了。衙內擺茶，各自安宿。至次日辰刻，排設酒肴，請恆空、師徒五衆，仍設兩席，各自坐下。早餐已畢，傳命外班伺候，僧俗淨面已畢，升炮出堂，各自登輿，鳴金喝道，直奔閱莊。不過三兩時辰，早抵該處。閱老同地方迎接，至大樹株之前，已將周圍雜樹砍去，現出許大一塊平陽，搭蓋大人一個蘆棚，擺設三個公座。施公、恆空居中並坐，專城捕籍左右公案落座。早驚動百姓，男男女女擁擠不開。少時恆空起身，手提龍頭鐵杖，四個徒弟亦然，光頭赤足，師徒五衆，行至枯樹之前，叫衆閃開，四個徒弟分於左右，恆空向樹一繞，高念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一聲佛號，飛沙走石，狂風大起，施公各皆大驚，不知是何妖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六十一回 恆空顯法收除軀屍 正庸遵命過繼莫倫

却說恆空長老，帶領四個徒弟，各執禪杖，至枯樹前，一齊口念佛號，霎時枯樹周圍，狂風四起，走石飛沙，衆男女嚇得四散奔逃。師徒五衆，口念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狂風更甚，恆空左手一揚，空中霹靂一聲，狂風頓息。和尚命各莊丁，把乾柴柴堆于枯樹下，上放硫磺焰硝，請汛上兵丁，各執火標火箭，向柴堆上射去。一時火光飛騰，直冲霄漢，燒至午時，方烟消火滅，將枯樹燒成灰燼。恆空收了佛號，命人打掃火場，衆莊丁一齊動手，將灰塵掃個乾淨，現出丈餘深坑，請施公捕訊兩官，閱老等觀看，衆人走至坑邊，恆空用手一指，施公等向坑一看，得見困着一人，面如烈火，紅眉赤鬚，眼似銅鈴，鼻似拳頭，兩耳垂輪，血盆大口，頭戴紫金冠，身穿淡黃袍，左足穿靴，右足赤

脚，一手抓個人頭，一手提口古劍。閱正庸一眼看見，那妖怪手中，便是女兒首級，心中好不痛然，大叫一聲，向着坑內一撲，恆空忙用禪杖一指，言道：「居士不必如此，乃是令千金刼數，不是你女兒，乃是你的冤孽，須是好善樂施，又未甚絕嗣滅後，膝下只一女兒，又被妖怪所害，其中前因後果，自有定數。古云：『爲善不昌，必有餘殃，爲惡不絕，必有餘德。』居士不必憂慮，候事畢之後，出家人自與你個收終結果。」閱老謝過慈悲，和尚口念阿彌陀佛，用禪杖一指，那首級憑空飛起，青絲挽于禪杖之上，面如生色。恆空取下，交與閱正庸，結頭合葬。又命將乾柴亂草，硫磺焰硝，拋下坑中，把僵屍燒化，各事已畢，仍回蘆棚。施公問：「大和尚此怪何物修成？」恆空道：「各位大護法，法問只精怪，聽老僧一言，老僧三歲亡父，七歲亡母，亦無戶族親眷，流落四鄉，無所依靠，多蒙金山寺長老收留，削髮爲僧，取法名恆空，進廟六年，滿十三歲，那年吾師已九十九歲了，方將度帖經典，教授於我，每日熟讀三遍。老僧有一日引我至樹下，枯樹之前，指示說道：『這樹旁有一土坑，內面裏一路斃乃火症而死，此處又是火地，是年正當三煞死的那日，却逢黑道之期，火對火比肩奪財，三煞相刑，別無他慮，怕的百年之後，只一付軀屍，受了天地之靈氣，日月之精華，百年一滿，必出草寇。』說道：『草寇』二字，只聽那一帶樹木，如爆竹之聲，一齊爆爛，各樹木葉，削彷彿人物一般。施公等一齊大驚不已，皆稱奇怪。恆空又道：『吾師指示之後，回至廟中，將祕訣朝日傳授，囑老僧專心習練，到此時方好收伏此怪。後八年，吾師圓寂之時，將衣鉢傳到老僧，待至此時，得千歲一臂之助，除了禍根。』說畢，袖內取出一張字帖，交與施公，公接過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天色不早，看的人一齊散去。施公同恆空長老，補汎兩官等，仍回閱莊，中堂落坐，閱老命人獻茶，備辦酒宴，將首級交與僕婦，命放入棺內，與小姐尸身合好，然後陪坐。施公便把恆空所拿字帖，問莫老道：「令郎莫倫，本欲帶他回京，怎奈你膝下只此一人，去後何人終養？」又問閱翁道：「令愛之事，若非莫倫不能伸削，本藩有一兩全其美之事，將莫倫繼承你膝下，急速與他完娶，一子兩姓，將來生子，各接各姓禋祀，則你無子而有子，莫丈無家而有家，只都是你

們二姓的緣法；一室同居，互相照對，不知你意如何？」閔老道：「蒙千歲撮合，職員遵命，不知莫丈可否？」莫老道：「既承不棄，愚老有何話說？」莫倫見父應允，上前口稱恩父，四禮四拜，閔翁好不歡喜，拜罷謝過施公和尚等。大家又與二姓道喜，排下團圓酒筵，歡呼暢飲，只吃得月明星稀，方才各自安息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六十二回 閔家莊施公問後事 玉峯園劉寇身被擒

却說施公撮合，將莫倫過繼閔正庸為子，一子承祧二姓，閔翁擺宴暢飲，已畢各自安宿。施公與恆空對坐，談古論今，談到軍務上，施公偶然意起幾件事，向恆空道：「大和尚我有幾件事相問，幸勿吝教。」恆空道：「千歲有何金言？即請言知，老僧知無不言。」公道：「現在殷鑒征勦後九門，不知何日太平？大清主子江山，還有幾件兒孫？索伯美圖謀不軌，私造皇衣皇帽，暗結奸佞，殺死義僕索清，前番本藩由洞庭回朝，夜住黃草關，索清冤魂向本藩鳴冤，方回朝請旨，連搜二次，毫無一點動靜，乃將本藩下在刑部獄中，因劉寇生反，才赦罪出獄，奉旨到此收伏，等本藩出京，已捲旂遠逃。此時閔莊命案，不是大和尚佛法高超，焉能收伏僵屍，了結此案，故本藩懇祈指示。」恆空道：「千歲果是憂國憂民，念念不忘，若論後九門軍務，不過百日，自然太平。班師大清江山，君乃英明之君，臣乃忠正之臣，皇圖攸遠，社稷綿長，至於索府之事，搜過兩次，反受危險，諒然千歲心血不乾，待任期滿後回京，再請聖旨三搜，自然水清石現，除佞削奸。」公道：「本藩又始終之事如何結局？」空道：「壽高百歲，正言至此，忽聽金雞三唱，東方發白，莊丁打水淨面，梳洗已畢，早宴排好，衆人一齊吃畢，收拾完鉢，閱老取出四百兩銀子，送與恆空長老。空道：「老僧爲一方除害，豈爲金銀而來？」堅辭不受，與施公一同起身出莊，行至大路，兩下分手，一回金山一轉縣衙，正是：

慈悲爲本除大害，既入空門豈貪財。

卻說施公捕廳專城三員官長，一同回至江都衙門，二堂落坐吃茶，正吩咐排宴，忽見兩個班頭，跑進二堂道：「千歲！今有劉寇私入縣城，在玉峯園酒樓飲酒，吃得酩酊大醉，衆百姓圍困，不敢上前，店主前來稟報，千歲示下。」施公聞報，急請汎官同施達，一路帶領營兵，速去捉來。專城領命，帶着本汎兵丁，合衙捕快，前去酒樓，將劉寇生擒活捉，早驚動合城百姓，如潮湧一般，雲集大堂。施達快馬先回二堂，稟明施公，即命傳梆升炮，身坐大堂，只見人山人海，擁擠不開。專城上堂，回稟千歲，已將劉寇活捉。施公道：「把貴汎辛苦了，請二堂少坐。」隨吩咐帶劉寇，早有幾名汎兵捕快，推推擠擠，押上法堂，與他去了細綁，雙膝俯伏跪下，不言不語。施公將怒氣，連拍數下口中大罵：「劉寇！你這賊囚，想本藩前番掛帥，征勦洞庭，掃滅之日，插得有投誠免死旂，願降者降，願散者散，並未妄殺，你等爲甚事，胆敢在此又山聚衆造反，打來戰書，不要江山，要本藩至此會戰，爲甚本藩還未到縣，你便遠走高飛，既畏罪在逃，本藩亦未深究，饒你一死，你就該隱藏他處，另尋別業，爲何私入縣城，混跡其間，欲圖何事？豈料今日被本藩所捉，是你惡貫滿盈，自投羅網，當着本藩，有何話說，你講！」連問數聲，半言不答，公拍案怒道：「你這可惡之賊，難道聾了啞了！」只聽下面高聲應道：「我非劉寇，叫我有甚話說？」施公施達親兵等聞言一呆，只聽聲音，好像黃天霸一般。公即問道：「你既不是劉寇，又是何人，爲甚衆百姓又說你是劉寇？」答道：「我乃黃天霸。」施公一聽，果真是他，便問道：「你既是黃天霸，爲何不在九門平伏賊寇，却來至江都縣鐵叉山頂劉寇之名，播旂生反，因爲何事？」天霸道：「我指只劉寇惡名，爲的是千歲。」公道：「何言爲我？」霸道：「耳目爲重。」施公心中明白，即起身退堂，手挽天霸，同進二堂，向專城道：「貴汎請回，改日再請。」汎官一揖辭去，不知天霸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六十三回 施仕倫報恩收子 黃天霸更姓投旂

却說施公請回專城，同黃天霸二堂敘坐，天霸方把施公下入天平，劉慶邊廷求計，軍師修書二封，一封交劉慶帶回，交兵部李大人親拆，然後命我回轉家鄉，贈我四百兩銀子，就將書信交我，要至原郡，方可開看，照書上行事，不分星夜回藉，措只惡名，書信在此，千歲請觀。即在身邊取出，雙手呈上，施公接過，抽出一看，方明白其中一段事由，皆是爲的本藩，怪道李大人再三保奏本藩，又云必得良將，多蒙軍師巧計，救本藩出了水火，到此平賊，方把軀屍除了，也免久後兵戈。此時水清石人現，魚爛刺出來，果真爲我措這惡名，又何以安服於他？心中沉吟，想想上心來：「他在洞庭屢立奇功，未受封賞，又爲本藩赴湯蹈火，有此大德，本藩不爲收他爲子，也不辱沒于他。」想罷，向天霸道：「黃將軍本藩幾句不盡之言，不知善聽否？」天霸道：「千歲有何金談，請出唇來，當得從命。」公道：「爲本藩受了惡名，做只不美之事，雖云假做，旁人不知，己爲口實，本藩無恩達報，想本藩年過不惑，將軍二十有九，欲收爲螟蛉之子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天霸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即上前口稱：「父王受兒一拜。」施公呵呵哈哈大笑，言道：「好兒子，真好機緣造化，快請起。」回頭分示施達，引天霸內面更衣，梳洗冠帶已畢，東書房擺宴，施公曉諭四十名親兵，合衙班房以後，皆以小千歲稱呼。署中內外人等，與千歲賀喜，公即命施達傳示廚官，明日多備酒席，賞賜合衙，又傳毛游二查役，明房班共有若干人，明日賜席，大家一樂。二役謝過去了。公子方才入席，命施達橫頭同坐，酒過三巡，公向天霸道：「爲父與汝更名施忠，將黃天霸等字拋却。」施忠即起身謝過父王，宴畢，公又修本並文書，送回京省，張相府投遞，又將公出牌掛于頭門，父子二人休息月餘，再理詞訟，正是：

不因借做假生反，焉能過繼作螟蛉？

且說汪廉自從命黃天霸去後，此時也得江都好音，心中甚喜。一日正在蘆棚，只見中軍旂牌前來相請，帥堂會議，汪廉帶領周吳二將，隨令而行，進了中營，見過元帥落坐，衆將陸續到來，皆上前參見，旁邊列坐。汪廉啓口問道：「元帥調山人與諸將來至帥堂，有何事相商？」元帥道：「非爲別事，想本帥移營至此，將近月餘，未曾交過一戰，停兵一日，用糧若干，今日特請先生發令討戰。」汪廉道：「元帥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想那水寇各處，皆是空營，扎斷路口，此時歲暮相沖，大不利于行兵，待等中秋之後，自有高人前來，亦無冲犯，發兵一股而擒，掃滅烟塵，何等不美。若求速戰，尤恐損兵折將，山人担待不起，請元帥三思。」只一番言語，只說得殷鑾首肯，開言道：「聽憑先生說罷。」以後元帥即便退入帳中去了，諸將辭出，元帥各自回了本營，不知中秋節，何人到來，且着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六十四回 柳真人命弟子助戰 荆道童獻奇計詐降

却說插花柳真人，前在洞庭，救了荆傷，收爲弟子，帶回五子山修煉，不覺六年，滿了二十一歲，只煉好外面法術，未指授內裏命丹，只有人間洪福，並無仙緣根本。一日真人獨坐雲牀，偶然心血來潮，屈指一算，知後九門干戈，乃白虎星荆傷歸正之時，即命童兒呼喚荆傷，少時荆傷來至雲牀之前，與真人頂禮，一旁坐下，口稱：「師尊喚弟子何事？」真人便把從前施公熱河收妖，被西方心印佛擒獲取斬，爲師搭救回山上，一一敘明，已在仙山六年，此時命你下山，去投殷元帥，掃平後九門水寇，爲師賜你插花劍一口，錦囊一封，拂塵一柄，臨期照錦囊行事，自相克伏。日後封妻蔭子，皆在此回。荆道：「弟子謹遵師命，但不知徒弟會期在何時何地？望師指示。」真人道：「青山不改，依然綠水長流，會有期。」荆傷轉至雲房收拾，頭戴劉海巾，身穿青布袍，外套道掛，足登烏靴，手挽佛塵，背插古劍，將錦囊懸於胸前，來至雲牀，叩別真人，出了五子山古洞，駕上金光，一直奔到清營。却逢八月十五日，清營元帥聚集衆英雄將佐，正向汪廉問及高人何日方至。汪廉尚未回答，只見旂牌報道：口稱：「元帥外面有一道童，自稱荆傷投見，請示定奪。」殷元帥聞報大喜，回頭叫聲：「先生！本帥真佩服你了！」隨分付

有請汪廉早已出營迎接，進帥堂與元帥見禮，分賓主而坐。衆將上前，也有見過他的，向荆傷一看，比從前氣象大不相同，皆一齊抱拳相見，然後汪廉口稱：「師父！頂禮落坐。」元帥開言：「仙童駕至，未曾遠迎，還到要恕罪。」荆傷道：「貧道冒闖大營，大元戎海涵。」殷道：「不知仙童那座名山修真，拜師何人，下降敝營何事？」即乞明以教我。」荆傷道：「吾師插花柳真人，隱居五子山，我名荆傷，奉師命下山，助大清掃滅九門狼煙，以消劫運。」殷元帥道：「多蒙老祖師慈悲！」吩咐擺宴，大衆飲畢，各自散去了。殷元帥道：「仙童還另安蘆棚，或就住帥堂。」荆傷道：「出家人豈敢勞動元帥，我在汪廉處同住便了。」殷帥點首稱是，又吩咐伴當預備夜宴，送至蘆棚，方與荆傷汪廉至蘆棚坐下，提及軍務之事，荆傷擺手阻擋，亦不言語。殷帥心中疑事情有詐，方提起軍務之事，並不回言，必不懷好意，我不如裝一癡呆，聽他二人說甚言語，只聽荆傷汪廉閒談，皆道家修煉吐納之功，取坎填離，調鉛煉水，一句皆不能答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不一刻點上燈來，小校已將夜宴送來，調開桌椅，安放杯筷，殷帥請荆傷上坐，自與汪廉對陪。酒過三巡，餚上五味，汪廉停杯問：「師叔既奉老師祖之命，前來扶助弟子，掃除九門餘逆，依弟子之見，此事非師叔不可，明日集聚滿營諸將，將兵符軍令，請師叔執掌，遣將對敵，弟子退去帳下，以聽指揮，不知師叔允否？」荆傷道：「話說那裏去了？你乃清營有功之人，衆心皆服，排兵佈陣，無不精通，何必起此念頭？先前元帥相問，出家人非是不答，由恐洩漏，少時先生選三四名得力之人，扮成道重，隨貧道明日一路稱師徒，去至九門詐降，想我前在洞庭，立下無數功勞，必然迎歡於我，必定言出計從，我使用個離山調虎之法，兵紮平陽，那時我有書與你，可照書行事，我爲內應，一戰成功，元帥先生此計可否？」二人聞了此言大喜道：「此爲上策！」即送四名親兵，扮成了道童模樣，隨荆傷連夜便向九門去了。不知以後之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五回 對水寇虛言假語 獻詭計調虎離山

却說荆傷命汪廉選四名親兵，扮成道童，各執便鎗，由清營連夜動身去，走了六十里之遙，至次日午時，方到恆門，到了旂門之前，向各寨一看，虛實虛插旂旛，空空如也，八座營寨，冷笑三聲，只些水寇，並無一點謀略，莫道瞞我，就是汪廉俱也哄他不過。回頭向着恆門五衆，齋聲道號：「善哉無量佛！」那望哨樓，早有水軍瞧見五個道者，來至旂杆之前，看他做甚麼？若是奸細，用箭傷他。見五道東瞧西望，一刻口宣道號，即大聲叫道：「此乃亂軍之中，殺人戰場，如何來此化緣？」答道：「我師徒五人，來投水主的。」問道：「叫何名諱？」答道：「從年荆傷。」水軍聽是荆傷，心中大喜，一面飛報水主，一面下望哨樓，迎接荆傷。內面常和龍登高黃龍寺二僧，衆水寇等聞言大悅，此真天湊我也。即時請進，不多時，師徒五人，進了恆門，至中軍之地，只見常和等降階迎接，口稱：「久違了！」大家敘禮落坐，常和往上一讓，請荆傷首坐，滿臉笑容言道：「只說無有會朝，不料仙童今日光降，真是我等之幸。」隨即排設迎風酒席，筵前荆傷假說道：「被拴某真人搭救仙山，煉道六年，煉了背上只一口混元一氣劍，此劍萬寶不能進身，無拘仙佛，若逢此劍出鞘，難逃性命，真人算着恆門兵戈已動，故命我下山，保扶明公。」則一番假話，只喜得常和掀唇大笑，醉宴已終，吩咐撤席，忙將兵符將令，雙手交與荆傷執掌，亦不推辭，正是：

今朝兵符握在手，略施巧計一網擒。

且說荆傷接過軍令，問常和道：「明公出家人來時，只見一帶連營，旂旛虛掩，並無一兵一將，爲恆門中央，兵山將海，乃何等陣勢？」常和答道：「此設的空營之計，各營暗挖戰坑，內放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使他人不解，自投陷阱。」荆傷微微冷笑，口稱：「明公計此空營，枉自勞心，想那汪廉行兵，鬼神莫測，莫言你只須小之計，難道炕內之火，就不怕水麼？」只一句話，說得衆賊眉縐眼直，無話回答。荆傷又道：「莫言貧道自誇，將我「荆」字旂插在恆門之外，清營若見，必定捲旂而去。」衆水寇道：「仙童威名，有甚說的！」荆傷令扯起大旂，命水軍

打探消息，若有動靜，早來回報。吩示已畢，同四個徒弟，至蘆棚休息去了。次日早晨，衆探事兒郎，見清營連夜退兵，止留下他灶數萬。衆軍擺頭，掌舌言道：「好利害！灶都有只們多，不知兵有許多？你看荆仙童一到，插出旗號，清營嚇得連夜逃去七十里，扎營，我等快回去報功。」分作兩起，一至蘆棚，一到中軍，報告水主：「清營兵退七十里，剩下地灶若干，請示定奪。」常和聞報大喜，即命水軍請軍師到來。荆傷早已得信，穩坐蘆棚，見老賊相請，帶了四個假徒步至中軍，頂禮落坐，問：「水主相邀貧道，有何軍情商議？」常和道：「非爲別事，兒郎回報，清營聞風而逃，仙童計安何在？」荆傷道：「明公免慮，我看只湖南恆門一帶地理，恰逢歲暴，此地扎營，大不吉利，依我之見，將九門大隊人馬，糧草器械，各公的家眷，一并移至清營對面，隔十里下寨，貧道略用小術，一戰成功，保定明公，命諸將兵分四路，搶州奪縣，况索公父子，現立朝中，命人暗通消息，裏應外合，大事必成，各公以爲然否？」衆寇道：「仙童妙算，我等候令。」荆傷即傳令，將分前後左右，四個大營，各離中軍二里遠近，每二寨周圍附四個小寨，扎成連兵，共成五五二十五營，各處分派頭目，中軍只留陳彩、胡剛、黃龍寺二僧、龍登高、常和，不過十來日，則恆門一帶空空如也，各營遂就排下賀功酒筵，歡呼暢飲，一醉而散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六十六回 通暗計荆傷用火攻 得密信汪廉使埋伏

却說常和同衆水寇，不知荆傷用計，一鼓而擒，只說他是好意，將九寨之兵將，一并扎在平陽之地。一日荆傷向常和道：「出家人只三四夜，看天察地，非用火攻不可，特來與明公說知如何定奪。」常和道：「本相不知天文地理，聽憑先生作主。」荆傷點頭，即傳令，曉諭五大營頭目，分派各寨，營外周圍一轉，挖下幾尺深坑，內放硫磺焰硝，外安引線，單留營門一條道路，以便交陣進出，勿得失誤。各寨得了軍令，連夜挖坑，安放各物，心中並無一點疑惑，正是：

自己挖坑自己跳，臨難方知悔也遲！

且說清營般元帥與衆英雄，見荆傷去了，許久未曾回報，大家皆在疑猜，不知兩位道人，所定何計？即命小校速去請軍師定奪。小校奉命而去，不一刻汪廉來至帥堂，見諸將皆在，知爲軍務之事，上前見過元帥，落坐問道：「呼喚山人有何事商量？」元帥道：「非爲別事，此刻賊兵對營下寨，將近一月，不知可有在疑到來？何時出兵，請先生向本帥一言。」廉道：「此事元帥已知，師叔去時，言得明白，不可妄動人馬，候他之信，照書而行，大約事未妥停，故無回報，再等三四日，自有好音。」說畢起身，衆將各散。汪廉自回蘆棚，黃昏以後，只見周龍引一道童進來，上前口稱：「奉仙童之命，送書信回營，請軍師照書行事，勿得錯亂。」汪廉接書過手，向小軍道：「汝速回去，見了仙童，你說我照書行事。」道童回報不提。只言汪廉將書信拆開一看，從頭至尾閱畢，將頭一擺，口稱：「傷哉痛哉！此乃火攻，一網打盡，但不知天意若何？」正是：

謀事雖由人定，成敗還靠蒼天。

汪廉見書內，約五月初五發兵，還有三日了，今晚不如觀看天意，順否？仰面而觀，只見賊營頂上滿天星斗，須無月色，照耀一如白晝一般。看到亥末子初之時，天色大變，陰雨佈滿，星斗無光，陰風慘慘，鬼哭神嚎，烏其天而黑其地，掉頭向本營一看，景星慶雲，瑞氣騰騰。此時汪廉站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不禁點頭，口稱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天意所定，人力難爲。」慢慢回至蘆棚，候初五晚上出兵，再言荆傷到了五月初五，端陽佳節，分付糧台，賜各營羊酒，晌午皆賜席桌，今日大家一樂，過此四日出兵，皆要勇往直前，不能臨陣退縮，曉諭已畢，各頭目水兵，大家稱頌軍師恩寬，賞罰威嚴。待至午間，用蘆席鋪地，八人一團，席地而坐，也有猜拳的，亦有拇戰的，大家喧鬧，無有止息。中軍設席，將各頭目，調至陪常和飲酒，歡呼快樂，吃至日近黃昏，各皆大醉，惟常和龍登高兩僧，不過半醉光景，荆傷命衆頭目各回汎地，衆寇辭出，東倒西歪，回至本寨，納頭便睡，呼聲不絕於耳。荆傷見醉漢皆去，便命撤席。

養茗閑談，無非軍務之事。今日端節，清營中殺牛宰馬，稿賞三軍，中軍設席，衆將與元帥叩節，大家陪飲。將到未時，卽命撤席，同元帥升帳，執令在手，把衆將一看，先點周喜郭正，有張雲帶領三千人馬，亦照書而行。又令尙艾獨一人，領帶本營諸將，息鼓掩旂，照字貼行兵。岳少保帶三千人馬，照書行事。又令牛白川胡虎紹保，帶三千人馬，掩旂息鼓，束帖一封，照書行事。又令牛三超左爾普，帶三千人馬，亦照書而行。彭華副帥押解糧草六處，聽用押糧官陳進忠，守糧台不可妄動。田三級保護元帥，不可妄動。五路將佐在路，把束帖一看，暗暗將五大連營團圍住。汪廉點罷埋伏，方令黃豹帶領三千人馬，多備火把，攻打頭陣。烈暴帶三千人馬，搶他糧台。汪廉自帶周龍吳虎一千五百兵丁，蓋着囚籠數輛，隨後接應。且言馬豹領兵出營，離賊寨不遠，掩旂擂鼓，號炮連响，早有賊寨探事兒郎，報進中軍。此時荆傷正擺夜宴，與常和龍登高二僧同飲，忽聽外面喊聲不絕，常和正欲追問，只見小軍稟報：「清營討戰！」話言未了，又見五路小軍報告：「二十五座連營，被清兵圍得水泄不通。」荆傷道：「不勞爾等，出家人早已安排火攻，怕他何來？」又見小軍飛報：「稟水主黃豹指名與水主決戰。」荆道：「各自退出再探。」回頭命連風僧打脚陣，連雲僧接應。二僧奉命帶酒出陣，燈球火把，擁至陣前，列開長蛇之勢。黃豹提刀大罵：「禿驢！那年七月十五行刺，被爾逃脫，未曾除去禍胎，今日又來此地，助洞庭餘黨，遇着黃二爺，休想生還！」說着大刀一舉，連風不知黃豹此刻有飛毛腿，心想：「此乃旱地無水，并不能抓水成石，也無懼怕。」用戒刀相迎，二人刀對刀，戰了七八個回合，連風難敵，駕動黑風而去。黃豹大叫道：「妖僧！你去得，難道黃爺來不得的？」連風一驚，扭定風頭，恰恰黃豹扯動飛毛冲上，用力往後一砍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七回 殷帥拜本水寇肅清 學師代印施公回京

萬事皆由天定，人生自有安排，富貴榮華有興衰，透參須當忍耐。草木雖枯有本，逢春自有時來；何必強

爲惹非災，落個清閒自在。

（右調西江月）

却說前回書中，黃豹與僧連風交戰，不過七八個照面，連風酒醉難敵，虛晃一刀，駕着黑風而逃。黃豹不捨，把飛毛一扯，趕走後面手起一刀，將連風砍落塵埃，嗚呼哀哉。連雲見師兄一死，大吼一聲：「黃豹匹夫，胆敢傷吾同門，師爺拿你來了。」連雲正欲上前，只聽旁邊大叫：「賊禿，勒爺候你多時了。」標步上前，手執神拐，迎頭打去，連雲招架不及，只打得腿腦醬裂，回西方去了。二將分兵搶奪糧草，汪廉接應已到，喊殺連天，二僧殘敗兵丁，逃回營中報信。荆傷滿臉發笑：「出家人自有法術制伏！」話言未了，只見水軍報進：「二十五座連營，一齊火起，火光之外，皆是清兵圍住。」荆傷還未開言，又來二名水軍：「稟仙童清營汪廉外面討戰。」荆傷道：「不必作忙，再探再報。」只一句話，說得常和龍登高二人魂魄皆失，正欲開言，水軍又報：「糧草搶盡，糧台起火。」荆傷點頭不言，常和見此情形，急忙問道：「仙童此刻二僧已死，糧草被劫，二十五營火起，求仙童大發慈悲！」答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少時自有克伏。」話雖如此，賊營之中，只聞得天翻地復，哭聲盈耳，衆水軍難以出去，回頭又稟仙童，汪廉帶領周龍吳虎，殺進來了，常和一見，方知中計，跪地哀懇。正是：

只說保護奪疆土，誰知中了計牢籠。

且言荆傷大罵：「國賊爾乃是大清順治老王之臣，康熙聖主登基，拜爾爲相，爾就該食君之祿，當思報本，爲甚內外私傷，暗蓄死士，欲圖王業，是你只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」卽命衆弟子，將二賊綁了。此時籠內之雞，只有束手就縛，正欲上綁，汪廉帶定吳周二將，兵丁推着囚籠，闖至中營，上前先與荆傷見禮，方走至常和面前，罵聲：「老賊！你也有今日，從前努力向何處去了，本欲卽時問斬，怎賴洞庭軍務，皆老賊與索賊同謀而起，耗費國帑無數，諸將血戰十餘年，此時方算太平，有甚說的？」命周龍吳虎，將二賊打入囚車，只九門餘者，一夜成功，將士水軍，死者無數，也是天數所定，却運臨頭，此乃是柳真人束帖之計，並非荆傷所爲，此時天將色曙，賊營糧

合皆成灰燼。荆傷汪廉合兵，率領衆將，押解囚車回營。先命人報告元帥，大獲全勝。殷帥聞報，十分欣喜，帶領將佐，出外迎接，進了中軍，彼此見禮，落坐。殷帥向荆傷稱頌，慰勞一番。汪廉打開軍冊，把衆將功勞，逐一登記，方命擺下慶功酒宴。中軍暢飲，又命人把常和用腳鐐錄住，另設一席，父子同飲。又稿賞三軍，每棚羊一只，酒一罇。回頭向常和道：「你們父子，各自飲食，候回朝之日，奏明皇上，撞你父子造化。」說畢入席，開懷暢飲。荆傷向元帥道：「干戈太平，可速修本，請太保岳千歲回京，候聖旨到來，如何定奪？」殷帥隨即修書本章，交與岳少保，收拾停妥，向北直飛馬而去。清營將帥士卒，就在此地休息，候旨不提。且言施公在江都，不覺數月。正應「國正天心順，官清民自安」，這些話兒，衆百姓被施公感化，亦少詞訟之事。一日偶然想起三搜索府之事，久住此地，偷閒苟安，由恐朝中老賊，暗害朝廷，此賊乃肘腋之患，即宜早除。回衙命施達拿帖，請正學老師捕廳專城，一面廚下備宴，不多一時，各官皆至，同進二堂，敘禮分賓，酒宴擺好，公即相請入席，酒飲三巡，老師問道：「千歲呼喚，有何教諭？」公道：「請至敝衙，非爲別事，因本藩不久回京，江都縣印無人代理，特請貴師代印。本藩回朝，奏明主上，保你特授此縣。」老師便謝：「千歲提拔，一宴畢告辭。」施公送至二堂，滴水而別，反身起步入內，擇定吉期，三月十八日，上吉之辰，到了是日，學老師進衙，拜北闕接印，諸事已畢，施公即日起程。施忠騎匹銀鬃馬，在前，四十名親兵擺隊，施公居中，身誇黑驢，施達騎馬，隨後，升炮出衙，只見沿街商民，排設餞行酒宴，四鄉百姓，牽羊担酒，俯伏送行。施公下驢，處處周旋，免勵一番，一直奔出東門，方上黑驢，行至長亭，早有代印學師專城捕廳紳士等，在官廳外躬立迎接。施公下騎一揖，進入官廳，略略應酬數杯，又囑汎廳二官，大家照料縣城之事。正欲起身，施達口稱：「王爺閔家莊父子莫老丈求見。」施公隨命請進閔正庸莫義閔莫倫，上前叩見施公，又與各官行禮。口稱：「千歲職員父子承千歲之恩，無已莫報，只有早晚頂禮，愿千歲壽享期頤。」公道：「爾父子不必如此，本藩回朝，大小與莫倫保一功名，光耀二姓。」言罷起身，用手一拱，上了驢行，前後擁護，直向北直而行。欲知何日到京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八回 親王昌州得喜信 探花西府接家書

却說江都縣內文武官員，與施千歲餞行，送至十里長亭，分手回衙。閔莫倫父子，直送至鐵叉山脚，方才洒淚回莊。施公沿途曉行夜宿，不過半月，到了天津衛，早有直隸巡撫昌州文武名官迎接，公吩咐一概回衙理事，改日相見，單留下昌州知州施公，進了行台，佈置完備，然後吩咐請昌州孫進見。施公傳命：「孫大老爺，千歲請見。」昌州孫春，即正衣冠束帶，步進行台，二堂參見了千歲。施公還禮賜坐。孫春道：「千歲虎威在此，焉有卑職坐位？」公道：「坐下好敘話。」孫道：「卑職告坐。」施公道：「貴縣奉旨到此，轄民百姓好教否？」孫春道：「卑職呈明千歲，自蒞任以來，民風到還敦樸，不好詞訟，並無片紙入衙，仗主上洪福，千歲威風，真是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」公道：「此乃貴縣博覽羣書，才通經史，恩威并著，以德化民，正是清廉民宰，本藩入朝，面奏主上，提升京內爲官。」孫春起身謝千歲提拔，又與施公道喜，公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孫道：「千歲令郎公子，會試中二甲名進士，殿試欽點探花，狀元出在江南省鎮江府，姓陳名吉，榜名萬書，榜眼姓傅名徽，安徽人，卑職見月報上，令千金許狀元爲婚了，乃七王爺奏明皇上，主上大悅，賜入正黃旗，以吉爲姓，因滿漢不能關親，致並入八旗。」施公聞聽孫春只番言語，心中大喜，滿面春風，兒子又點探花，愛女許配狀元，雙喜臨門，只正是：人逢樂事精神爽，話到吉祥喜氣多。

且言孫知州正與施公閒談，手下人役稟老爺，衙中送來酒宴。孫春分付排設停當，親自安杯，公回頭命施達喚少千歲，施忠隨至。知州問道：「千歲，此位是何人？」公答道：「長子施忠。」孫官即忙見禮，口稱：「小千歲卑縣失敬了。」施忠以禮相還，敘次入坐，三人開懷暢飲，酒宴已畢，公向知州道：「本藩還要在此休息數日，



貴州不必在此侍候，請回衙理事。」孫知州口稱遵命，請安退出，回州衙去了。公即修好平安報，命人送回王府不提。再表京省春闈，皇上欽點江南陳吉狀元，安徽傅徽榜眼，正黃旗施璧探花，欽賜三元，打馬游街，參拜三宮主母，再飲瓊林宴。一日至圓明園參拜，旌親王、西爾府留宴，請尹恩、戚肅四王陪宴。正在飲酒，家報回京，先有四王拆開看了一遍，戚王送入二堂，向戚夫人道：「妹丈家報回府，在任上收一愛子，更名施忠，現已回京，到了天津衛了。」說畢出外入席，重飲酒宴，以終一齊告辭而去。施璧送出府門，方回三堂見母。夫人說道：「璧兒，你好好預備，你父王現扎天津，不日回府，家報上收愛將為嗣兒，知道否？」璧道：「稟明母親，家書兒已看過，前父王攻打洞庭之時，身邊許多得意的英雄，父王既收他為嗣，必是父王心腹之人，其也是不錯的。」母子閑談一會，施璧告了安息，退進書房安宿不表。再言伯美老賊，聽得施公回朝，心中不安，一日命人請來鐵筆御史巴斗紅、通政司喻倫二人過府待宴，父子六人陪飲，筵前巴喻二人同道：「太師相邀，有何賜教？」伯美道：「二公難道不知，昨日京報回來，施仕倫只個醜鬼，獨行獨為，一無文書，二無奏摺，棄却江都回京，定有一番事情，現在狀元乘龍之婿，長子探花之貴，恐怕與老夫作對，若有不了之事，請二公扶湊扶湊。」巴喻答道：「太師何必憂慮，前番搜府之事，一筆判清，諒他不能再提，若一定與太師結仇，卑職等自然捨命相保，大約不妨。」言罷，各自歡飲，代醉而別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六十九回 北京翁婿初會面 行台郎舅兩談心

却說施公住扎昌州行台，修家書回京，探得春闈，施璧果然探花，乘龍可是狀元，並索府之事，查明回報。一日送家報之人回轉：「稟明千歲，朝廷開科王府之事，件件皆實，小的看索太師府，修得金壁輝煌，不亞於大內宮殿。」施公聞報，即吩咐收拾起程，早驚動了昌州文武，送至十里長亭，方各回衙。施公上驢，並程而進，不過三四日，到了京城，恰是黃昏，不能上朝，只得至御街行台，暫住了幾日。此時各親王、張相、滿漢文武各官、西爾府施璧、狀元榜眼等，一齊來到了行台前，只正是：

配如北辰衆星拱，國之股肱萬人欽。

却說施璧得親兵回府，知父王已回，即稟明母親，帶着施通，騎上快馬，奔至行台，入內叩見父王，稟明各事。施公得見兒子，青年及第，回頭把施忠一看，兩個兒子，一文一武，心中十分高興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叫聲：「璧兒，快快見過兄長。」施璧遵命，即上前口稱：「兄長，小弟拜揖了。」施忠即忙還禮，叫聲：「賢弟。」二人一同拜罷，王府施通上前，叩見小王爺，方才拜畢，施達回明王爺：「滿朝文武接見。」公道：「單請四位王爺，各文武明日朝房再會。」施達出外，擋駕單請四位千歲，衆文武紛紛散了，尹肅恩、戚王四位親王，至行堂二堂塔前下轎，施公笑臉相迎，見禮分賓，各道契闊，戚王言道：「妹丈京城之事，可知道否？」公道：「一概皆知。」戚王道：「既以知道，貴乘龍會面否？」公道：「承舅兄與小女執柯，翁婿之親，如何不會快快請來。」戚王聞言，親身步至外面，口稱：「一字親王，請狀元相見。」只見前面四人，手提皇上欽賜珍珠絲燈，後面跟定了，乃天下揚名之人，年約二十以外，品格不凡，隨定戚王步進裏面，衆王施公少千歲等，起身相迎，狀元上前，口稱：「岳王在上，小婿狀元陳吉拜見。」施公父子言道：「狀元請起。」陳吉拜罷，回與衆王見禮，施公滿面堆歡，向施忠、施璧道：「汝兄弟可代為父的還拜。」弟兄奉命，二施一個叫聲：「妹弟。」一個口稱：「姐夫。」三人平行禮畢，方才一齊落坐。施公問陳吉詩書，對答如流，施公滿面春風道：「狀元公真是才通經史，學富五車，我朝又多一柱石之臣。」陳吉謙遜不已，施公道：「何時榮歸，為岳好送小女子歸。」戚王代答道：「妹丈不知，主上傳旨，限期三月假滿進京，至王府入贅，因滿漢不能結婚，恩賜正黃旗，以吉為姓。」施公點首道：「有道明君，正欲開言，酒宴排設完備，請衆公上席，四位親王、狀元公、施公父子三人，各依次序而坐，酒過三巡，備設五味，伴駕王肅小波向施公道：「王兄可

把江都約民，劉寇生反之事，向弟等一言？「公便把烏七失銀叫冤，審破罈，土神顯靈獲奸，斬却道人淫婦，烏七城隍廟內祈禱，暗察真凶命案，改扮私訪，夜宿莫家，得了實情，請金山寺恆空老和尚收伏軀尸，將莫倫承挑二姓，劉寇之事，聞風遠颺，並不提天霸頂名，江都印信，交與教諭代理。又指施忠此子，黃天霸洞庭果立奇功，武技超羣，本藩收爲螟蛉，更名施忠，一一言明。又命施忠上前見禮，正在言談，只見都堂太監，手捧聖旨，來到行台前，有四名小太監，手提珍珠燈，口稱：「聖旨下，施仕倫接旨。」施仕倫上前跪，彭都堂打開聖旨讀道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施皇兄平伏劉寇，江都約民，有功於朝，孤在宮廷，聞聽皇兄還朝，恨不能君臣會面，故連夜設朝，詔皇兄上殿，詔罷欽哉！

施公謝恩，將聖旨供奉，與彭監見禮分賓，正欲開言，只聽金鐘响亮，彭監道：「主子臨軒，王爺可隨旨上殿。」施公點首，即同人朝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四回 將軍奉詔初步金塔 親王請旨二搜索府

却說施公接罷聖旨，送過內監，即同四王施忠，齊至午門，康熙聖主，早已臨朝，彭監復旨，衆文武三呼朝參，左右侍立，張朋格越班，「臣奏主上，施仕倫午門候旨。」皇上傳詔，仍然親王官誥，上殿見朕。張相領旨，至端門道：「皇上綸音下，施仕倫詔親王冠帶，上殿朝參。」施公領旨，更衣已畢，向施忠道：「好兒子在此候着，少時旨下放開大門，上殿朝參。」說罷入內，張相在前，施公隨後，行至品級台，三呼萬歲，俯伏金塔：「臣施仕倫見駕，主上千秋。」皇上传：「皇兄平身，賜坐。」公道：「謝主龍恩。」歸班落坐。皇上传：「可將劉寇之事，奏明朕知。」施公即將奏摺呈上龍書案，皇上打開覽畢，向施公言道：「奏摺上皇兄收一義子，名曰黃天霸，想此子前番平伏洞庭，有功於社稷，孤還未曾封他，今皇兄收爲愛子，道是不错，但此人現在何處？」奏道：「現在端門候旨。」皇上

即命內侍，宣上金殿，內侍承至端門，口詔下：「施忠上殿朝參！」忠領諾，頭戴冬官皮大帽，雙眼花翎，身穿花衣，外套馬褂，足登快靴，行至金塔，口稱：「臣施忠見駕，吾主萬歲！」二十四拜，俯伏在地。皇上將龍目一覽，見此人虎背熊腰，身軀偉大，真是英雄出在少年，龍心大悅：「官拜一字小親王，平身賜坐。」施忠謝恩，向父王請罪，衆公一揖，歸班落坐。皇上传旨，命光祿寺設宴五鳳樓，君臣一樂。施公奏道：「主上且慢賜宴，臣還有短本奏上。」皇上传：「當奏則奏，不當奏，皇兄你就不要奏。」公道：「爲臣此本，正當奏明。」皇上沉吟一刻，萬不料三搜之事，向施公傳旨奏來，公即奏道：「主上乃一國之君，言出法隨，前蒙主上天恩，賜至十二道免死金牌，身犯何罪，追存王庫。」皇上传：「那是孤一時不明，皇兄休要記懷。」即傳下詔四執庫，取出金牌，親手交與施公。公即謝恩，雙手接過，回頭交與陳吉狀元，上方劍交與探花施璧，扭回頭奏道：「臣在江都任內，聞聽人言嘖嘖，皆云索伯美只個老賊，存心不測，私造皇衣冕旒，時時刻刻，欲刺駕，因此爲臣心中作忙，故將印信交教諭代理，即不分日夜回京，祈主上傳旨，爲臣三搜賊府，再搜不出憑證，甘願梟首，主上准也不准？」皇上聞奏，進退兩難，偶然想上心來：「此本孤准皇兄，可有薦保人，搜出殺欺君之臣，搜不出之時，便將保人問斬，與你無干。」正是：

聰明不過天子，伶俐還是帝王。

康熙聖主，以爲此旨一出，誰肯替他受罪，定無担保之人，以免三搜，誰知正宮尹娘娘之兄，六合王尹雍，戚夫人之兄，恭王威祿，二位王爺出班奏道：「臣二人甘願畫押出保。」皇上一見，龍心不悅，暗地忿恨二位親王，不知爲朕心思，膽大出班，畫押出保，兩班文武，不好明言，只得免強傳旨，將二人下在刑部天牢。二王甘願的受此屈，亦不志恨他人，只是：

欲除奸佞忠心耿，那管天牢受苦辛。

且說皇上降旨，將施公親王官誥，押在龍書，仍然查牌官之職，隨帶苗兵一百名，三搜索府，傳罷旨意，駕起回

宮文武散朝。索賊行至端門，向施公道：「王爺來與不來？」公道：「主上准本，焉有不來之理？」索道：「如此老夫恭候。」言罷，兩下分手。施公退至朝房，與同僚諸人坐下。張朋格道：「請問千歲，莫非江都任上，又得了甚麼實據？」公道：「金山寺有一恆空長老，年一百一十三歲，佛法高超，他居我請旨三搜，恐有不測之時，然五福下降。」衆公聞言，開口說道：「王爺向來慎謹，爲何只三次之事，如水上浮萍，未曾落實？」公道：「衆公不必煩心，若再搜之不出，本藩拚着一死，以報朝廷。」說罷，拱手一別，各回府第。欲知三搜之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一回 索府搜賊仍屬虛渺 金殿覆命依然豪啣

却說施公在朝房，與衆公王分手，帶着施忠、施璧、劉慶回至西爾胡，同王府之內，劉慶外面迎賓館住下。公即命施忠同入二堂，拜過戚夫人，又至公館，與劉慶閑談任上之事。設下酒肴，淺斟慢飲，直至黃昏，施公起身入坐，命施忠同劉慶住，免一人孤寂。施忠應命，送出迎賓館之外，見父王進了二堂，方退進賓館內，與劉慶燈下對坐，煮茗閑談，夜深方各安息。次日清晨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膳，施公帶着苗役親兵，起身出府。施忠上前：「兒稟父王，你兒隨父王一路去，至索府好保護。」公道：「不勞我兒，汝弟兄好生照料府廷便了。」施忠即答聲：「是。」送至府門，見父王上了黑驢，方掉身入內。施公帶定施達，出了圓明園，向索府行去，不多一時，到了索府。太師父子接進，仍然酒肴款待，每日搜尋，不覺光陰是箭，日月如梭，到了九十九日，蹤跡全無，期限已滿，公晚下獨對銀燈，思前想後：「悔不該聽恆空之言，做此糊塗之事，入朝以來，奉君治國，除奸並寇，何曾清閑半日，此時回朝，就該在王府之中，敍家庭之樂，不管閑事，閑非一定要請旨三搜，想前兩次蒙天恩赦免，將功折罪，賜老賊銀兩，賠修府第，又被本藩與他捐爛，老賊也能干休不成？金殿之上，何言奏君本藩一死，罪有應得，爲甚連累尹戚二王，看來天不從願，噬臍無及！施仕倫哪，施不全耶！」到此時靜坐，方思已過，道：「未然何閑談愛管人非！」施公正在

嗟呀，耳聽身後口稱：「家爺何必憂慮，凡事從容的些。」施公回頭一看，却是施達叫聲：「小兒何言從容？」達說道：「非怪奴婢說出此言，家爺前日金殿皇上仍帶將十二道免死金牌賜還，難道忘却了？有了此牌，焉能殺之得了？」公道：「雖則殺之不了，限害天牢二公。」施達道：「若言二位親家爺，更請丟心，想六合王與天子是郎舅，若要問罪，正宮主母，豈能袖手旁觀？戚王爺與家爺，亦是郎舅，尹王同家爺未曾問罪，天子未必單斬戚王奴才之言，請家爺三思。」施公聞言說道：「小兒真不愧跟本藩多年，實是聰明伶俐，想得通到本藩一時迷惑，被你提醒，吾無憂矣。」正是：

爲人不可相貌，海水焉能斗量？

主僕各自安寢，及至次日，金雞三唱，公即起身，施達伏侍王爺梳洗方畢，耳聽索賊消息，且言伯美早起，吩咐八國舅索豹，在府候信，爲父上朝之後，爾命心腹之人，端門打聽，皇上將三人取斬，綁上法場，文武必然保奏，劉慶施忠一定大鬧法場，此時忙亂之際，汝可暗帶兵器，進廟刺駕，吩咐已畢，帶領四個虎子，來至書房，你看老賊恰是：

心有天高，命如紙薄；看看大禍至，尙不知死活！

且說伯美父兒，扭定施公出府，行至朝房，衆文武俱以齊集，早有都監進宮啓奏，皇上即乘輿，駕坐武英殿，朝王鼓响，文武上殿朝參，分班序立。皇上傳旨，宣施索二家上殿，索賊父子，扭定施公上了品級台，俯伏痛哭：「施仕倫累次欺臣，主上與老臣作主。」皇上龍顏大怒，好言安慰一番：「皇親平身歸班，孤家自有定奪。」父兒謝恩落坐，皇上開言：「施仕倫，此刻有何話說？」公道：「爲臣罪犯天庭，還有何說，自願領死，與保人無干。」皇上傳詔，刑部提出二王，九錫領詔，天牢放却二王，同上金塔俯伏。皇上道：「二卿以後少管閑事，各自歸班。」皇上向公罵聲：「施仕倫累次欺孤！」正是：

孤王真心愛大臣，誰知大臣不忠君？畫虎難畫骨，知人不知心？傳旨御林軍綁赴午門斬首。御林軍正欲上前，耳聽大聲喊叫，不知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二回 並肩王向君辯本 五劍仙受主勅封

却說康熙聖主，赦了尹威二王，命御前侍衛將施仕倫綁赴法場。侍衛正欲上前，只聽施公大叫一聲：「呸！誰人敢綁？」站定身軀，手把龍書案上，兩目吊淚，口稱：「大清主臣的皇上，既然不赦為臣，臣豈貪生怕死，還有幾句言語，皇王容納，若念血表之親，容我奏明，不念親誼，臣願受一劍之苦。」說畢低頭而泣。皇上道：「甯死還奏甚麼本不奏也罷。」張朋格忍耐不住，撩袍出班奏道：「臣觀施仕倫此時正應古語云：烏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亡，其言也善。皇上若不容他奏明，其心何甘？望主上開恩，准其奏本。」皇上沉吟半晌，道：「愛卿此本奏得有理，卿且退班。」回頭向施仕倫道：「既有本奏，火速奏來。」施公承恩俯伏金階，口稱：「主上為臣痛哭悲哀，並非懼死，因想三番兩次，請旨去搜索府為的大清基業，恐一旦失於奸人之手，故冒險而行，並非捕風捉影，索清鬼魂，向臣鳴冤，不過未曾說明各物藏放何地，臣亦是糊塗請旨，乃是臣一片癡忠之心。况索太師與臣無仇，無怨，為臣害他何來？也是念老王得此江山非易後，傳位主上，那洞庭水寇生反，為臣赴湯蹈火，血戰一十二年，方得太平，為臣初任江都，每遭不測之禍，累次遇險，到了此刻，前功盡棄，想前番主上念臣微功，賜臣十二道免死金牌，難道主上忘却了？若念臣有微末之功，主上開籠放雀，解網放魚，臣願告職歸故，樂於漁樵，老死本國，若主上一定不赦為臣，臣願一死，以見老王在天之靈。」奏罷，哭泣不已。施公這一道本章，只奏得「文武公卿皆吊淚，當今天子若罔聞。」且說皇上叫聲：「施仕倫太為饒舌，恁你口吐蓮花，罪在不赦之條，衛侍等快將他推出！」此時惱了施公性情，大叫一聲：「昏君！你枉為帝王，不識忠奸，為臣雖死何恨，只可惜錦綉江山，失於你只昏君之手。罷罷罷！來把本藩綁了。」此時天尚未明，上珍珠燈殿，如白日一般，御前侍衛方欲上前，只見武英殿上，毫光閃閃，紫金梁上，大吼一聲：「且慢些，殺不得！」君臣聞聽一驚，恰是四五人之聲，侍衛等上殿保駕，總兵劉慶小親王施忠，即將施公扶起，歸班坐下。嚇得索伯美一班佞臣，魂魄喪失。皇上抬起龍目一看，只見得紫金梁上，四五道光，繞來繞去，當即問道：「或精，或妖，或怪，或是刺客，敢來金殿，驚嚇孤家，爾豈無罪？」只聽紫金殿上答道：

一非水怪山精，二非行刺之人，朝山到此拜當今，得見錯斬股肱。劉翼與黃衰，焦遼焦變，弟兄又有馬雄一路行，主上細思名姓。

康熙聖主，聽得五人姓名，好像是何處見過，一時記之不清，只聽劉翼施忠大叫一聲：「各位兄長，快快下來，打救我家王爺，辯明只場是非。」皇上忽然想起奏摺上見過，即道：「五位英雄！上年邊廷立功，施仕倫表奏，原有五位功績，未曾回朝受職，此時來至武英殿見孤，只聞聲音，未見英雄形影，為王想來，莫非成劍仙了？」皇上說出「劍仙」二字，只聽紫金梁上，口稱：「臣等謝主勅封，龍恩萬歲，請問主上，施仕倫身犯何罪，將他取斬？」皇道：「暗害太師，損壞府第，藐視國法，欺君枉上，因此將他拿問。」五人奏道：「主公可知其中一段隱情？」皇道：「朕當不能知道。」五人道：「既然主上不知，速傳聖旨，暫將索家父子五人綁了，臣等有細情奏明主上，便知忠奸。」皇上此時不得已，命侍衛拿下侍衛一擁而前，把父子冠帶摘去，繩網索綁，押至午門候旨。索祿一見魂散魄消，急急回府報信去了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三回 索伯美好情隱露 酒頭陀質證明言

却說康熙聖主將索伯美父子綁下，便向紫金梁上言道：「請各位英雄，向孤奏來！」只聽紫金梁上答道：

臣劉翼啓奏陛下，想索伯美老賊，自得陛下之寵，久蓄異志，他府中聘請四個標客，頭一人便是馬奎，施公前任江夏老賊，命他行刺施公，馬奎見公忠正爲國，方去邪歸正，保護施公，與國家出力，平伏水寇。二次岳少保解李昌回朝，五鳳樓賜宴，命鐵鑾損壞玉斗，陷害少保，被黃衰將他收伏。三次施公熱河收妖，老賊又命鐵梭梭跟至熱河行刺，又是黃衰暗中保護。四次奉旨二搜賊府，差普白用老道暗殺施公，老道見公正人，不辭老賊而去，雲遊天涯。若云老賊謀害陛下之事，那年定期八月中秋刺駕，恰逢施公太平回朝，老賊聞聽，即請藏龍寺酒頭陀方丈，賊府商議，所造皇衣冕梳等件，皆妖僧代辦，收拾寺中，施公如何搜之，得出妖僧至賊府中，改期七月十五行刺，老賊有一義僕，名叫索清，因二人言談之事，此僕在旁，見主人爲出滅門之禍，心中不悅，形之於面，老賊恐其走漏，將僕殺却，索清死不甘心，鬼魂至黃草關，向施公哭訴老賊行爲，未說出各物存放何處，施公不分星夜趕回，初八日抵京，急上殿奏明，請旨定奪搜查，捨死三搜，主公乃英明之主，此時可明白否？劉翼奏罷，皇上哎呀一聲：『嚇殺孤也！』回頭向索伯美拍案怒道：『你這趕狗奸賊，欺哄孤王十餘年，此時方水樑石現，報應昭彰，分毫不爽，不是五位奏明，孤如在夢中。』又向紫金樑上道：『煩勞五位劍仙，將妖僧擒來。』劉翼等口稱：『領旨，臣等去也！』正是：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起念神先知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康熙聖主向施公稱：『皇兄只是國運不正，孤被殘臣迷惑，把皇兄受屈，想你我血表君臣，猶如手足一般，孤與皇兄陪一笑臉。』施公即忙奏道：『主上說到那裏去了？只要表明爲臣心跡，除却亂臣，豈敢主上行此反禮折殺爲臣了。』君臣正在言講，只見金光一閃，金光之中，言道：『妖道爾做的好事，下去當着主上質對。』忽然上面落一和尚下來，正是酒頭陀，俯伏九龍階前，只驚得衆文武目瞪口呆，望着九龍口上，皇上向金殿一看，只的皇衣，並冕旒蟒龍，玉帶金爪月斧，將龍頭一擺，口稱：『好險好險！』回頭大罵：『妖僧！你乃佞臣索伯美保奏，

是老王替度僧人，住持御賜藏龍寺，爾就該食君祿，當思報本，胆敢與老賊同謀，孤的江山，到了此時，爾還不快質奏。』酒頭陀俯伏奏道：『若論只個謀不軌之事，實是太師與小僧人所爲，罪該萬死，望老佛爺赦宥。』皇上龍頭一點，即命推去問斬，只聽劉翼道：『他有邪術，主上斬之不了，代臣等將他帶至曠野，同皇衣冕旒一同火化。』說罷，只見金光一閃，墜下五個道人，也有戴一字巾者，也有戴九梁巾的，也有劉海巾，蓮花巾，裝束各異，難以盡表。五人上前，各物拾起，劉翼輕輕將僧人提在手中，如拾燈草，也不與施公見禮，亦不招呼劉慶施忠，向着皇上打一稽首，口稱：『主上貧道等去矣。』忽然金光五道，起於殿廷，仍由武英殿紫金樑而去。不過片刻，只聽後宰門霹靂之聲，君臣只說和尚被雷火燒化，誰知是五人用的掌心雷，將皇衣等件燒化，知酒頭陀無過，恐天子斬錯，故云代勞，將他放却，恁他自尋名山古洞隱居。弟兄五人，受了王上勅封，辯明施公只椿事，駕金光回南方青雲洞而去。皇上命侍衛捉拿索豹，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四回 畫影圖形捉拿索豹 痛哭流涕力保父親

却說索府兩個惡奴回府報信，只嚇得一家老小魂魄消散，嚎啕痛哭，八國舅索豹年才十餘歲，尙未定婚，亦無法可使，正在爲難，有一家人索坦向索豹道：『公子不必作急，三十六作，走爲上着，事不宜遲，少時兵馬司亦到，就難以走脫。』索豹無奈，只得收拾細軟金珠，疊成四個包袱，槽內牽兩匹馬，將包袱搭於馬鞍，也不管全家存亡，同索坦跨上馬背，加上一鞭，出京城而去。主僕走未一刻，五城兵馬司已到索府，人役把守前後府門，兵馬司走進搜索，得見老幼內眷，懸樑的懸樑，投井的投井，衆男女僕人，一齊網綁，查點一遍，端端八國舅不見，問及僕人，方知聞風而逃。兵馬司只得令人役看守，回朝將索府之事，一一奏明，施公即起身：『臣奏主上，八國舅索豹逃走，終是後患，恐一人無害虎意，虎有傷人心。』尙祈主上聖裁。』皇上道：『皇兄歸班，爲朕自有定奪。』施

公歸坐，皇上即標聖旨一道：「遣兵部李洪進位，愛卿可畫影圖形，曉諭各省督府，無論府廳州縣，鄉場市鎮，軍民人等，拿獲皇犯索豹主僕者，千金賞萬戶侯，若隱匿不報者，十家連坐。」李洪領旨，退回班中。皇上向伯美拍案怒道：「你這國賊，孤與你乃是翁婿君臣，官拜太師，位連官高，位極人臣，不思報國，做此罪犯天廷，篡逆之事，有甚說的？瓜金將士，速將賊臣父子，推出午門斬首，以軍綱紀。」兵馬司將惡奴一齊拿來，兵馬司奉旨而去。武士正欲上前，只聽武英殿角口稱：「萬歲留情！」兩班文武，得知是西宮索妃上殿保奏，只見四名太監，四個宮人，後跟索妃，頭戴珠冠，身穿宮裝，腰拴綉裙，足登宮鞋，金蓮緩步，到了九龍口，真有：

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

且表索妃來至伯美面前，伯美看見口稱：「娘娘！此刻大事敗漏，難免殺身滅門之禍，你是父女君臣，快快上前保本。」索妃道：「爹爹同各位兄長，暫放寬心，少時自有好音。」此時皇上正在為難之際，欲待不全家問罪，又是篡逆之事，違背法律，欲待問抄家之罪，心中不忍，斷索門禪祀，亦難對索妃之面，只要有那部大臣保奏，或殺子留父，或殺父留子，因無人出班，不得已之時，恰遇索妃出宮，安伏太師上殿保奏，將龍頭一拾，得見索妃，姣滴滴緩步金階口稱：「妃子上殿何事？」索妃悲悲切切，俯伏金階，尊聲：「陛下！妾上殿不為別事，為妾妃之父，老來昏聩，被妖僧讒言所惑，迷了七竅，犯下迷天之罪，此事從前，妾却不知，此時水現石頭，清妾妃方才知曉，論實罪有攸歸，主上乃英明之主，雖念八旗之列，又蒙君不棄，妾妃選入西宮侍駕，懇祈主上：「不看金面看佛面，不念魚情念水情。」哎呀陛下，女受皇宮之福，父招滅門大禍，望陛下赦其已往之罪，如何寬宥，悉出陛下天恩，主裁，妾妃合家之幸。」奏罷，又是哭泣，又是風流，只奏得主上似醉非醉，將龍頭點了幾下，叫聲：「妃子平身。」索妃謝恩，行至龍書案前，望着皇上，悲中微微一笑，兩眼含情。此刻皇上龍心大悅，意欲傳旨赦免，忽掉龍頭，向施公一看，正身而坐，那一番忠直之氣，甚是驚人，龍眉一縷，低聲向索妃道：「妃子，你看施皇兄威風正氣，孤王亦難自主，妃子不用啼哭，還須向皇兄好言哀懇，孤在一旁伏奏，他若應允，方好從輕發落。」索妃聞言，思想一遍，為父兄之事，說不得了，口稱：「妾妃領旨。」方掉身走至施公面前，口稱：「施皇兄，哀家拜揖了。」只見施公起身站立，大叫一聲，不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十五回 索妃承旨求施公 天子傳詔斬國舅

却說施公得見索妃上殿，用目一瞧，真是花容月貌，妖嬈動人，難道聖聰迷惑，賤妃上殿，知道殺父子不了，靜坐一旁，聽皇上如何發落。得見索妃奏罷，君妃又在唧唧噥噥，不知說些什麼，正在思維，突然索妃來至面前，行禮，心中明白，即起身退步，口稱：「娘娘不在西宮，來至金殿何事？况君臣正在整齊朝綱，主上亦無聖旨，娘娘乃是西宮之尊，與為臣下拜，行此反禮，綱紀何存？娘娘快請回宮。」索妃聞聽一呆，心想此人實在難惹，不得已口稱：「施皇兄，因為父兄不仁，被妖僧所惑，做出迷天之事，皇兄與念八旗同鄉之誼，包涵一二，釋却他們父子五人，開一線之恩，古語云：「得放手時且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」哀家無有別的酬報，早晚二時，焚香點祝，願皇兄壽享期頤，願他們父子結草啣環，報答厚德，皇兄意下如何？」施公早已打好主意，答道：「娘娘只話嚇殺為臣了！施仕倫無非臣下，只要主上將臣之屈冤表明，知道誰奸誰好，臣以事明，殺與不殺，赦與不赦，自有主上天恩，為臣豈不知法律之人，越分罔上，娘娘請退，為臣不敢。」施公只句話，只驚得文武大家一呆，深怪施公有始無終，被奸妃花容所迷，不知施公用意，皇上心中大喜，向索妃道：「妃子速去，與你父商量，國法難廢，或殺父留子，殺子留父？」索妃承旨，行至九龍口下，向伯美把皇上口詔，說明。伯美低聲道：「為父年老，愿受國法，留你們兄弟，好報此仇。」老賊這言恰合兄妹之心，殺老留少，方好報仇，兄妹雖有歡喜，面子難以為情，名分攸關，假意言道：「爹爹此話，說在那裏去了？還是留爹爹為是。」伯美道：「為父老而無用，留下你們兄弟，方好子報父仇。」

以接漚祀。」索妃也不再言，即忙上殿回奏。皇上傳旨，將四個國舅解了網綁，伯美推去問斬。施公道：「昏君！你昏了不成，城市之上，那有殺父留子之理，豈不有乖倫常？古人云：『君有難臣當替，父有難子代亡。』」想此事諸子助奸爲惡，若留而不斬，乃昏君心腹之患。主上既念皇親國丈之情，殺子救父，方是正大的理由。昏君仔細思之。」皇上聞奏，思沉一會，龍頭點了幾下說道：「皇兄奏得有理，卿且歸班。」隨即降旨，將四個逆臣，推去斬首。索妃眼看同胞，傷心不已，只得與老賊分別，上殿謝恩。皇上道：「妃子不必啼哭，可即回宮。太師自有安頓。」索妃遵旨回西宮而去。皇上方詔伯美上殿。老賊慘悽，俯伏金階，口稱：「罪臣錯聽讒言，做出忘家絕門之舉，蒙天恩赦宥，願主上萬代爲君。」奏罷哭泣不已。皇上見此情形，心亦不忍，叫了一聲：「皇親！此事也難怪朕，乃是卿自作自受，既知過必改，可平身進位。」施公見皇上尚有愛惜之心，與他官還原職，即向張朋格遞一臉色，如此如此。張相會意，見伯美上了品級台，皇上傳旨，各官居位。伯美正欲謝恩，施公怒奏道：「昏君難道忘了先生的遺訓，自古以來，臣弑君，子殺父，妻謀夫，奴反主，罪在不赦之條。昏君念翁壻之情，把大清例都改了，不殺老賊，得了活命，也就足了，反與他官還原職，由恐別臣照樣！君其三思。」奏罷歸班坐了。此刻索伯美見施公着怒，進退兩難，欲待謝恩不敢，亦不好歸班，低首而立，聽皇上的口詔。皇上此時見施公所奏之本，正大皇堂，守法律而言，只得向文武道：「老賊甚是過惡多端，死罪以免，活罪難饒。孤傳口詔，你們兩班文武，與孤議罪。」皇上降旨已畢，文武不知施公之意，不好出奏，只有張朋格俯伏品級台，口稱：「臣有本奏。」不知所奏如何之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六回 張朋格奏抄太師府 索伯美發配白塔城

却說張朋格會施公之意，見皇上傳旨，命文武與索伯美議罪，即出班俯伏：「臣奏主上，既是斬了國舅，也不

能再與太師議罪，雖念年老孤獨一人，從輕發落，將官職貶去，發配白塔城，名雖問罪，實則回本國終老，主意每年仍賜俸祿，衆國舅之尸，從後安葬於煤山，索府改爲御營行台，帥中金銀珠珍古玩玉器，不計其數，悉行收入御庫。太師仇對甚多，回本國要由河中府兩郎關朝皇城徑過，恐有仇家暗中命人行刺，豈不辜陛下痛念翁壻之情？臣保總兵劉慶，護送回國，方免得沿途之危。臣本可否准行，悉出天斷。」張相恰合皇上施公君臣之心，皇上將龍首這一點，依卿行奏，卿且歸班。」張朋格謝恩，退回班中。皇上傳旨，劉慶進位：「愛卿可將安臣，押下金殿，自兵部迎文，送至白塔城投遞，領轉回文，回朝繳旨。」劉慶口稱：「領旨！」此時索伯美好不慘然，悲悲切切，孤孤單單，獨自一人，家破人亡，好不失悔。正是：

只因從前一念差，欲圖社稷掌邦家，子亡家敗方知悔，見作配囚到白沙。

索伯美口稱：「康熙皇上的臣，爲臣罪犯天條，蒙恩赦宥，發本國白塔城終老，可否容臣父女一別？」皇上尚未開言，施公一旁大罵：「國賊！爾想再會索妃，萬萬不能。」便將臉與劉慶一遞，劉慶上前，叫聲：「老哥！你還在此遲挨怎的？」即用金鎖將伯美項上鎖定，押下九龍口，到刑部候侍。索伯美哭哭啼啼，只道：「罷了罷了！昏君你好的狠心！將老臣四子斬首，又畫圖天下，捉拿索豹，你昏君追盡殺絕，滅臣後嗣，全家抄沒，做此殘刻之道，恐你國祚難永。」欲待再言，早被武士力等，挪挪扯扯，擁出端門。此時武英殿上，兩班文武，個個心中喜悅，由如拔去眼中之釘。內中只有兩個奸佞，一名巴斗紅，一名喻全忠，皆與伯美有故，見今日伯美好情敗露，抄家喪子，欲待出班保奏，官卑職小，兼之有謀篡之事，恐被株連，心中暗恨施公，別無一法，只等退朝回府，修書一封，差心腹送至江南省交督院范洪大人，此人乃是伯美乾兒，又是老太師保奏，請他打聽八國舅下落。二賊正在思想主意，忽聽皇上傳詔：「朝事已清，奸佞已除，先把皇兄受屈，險些誤害好人，孤無別的慰勞，擺設御宴，君臣一樂。」施公口稱：「且慢！」不知阻擋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七回 施公請旨降宛平 林朋說媒至西府

却說皇上傳旨，排設御宴，施公阻道：「臣有本奏。」皇上道：「皇兄還有何本與孤奏來？」施公道：「臣有三罪。」皇上道：「那三大罪？」施公奏道：「一罪為臣不該奏本害西宮娘娘，冷宮受罪；二罪為臣不該請旨三搜索府，有害皇親國戚，三罪為臣不該阻君之幸，責貶皇親，罷職為民，發配白塔城。只三行大罪，臣該萬死，請旨定奪。」皇上點首道：「皇兄雖有三罪，內治國事，外除邊患，皇兄功莫大焉，無人能及，可以將功折罪。」施公道：「臣奏主上為臣雖有微功，蒙恩官封並肩王，欽賜十二道免死金牌，金馬鞭，上方劍，古言道得好：臣有功來王封贈，若犯律條，照例行為臣有罪，主上一概赦免，何以報死？想外國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，尊敬我國，禮樂之邦，昔賢人云：見小利則大事不成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知皆主有罪不罰，由恐惹動干戈，况湖南兵端未息，主上三思。」只一奏本，奏得文武個個敬服，各各欽仰，皇上手托龍腮，輾轉沉思，道：「皇兄真是孤之肱股，赤胆忠心，文武衆卿，公議皇兄之罪。」張朋格慌忙出班：「臣奏陛下，施仕倫有功於朝，加官進爵，有罪主上，又念血表君臣，不忍加誅，依臣之見，現在順天府宛平縣前任已滿，為臣保施仕倫前去約民，磨煉他性情。」皇上道：「愛卿此本奏得有理，無奈宛平縣小小一個縣令，莫非使皇兄去大就不成？」張相又奏道：「陛下既愛功臣，宛平官卑職小，主上可與他加級。」天子聞奏，龍首一點，哈哈大笑，佩服宰相：「卿且歸班，寡人自有主裁。」回頭向施公道：「皇兄宛平約民，卿愿去否？」公道：「主上有旨，為臣豈敢違命，愿去不辭。」皇上道：「卿既愿去，可進位聽封。」施公起身，撩袍，端然站立，皇上道：「卿坐宛平縣為王，傳旨曉諭，各省督撫，天下錢糧回京，皆至宛平縣投文掛號，皇兄收查入庫，大清山河，孤管何處，皇兄亦然。宛平縣外，賜卿鼓樂，每日三次，又每日錫玉液一罈，恁卿高歌暢飲，以酬卿十載血戰之勞，卿其勿負朕意。」施公心中大悅，即忙謝恩，皇上本待設宴，已坐朝一日，

只得起駕回宮，文武散朝。此時巴斗紅，喻全忠，約下一班奸佞，同至兵部，與老賊錢行，有劉慶在旁，亦不敢談國事，無非安慰伯美，沿途保重，到了白塔城，來一回示，以免我等懸望。老賊亦無言回答，點首而已。衆賊惟有暗地代為慘然，亦不多言，各自回去不表。再言施公散朝，衆公與分手，代着女婿二子回府，在路命施達去會劉慶，你叫他如此如此，勞記勞記。施達奉命去了，四人回至西爾府，飲酒銀安殿，左間談朝中之事，不過片刻，施達進來，回稟：「王爺劉將軍遵示而辦。」施公點首，施達退至側旁侍候，正欲舉杯，門官報進：「林朋狀元來參見。」施公開報林朋晚下來，別有什麼事情，吩咐折席有請，兩面提燈排開，林狀元步至銀安殿，與施公見禮，公欠身拱手，以半禮相還，拜罷，又與陳吉施忠施璧相見一揖，彼此落坐獻茶。施公口稱：「狀元公只般時候，來此有何賜教？」林朋答道：「為臣無事，不敢冒闖王府，因為昔年王爺保奏，查探常和金龍嶺，遇趙千鴻冤，言伊女趙錦堂被常和搶去，苦逼為妾，錦堂指東畫西，方將常和搪塞過去，保全他的冰霜節操。後來常和破敗，全家逃至洞庭，此女是晚改扮童僕，逃至中途，巧巧相逢，父女相會，來至王府，此女三十二年，願許劉慶將軍為婚。」說罷，將字帖一張呈過，施公接了一看，心中大悅，言道：「狀元公請回，候宛平上任，與劉慶作伐。」林朋起身辭出，回府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八回 施仕倫宛平上任 索伯美兵部領文

却說施公送林朋去後，即將字帖紅庚帶進二堂，交夫人檢好，各自安寢，任行晚景。雞聲三唱，施公起身梳洗，正冠束帶，出自外廂，吩咐侍候小轎一乘，亦不必擺對親兵，遠遠而行，直向宛平縣而去。只宛平縣乃直省順天府首縣，穿城四十里遠，現任的宛平知縣王金龍，乃翰林院庶吉士出身，一任坐了七年，年方四十，本索伯美門生，又是他保奏的，宛平縣雖是老賊門生，到是忠直之臣，昨日得了張相小書，已知其中之事，把內眷一并搬入



三堂今日聽施公到來，即出外迎接，伏在塵埃。施公至大堂，下了小轎，挽手同入二堂，落坐獻茶。施公便把奉旨任到原由說了一遍。金龍道：「卑職已得恩相手書，以知底蘊。」公道：「既知甚好，你陪本藩暫住一月，事畢之後，原任此地。」金龍聞聽，心中甚喜，起身站立，口稱：「王爺卑職謝王爺恩典！」雙膝下跪，施公即用手扶起。金龍即命排宴，王臣對飲。施公來至宛平，也不拜北闕，就查倉庫，越城清監，排衙點卯，不過借地做事。且言索伯美此時被劉慶押入刑部天牢之中，真是：

有眼看不穿牢底，有脚越不過獄牆。

落得身不由主，寸步難移，只有啼泣而已。衆獄卒見此情景，亦代爲悲嘆。也有說施公其心太毒，也有說老賊自作自受，怪得誰人。衆兵卒之言，難以盡表。且說次日兵部大堂，李洪發下提牌，交與劉慶，至天牢之中，向索伯美安慰幾句好言，口稱：「太師李大人與太師餞行，一面好領批文，請太師穿戴。」即將各物擺在面前，伯美一看，將頭擺了幾下，不得已穿戴，頭戴冬官大帽，上安紅色木頂，身穿黃色箭袖袍，外套青補掛，前後兩塊補子上，寫「皇犯」二字，足登青緞濫靴，面容枯槁，身瘦如柴，行路戰戰兢兢。正是：

只因一念之差，到此悔之莫及。

且說劉慶見老賊只般模樣，垂頭喪氣，不是昔威風，也覺可憐，不多一時，到了白虎大堂之下，只聽月台上面，口稱：「大人有請！」衆獄卒將老賊兩膀摟定，上了月台，到了堂上，左右堂威一振，喊聲：「參參！參犯官索伯美參見大人！」李洪起身，口稱：「太師請坐！」吩咐散對，李洪劉慶伯美三人退入二堂書房坐下，排開酒宴，向伯美道：「太師本部院聊備水酒，與太師送行。」伯美道：「大人厚愛，犯官謝坐了。」三人入席，傳杯換盞，李洪用好言安慰一番，伯美兩眼吊淚，口稱：「李大人劉將軍承二公青眼相加，但不知在此領文，又在何地點解？」答道：「宛平縣起解。」伯美聞言，愁眉放開，滿面喜色，言道：「只就好了！」李洪道：「太師聞聽宛平縣解，何言好？」

了二字，是何故也？」伯美道：「犯官不說，二公不知，現任宛平縣王金龍，山西代州人氏，由翰林院庶吉士出身，乃是犯官門生，此任亦由犯官保奏，若去點卯，可免却一百二十棍之苦。」李洪道：「難怪太師的門生，那時暗暗自有照應，不但皮肉不能受苦，太師心腹之言，還可向他細訴，必然保護於你，暗中調停，不能發配本國，就在宛平脫罪，亦未可料。」劉慶一旁暗想：「國賊死在目前，他還在亂起貪心，真正不知死活。」酒宴已畢，李洪吩咐升炮送客，索伯美起身告辭，此時歡容滿面，喜在心頭，低着頭同劉慶向御街行去，街坊人人指說，行未多時，不覺到了宛平縣衙中，兵房坐下。劉慶說道：「太師在此，少坐片刻，我去投文掛號。」索伯美道：「將軍且慢，老夫討紙筆，寫一封書，煩勞將軍帶去，交與知縣。」劉慶聞聽，擺手阻擋道：「耳目更甚，太師不可，猶恐縣令前程有碍！」言罷去了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七十九回 伯美作囚宛平點解 仕倫設謀二堂套供

却說劉慶將伯美押在宛平縣兵房坐下，伯美索紙筆，寫信與王縣令，劉慶阻擋：「不可，我去投文，向王知縣說了他就自然代你設法。」說畢抽身去至二堂，見了施公，王金龍把兵部餞行之事說了一番，將文書呈與施公。王金龍口稱：「劉將軍那老賊可向將軍提說本縣之事。」慶道：「老賊望見貴縣，兩眼欲穿，恨不得即時相見，還想死裏得生。」金龍冷笑道：「老賊他在妄想癡心！」施公吩咐劉慶，你對他如此講說，二鼓之後，領來見我。劉慶應聲而出，施公送酒宴一席，金龍取名片交小使，同席送至兵房，與太師請安。劉慶即排開席，與伯美同飲，老賊放心大胆，虎食狼餐，酒落歡飲，吃到將近二鼓，方才終席。內面施公吩咐，擺設兩個公位，中用青紗簾子，隔斷前後，施公坐於簾內，金龍坐於外面，上懸孤燈一盞，四十名親兵，虎衣耽耽，排立兩旁，黑暗沉沉，猶如森羅殿一般，端候老賊前來。二更以後，劉慶同衆獄卒，將索伯美帶起，由側門而進，將至大堂，中門已開，內面傳言有

請伯美行至二堂，得見孤燈一盞，冷風搜搜，心中恍惚，神不由主，睜開昏花眼，向上一瞧，中墜簾子，左首居一官長，老賊認之不清，此時獄卒將此賊項上金鎖除開，吼聲往下跪，老賊無奈，口稱：「犯官見過大人！」俯伏塵埃。王金龍口稱：「太師請起！」伯美道：「犯罪天廷，犯官不敢！」王金龍道：「請問恩師身犯何罪？項掛金鎖，來至宛平縣中起解。」伯美聞言，口稱：「大人！」便把圖謀不軌，私造禁物之事說明：「若論朝中文武，十程之中，有四皆老夫心腹之人，無所忌性，此時只恨醜鬼施不全，三番四次，陷害老夫，又害吾女金花，二次冷宮受苦，此時又害死全家，昏君無德，聽信醜鬼之言，將老夫削職爲民，發配白塔城，故來宛平起解，老夫也知此衙規例，凡爲犯官來此，要受一百二十軍棍之苦，老夫年登花甲，望大人施法外之仁，免此皮肉之痛，則大人公侯萬代，萬代公侯！」王金龍道：「朝廷之中，就有那些人與恩師同謀？」伯美道：「大人在外，犯官一家人，死得乾乾淨淨，只剩老夫獨自一人，一子逃出，不知身落何方？我還去連累別人做甚？」王金龍道：「不肯累及旁人，乃恩師忠厚之德，此時犯罪，難道他們都坐視不理？」伯美道：「大人，哪有酒有茶皆知己，急難何曾有一人？」王金龍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此仇莫非罷休不成？」老賊聞聽此言，哎呀一聲，口稱：「大人！說來可恨，想我我乃是師生之誼，不比別人，若提冤仇，豈肯干休，老夫有兩件心腹大事，望大人湊我一膀之力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王金龍道：「恩師之言，門生却也理會，有什麼未了之事，不要隱瞞門生，只管說出唇來，門生赴湯蹈火，捨死忘生，皆所不辭。古人云：得人點水之恩，須當湧泉而報。」伯美聽得此言，心中大喜，正欲開言，回頭一想，說不得的，金龍雖有師生之情，劉慶乃施不全之人，若把此話洩漏，恐有性命之憂，還是不說爲妙。低頭暗想：只聽耳旁有人要說，你只管談出肺腑之言，好與你報仇，快說快說！只便是伯美老賊害死多人的性命，目下時衰運退，鬼魂前來索命，老賊如何說道。將頭一點，口稱：「大人請聽！」不知老賊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八十四回 修密書託寄西宮 得憑證怒斬索賊

却說索伯美被鬼魂所使，口稱：「大人！犯官尚有一子，名曰索豹，同家人索坦，見事情不妙，逃在外面，不知身何落方，煩勞大人念師生之情，命人探訪。」江南省總督范洪，寄拜老夫，吾兒去在那裏，也未可料。或有建南戈州萬坦坪小霸鐵龍山，有一教主鐵大龍，他有兩個公子，一名鐵梭梭兒，一名鐵變變兒，在我府中住過數年，是老夫命他二人暗害少保行刺醜鬼，未曾殺却，無面見我，各自回了大龍山，若得此二處興兵，及回北京，望大人作一內應，至於朝中與老夫同心之人，那時自然暗中扶持，代老夫報仇，殺了施仕倫，方洩此恨。大人哪！還有一件大事重托，只怕他單絲難以成線，獨木不能成林，懇借大人文房四寶，與老夫一用，修一封密書，交與大人，替我收存，那西宮娘娘，乃是老夫之女，他必暗中命人打聽老夫消息，若遇機緣，大人將老夫之信，傳入西宮，吾女若得此書，他在皇宮，必然定計，一害皇上，二害施仕倫醜鬼，吾兒索豹，若帶兵殺回北京，必定大獲全勝。那時他姐弟二人報了此仇，老夫回京，與大人富貴共之，平分天下。」金龍聞聽此言，心如芒刺，渾身似火燒一般，實爲難過，亦不好阻擋，施公聽了賊只番逆天之話，實爲忍耐不住，只候他將書寫畢，拿過手中，以作把憑。金龍即命用蘆席鋪地，將紙筆墨硯擺好，伯美將書修好，封固，交與金龍，金龍便交施公，向伯美口稱：「依門生看來，乃恩師貪心不足，難怪施千歲！」伯美道：「王大人！此刻也不說好歹，候娘娘與吾兒大事成，拿着施不全醜鬼，到那時方知。」割其頭而宰其足，剖其腹而挖其心。」然後分尸碎骨，拋在荒山，乃遂老夫之恨！」正在大罵，忽聽怒氣之聲，簾門高捲，大罵一聲：「國賊！你要食吾之肉，分我之身，你可認得本藩？」燈亮整齊，金龍回避，劉慶站立老賊身後，此時老賊魂消魄散，不省人事，施公立起身來，吩咐把老賊砍了，劉慶一刀，頭首早已落地。金龍出來，與施公賀喜，公道：「有勞貴縣，命人役將尸身拋在御河，首級用囚籠裝定，挂在高竿之上，立於花園空地。本藩在此，清閒一月，劉將軍出征辛苦，亦在縣中安息，候一月期滿，亦同復命。詞訟事件，仍然貴縣料理。」言畢擺宴慶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八十一回 岳少保中途染病 索國舅外省逃生

却說前回書中岳少保奉命摺奏回京，行至天津衛，宿於館驛之中，三更之時，偶得急病。就在此地調理，不能前進，隨帶親兵等，心中焦愁不得，猶恐誤了限期。已過數日，一日驛卒進內稟哨官：「般元帥差來將官，有文書將令，追趕岳千歲，現在門外。」哨官即命請進，問：「有何事追趕千歲？」差官答道：「面見千歲方言。」哨官即引入病房，來至床前，差官口稱：「千歲病體痊愈否？」岳少保細語低聲言道：「病勢稍減，不知來此甚事？」差官答道：「奉元帥將令，不分日夜，追趕千歲，若不染病，小將趕之不上，般元帥勞而無功。」岳少保作急道：「究爲何事，快快說明。」答道：「因千歲起身後，突來黃龍寺一起人馬，約有數千之衆，乃洞庭餘黨，連合而來，本營下寨，元帥奏報太平，如何又有干戈？豈不有欺君之罪？故而追趕千歲，將摺奏一并帶轉。」岳少保聽得只，番言語，怪叫一聲：「氣殺我也，方才太平，又起狼烟。」迎心一拳，大汗齊出，渾身關竅一通，病好七八，翻身下床，正束冠戴，不要延遲，即命衆兵丁，收拾行程，同差官向原路連夜而行，不幾日到了大營，翻鞍下馬，進入帥堂，與元帥軍師荆先生見禮已畢，落坐，方把天津衛得病原由說明。元帥道：「千歲貴恙未痊，下面歇息。」少保告辭，回至大營不表。再說八國舅索豹，與惡奴索坦，自那日逃出北京，不敢走大路，有巡兵行了一晝夜，皆是灣灣曲曲的小道，至第二日辰時，行二百餘里，人馬困乏，見一大樹林，主僕走進裏面，下馬席地而坐。索豹言道：「你我主僕，幸得祖宗保佑，逃脫虎口，但不知一家人如何景况？生死存亡，娘娘可曾受苦？事到如今，成了喪家之犬，無所依附，又向何處藏身躲影？」坦道：「只要出了虎口，便是。」海闊猶魚躍，天高恁鳥飛，「怕又怕畫影圖形，各省捉拿，如要回鄉，本國定有文書，依奴才之見，改名換姓，由小道而行，到了天津衛，無有圖形，便由大道，但願皇天護佑，得到江南省，那就好了。」索豹道：「到了江南省，有何益處？」索坦道：「國舅莫非你忘記了，不曾。」索豹低頭一想，想起江南省制軍范洪，當寄拜父親，此處去得，向坦說道：「你我主僕丟開，以後弟兄稱呼，方好避人耳目。」索坦謝過恩典，上了坐馬，不過五日之期，到了天津衛，只聽大聲喊叫，二人一驚，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八十二回 天津衛見圖走小道 金陵城聽話訪子登

却說索豹主僕二人，到了天津衛，真是熱鬧所在，仔細打聽，此地已有風聲，不敢久停，急向偏僻之地行走，半月有餘，到了江南地界，各市鎮城門，皆無榜文，不知什麼情弊，此乃范洪奉到部文，知索豹在逃，因此將圖形榜文，皆未發佈，使他們主僕來此安置好了，然後施行。此時主僕見無風聲，放開胆量，逕往江南省城而去。一日到了金陵東門，只一省繁華，勝於天下，人物秀美，萬商雲集，真乃富庶之邦，難以盡表。主僕二人牽馬而行，正欲投身旅店，忽聽前面有三四人並排而行，內有一人，叫聲各位老親家，你看我們本城中，那個京監侯子登，如何有這樣的造化，寄拜總督范大人。」又一人道：「親家你不知這侯子登，乃是飽學不第，能寫能畫，善知古董，你莫說監生拜保爺，我聽總督府內的人，出來說道：只范大人，乃是裙帶官，又拜寄京中索太師，方能做那南京制台。」那個人在前，說之無意，主僕在後，隨聽之有因，不覺走路口，幾人分手散去，主僕停步不走，回頭低叫：「小主人，我們只個樣子，去到督府內，猶恐洩漏機關，適才聽人人之言，此處有一侯子登，是范大人乾兒，主僕何不到侯子登府，托他引進。」索豹道：「甚好，但不知侯子登住在何方？」又向那裏去尋找於他？」索坦道：「常言道得好：『要知山下路，須問去來人。』」正在言談，只見巷內出來一個賣燒餅的，索坦道：「這位小哥請了。」賣餅之人答道：「二位客官，是失路還是問人？」答道：「問人。」賣餅道：「問的誰家那戶？」坦道：「我二人乃珠寶客人，與侯老爺送貨物去的，初到貴地，不知侯府在於何方？」賣餅人道：「只也不難，我引二位前去。」說罷進了

巷口，二人後面跟隨，遠遠出了巷，走未數步，用手指住一處，「只便是了。」二人說聲有勞，謝了銅錢一百文，各自去了。主僕抬頭一看，一所高大門第，門上懸一金匾字，上面一大夫第「三字，門上坐定一人，衣服鮮美。索坦上前，用手一拱，口稱：「請了！」那人站起身來問道：「客官那裏到此何事？」坦道：「我們由京而來，與侯老爺送珠寶的。」那看門人名叫侯興，乃子登心腹之人，見二人滿口京腔，不通名姓，又是由京都而來，與侯老爺送珠寶的，那看門人來歷的，不敢再問。言道：「二位客官少站一時，待我進去稟明。」言畢抽身而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八十三回 侯京監款待八國舅 范總督迎接小親王

却說侯興進內，不多一時，出外言道：「家主人有請！」主僕將馬交與看門的，步至中堂，侯子登以禮敬待，落坐獻茶，啓口動問：「二位客官，高姓尊名，由那裏而來，到寒舍何事，請出金談，領教一二。」索豹道：「我有心腹之言，耳目甚衆，不能啓口。」子登道：「此人是我心腹，但說不妨。」索道：「事有不同，古人云：『話到舌邊留半句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』」侯子登一生弄巧行奸，能知古玩玉器，難道看不透顏色，察不出動靜，見他二人吞吞吐吐，要言不語，莫非是朝中索爺爺父子，到此被難，也是有之。」即道：「客官總有不了之事，只管請說出來，如有別意，神天鑒之。」索豹見他盟誓，方把真言說出，表了姓名，侯子登慌忙起身，哎呀一聲：「嚇殺人也！」口稱：「乾叔父，須念你兒，尚未會面，不能認識，未曾遠迎，尚希叔台原宥。」隨即去了一膝。索豹起身還禮，子登吩咐排宴，即挽手同至靜室，請國舅首坐，子登下陪，索坦、侯興、橫頭東西例坐。酒席之上，索豹方把京口自己府廷之事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子登答道：「前三日皇榜已到，乃乾父收存，未曾張挂，好使叔父來此看將起來，乾父有先見之明，叔父慢慢飲酒，你兒當即命人投報信，隨吩咐侯興速去稟明，看看如何傳話，侯興奉命，抽身去了，不過半個時辰，侯興已回。向子登說了幾句。子登對索豹道：「乾父命人來接，請叔父進衙，愚晚同行。」索豹起

身出外，坐了大轎，子登肩輿隨後，兩個家丁騎馬，不多時到了督署，由側門而進，到了二堂之內，范洪起身相迎，叫聲：「兄弟，快快請進，想從前爲兄在京城之時，弟兄常常聚首，分別數年，到今日正恰似久旱逢甘雨，故人千里又相逢。」范洪向前一手挽定索豹，子登隨後，同至二堂，梁氏夫人滿面春風，接住，叫聲：「叔叔。」索豹方與范洪夫婦見禮，一旁坐下，口稱：「兄長，小弟來此，望祈收留。」梁夫人道：「叔叔不必憂心，你兄長自有安排。」即命家丁排下酒宴，范洪夫婦、索豹、子登四人入坐，各分賓主。席前范洪問及施索二家之事，索豹便把前前後後之事，逐一說明。范洪把京中文書與索豹、索豹接過一看，方知娘娘未曾受害，全家皆已亡故，四位兄長斬首午門，且喜爹爹尚在，發配本國，看畢，大叫一聲：「氣殺我也！」反身倒於平地，欲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八十四回 投建南主僕上路 離宛平深夜回宮

却說索豹得悉兄長已死，父親發配，不勝悲哀，范洪夫婦相勸一番，索豹痛哭言道：「兄嫂如何定計，與小弟一家人報仇。」范洪道：「吾弟不必焦愁，自有爲兄代謀。昔年乾父與洞庭同謀之時，寄有小書到來，兄以作準備，在江南暗聚英雄，現有烏江渡高豐李、云二人在烏江借擺渡爲業，招兵聚將，再者吾弟不能在此久住，尤恐走洩風聲，謀事不成，爲兄必受其累，你們一家之仇，如何得報？現在爲兄有一主意，你主僕二人改扮客商，命你乾叔兒，送你們主僕，至南方戈萬坦坪小草壩大龍山鐵教主那裏，投靠他，父子三人，皆是乾父心腹之人，你們去在那裏，向他說明一切，他們父子必念前情，看照你二人，若得與你報仇，聚集南五保，一代黑骨老蠻生反，兄在江南，昭使高李二人，擾亂一帶的等處，洞庭恆門，雖則太平，黃龍山兵端又起，必得與乾父報仇。我看朝廷有好多施仕倫，帶兵征討，豈不兩全其美，吾弟你說好否？」索豹道：「大哥計出萬全，有何不可，不知定期何日？」洪道：「明日便好。」即命侯子登回去料理收拾，時交二更以後，各自安宿，一夜無詞，東方發白，衆人皆起身梳

洗，范洪早將書信修好，派四十名親兵，付送担扛二根，上插「裕國的通商」小旗，名馬一匹，暖轎二乘，恰好收拾停妥，子登已到，索豹拜別兄嫂上轎，依依不捨。正是：

喜的相逢恨相別，聚首不知在何月？

范洪夫婦安慰一番，洒淚而別。索豹子登索坦三人，出了督院，直向建南而行，山遙路遠，不知何日方到；暫且不提。再言施公殺了伯美，將滿一月，吩咐劉慶，只有文書一角，並老賊首級，帶回王府，今夜三更，約同狀元施忠弟兄，至朝房內，劉慶領命作別，回西爾府而去。施公守至初更，辭別王金龍，言道：「本藩上朝，自有佳音到來！」王令謝過，送至大堂，施公帶領四十名親兵，施達直至朝房，恰是二更以後，那把當值內監慌忙了，即速接進言說：「千歲深夜來至此地，何意？」施公道：「不必相問，本藩上朝繳旨，快與我敲玉鼓，撞金鐘，請駕臨朝。」內監不敢待慢，不一時鐘鼓皆鳴，驚動了滿朝的文武大小官員，不知主上臨朝否。施公上殿，如何的回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八十五回 施親王文華殿覆命 索貴妃九龍口哭頭

詩曰：有有無無且奈煩，勞勞碌碌幾時閒；人心曲曲灣灣水，世事重重疊疊山。

却說前集書中，施公自降宛平縣，假設陰曹，斬了索伯美，一月之期，上殿繳旨，恰是三更之時，到了朝房，值日內監，不敢待慢，稟明都堂太監，即進宮啓奏，聖主聞奏，心中暗想：「將坐宛平一月，此時深夜入朝，不知爲了何事？」只得命內侍擊金鐘，敲玉鼓，驚動滿漢文武，急赴朝房，得見施千歲父子，陳吉狀元，劉慶皆已在此，就知有事，各官上前請安相見，少時康熙聖主，半副鑾駕，出宮駕坐文華殿，文武齊至九龍口前，三呼萬歲，朝參已畢，各

歸班次，張相出班奏道：「今有宛平縣令施仕倫，有本呈奏，現在端門候旨。」兵部李洪，亦出班啓奏：「總兵劉慶回京，無旨不敢上殿。」聖主道：「劉慶既已回京，先宣劉慶上殿見孤。」內監道：「聖主口詔下，劉慶上殿朝參。」劉慶道：「領旨！」整冠束帶，緩步金階，來至品級台，三呼俯伏階前。聖主道：「這一差把愛卿苦了，卿且平身。」劉慶謝恩歸班。聖主道：「愛卿可將白塔城回奏呈來。」劉慶奏道：「白塔城回奏，臣交與宛平縣令代呈。」聖主道：「傳孤口詔，施仕倫上殿朝參。」施公聞詔，即掩袍端帶，一跛一蹠，上殿見駕。聖主道：「皇兄平身，綉墩落坐。」公道：「爲臣謝坐。」聖主道：「皇兄無旨選詔上殿，有何本奏？」施公道：「臣有奏章呈上。」龍目一觀，隨即呈上兩道奏章，聖主一看，一道乃是施公自干認罪，因矇哄皇上去大就小，請降宛平，將老賊斬首，以除後患，臣有欺君之罪。二道表章，乃索伯美在宛平，點解假設陰曹，老賊自招，起意謀害國家，原原委委，皆親口所供。聖主看罷，龍心一想：「施仕倫幸有胆量，他見孤不忍殺害太師，故設此圈套，惑哄於朕。」真正是：

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。

聖主想罷，開金口道：「皇兄斬了老臣首級，現在何地？」公奏道：「現在端門。」聖主命劉慶取來，慶領詔下殿，將木籠提上九龍口前，聖主下了寶坐，龍行虎步，至囚籠數步之遠，龍目一觀，果是老賊首級，指定罵道：「老賊！也是你自作自受，怪得誰人！」覆將返身，登了寶座，只聽文華殿角，悲痛之聲，叫道一聲：「太師！你竟自死了。」衆文武一聽，知是索妃，皆替施公憂心，施公毫無一點懼色，正身端坐，看着殿角，知是內監報信，索妃得知，帶着幾名宮女，哭哭啼啼，不上殿朝君，奔至九龍口前，也不顧臭氣薰人，上前將首級抱在手中，放聲痛哭，叫聲：「老爹爹！你生在何處，死在何方，年邁蒼蒼，招只般慘死，不知屍身拋於何地？此刻一家人，皆被那老賊斬草扒根，老爹爹你在悠悠地府，慢慢前行，等着你兒一同去見五殿森羅。」此是索妃父女情重，也不顧好歹，將首級放下，步下九龍口，用手指指定施公大罵：「醜鬼賊臣，你真是狼心狗肺，我索家與你有何深仇，解之不開，屢次誑

奏，害得我索家寸草不留，挖根絕苗，你還不丟手，又施鬼計，將吾父發配白塔城，由宛平縣點解，暗設圈套，以作口實，伏仗你有上方劍，將吾父殺却。此時上殿謊奏聖主，施不全你會殺，當着主上你把娘娘殺了！一個冷不提防，將施公胸前鈕扣抓定，一手挽定朝珠，只嚇得施公進退兩難，文武亦不敢上前解勸，皇上亦袖手旁觀，忽見索妃將頭照施公一撞，只聽叮咚一聲，不知如何罷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八十六回 索娘娘仙劍喪命 劉總兵因禍得福

却說施公被索妃扭定，將頭亂撞，自己乃六根不全之人，身弱力少，險些跌在金階，見皇上冷眼觀瞧，亦不阻止。索妃衆文武不敢上前，惱了施公性情，大叫一聲：「康熙王小昏君！你此時坐視不理，難道由賤妃在此毆辱大臣，國體何在？綱紀何存？」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只有劉慶胆大心粗，諛用上方劍，將索妃斬首，臣亦不弑君，越班上前大叫一聲：「娘娘聰容！」用雙手輕輕一分，索妃手一鬆，倒退了幾步，大罵：「劉慶賊臣！你胆敢傷害娘娘，豈爾無罪！」一面在罵，又將施公龍件抓住，公即向後一退，只聽咬的一聲，撕爲兩破。正在此時，忽見紫金樑上金光一閃，雷震之聲，只聽哎呀一聲，金光不見。主上與文武一看，但見索妃倒在金階，首身異處，施仕倫坐於綉墩，氣喘呼呼，昏迷不醒。施忠劉慶兩班文武，只嚇得面如土色。此時聖主龍心大怒，忙忙走下龍案，恩愛情重，那管血跡，用龍爪抱起頭首，大叫：「妃子孤與你龍鳳配合，恩情滿美，不料死於妄臣之手！」正是：

君妃本是同雀鳥，此時分張各自飛。

且說康熙聖主退回寶座，大罵：「劉慶！你這亂臣賊子，胆敢當着爲王，殺害娘娘，侍衛速將此賊綁了！」此刻施公已醒，見得劉慶被綁，即起身阻擋，刀下留人，隨啓奏皇上：「這劉慶本爲臣之將，未臣之事，與他何干？要罪皆在爲臣，臣有一封書柬，現存臣府，主上傳旨，命人取來，主上龍目一觀，便知其中一段情由。」聖上聞奏，即命

施忠急速取來，施忠奉詔下殿，命施達快馬加鞭，速回王府，施達領命而去。施公見施忠去了，又在袖內取出伯美親筆寫送呈索妃的信，呈於龍案之上，請主一看，恰自看完，施忠已上金階，遞於施公，公即呈於皇上，奏道：「請主上高聲朗誦，使文武得知。」皇上把錦囊打開一看，光分五彩，上面寫着：

一旦離朝閣，別君十年多，久居邊廷地，君臣難會着，斫倒帥字旂，班師回舊窩，殺了陰山虎，同唱太平歌。

西方如來賜！

聖主看完，將龍頭一點，高聲念動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忽聽文華殿上半空之中，好像有數百人口念阿彌陀佛之聲，衆文武各皆詫異，皇上也明白了，一齊抬頭向上面觀，看得見紫金樑上，落下一張字帖，張監連忙拾起，呈上龍書案，請主上龍目一覽。聖主龍目圓睜，見上面有幾行字跡，正是：

非銅非鐵卯金刀，八里頭上展翅搖，奉命刺殺陰山虎，盡是忠心保龍朝。

聖主看罷，詳之不開，即命狀元陳吉擇解，陳吉領命，接過手本，向文武口稱：「衆公！我們大家同觀。」衆公道：「我等才疏學淺，請狀元公解出，我等領教。」陳吉口稱：「得罪！」把這四句言語推詳，一刻把頭一點，言道：「錯！隨即上前：『臣奏陛下，這首一句：『非銅非鐵卯金刀，』卯字下一個金字，旁加立刀，乃是姓劉的「劉」字，九字上加一里字，展翅搖乃一羽字，共成是個「翼」字，此是劉翼奉命所殺，末一句乃是姓他，他乃皆是忠心保國。』聖主龍頭一點，『愛卿詳看不錯！』即將柬帖詩句，存入內庫，將劉慶解下，言道：『錯怪愛卿，加封九門提督。劉慶禍中得福，叩謝皇恩。又賜施公黃緞玉龍棒寶龍件，又與施公加祿，施公謝恩歸班。聖主傳旨，命內侍將索妃尸身，移入後宮，用白綾裹足，收發入棺，着五城兵馬司送回蒙古皇墳厚葬，打掃金殿血跡，施公又保奏王金龍，特授宛平。皇上准本，張相出班奏道：『朝事已清，請駕回宮。』聖上嘆氣一口，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第一百八十七回 聖天子得兆知來處 康熙主起意拜菩薩

却說康熙聖主，向着兩班文武道：「衆卿！孤王有一件心腹大事，久欲與衆卿相商，因內奸外寇未除，故爾遲到今日。現在大事明晰，不得不對衆卿一談。」聖主正欲開言，只見值日內侍上了九龍口，「奴才啓奏主子，今日有岳少保奉殷元帥之命，捧表上朝，無旨不敢上殿。」聖主道：「傳孤口詔，宣上金殿。」內侍領詔，行至端門，恭身而立：「聖主口詔下岳少保捧旨朝參。」少保口稱：「領詔！」手捧表章，緩步品級台，呈上龍書，然後三呼拜倒。聖主道：「吾兒平身賜坐。」少保謝恩歸坐。聖主覽奏，內面說平恆門捉獲常和龍登高，又平黃龍寺，一齊肅清，命岳少保解二賊回朝。臣現兵扎湖南，候旨定奪。聖主觀罷，沉吟不語。少保乘皇上觀本，在袖內取出書柬，暗暗遞與張相，低聲言道：「此乃汪廉軍師寄的，丞相可照書行事。」張相即背地拆開，一目了然，所言皆皇上心中之事，即將書攜於袖內。只見聖上傳旨，命：「五城兵馬司將二賊即速斬首，孤不見妄臣，免生怒氣，首級懸高竿示衆，尸拋荒山。」殷變邊廷之事，岳卿暫俟三日，施皇兄代辦。」傳旨已畢，方向文武道：「從前夜宿寢宮，三更之時，宮門响曉一聲，將孤驚醒，打坐龍榻，見一僧人由宮門而進，站立孤龍榻對面，孤由珍珠燈下一看，得見僧人光頭赤足，身披大紅袈裟，合掌望着寡人，面帶愁容，孤此時開言問道：和尚你好大胆，人靜更深，闖入安慶宮，莫非前來行刺，那和尚一言不吐，兩手分開掌心，一道白光，光內閃出一首隱語，其字有胡桃大小，彼時孤王高聲念道：

寡人當年一念差，黃袍換着紫袈裟；吾本西方一衲子，爲何落在帝王家？

孤家念完，又只見珍珠燈金光閃閃，忽聽有無數之人，口念南無阿彌陀佛，霎時間僧人不見，孤王即下龍床，四面找尋，渺無影跡，因此許下南海香願，求菩薩懺悔，孤要親身叩拜大士，傳國寶璽，交付太子，必端執掌朝中大事，施皇兄，張愛卿，相輔而行，代孤之勞，衆卿協助，事無巨細，皆服從二人命令，衆卿以爲然否？」施公道：「主上不可，想主上承先王之皇圖，執掌萬里鴻基，天子之尊，豈可輕身遠出？一旦不測，身落險地，上負先王，下失民望，爲臣難保重任，主上三思。」朋格奏道：「主上何不命那位親王，帶主上前去，有何不可？」聖主道：「二卿不必奏本，聽孤下詔，孤王改扮珠寶客人，小親王施忠，九門提督劉慶，二人改作伴當，再遣侍衛數名，隨同保駕，萬無一失。皇兄張卿，以爲可否？」施公道：「主上聖裁不錯。」張相道：「主上出京，有小千歲劉將軍二位保駕，可以勿憂，臣再保一人，乃小翰林張志達，都城人氏，品學兼優，隨駕一路，可司筆札之事，主上天恩裁奪。」聖主聞奏，龍心大悅，即傳口詔：「宣張志達上殿，官拜太常寺正卿，施忠劉慶改作伴當，皇兄張卿扶助太子，兼攝國政事，岳少保邊廷之事，孤王出京之後，二卿施行。」傳旨已畢，聖主回宮，文武散朝。隨駕人員，各各預備，侯密旨到來，此時聖主回宮，不見索妃，只有尹恩兩位娘娘，前來接駕，龍心暗爲慘然，至正宮落坐，便把宛平殺伯美，佛祖賜柬帖，劉翼奉命，仙劍斬了索妃，親身朝海南，何人保駕，施公張相秉政，向二位娘娘說明，聖主多子，爲次太子，必端，龍顏隆準，帝王之像，天子傳旨，選入正宮，你母子執掌玉璽，又手書龍標，命內部宣吏部徐和，禮部余成龍，兵部李洪，刑部保九成，都太監選施親王張朋格，尹肅恩，戚四王，午刻內宮顯慶殿賜宴。不知王公大臣，前來有何事件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十八回 仁聖主改裝出京 殷元帥遵旨分營

却說皇上在內廷，命太監將龍票送至各府，照龍票行事，一面顯慶殿擺設午宴，恰至午時，各大臣親王，保駕三人，皆同至殿廷，朝見已畢，朝廷論爵，依次入座，君臣同飲，酒至三巡，聖主向衆臣言道：「衆卿！孤明日早晨起身，朝廷之事，皆賴衆卿匡扶，俟孤朝海回鑾，再酬衆卿之勞。」施公等口稱：「領旨！」聖主又向張志達施忠劉

慶道：「三卿扮成常人，明日早至後宰門皇亭等候。」三人領詔。施公席前奏道：「主上出京，由那一條路去？臣等也好命人偵探。」「想孤山東省，文聖所生之地，禮權詩書之邦，必然風俗醇美，人才雅秀，孤由此處至江南，過廣東，至甯波，攏上海，便至南海普陀，順便遊山玩水，查奸除暴，方不負此一行。」施公點首稱善。飲宴已畢，謝恩辭出。聖主龍行虎步，送出顯慶殿，分手之時，又向衆道：「孤家出遊之路，只有君臣知之，不可洩漏，恐有妄臣並餘黨得知，况索豹在逃，未獲，禍生不測。」施公等口稱：「遵旨！」各自出宮回府。聖主回至昭陽院，君妃慢談別情不表。且言張相回府，囑托張志達沿途着意留心，如有急事，可就地請兵。志達應諾，收拾行李。且表施公回至王府，擺下酒宴，命施達請岳少保、陳吉、劉慶並施忠，與他四人餞行，飲酒數杯。施公便將皇上聖旨、龍票、文書交岳少保帶回湖南，呈交殷帥，照旨而去。又與陳吉、龍票、榮歸祭祖，限滿回朝就職。又吩咐施忠、劉慶二人保駕之事，非同小可，須要胆大心細，見景生情。四人同聲遵命，飲至更深，各自安息。次日黎明，陳吉少保二人先行告辭，一到湖南，一回江南鎮江府。岳少保施忠方拜別施公，收拾隨身軍器，至後宰門皇亭等候。只見張志達帶一僕人馬上兩個包袱，三人相見坐下，尚未臨刻，聖駕已到，隨帶侍衛四人，三人上前接着，聖主下馬上車，張志達上馬，施忠、劉慶前後護衛，一行幾人，出了得勝門，十餘里之遙，四下無人來往。聖主向衆人道：「爾等自此以後，稱孤爲老主東，寡叫爾等小伙伴，以免他人識透。一路公買公賣，虛心和平，莫仗血氣之勇，常存忠厚之心，爾等勿負朕望。」衆人口稱：「遵命！」言罷，君臣緩緩而行。回書再說岳少保，身奉旨意，別了施公，帶着兵丁，曉行夜住，一路無阻，不一日早抵湖南大營。小軍報進中軍：「啓元帥軍師，岳千歲奉旨回營。」殷帥吩咐速排香案，同二位先生排隊迎接。岳少保此時黃龍寺已平，大營扎於廟內，各營扎在廟之四周，分爲東西南北，少保手捧聖旨，步進寺內大雄殿香案之前，恭身站立。殷元帥汪廉荆傷二位軍師亦同俯伏。少保宣讀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卿等平伏三楚有功，諸將等暫授四品武職，三楚餘黨未盡，殷卿與二軍師派將帶兵搜獲餘逆，務使根株永絕，以免死灰復燃，一律肅清之日，候旨班師，朕等與卿等論功授職，勿負朕望，欽哉！

三人同稱萬歲，謝恩起立，方與岳少保敘禮分坐。殷元帥問朝廷之事，岳少保便把施公三搜索府，五劍仙馬雄等指實伯美之奸，殺此四位國舅，伯美發配本國，施公請旨降宛平，伯美點解，套出口供，用上方劍斬了伯美。金殿面君，劉翼殺了索妃，逐一言明，衆皆嘆惜。又將施公文書交給汪廉荆傷二人，拆書看罷，即命擺太平宴，與將士賀功。少保洗塵，將帥歡呼暢飲，酒席已罷，方下令宣佈分兵三處，殷帥帶領人馬鎮守湖南全省，彭華領兵分守湖北等處，岳少保帶一哨士卒巡察湖廣一帶。分撥已定，各營收拾，次日分兵，各守地段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八十九回 滕天錫假裝聾聵 月姣女暗放迷藥

却說康熙主君臣九人，出了北京，一路飢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不日到了山東省，泰安州，在城中尋了一座客店，君臣商賈打扮，店中之人，那知是當今主子在此，一住三日，君臣街上閒遊，觀此地人物韶秀，民風淳良，三日之後起程，是晚宿於泰安鎮。又行了五六日光景，那一日行至午刻，至一曠野之地，前無招商，後無住所，連人戶都沒一家，行人也無一個。此時正是春三月天氣清明，天子坐在車上，肚中飢餓，口內發燥，四無人煙，又向何處去買？正是：

只爲外面風光好，到此方知行路難。

天子坐在車中，自嘆自嗟，張志達騎馬在後，聽得天子嘆息之聲，低言叫道：「老主東何事焦愁？」天子道：「天氣炎熱，口中乾燥得緊。」劉慶言道：「老主東不如下車，至茂林之中，偷閑片刻，再往前行。」天子龍目一觀，



隔此地二里之遙，果有茂林，君臣向林行去，同入裏面，劉慶即在車上，取下坐墊，放於地中，天子盤膝而坐。劉慶觀看此林幽雅，奏道：「主上淨坐片刻，小千歲張大人不要遠離，既有茂林，必有村莊，待我前去尋找。」說畢，抽身便去，行有數里，依然無一戶人家。前面樹林更大，約有十餘里遠，遙林外有一高山，直入雲表，林外之旁，有一大樹，有五、六人合抱之大，桠枝枯槁，走至樹下一看，只有一老人探樵，手執板斧，伐那周圍枯枝，觀看此老，年約六旬之外，面目枯槁，身材高大，八字銀鬚，滿身布眼，雖則年老，精神到還充足。劉慶心中一想：「我君臣行了半日，方遇只個老樵，不知此地是不是山東省所管？待我問過，便知明白。」即走上前去，兩手一拱，口稱：「老伯請了！」連叫數聲，老樵方掉頭望着劉慶，用手指着兩耳，大聲言道：「愚老幼時得病，病聾兩耳，客官找人問信，或是迷失路途，可要高聲些，愚老方能聽見。」劉慶放開喉噪，聲如洪鐘，說道：「我們乃經商客人，販買珠寶，一行十餘人，打從此地而過，未見一人，借問老伯，此地何處所管？可有村莊市鎮，尚祈指示！」老樵道：「此乃山東省潮州府轄地，這樹林名叫慈祥村，昔日殘唐黃巢降生此林，你們是由太安州那條路來的麼？」慶道：「正是！」樵道：「既是由那裏來，便走差了，只一帶地方，並無村莊，向前十餘里，方是陽關大路，客官對門那山，名叫利泉山，下有一利泉池，亭中有井，名利泉井，只是山東的文風，此井之泉，其味清香適口，遠近數十里，皆至此地挑水。客官，愚老與你閑談，耽誤工夫。」說罷，依然板斧砍枝。劉慶手一拱，邁開大步，走回林中，把方才言語奏明。天子道：「既有好泉，何妨前去嘗試。」於是君臣起身出林，向利泉亭而行，不多時候，到了利泉亭之外，有一平陽之地，安得有石桌石凳，只亭子起在高台上面，週圍一轉石欄杆，其台高不滿丈，有十數步階級。君臣將馬匹拴於樹上，行李包囊，放於石桌之上，命侍衛看守。天子帶着張志達、施忠、劉慶，方欲舉步進亭，只聽亭內痰嗽一聲，君臣一驚，抬頭一看，却是一個女子，頭上青絲如墨，上罩青色絹帽，面如桃花，唇若丹霞，秋波盈盈，眉兒灣灣，鼻樑直豎，牙細如銀，外穿鑲滾布衣，內襯雪白汗褂，腰拴青色布裙，足登紅緞弓鞋，金蓮瘦小，指似筍尖，雖然淡妝素服，難掩花容月貌，身挑一担泉水，十指尖尖，把着桶樑緩步，下了兩級梯階，微抬粉面，一閃秋波，把皇上、張志達、施忠、略看了一眼，隨後瞧着劉慶兩眼，一轉硃唇，微綻掉頭，擔着泉水，下完石梯，輕似燈草，快如流星，向利泉山尾而去，把君臣看得呆了，不知此女何人，且看次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九十回 大清主飲泉水中毒 劉提督向行人問路

却說康熙聖主君臣四人，正欲上梯，忽見一女子挑擔泉水走出，君臣將脚收住，俟那女子去了，方一同上梯，步進內面，見亭之中心，果有一井，乃是八角形勢，井口用圍約計一丈有餘，其水清可鑑髮，千層波紋，一浪一浪，總不能溢出井外，此時皇上見了甘泉，好不暢快，即將龍袖一挽，叫聲：「小夥伴請哪！」皇上此時渴極，如飲甘露，張志達亦把袖口一撓，也用兩手捧而飲之，惟有施忠、劉慶二人，久在江湖，素不喜生冷之物，弟兄二人一旁觀看，見君臣二人伏在井口，用手掬水而飲，皇上一聲不響，不過五六步，把頭一抬，口一張，咽喉發痒，哦的一聲，翻身倒地，顏色大變，張志達亦然。施忠、劉慶同侍衛等，俱各大驚，即將將墊鋪於地上，將皇上安放上面坐定，侍衛左右扶持。劉慶向施忠等道：「我們不如將皇上伏上龍車，張大人馬上，命二位侍衛伏着，奔至大樹去找那老樵。」施忠點首，即收拾各件，扶持志達，一同直奔大樹，行至斯地，不見老樵。施忠道：「賢弟，你會那老樵夫，他可說有去路？」慶道：「往前十里，便是大道。」施忠道：「如此不要遲延，即速前去尋店要緊。」說罷，一行人直奔大路，等他走着，回書再表。先前那個樵子，不是別人，乃利泉山後滕家莊教主滕天錫，這天下有四位教主，湖北高行、周神拳、無敵、建南、鐵大龍、山東龍潭鎮姚玉龍、利泉山就是滕家勝苗。二人同師學藝，各霸一方，倘有經商之人，從此經過，必受暗算，因此商賈裹足，故君臣行了半日，未見一人，君臣不知就裏，那滕天錫每每改扮樵子裝

齊指引行路之人飲此泉水，以好刼其資財。今日劉慶恰恰遇着滕老，聞是珠寶客人，心中歡喜，將利泉亭指明。見劉慶去了，便急速回莊。滕老膝下無子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名叫月姣，武藝比其父還強，便向女父說明劉慶情形。命帶藥送去，月姣奉命，即用青絹包頭身挑水桶，去至亭中，先汲一擔，然後將麻藥放下，恰至下梯，就見四人在此。一見劉慶裝束，知是問路之人，回莊命人來看，只啞了二人，一齊向五雷鎮去了。家人回莊報信，滕天錫恐人洩漏，父女着一準備，不知君臣生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九十一回 君臣住宿玉龍棧 店東細談五虎莊

話說施忠劉慶一行人，直向大道而去，不過五六里，到了三叉路口，見對面來了數人，劉慶上前，用手一拱，口稱：「各位長者請了！」內裏有一人答道：「請了！客官你們莫非由慈祥村來？」慶道：「正是由那裏而來，還到過利泉亭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們可中啞毒？」慶道：「有二人中了毒，衆位如何知道？」那人道：「客人乃外省人，不能知道這村中之事，有一人滕天錫，專以毒藥下在井內，以刼過路之人，故遠近百里，無人行走，此水吃下一個對時，五臟六腑，化成濃血而亡。」這一句話，只嚇得劉慶魂魄均失，看看天色將晚，急問道：「各位長者，此藥可有治否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只聽人言，不知治法，你們快向我等只條路去，不過四五里之遙，有一市鎮，名曰五雷鎮，鎮中有一店房，名叫玉龍官店，店主姓劉名玉龍，乃是武舉孝廉，此人平生爲人正大，好抱不平，你們去他店內住宿，此人不愛銀錢，進店之時，你只說冒寒，說是中毒，恐他不允，將房間打好後，方可向他言明。古人云：家庭之中靠父母，出游在外依主人。他必然與你設法。」劉慶用手一拱：「有勞各位了！」說罷，各自分手而別。君臣不一時，到了五雷鎮，三街六市，萬戶千家，真正是一大市鎮，行至鎮中，果有一玉龍官店，三開間門面，望內一看，高樓大廈，見櫃中坐定一人，年紀五旬光景，八字青鬚，五官端正，二目有神，身體肥胖，劉慶用手一拱，言道：「長

者莫非孝廉公麼？」那人起身答道：「虛名在外，衆客人莫非來住宿？」劉慶道：「遠方慕名，特來拜會。」店主道：「觀看那兩位客官，大約有病。」慶道：「偶冒風寒。」店主道：「如此請進！」即喚「小二與衆官將上房收拾好。」小二答應，引至上官房，劉慶即將鋪蓋排好，侍君臣睡下，然後命小二安排酒飯，只見店主走進，向二人拱手，二人即忙還禮，彼此坐下。玉龍向劉慶道：「請問貴客尊姓大名？」慶道：「這位姓方名仁，在下姓劉名慶。」玉龍聽說「劉慶」二字，心中暗想：久聞雲南有位英雄劉慶，現拜九門提督，不知是也不是，錯疑錯疑，天下同名共姓人多，說道：「宗兄貴鄰何處？」答道：「敝省雲南。」玉龍道：「你們貴省，有一位豪傑，外號人稱鐵腳板，他也名劉慶，莫非大人到了？」劉慶面不失色：「同姓不宗！」玉龍道：「二位客官，不知得何病症，姓甚名誰，領教其詳。」劉慶答道：「馬上那位姓張名志達，車上的是我敝東，姓必名清，亦字大方，北京人氏，富可敵國，在家不慣，販賣珠寶，來自山東，路過利泉山，敝東口中炎渴，誤飲井中之水，中了其毒，偶逢路人指引，特來寶店住宿，慕宗兄仗義，敬求一策，以解倒懸之疾，尚祈賜教。」玉龍聞言，大罵：「滕天錫只老狗，又在作孽了！」正在言語，小二言道：「客官酒菜備辦好了。」玉龍吩咐擺在官房，分爲兩起，侍衛一桌，三人一起。席上店東言道：「客官將酒飲畢，預備禮物，我修書一封，交與宗兄，去此五里，有一五虎寨，寨內英雄，一位姓鮑名應雄，妻子娘家姓寶名曰十二娘，生得醜陋，外人送他一號，名曰夜叉婦，他乃河南教主苗玉龍弟子，學了一身好本事，夫妻二人行俠尚義，好管不平，還有個盟弟，姓石名旻，其人夜行如飛，外號人稱過天星，他弟兄春夏帶領莊子耕種，秋冬遍山捕獵，宗兄前去投書，他見書信，收了禮物，必然身負重責，如不收禮，我亦無法。」劉慶道：「我聽路途人言，凡有人中了啞毒，一個對朝，必化膿血而亡，此時天色昏黑，前去五虎寨，求討取藥，他如不允，如之奈何？」玉龍道：「宗兄！你如何知道，聽我一言便明。」不知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九十二回 修書信玉龍仗義 備厚禮劉慶求方

却說劉玉龍口稱：「宗兄這解毒之藥，乃滕家父女所造，並未傳出，不過十二娘之師，與滕天錫同門，非他求不到此藥，我不過指引這條路，他如答應，必然代你求藥，看貴東造化。」劉慶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仰仗孝廉公修書，我便去收拾禮物。」即取金葉五張，玉鐲一對，一並包好，繫於身傍。玉龍之書，恰至寫好，慶即揣入懷中，囑咐施老一番，邁步而行，駕起金光，不一刻到了山脚，順石梯而上，行至寨門，得見高大門樓，上掛紅燈一盞，門前站定一人，八字脚，丁字腿，走攏進前，用手一拱，口稱：「請了。」莊丁回言：「客官那裏而來？」慶道：「由五雷鎮來。」莊丁道：「到此何事？」拜會莊主。」如此請進，待我稟知。」劉慶步入，未上片刻，出來客官，主人有請。劉慶即同莊丁走進，過了前廳游廊，方至正廳，只見身形魁偉少年，站立塔沿右邊，莊丁用手一指：「這便是家主。」劉慶把拳口稱：「莊主在下久仰英名，特造拜訪。」應雄拱手一讓：「客官請坐。」便道：「客官高姓？仙鄉何處？貴步光降寒莊，有何賜教？」劉慶便把籍貫姓名，做何生理，錯走道路，敝東同司帳之人，誤飲利泉毒水，命在垂危，趕至五雷鎮，幸得宿在孝廉劉玉龍官店，店東問及病症，在下向他言明中毒之事，承他錦注，賜我一封書信，囑我前來，祈莊主垂青設法，以救敝東二人之命。言畢，取出書信，並禮物，雙手呈過。」毫末微敬，望乞莊主笑納。」應雄接過書信，拆開一看，知道原委，說道：「劉慶兄，這事並不要緊，有我担負，所賜厚貺，暫為收存。」即將禮物交與莊丁，汝可送至後面，交付大娘，速排酒宴。莊丁領命，送進裏面去了。片刻之間，擺下杯箸，即行安設坐位。二人入席，有兩個小童侍候，斟酒滿席，皆是山珍異味，無非饜雞兔鹿，酒過三巡，餚餐五味，劉慶停杯求策，應雄道：「客官萬事不如杯在手，為此醇醪可解憂，且請寬飲數杯，自有道理。」又飲了幾杯，劉慶實在難以下咽，又向應雄口稱：「莊主在下之事，如搬兵救火，務祈慷慨慈悲，敝東若得生還，另有千金相謝。」二人正在言語，忽聽屏風之內，有人大聲喊叫：「請大郎這裏來！」劉慶將應雄一看，見他慌忙起身，向內去了。不知何人喊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三回 鐵脚板五虎寨下書 夜叉婦滕家莊求藥

無事莫生愁，苦奔忙，未肯休，清風明月誰消受；多財越求，高官越謀，人心不足何時斃？百年難得，一切不須憂。  
(右調莫愁歌)

却說前卷書中，劉慶正與鮑應雄談話，忽聽屏風之內，呼喚大郎之聲，得見應雄起身，向內去了，不知此婦何人？又見席前二僕交頭接耳，即向二人言道：「這屏風內面，誰人與莊主言語？」二僕答道：「劉爺有所不知，這是我家大娘，受了劉爺禮物，見莊主只顧飲酒，不管別人求計事急，心中有些不耐煩，大約催莊主速去滕家莊求藥。」正言之間，鮑應雄走至席前，用手一拱，口稱：「失陪。」劉慶起身讓坐，隨問：「莊主進內何事？稱大郎者，又是何人？」應雄答道：「並非別人，乃小弟敝內，意欲上前拜謝厚貺，怎奈生得醜陋，猶恐劉爺見笑。」慶道：「莊主話說那裏去了？人人俱有姊妹，又何敢恥笑，快快請來一見。」應雄點頭，即命莊丁入內，快請大娘出來，與客官見禮。莊丁正欲進內，只聽屏風之內，咳嗽一聲，如猛虎發哮，不上片刻，果見一醜婦步出屏風，劉慶用目一看，得見此婦，髮黃面黑，體胖足大，真是無鹽再世，漠母重生。那劉慶站定身軀，只見寶氏來至廳堂，口稱：「客官有禮。」劉慶拱手相還，寶氏言道：「劉客官乃是遠客，貴事拙夫已向小婦人說明，承賜厚禮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客官請坐，耐煩寬飲數杯，待我連夜去至滕家莊，求取解藥，不到天明，必有好音到來。」掉身向着應雄叫聲：「大郎！陪客官多飲杯巡，你妻去了。」說罷，空拳赤手，徑向莊外而去。此時劉慶心中暗想，怪道劉玉龍說此婦一身本領，觀他纔出莊時，行走如飛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劉慶暗地稱贊，未曾出口，那應雄也在一旁尋思，我妻獨自一人去，到滕莊討藥，那滕家父女謀事不成，心中必須煩惱，見我妻前去求藥，定要怪我夫妻短了他父女財路，一定要遷怒於我妻一人，焉能出寨回頭向莊丁道：「快請你家二爺出來。」僕人領命，抽身便去。劉慶一雙

眼睛看那莊丁一直向後莊去了，不多一時，只見出來一人，雙手各執竹杖，點地而來，頭戴藍布帽子，蓋過眉毛，身穿藍布汗衣，青布褲子，足踏濫鞋，方知是失目之人，走至應雄身邊，口稱：「鮑哥呼喚小弟何事？」應雄叫聲：「二弟！不知且請落坐，聽爲兄指示，這席上坐定，只位貴客，吾弟可能認識？」答道：「素未會面。」雄道：「爲兄不說，諒弟不知，這位客官姓劉名慶，乃雲南草地貴客。」便把劉慶來意一一說明。「你寶氏嫂嫂，已上滕莊取藥，恐有不測，故請賢弟前去保護一二，賢弟可願去否？」答道：「願去不辭。」應雄又向劉慶道：「客官是我結義兄弟，姓石名燕，前來拜見。」劉慶口稱：「不敢。」二人彼此見禮已畢，石燕向應雄問道：「大哥嫂嫂去了多久？」雄道：「未多時。」石道：「如此少坐。」便向後面去了，不多一刻，回轉大廳，劉慶抬頭將他渾身上一看，只見烏龍上架，上照小草帽一頂，齊眉按定，上穿青布排扣打衣，下穿青布單褲，裹纏扎定，足下緊緊登草鞋，青布大帶束腰，背揹一張弓，斜插幾枝箭，走至席前，口稱：「客官大哥，慢飲幾巡，不等天明，叔嫂定有好音到來。」說畢，用手一拱，口稱：「請了。」扭轉身子一幌，閃身出莊，霎時不見形影。此時劉慶不覺大驚小怪，應雄見此情形，方將石燕本領，向劉慶表明：「我這二弟，生就一雙怪目，白日行路，不甚方便，夜間星月之下，亦然如是，惟有昏黑之夜，伸手不見心掌，他那一雙眼睛，却如日月一般，那時行動，其身輕如燈草，快似流星，一眼能行五百餘里，你我二人慢慢飲酒，自有佳音到來。」劉慶稱讚不已，不言二人閑談心，再言那滕天錫父女，謀事不成，命人四下探聽，方知住宿五雷鎮，玉龍店中，知事不妙，即忙吩咐幾個徒弟，今夜晚莊門之上，不必上扛落鎖，只可關閉，門外紅燈，不許燃亮，你們幾個可在莊門左右埋伏，爲師料就今晚大師兄高徒寶氏，今夜一定前來與我們生事，伊來時必定扣門而入，汝等不必瞅睬於他，等那醜婦進莊之後，方將莊門上扛落鎖，爲師自有主意，捉拿於他。」正是：

門外挖枯井，專等失足人。

滕天錫吩咐已畢，獨坐大廳，專等來人。不言衆莊丁們各自預備，再言寶氏雖然是個婦女，甚過男子，那五雷鎮隔滕家寨十里道路，不到初更，早至莊門，抬頭一看，紅燈猶明，莊門緊閉，口中叫喊開門來，連叫幾聲，無人答應，只得上前用拳頭向莊門之上，用力一拳打去，只見莊門大開，即放開大步，進了莊門，向着左右一瞧，並無動靜，只得向正廳而行，一衆莊丁，見得寶氏入內，即把莊門上了扛，落了鎖，不表衆莊丁，單言寶氏入內，行至大廳之上，只見獨坐交椅之上，便是滕天錫師叔，即忙參步上前，口稱：「師叔，弟子拜揖了。」說畢，往旁邊一站，滕老昂坐不動，將頭一偏，氣忿忿言道：「汝來了，各自坐下，莫非要我來接你不成？」寶氏微微笑道：「師叔乃是一大弟子，乃是一小豈敢迎接？」說畢，自向旁椅坐下。天錫向寶氏問道：「汝不在家，昏夜到此，有何理由可對恩叔說來？」寶氏躬身答道：「叔父不知，只因弟子有一親戚，由山東太安州保標到此，同行三人，路過慈祥村，不知山東一帶地方，師叔是第一位英雄，未至貴莊投帖問候，誤過泉亭，口中炎渴，不知泉水有毒，飲入腹中，敵戚一位東家，肚痛不已，只得急速投奔五雷鎮，玉龍店中住宿，向拙夫一一訴明情由，玉龍便知中了泉毒，向知師叔煉有解毒金丹，念係至戚，主人命在旦夕，不能袖手旁觀，古語云：救人一命，勝過七級浮屠。又知師叔向以仁慈爲念，定然慷慨不吝，故特使弟子，星夜至此，懇賜靈丹，以救生命。不念弟子之戚，失於拜謁，務念師徒之情，賜以金丹，如得再造之恩，定以千金爲謝，決不敢忘大德。」滕老聞聽寶氏之言，亦不回答，可否暗暗起身，走至寶氏面前，欲用迷沙掌，結果寶氏性命，以免常常來此絮聒不休，殊不知寶氏明知擋了財路，老兒要下毒手，時刻皆在防備，此刻老兒走近身前，本待先下手用神拳打他，怎奈與吾師同門，乃是一大，只得暗中防備，那老兒滿臉堆歡，言語溫和，故意走至寶氏身邊，切近，假用右手一揚，寶氏用神拳一架，不防老兒收回右手，用左手迷沙掌，照定寶氏泥丸宮，一掌打去，只聽寶氏哎呀一聲，吾命休矣，正是：

爲管他人之事，反惹自己招殃。

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九十四回 迷魂掌打傷竇氏 刁翎箭暗中天錫

却說夜叉婦竇氏，因康熙聖主，中了泉毒，君臣奔五雷鎮，即投在劉玉龍店中住宿，得玉龍介紹到五虎寨，求鮑應雄之妻，至滕家寨取解藥，被天錫老兒用迷沙掌，打傷泥丸宮，竇氏雙手按住泥丸宮，滿地亂滾，天錫見此情形，即心中不忍，站在滴水簷前，立一個八字脚，丁字腿，口中喊一聲：「蒼天呀，蒼天！龍潭鎮降生苗玉龍，就不該生我滕天錫，伊縱徒欺我，屢屢短我財路，非怪老兒下此無情手段，也是萬不得已！」正在自言自語，忽聽對面房上，呼呼風响，老兒抬頭一看，向對面只聽搜的一聲，直向咽喉而來，即將身子一偏，頭一低，此物却中左膀，老兒遍身麻木，站立不穩，仆通一交，倒落平地。這就是過天星石燕，奉了兄長之命，前來接應，行至莊門，誰知上門，只得用飛簷工夫，縱身上了莊牆，一奔到正廳，正欲下去，只見嫂嫂被老兒打傷，滿地亂滾，又見老兒向着天上，石燕心中大怒，慌忙取出刁翎，搭上弓弦，直向老兒咽喉射去，得見老兒倒臥塵埃，忙取二枝刁翎，搭上候他起身之時，再暗放一箭，好下去救他嫂嫂。忽聽屏風後面，叫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」心中一驚，向着屏後一看，却是老兒之女滕氏，月姣前面兩個丫環，手提一對風燈，後跟幾個莊丁，由屏後而出，石燕只得耐住性子，立下身軀，暗觀動靜。得見滕月姣緩步金蓮，走至他爺爺身邊，先將左膀之箭取下，拔出刁翎，脫下衣服，見箭傷甚重，丫環送過一碗涼水，姑娘接在手中，用口呵了一口涼水，向着傷痕噴去，只聽老兒喊了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姑娘見爺爺甥醒，即命莊丁將莊主扶回上房，用箭傷止痛藥敷上，白絹扎好，安放床榻。莊丁領命，將老兒扶進內房去了。月姣方將刁翎在燈下一看，上面見有「過天星刁翎」五字，即仰面向配房一看，隱約見一黑影，方知是石燕暗放冷箭，隨即言道：「石燕叔父，果然是位英雄，你有叔嫂之義，難道我無父女之情？你那箭法，也不為很，

無非刀上有毒藥搽過，亦不能見血封喉。我不與你傷只場和氣，叔父請回五虎寨，多多拜上鮑叔主，不必耽心。我那竇氏嫂嫂，不等五鼓天明，定有佳音奉上。你只刁翎，我也用他不着，原物歸主。」說罷，即將刁翎前向石燕用手發去，只聽一聲哎呀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九十五回 爲終身月嬌吐真語 求解藥竇氏說假言

且說石燕因救竇氏，暗放一箭，射傷天錫，被月姣冷言冷語，奚落一番，好不羞愧，將箭接在手中，一言不發，抽身而去。再言月姣將箭送還過天星，細心一聽，並沒動靜，知他回五虎寨去了，扭回頭來，走至竇氏身邊，用右手在泥丸宮上，按摸一陣，只聽竇氏哎呀一聲，渾身筋骨响亮，汗出如雨，片刻之間，翻身坐起，微微睜眼一看，得見月姣站在身旁，知是月姣打救，即口稱：「賢妹打救爲嫂，請上受嫂一拜！」月姣即用手扶助，二人平行對拜，分賓坐下，命丫環取陰陽水一盞，交與竇氏，竇氏接在手中，一飲而盡，當時渾身汗止，精神更加，復向月姣稱謝不已。月姣姑娘明知來意，故爲問道：「嫂嫂黑夜之間，至小莊何事？」竇氏即將先前之意，逐一向姑娘說明。姑娘言道：「嫂嫂說那劉慶，爲妹已會會過。」竇氏道：「你乃未出閨門之女，又在那裏會過我那親戚劉慶？」月姣道：「昨日老父閑游，扮着樵子，在叉路會着聽他們口音，知是遠方人氏，指引他們到泉亭飲水，老父由捷路回家，命奴速去放好迷藥，出亭得見四人，亭外坐下，四人往亭內而來，見奴是個女流，停步不進，奴見四人之中，高矮好醜不一，內面一人，龍眉鳳目，兩耳垂肩，五絡鬚鬚，此人富貴無極；一人面貌醜陋，富貴中平；一人面如白玉，八字青髮，後面一人，龍眉虎目，天寬地闊，相貌堂堂，身體不高，膀寬腰圍，英雄氣相，此人年約三十光景，真乃大富大貴之相，適纔所言令親，不知是此人否？」竇氏答道：「爲嫂做戚，就是姑娘說道落後一人，姓劉名慶，乃是嫂姑表之親，向在山東一帶保鏢，那長者有鬚之人，乃是珠寶客人，至沿途販賣，請做親保鏢前來，因口中煩渴，

誤中泉毒，命在旦夕，務望姑娘念同門之情，早賜解藥，以救好那客人，必有千金之報。」月姣聽了半晌，心中思想一番，奴家青春，今已二十四歲，尚未字人，老父之心，定要配一英雄，方了子評之願，雖則如此，我家地又把山，並非大道，又從何處尋覓我觀劉慶，富貴久長英雄之體，可與奴作並頭之蓮，但奴閨中之女，怎說得出口，欲待不言，又恐錯過，仔細一想，寶氏同一女流，爲奴終身大事，不得不說，即向寶氏言道：「嫂嫂欲求解藥，這也不難，要依爲妹一件大事，方可發藥，不知嫂嫂應允否？」寶氏道：「莫說一件，就多幾件，爲嫂亦要應承，姑娘只管說，不妨事的。」月姣又言又止，半吞半吐，寶氏連催數次，月姣長嘆一聲，叫道：「嫂嫂！我老父有言在先，比武招親，我觀慶劉一身本領，後來定主大富大貴，也不得誤妹終身，可能約他前來比武定婚？」寶氏道：「只是姑娘大事，爲嫂有何不可，但須回去方行，兼之救命事急，不可再緩了。」月姣道：「嫂嫂不必性急，待爲妹取來。」說畢，起身步進綉房，取出磁瓶一個，內裝無毒藥水，又取丹丸一枚，轉身出至大廳，向寶氏道：「只個瓶中，乃察毒藥水，這葫豆大小，紅白丹丸一粒，用碗一個，將水傾入碗內，把丹丸放入，用筴調勻服下，七竅微微出汗，渾身筋骨响响，直達丹田，不過片刻，其毒均由大便瀉下，自然全愈。隨後嫂嫂將親事言明，他若應允，三日之後，請鮑大哥與嫂嫂，約同令親劉慶來至敝寨，先與老父比試，勝過老父，然後方與妹交手，如能全勝，那時請賢夫婦作伐，則姻事必諧。」說畢，丹丸交與寶氏，「嫂嫂即請回，妹子三日後恭候駕臨。」寶氏授過，起身告辭，回五虎寨去了。未知劉慶來與不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六回 夜叉婦得解藥回寨 康熙王服靈丹返魂

却說月姣送寶氏出莊，回至上房，稟明老父，天錫滿口應允，準備三日後，比試招婿不表。再言石燕被月姣羞辱幾句，自先回鮑莊，見了劉慶，應雄便將滕家寨之事，一一說明，大家入席飲酒，崑等寶氏回莊，便知分曉。天將

欲曙之時，雞聲報曉，早見莊丁報道：「大娘回莊！」即命收去殘席，寶氏已進內廳，大家起身，迎接落坐，寶氏便將以上情節，逐一敘明，然後將比試招親，向劉慶提說一番，劉慶聞聽，心中暗想，怪道在泉亭之中，我看他，他也看我，誰知引出婚姻之事，我雖無父母，現保主上出遊，待等救了主子，再定可否，這時若不應允，解藥不能到手，隨即口稱：「鮑大娘婚姻之事，暫且允下，候東主好了，將此事稟明於他，與我作主。」寶氏點頭稱善，便將藥丸交付，把用藥治法，向他說明，劉慶接入手內，心中欣喜不已，隨起身告辭，回至五雷鎮，天色發白，進了店門，見施忠倚着官房望他，急幾步進了官房，不及招呼，玉龍瞧見，亦隨進來，口稱：「宗爺求藥之事如何？」答道：「仰仗孝廉公翰墨，今已取回來了。」言畢，便向床上一看，依然人事不醒，急忙取碗一個，將水傾入內面，又把丹丸丟下，直墜入底，不到片刻，那面內之水，沸騰起來，衆人稱奇不已，劉慶便將藥水傾做兩碗，端至榻前，把君臣扶起，仰面朝天，面如土色，牙關緊閉，施忠用筴撬開，把牙頂住，劉慶將藥傾入腹內，片刻之間，渾身汗出，肚內在吼，只聽筋骨响响，二人哎呀一聲，甦醒轉來，便要出恭，肚中疼痛，即扶至東池，毒氣悉由大便而出，色黑如墨，臭氣難當，玉龍命人送進兩盆浴湯，至澡堂沐浴，更換衣巾，此刻君臣二人，渾身輕快，精神復原，這正是：

不是靈丹妙藥，焉能起死回生。

再說康熙聖主，此時甦醒，大家方才落坐，主上言道：「劉伙伴！記得在利泉飲水，一時啞口不言，昏迷不省人事，如何得至此地？又在何處求來妙藥，可向我言明。」劉慶便把前事逐一敘明，只有婚姻一節，未曾說出，皇上嗟嘆不已，玉龍吩咐擺上酒席，劉慶方一一引見，說出姓名，方才入座暢飲，皇上此時深謝武舉，慰勞劉慶，飲至午間，方才撤席，玉龍告辭出去，官房只有君臣四人，劉慶方將滕月姣要比試招親，奏明皇上，三日之後，鮑莊夫婦前來，一路同往，爲臣不敢自專，候主上裁奪，皇上聞奏，龍心大喜道：「卿有救朕之功，真乃忠良之臣，况卿年已三旬，尙無室家之好，獨自一人，終鮮兄弟，朕豈斬絕宗祧，依卿所奏。」劉慶謝恩，皇上又道：「三日之後，應雄

夫婦前來，卿等還須謹言，猶恐泄漏機關，再者滕莊比武，恐婦女有暗害之意，朕命四位侍衛，改換雄裝，同卿一路，諒然無妨。」四人領旨，有書即長，不覺三日之期，已至早晨，玉龍正在淨面，早有鮑應雄夫婦，帶領八名莊丁，乘馬而至，走到店內，扳鞍下馬，玉龍接進店中，至外廂弟兄見禮，寶氏拜見了伯父，方告坐獻茶。玉龍叫聲：「賢弟來的甚早，莫非爲劉慶姻事不成？」應雄答道：「正爲此事，請兄長報知劉客官。」玉龍即至官房，通知劉慶，慶即奏明皇上，皇上隨向言道：「既是鮑應雄夫婦前來，汝可待爲客請進官房。」慶即出外，雙手把拳言道：「承蒙賜步，敝東奉請。」應雄留寶氏在外，起身隨同入內，見了天子，天子大吃一驚，觀此人氣宇不凡，相貌堂堂，並非等閑之人，即拱手而見，未知主上如何招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一百九十七回 鮑寨主玉龍店見駕 劉大人滕家莊逞能

話說皇上得見應雄壯士打扮，骨格富厚，見他拱手行禮，即開言道：「爲客玉體不爽，精神未復，不便還禮了，請坐。」張智達亦向着應雄口稱：「恩公承蒙救我，受我一拜。」應雄即忙回禮同拜，然後落坐送茶。皇上舉目一看，未見寶氏娘子，叫道：「壯士聞道貴眷同來，爲何不見？」答道：「客官不知，賤眷生得醜陋，猶恐貽笑大方。」皇上道：「壯士話說那裏去了？人生稟天地之靈氣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生成骨格，有何可笑？况有求藥之功，定要請見。」應雄起身後廂，叫道：「娘子快來參見客人。」只聽外面答道：「來了。」聲如洪鐘一般，皇上抬頭向外一看，得見進來一婦，身體高大，一頭黃髮，滿面麻子，門牙落於唇外，下面一雙大脚，形貌雖醜，黑中透光，身穿一身布服，雖是田家之婦，却是女中英雄。寶氏口稱：「客官小婦人拜見。」皇上口稱：「不便還禮，請坐。」寶氏告坐一旁，皇上略略致謝，即叫：「劉伙伴收拾停當，快隨伊夫婦一往滕莊，臨時見景生情，不可粗魯，我等在店守候佳音。」衆人起身，告別出了五雷鎮，不過三兩時辰，早已到了滕莊門外。劉慶用目一看，這利泉山生得甚是

雄壯，滿山樹木森森，竟至將莊院隱住，若非臨近，萬難知道房院，怪道出此英雄，暗暗點首而已。又言應雄見莊關閉，挂着一對紅燈，莊門貼一紅紙，額書于歸二字，燈彩齊全，爲何冷冷清清，這又什麼情弊？回頭叫聲：「娘子觀此情形，其中必定有計。」寶氏道：「縱有機變，怕他何來？我家共有十數人，諒無妨礙。」大郎只管上前叫門，留心觀看動靜，便了。」夫婦二人正在唧唧噥噥，只聽角門外喊叫：「外面莫非鮑大爺大娘來了。」應雄掉頭觀看，乃是老管家，即稱一聲：「老哥哥，煩你進內報告莊主。」管家點首言道：「大爺不知，適才到莊之時，老奴早已瞧見，已進內稟明主人，吩咐諸大爺大娘，內面說話，交手此武，那位壯士請在客堂待茶，等主人收拾停當，奉請。」便把正門廠開，應雄向衆人言道：「教主在請。」大衆邁步，在東廂客堂落坐，自有小童獻茶，夫婦叫聲：「失陪。」即向內廳走，行至台塔前，只見老教主，頭盤五色絹縐號盔，身穿雨綢排扣打衣，藍紬打褲，多耳麻鞋，夫婦上前，各稱呼：「老教主。」一一還禮，兩旁落坐，八個莊丁，亦上前叩見，夫婦向兩旁一看，左右各有一二十名家丁，均是打衣打鞋，年約二十上下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插手站立，夫婦看此情形，恐有一場爭鬪，心替劉慶着急，未知武藝如何，果能勝過父女，如有不測，恐遭毒手，豈不我夫婦把他反害了？正在心中忐忑，忽聽滕天錫叫聲：「鮑莊主今日約同姓劉之人，前來與老父比試，與你究是何親？」此話問得應雄啞口無言，原不知寶氏之意。寶氏見丈夫沉吟不語，又恐現出馬脚，即與應用丟一眼色，應雄會意，隨機答應：「乃是內人姑表之親。」滕老點首不語，回頭吩咐莊丁速去東廂請比武定親之人，文見武見，莊丁領命而去，行至東廂口，稱：「壯士家爺見請。」劉慶即起身，同行入內，得見大廳之上，張挂燈彩，兩旁均是少年打手，台塔之下，左邊設有簾棚，讓進內面落坐獻茶。少時只見一個壯丁向着簾棚言道：「那一位是比武之人？」劉慶即起身答應，那壯丁又言道：「比武定親，非他事可比，不要打替拳脚之下，恐有失手，或係文打武打，一言爲定。」劉慶心中一想，不知文武如何，因道：「文武不論。」言罷，只聽大叫一聲：「甚好。」不知何人大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八回 老少豪傑雙比武 男女英雄各顯能

且說劉慶見莊丁說文見武見，應道：「文武不論！」只聽老兒言道：「甚好！如此請上廳，分個上下。」慶道：「來了！」隨走上台階，見應雄夫婦站立兩旁，大家點首會意，扭回頭，把老兒一看，全身壯束，不是假扮樵夫光景。老兒也把劉慶一看，英雄氣概，並非行路商旅行藏，各有防備之心。只見應雄言道：「劉壯士！你就是滕教主！」又向天錫言道：「這是你府上嬌客！」天錫聞言，臉色一變，言道：「你在胡說！」慶見應雄指明，即拱手把拳，口稱：「請了！」天錫拱手還禮，口稱：「壯士尊處何方？」答道：「劍南五朵人氏，姓劉名慶。」老兒回言：「久聞其名，你是南方豪傑，我乃山東教主，英雄遇豪傑，蛟龍見猛虎，開拳比武，以定婚事，如勝得父女親事，必諾若勝之，不過拳頭無眼，休怪老夫！」答道：「來者不怕，怕者不來！」即時站一丁字脚，八字腿，口稱：「請了！」老兒答道：「你我二人交手上中下一路，先打那一路？方免臨時着忙。」劉慶暗想：「這老兒分派上中下三路，我與他一個冷不防。」言道：「人望高，水往低，喜雀登高枝，劉爺先與你上三路。」言語未完，舉起拳頭，向老兒迎面一恍，老兒未曾防備，大吃一驚，身子往後一仰，頭一偏，劉慶收回拳頭，用頭風貫頂，向老兒胸前一頭打去，猶如撞杆一般，將老兒一個到插楊柳，栽倒廳堂。下面同來之人，齊聲喝彩：「真乃蓋世英雄！」羞得老兒滿臉發赤，半晌難以起身，正在難分難解，只聽屏風之內，大叫一聲：「匹夫！休得無禮！」衆人向前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月姣姑娘，見劉慶用頭風貫頂，打傷老父，心中一喜一憂，喜的英雄可愛，憂的老父受驚，見得衆人稱讚不已，邁動金蓮，走出屏風，舉起拳頭，向劉慶打去，叫聲：「匹夫看打！」劉慶用拳迎敵，行家交手，難定輸贏，一往一來，打得個落花流水，應雄夫婦及衆人均在着急，把不得仍用頂功，殊不知劉慶心事，見月姣如花似玉，不忍傷他，月姣喜劉慶英雄，恐防失手，衆人亦不敢上前幫湊，打個多時，劉慶主意已定，雙足一頓，叫聲：「丫頭是好的，跟劉爺只裏來，再比上幾拳。」一翻身飛上左廂，叫道：「丫頭快來！」不知月姣上去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十九回 劉大人比武入贅 滕小姐喜配終身

却說劉慶與月姣比武，難解難分之際，拳法一變，飛身上了房簷，叫聲：「丫頭這裏來！」誰知月姣父女，只有平地紅拳棍簡，走馬射箭之能，並無飛簷走壁，高去高來功夫，見劉上了廂房，自己無有登高之術，急得滿面通紅，只叫是：「好的，只管下來。」一個喊上一個叫下，此時老兒見劉慶如此能為，心中暗喜，就挨了一頭風，招了個好門婿，又不好上前解交，看着應雄夫婦二人會意，一個招呼劉慶，一個解勸姑娘，又見衆人叫聲：「教主！你乃志高量大之人，不要失了翁婿之好。」老兒見衆人稱贊，順風倒旗，即叫：「月姣兒，退回一步！」姑娘滿面含羞，退進綉房去了。老兒至塔前站定，尊聲：「好漢！老夫佩服你，真是南方英雄，快請下來相敘。」只聽答道：「俺來也。」身子一幌，如燈草一般，飄下房來，步上大廳，與滕老請罪，老兒還禮相迎，用手一拱：「請！」大衆廳上落坐，互相見禮，各道姓名。應雄言道：「老先生有言在先，此刻心意如何？」滕老道：「你夫婦少坐一時，老夫自有道理。」即向劉慶言道：「老夫事已如此，欲把小女許配足下，結爲秦晉之好，如能俯就，請他們夫婦以爲月老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劉慶答道：「既承不棄，寒士千金一諾，岳父升上，受小婿一拜！」老兒言道：「改期不成！」就日吩咐姑娘穿戴梳妝，姑爺沐浴更衣，村莊無有鼓樂，高照銀燭，寶氏扶出月姣，應雄扶助劉慶，先拜天地祖宗，後拜天錫，夫妻交拜，洞房合巹題，十里姻緣一線牽，赤繩繫足非偶然，不是悞飲毒泉水，怎能成就美姻緣？且說滕老見一對新人，入了洞房，酒宴早已預備，即命人擺設大廳之上，應雄劉慶四位侍衛，主人共分二席，內面月姣寶氏同飲，大家暢飲，直吃至日色西斜，方才停杯落盞，是夜劉慶入房安宿，不過顛鸞倒鳳，此亦人倫之始，難以細述，次夜夫妻在房中細談，月姣口稱：「夫君！如今成就良姻，前事付諸浮雲，望勿計較，妻身想那日



利泉取水，得見君家，不料今日竟成美事，此乃是天使其然！別的不問，那有一人生就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項上五絳長鬚，必非等閑之人，定是大富大貴，不知姓名住處，請夫君明以教我。」答道：「賢妻知否？此人姓壁，名清，字大方，滿洲人氏，祖遷移北京，富可敵國，在家不慣，故販賣珠寶，借此閑遊消遣，我們數人均標伙伴，為夫與他保標。」月姣又道：「妻須是女流，未出遠地，常聞爹爹說劉郎貴省，亦有個劉靖，現在朝中，官拜九門提督之職，君家可知此人？」這句話只問劉慶，啞口無言，心中暗想：「常言道得好，夫妻夫妻，有話同知，不妨說出實情！」正欲開言，轉念一想，古語云：朋友面前不說假，夫妻面前莫道真，婦人家水性楊花，由恐泄漏機關，大有不妙，只得假言答道：「此人同姓不宗，久聞其名，未曾睹面，聽聞人言，現在官封顯爵，此時尚在朝中。」言罷安宿，共效於飛。成婚以來，不覺三日矣，心中想道：我在貧戀新婚，業已數日，使主上久在店房，殊失為臣之道，倘若久住此地，豈不有欺君之罪？不如與小姐商議，在岳父面前方圓方圓，便向小姐言道：「為夫有幾句言語，要對小姐說明，不知小姐允否？」月姣言道：「劉郎！你我宴爾新婚，夫妻情重，無話不說，有甚大事，竟管說出，商量可否？」劉慶便將適纔意念說明，月姣本溫良貞靜之女，深明道理，答道：「劉郎！男兒定當志在四方，不可一日無謀，虛度光陰，待妻明日稟明爹爹便了。」言罷，同入鴛幃而去，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零回 翁婿暢飲情意綿綿 夫妻分袂細語滔滔

且說劉慶成婚三日，想起主上在店中等候，對月姣情由，天錫主裁，告辭回房。夫妻商議停妥，次日月姣至上房稟告爹爹，就把劉慶之意稟明。天錫答道：「姑娘為父自有道理。」回頭吩咐莊丁，安排酒宴，少時安設停當，相邀衆人入席。酒個三巡，老兒叫聲：「賢婿，你我翁婿至戚，由如父子一般，非他人可比，聽聞吾女所言，賢婿要去保你主東，發買珠寶，依為岳的愚見，與別人保標，東奔西逐，有何好處？不過為銀錢而已！又掙得許多，况年至而立之年，花甲之半，光陰易過，日月如梭，虛度年華，後悔何及！不如去到五雷鎮，將事情交代於他，把標銀算明，回至滕莊，清閑自在。古語云：婿為半子，老夫將家中大小事件，交與賢婿執掌，從今對天盟誓，永遠不作虧心事，你們夫妻快樂樂，侍奉為岳天年，難道若大家業，還不夠你們之用？為岳之言，賢婿三思。」劉慶言道：「岳父厚愛之言，小婿無不銘恩，况婿上無父母，終鮮兄弟，有何不可？奈小婿承蒙主東待我厚情，方有今日，常言道：得好，受人點水之恩，須當湧泉而報，待婿將他送至山東，交代明白，做個有始有終，方是英雄本色。多則三兩月，一定回轉滕莊，相依膝前，以樂天年。岳父百年之後，小婿披麻執杖，送山安厝，方盡小婿之心，望岳父依允。」滕老點首稱善，看那日色已高三丈，即命撤席，同來之人，各自收拾行裝，向教主道謝告別，前面等候，滕老將衆人送至外面，拱手而別，扭回頭來，叫聲：「賢婿！須要言而有信，早早歸來，免使老夫盼望。為岳未曾遠送，你們夫妻分離，必有話敘，為岳告退了。」說罷，進莊而去。又說月姣隨帶四名丫頭，站在一旁，見老父進莊，免不得兒女私情，上前扯着劉慶之手，雖是女中英雄，仍然滿眶珠淚，叫道：「夫君！你我二人，成婚未久，又要分離，你說句知心話兒，就盡到山東，不到山東。」劉慶答道：「賢妻不必多心，為夫一心一意，送至山東，即便回轉，你我夫妻情重，豈有虛言？」月姣點首道：「劉郎既是真言，為妻有一事，不得不說，此去百有餘里，有個龍潭鎮，乃至山東，必由之道，此處千家萬戶，人煙稠密，離鎮不遠，有一大大蘆壇，蘆葦深處，有一苗家寨，寨內有一人，名叫苗玉龍，他與老父同們，膝下一子，名叫苗寄奴，從前指腹為婚，是男同窗攻書，是女同樓刺綉，後來同年月日時而生，一男一女，結為秦晉之好，不料十四歲之時，寄奴不知去向，流落在外，十年之久，未卜生死存亡。師伯意見，猶恐誤奴終身，又知老父無子靠女，自願取消這門婚，相接老父過莊，將話說明，老父向師伯討一退婚把憑，因此方與劉郎配合百年，催老。」隨即將憑交與劉慶，接過一看，才是一根熟鋼棍，上面刊有四句話，其棍茶杯大小，五尺餘長，奈目不識丁，不知是何話說，口稱：「小姐上面之字，一個不認識，如何是好？」月姣道：「這也難怪，君未

會讀書之故，妻念一句，君計一句，就是：

此棍五尺餘，交與滕天錫，何人得此棍，便是滕門塔。

此棍交與君家，人不離棍，棍不離人，由如見妻一般。若過龍潭，萬無一失，為妻之言，夫君切記。劉郎呀！你我結髮夫妻，成婚未久，此時就要分別，須要有情有義，莫學負義忘恩，早日歸來，免使妻青燈獨對，衾寒枕單。『難割難捨，洒淚而別，進莊去了。』劉慶趕上衆人，亦向五雷鎮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一回 夫妻分手贈銅棍 君臣酬恩送寶珍

人生有甚來頭，何必苦苦鑽求；一旦閻老把筆鈎，依然空拳赤手。

話說月姣姑娘，與劉郎分手，珠淚難忍。劉慶只得用好言安慰一番，各自去了。月姣直至看不見夫君，方收淚回莊，來見爹爹，膝老叫聲：『女兒為父怕兒阻擋於他，就誤了他的事業，女兒如此，方稱巾幗英雄，女中君子。父觀劉郎數人，並非商賈行爲，其中別有原因，吾兒可曾探問否？』月姣道：『兒已曾用話探他，劉郎答話，半吞半吐，連兒也猜不透。劉郎實情，依兒之見，爹爹隨即命人暗暗打聽虛實，便知底蘊。』天錫道：『我兒不要耽慮，爲父自有道理。』月姣告辭，各回綉房而去。這且不提，再言劉慶，趕上衆人，直向五雷鎮，至午刻方抵店房，將衆人安置外廂，一人走進上官房，把滕莊招贅之事，逐一奏明。皇上龍心大悅，雖則喜愛功臣成就百年之好，但以破戒，如何好朝南海？即命店家安排酒宴，一面與劉慶賀喜，一面酬謝鮑家夫婦之勞，擺設停妥，大家入席坐定，寶氏大娘，自有玉龍之妻在內陪飲。酒席之間，無非閒談，難以盡訴，飲了多時，撒席散坐。玉龍之妻，各自退後，鮑應雄便告辭，劉慶即入內稟明天子，皇上命他夫妻至內面，有話敘談。慶即出外，向應雄道：『敝東相請上官房說話。』夫婦起身，隨同進內，行禮已畢，兩傍坐下，皇上言道：『爲客留住賢夫婦，無有別意，想我等作客，路過此地，不知泉中有毒，誤飲此水，不是賢夫婦滕莊取藥，我們主僕焉想活命？爲客別無所問，你們住在那五虎寨，所習何業，可對爲客言之。』應雄躬身言道：『老客官，不知這五虎寨，乃祖上遺留一帶地方，高則山林，低則田土，我們夫婦，春夏二季，督率莊丁，耕田種地，秋冬之間，帶領鷹犬，山中捕獵，平時若有不平之事，不顧生死，挺身而出，今因老客官遠來敝地，不知利泉乃多年古井，其中有毒，險招其害，此事非愚夫婦之力，實乃玉龍之功，不是仁兄指點脩書，愚夫婦何由得知客官中毒？此乃一便兩便，救好二位，又天假之緣，成就二姓之好，亦不過舉手之勞耳。』皇上聞言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『爲客還有幾句言語，不知喜聽否？』雄道：『有何金談，願聞其詳。』皇上道：『我觀你堂堂英雄，昂昂丈夫，爲何深居山林，不出外與國家出力報效？得受一官，門庭煥彩，方是丈夫所爲。爲客此去山東，發賣珠寶，不過三兩月，便回北京，爲客祖籍滿州，遷移京省，與皇上原係老親，西二衙衛施親王，亦是同家之好，先前所送禮物，內有玉錫一根，好好收拾，此乃爲客所帶之物。』回頭叫道：『伙伴，將爲客那根帶兒呈來。』這是皇上早已預備，取出呈與主子，皇上接過，交與應雄：『這根九扣連環白玉帶，亦是爲客拴的兩項物件，切莫輕視，猶恐遺失，待至來年春間，百花開放之時，你將二物帶在身邊，去至北京城內，問明圓明園，直至西二衙衛，一字親王，施千歲府中，面會施王爺，將名姓書在大紅帖上，傳進府去，必要請你面見，那時你將玉帶玉錫，交與親王，他必然面會爲客，如要做官，爲客與施王多用銀錢，一步一步，保你大大做官，爲客之言，牢牢謹記。』應雄接過玉帶，只見光華奪目，真是無價之寶，交與寶氏收拾，夫婦一同拜謝，言道：『老客官，你們一定要往山東，或另走別省。』皇上道：『一言既出，豈能一心二意？』雄道：『老客官，一定要到東省，猶恐大禍臨身。』皇上聞聽，大吃一驚，不知去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二回 見銅棍應雄指路 錯途程改道漢陽

施公洞庭傳 卷下 第二百零二回

却說應雄聽得老客官，一定要往山東，言道：「走這一條道路，要往龍潭鎮過去，此地恐危險得很。」劉慶答道：「鮑大哥怕他則甚？弟有一個物件，便不妨事了。」說罷，取將出來，衆人一看，碗口大小，五尺長的一根熟銅棍，應雄知道此物，乃滕苗二家退婚把憑，月姣贈與劉慶。應雄擺手言道：「無有此物，從那裏經過，十成之中，還有九成生路，若有此物，由如火上加油，定然九死一生。」說得康熙聖主，進退維谷，不知走那一方的好。用眼看劉慶，一言不發。此時慶亦無主意。張志達一旁言道：「既然恩公如此言語，大約是不差的。我們不由省城，另走別路去了。」應雄答言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即起身告辭，大衆別了玉龍夫婦，帶領莊丁，回五虎寨而去。再說君臣，退進官房，大家商議。張志達道：「依爲臣之見，君臣招此危險，不是武舉劉玉龍仗義，鮑家夫婦出力，君臣焉想活命？皇上不如另由別省到南海去罷。」皇上點頭稱善，對劉慶道：「愛卿久走江湖，到南海不由山東，又由何處走去？」劉慶奏道：「我們君臣改道，由江南駕舟而行，直到廣東南海一水之便。」皇上道：「卿言有理，事不宜遲，今夜將店賬扎明，來日起程便了。」是晚玉龍擺設酒宴，與主上餞行，飲至二更，大家出席安寢，一夜無書。次日清晨起來，把行裝收拾停當，向店主作別，玉龍送至五雷鎮外三里之遙，三叉路口，停步不前。劉慶問道：「孝廉公到江南，向那一條路去？」玉龍用手向東南大路指道：「由此便是定桃縣陽關大道，過了定桃縣，便是濟甯城，過了此地，再向前途，老客官同衆位慢走，不遠送了。」大家一拱而別。這正是：

送君千里終須別，頃刻兩下各東西。

且言君臣一路，朝行夜宿，飢餐渴飲，受不盡風塵之苦，行不完道路長途，一連走了五六日途程，行至陽關，見有幾條叉路，分不出東西南北，君臣站立路口，訪問行人，正在瞧看，得見由西來了幾人，劉慶上前拱手，口稱：「各位長者請了！」內有一五旬長者，把衆人一看，知是遠省而來，即道：「各位客官，莫非迷失路途，正是你們由那裏而來，向那道而去？」劉慶答道：「由山東來，向江南去，走了五六天。」他們言說：「要過濟甯城，來至此地，

迷路難行？」言罷把舌一伸，頭幾擺，口中言道：「你們走錯了，此去六七十里，便是湖北省漢陽鎮了。」衆人說畢，分路而去。漢陽鎮這個地方，只有施忠劉慶二人，方才到過，其餘一概不知。劉慶走至龍駒身邊，低聲奏道：「離漢陽不遠，此乃協台李東山所轄之地，主上如何傳旨？」皇上聞奏，心中暗想：「寡人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深居皇宮，只聞洞庭之名，未見洞庭之實，不如親至此地，看看山高水險，以增見識，方知朕的施皇兄征戰之苦，此乃鬼使神差，錯走道路，朕何不挺身出面，駕遊五湖，展覽形勢，有何不可？」主意已定，即傳旨：「朕命劉愛卿速至漢陽鎮，面會協台李東山，須必如此如此，朕等在塘亭等候，卿其勿延，速覆朕命。」劉慶領旨，上了銀宗馬，加上一鞭，徑向官塘而去。君臣一直走進亭中，塘兵只有十餘名，焉知皇上在此？又說劉慶馬蹄如飛，不過三個時辰，到了漢陽，一馬冲至協台旗門之下，方才勒住馬頭。早驚動了一班雜職武將，內有一人認得是劉慶，幾步才出旗門口，稱：「劉將軍武職前來接你。」劉慶抬頭一看，却是外旗牌，劉慶即下馬，與徐彪見禮，挽手官廳坐下，即口稱：「煩徐老爺稟報大人，有事請見。」旗牌入內片刻，號炮連天，會面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三回 漢陽鎮協台接駕 行臺署皇上傳宣

却說劉慶奉了康熙聖上之命，跨上銀宗，一直奔至漢陽鎮協台轅門，進了儀門之內，拔鞍下馬，早有內旗牌徐彪，前已會過，見是劉慶，即忙上前相見，口稱：「將軍由何地而來？」慶道：「有事面見大人，相煩通稟，不即細談。」徐彪請官廳坐下，隨即入內，稟報大人，今有劉大人諱慶，有事面見大人。」李東山聞聽劉慶到此，吩咐旗牌，奏樂升炮，廠開中門，步到煖閣，親自迎接，九門提督，故人相見，分外添欣，挽手步進二堂，分賓坐下，略敘寒溫。劉慶道：「請大人吩咐當戈什哈等退候。」李大人用手一揚，各自退下。劉慶便把前事略提，此刻皇上現住塘亭，大人不可漏洩真情，只說親王而已。李東山聞聽皇上駕遊在外，今來此地，恐有不測之事，隨即通報各

文武衙門，迎接必親王，當差伴當，鋪設行台，均用一色黃布遮做四面，地下滿鋪篾席，上蓋紅毡，上面燈彩鮮明，難以盡述，連夜趕辦不提。李東山同劉慶騎上能行，帶領隊伍，快馬加鞭，先行合城文武將，陸續隨後，一路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一般。行至半夜之時，方抵塘亭，二人拔鞍下馬，劉慶先入內面奏知，李東山帶領文武，與王爺請安，迎接王爺，候示。皇上道：「衆文武各回衙門，明日行台再見，只留協台隨侍。」一路言畢，起身上了龍駒，衆臣前候侍駕，道鑼前行，旌旗隨後，慌慌忙忙，直奔官塘大路。此時塘兵，方知是位親王，出來私訪的，大家談談講講不表。且說李東山劉慶四人，保着皇上，直向漢陽而來，行至天明，方抵行台，天子下了龍駒，龍行虎步，進至二堂落坐，滿城文武，都各遞手本參見，皇上吩咐：「免見各回衙門。」衆官紛紛告退，然後擺設酒宴兩席，李東山劉慶張志達施忠，陪着主上，君臣五人同飲，四位侍衙一席，酒過數巡，協台李東山，將一衆戈什哈遣退，纔奏道：「皇上不在皇宮安享，經理朝事，來此何故？」皇上道：「愛卿不知，朕前曾許下南海菩薩香願，自今未還，朕故親身拜見菩薩，順便探訪風俗，方知民間疾苦，應該君臣此地相逢，故天悅奇然，將道路走錯，但現在漢陽一帶，洞庭狼烟掃後，民氣可曾復元？殷鸞扎兵何處？可奏朕知。」東山奏道：「托主上洪福，勦滅水寇，民氣已復，殷元帥前差岳少保，捧表回京，奉皇上旨意，施王張相命令兵分三處住扎，以防洞庭餘黨。皇上南海進香，或由水路，或由旱路，請示定奪。」皇上道：「李愛卿孤現在此，可將南海進香，且暫不提，卿可派人速造龍舟，不分白日黃昏，限十日完工，孤要駕遊龍舟，親看洞庭山形水勢，日後孤從南海回朝，方好酬勞皇兄，隨征洞庭將士，亦要加俸加祿，卿其勿負朕意。」東山領旨，不敢遲延，即抽身謝旨，回至本衙，即命當差伴當，連夜修造，不到十日，工完告竣，伴當回復大人，龍舟完備。東山大喜，重賞工匠人等，伴當改日候委。即至行台，見主子：「請駕親驗龍舟，擇期何日候旨定奪。」皇上聞奏大喜，降旨明日辰刻，駕遊龍舟，不可通知文武官員，亦不可多帶隨從人等，以免道途梗塞。一夜無書。次日清晨，君臣五人出離行台，只見沿途人山人海，百姓扶老攜幼，瞻仰親王不

### 第二百零四回 驗龍舟衆百姓喊冤 看詞狀荊州府捉人

多一時，到了碼頭，君臣步上，只見此舟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水，船身寬大宏廠，珠璣剔透，由如皇宮一般，真是能工巧匠！皇上大喜，稱贊東山有功之臣，君臣五人上岸回衙，行至街市，只聽大叫喚冤，不知告的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話說皇上君臣五人，驗看龍舟，真正造得美麗，猶如活的一般，行動如飛，心中大喜，誇講東山敏捷。看罷，君臣上岸起駕，排隊回衙。正行之間，忽聽人叢之中，大叫：「王爺伸冤！」又一喚，只嚇得東山神魂不定，心想百姓喚冤，不知告的何人？未必我營兵士，倚勢凌人，欺壓百姓，無處告訴，故來此地伸冤，正欲開言，只聽皇上傳旨叫：「劉慶對他們鳴冤，百姓說，那裏所管，那裏去告？本衙不理民情。」衆百姓答道：「對頭大了，無處告他，幸王爺從天而降，來到漢陽，就是百姓撥雲見天之時，王爺不替地方除害，叫百姓上天告玉皇，下海見龍王不成，王爺不管，螻蟻又向何處控告？」皇上聽得明白，分示劉慶，問他們百姓，告的何人？百姓道：「告的荊州知府。」劉慶道：「有狀無有？」百姓道：「有有有！」只見你一張，我一紙，紛紛接過手來，約計數十餘張，呈與皇上，略覽一遍，即交劉慶收存，吩咐衆百姓，三日之後，來行台對質，示畢，君臣回了行台，皇上即命張志遠劉慶帶領幾名，靜候親王的提牌，即速起身，連夜過江，暗暗訪過虛實，如果情真，將狗官提到行署。劉慶志遠奉旨，連夜起程過江，次日方抵荊州府，改換裝束，進了客寓，是晚走至街上，在那茶坊酒市之中，暗暗打聽，方知此人姓馮名升平，乃直隸廣平府成安縣人氏，索伯美心腹之人，與常和黃龍寺洞庭等處，皆是通家之好，因此狼狽爲奸，或佔搶民女，罷估良田，種種不法，難以盡述，心中切齒忿恨，回至店房安宿，待至天明，二人起身，穿上行裝冠帶，八名虞侯，刁皮大帽，一式六品頂戴，身着軍機，對巾馬掛腰刀，下穿護腿戰裙，足登抓地虎緞靴，牽出兩匹能行，侍候着二位大

人上馬，八人在前面排隊，直至向府衙而去。此時店中之人，才知是漢陽鎮親王差來的親差，提本府知府，人人口中稱快。又說志遠一行人，不到片刻，到了府衙，一馬沖至大堂，將提牌取出一照，嚇得升平狗官魂不附體，正欲逃走，忽見八名虞侯，擁進內宅，將狗擋住，命伊拿帖請府學代印候委，然後押升平坐轎，把轎杆用法繩鎖了。登時起程。一日一夜，到了行署，押在官廳，回奏皇上。皇上即命外廂侍候，朕當親身勘問。志遠出外，命人二堂安設黃綾寶帳，墜下珠簾，簾內黃綾寶座，兩旁安設四個坐位，佈置停妥。皇上身登寶座，文武進內參見，兩傍侍立。東山等分座兩旁，四名侍衛，將知府抓進二堂。狗官見月台左右，均是荆州百姓，老幼男女，數十餘名，向上一看，珠簾下垂，只得俯伏下跪，口稱：「犯官荆州知府馮升平，參見王爺！」皇上簾內看見荆州知府，跪在丹墀，心中大怒，罵聲：「狗官！爾身為四品黃堂，不思上報君恩，下安黎庶，胆敢霸佔良民子女，欺侮平民，私通洞庭黃龍水旱二寇，作此目無法紀之事，該得何罪？狗官，你說你講！」升平道：「親王俯察下情，實無此事。」皇上大怒，將百姓狀詞一齊擲下：「狗官你看！」升平見丟下數十張狀紙，情知難已推却，只得哀懇，口稱：「親王！犯官一時迷竅，錯爲此事，望王爺看上天好生之德，大赦犯官，從今以後，知過必改，再不敢妄爲了。」皇上怒道：「狗官！主子有何虧負於你，做出欺天罔法之事，刻薄愚民，本親王到能容你，恐那百姓難容。」有位說的：「把這狗官火化其尸，以除民害。」衆虞侯上前將他抓起，向火中一丟，這正是：

爲人莫作欺心事，報應到時悔不及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五回 張志遠代理荆州府 康熙主駕游洞庭湖

却說皇上將荆州知府馮升平，火化其屍，吩咐示衆，百姓歸家，各安其業，做一個良民，莫作違條犯法之事。須知一紙入公門，九牛拔不出，爾百姓須謹遵勿違。衆百姓齊聲歡呼：「叩謝親王！」各自散去。撒了寶座儀仗，退

回上房，寫下龍票二張，一張交與張志遠，卿可代理荆州府事務，候孤回朝，自有定奪。一張連衆百姓狀紙，交與李東山，候孤起身之後，卿可差人送回北京，投交張相施王，二卿無負朕意。再命選定吉期，孤好登舟起駕。張卿倒任之後，可寫家書回家，迎接家眷。傳宣已畢，大排筵宴，君臣一樂，酒宴已畢，張志遠李東山二人，拜辭回府。自第三日，排齊全堂執事，叩謝天恩，逕往荆州府接印，拜北闕，點卯閱城，各事難以盡訴。張志遠雖是初任爲官，甚知民意，接印後，清理詞訟，接連數日，將餘案理清，飭令所屬，不准貪贓受賄，按留餘贖，百姓頌聲載道，均稱萬家生佛。皇上亦命人打聽政聲，並無劣跡，聖心大喜。一日，李東山來至行署，叩見主子：「爲臣稟知王爺，前命選擇吉期，今日佛主聖誕，四月二十二日，大吉之期，臣已將各項預備停當，候王爺示下。」皇上點首言道：「愛卿可挑選數十名會水軍士，撓擇搬櫓，孤隨身有劉慶施忠四名侍衛保駕，龍駒馬匹，卿可差人送回京地。」吩咐已畢，專等吉日，光陰如逝水，不覺已至四月十二日，東方尚未發明，漢陽鎮只聽得人聲喧嚷，皆馬轎如雲而集，就是那文官武職，來送親王的。少時，李東山已到，侍候皇上起駕，各官擁隨於後，侍衛排隊在前，劉慶施忠保駕，直向綠鴨灘。不多時，到了灘頭，傳命各文武回衙理事，上了龍舟，李東山隨着皇上，進了中艙，君臣坐下，皇上言道：「李愛卿，卿雖武職，胆識兼優，謀略頗著，總宜經心，屬下恐有不美之事，卿難辭咎。雖然洞庭此刻平服，恐有餘黨鬧事，卿其留意嚴加防範，候孤朝罷菩薩，回京自然詔卿回朝，論功敘爵，卿其勿忘朕言。」勉勵一番，東山起身請安，退出，又與劉慶施忠握手告別，上岸，回衙而去。然後鳴鑼開船，船頭之上，插了一首黃綾大旗，上書：「奉旨朝海進香。」沿岸滿滿兵丁，施放營鎗，抬鎗，西瓜炮，連環炮，看看龍舟去遠，方各自散去。再言君臣自十二日揚帆，行至十八日，五湖將要過完，一路之上，劉慶施忠指點昔日征剿洞庭之日，何處扎營，何處進兵，如何防堵，如何埋伏，那時戰對之時，夾地連營，行旅不通，水有水寨，早有早寨，不是此刻太平景象，商賈如雲的了。皇上道：「孤觀奏摺，前有九門，後有九寨，又有個甚麼君山，乃水寇屯集的地方，又在何處？卿可將那山形水勢，指點朕知。」

慶道：「今夜君臣龍舟靠在泰山島下，明日早晨，爲臣一處一處奏知明白。」次日早晨，候湖中霧氣散盡，現出一輪日色，一路行舟，一路指點，那是泰山島鴻雁島，一一奏明，直至二十四日，過了五島，船至生門，又把何處擒金鈎，那裏拿岳剛，那裏是死門，折損六員大將，皆死於荆傷之手。皇上聞言，口稱：「奇異，他既湊洞庭爲何？又來保孤，平復後九門，這是何意？」劉慶奏道：「昔年被柳真人收爲弟子，奉師命下山，保扶大清。」原委奏明，皇上嗟嘆不已：「朕居深宮那，知施皇兄卿等辛苦！」正是：

君王那知臣受苦，穿甲容易卸甲難。

一日船至死門，是日炎熱難當，日色如火，劉慶施忠陪着主上出艙，看看君山形勢，恰是山水相連，正看之際，忽然海風一起，浪大如山，一浪打上船頭，只聽一聲：「吾命休矣！」不知何人大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六回

#### 金鰲星原神見駕

#### 聖天子遊湖受災

且說皇上由湖北漢陽鎮駕着龍舟，探望洞庭君山，山形水勢，恰是水天一色，那日到洞庭湖口，君臣正在船頭，吹那海風，以消熱氣，不料那風越吹越大，初時劉慶施忠毫不介意，衆水軍亦不以爲然，只有皇上與四名侍衛，胆戰心驚，誰知此風不比往常，有個止息之時，今日吹得睜不開兩眼，空中陰雲佈滿，日色無光，波浪滾滾，走石飛砂，這一來不但天子害怕，就是慣戰能征，素習水性之劉慶施忠，心亦害怕，又見主上龍顏大變，衆水軍皆兩手抱住櫓，猶恐驚了主上，風又不息，浪頭越高，定睛往水上一看，現出一物，隨浪而張，恰是一座大山，此時劉慶忽然失口大叫一聲：「主上你來看！」衆水軍聽得，方知是天子，並不是欽差王爺，此刻生死之際，也不管他的話，且說皇上聽得劉慶叫聲，掉轉龍頭一看，得見一物，龍頭魚尾，一身高甲，長有丈餘，大如水桶，口中恰是烈火，二目猶如紅燈，望着龍舟，動也不動。此刻皇上驚得猶如木偶一般，半晌問道：「愛卿，此物是何精怪？」慶

道：「主上無憂，此物乃海中妖鰲，臣有治平復之法。」皇上道：「卿又如何制服？」慶道：「主上不用害怕，看臣降他！」說罷，強弓硬弩，將弦扣上兩膀，用力滿開弓弦，照那妖鰲搜的一箭射去，殊不知此物非別，乃是施公足下所踏金鰲，陽魂現出，武當山鐵瓦殿，修真養性，此物乃是元神要主人歸位，方纔隱身不現，今日原神特來參駕，皇上君臣如何知道，此亦是天數定就，非人可挽，你看劉慶有百步穿楊之能，此箭射去，百發百中，不遠不近，恰中鰲頭之上，不射還好，此一箭射出一場大禍，却正是：

天有風雲，人有禍福，君臣至此，豈能逃出！

這金鰲中了一箭，疼痛難當，將頭一擺，尾幾搖，身子一折，恰俗言所說的：鰲魚扎眼地翻身。况他頭擺尾搖，波浪掀天，吼如雷鳴，忽聽大吼一聲，海水如山一般，直向龍舟湧來，衆人一齊大叫：「我命休矣！」劉慶此時，知難逃脫，此厄難顧，別人急用縮地金光法，起在島上，往湖面一看，只見煙霧之中，起了一道白光，冉冉升空而沒。一時之間，白光不見，霧散雲開，得見海水波平浪靜，龍舟形影俱無，如石沉海底去了。心中想道：主上再三要親身朝海，命我等保駕，至出京來，受過無數驚險，今日累及衆人，一齊葬魚腹之中，慘不見尸，皇上施忠已亡，我還活在世上，做甚？到不如魚死同串，鳥死同林，不妨大家同赴水晶宮，即大聲叫道：「主上爲臣來了！」正欲往下一跳，拿回念頭一想，古人云：聖天子百神扶助，豈有一朝聖主良臣，葬在魚腹之理？適纔黑霧之中，現出白光一道，莫非那位仙師打救，不錯，不錯，定是如此，但不知落在何處？天寬地闊，你叫我何處找尋？欲想奔回北京，猶恐施公難容，豈不送死？想在此處，止不住滴下幾點英雄淚來，自叫一聲：「劉慶！你少年得志，中年受損，猶如做了一場春夢，名利何益？不如回南去罷。」正想抽身，心中一想，回去不得，幼年出外之時，家無立錫之地，回去何益？况原郡親友，皆知我做了九門提督，此刻空手回家，豈不被人恥笑？看將起來，此時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這又如何是好？站立在島上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上心來，我不如去在漢陽鎮，對李東山說明，荊州府去會張志遠，二人知道，

必然四下命人探聽，那時我假言無面回京，去到海外找一高山，前去挽簾出家，然後告辭，回至我膝岳家，我岳父無兒，婿有半子之靠，夫妻相會有何不可？想罷，向湖中叫聲：「主上，爲臣去了。」不知回山東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七回 奉師命洞庭救主 指皇上駕遊江南

且說劉慶見君臣落水，未卜生死存亡，站立島上，想後思前，只有至山東這一條路，翁婿夫妻相處一堆，或伴漁樵，或習拳棒，或閨房密語，或深山捕獵，如皇上果然龍歸滄海，我就永不出仕，如未招險，仍然出山保駕。主意已定，向着湖中叫聲：「主子施忠兄，不知君臣逃出此厄否？我劉慶不知主上施兄何日方能相逢？」又叫聲：「連累衆軍淹死。」這正是：

汝等正該水中死，豈能留你岸上亡？

劉慶望着湖中，兩行下淚，事急不敢久停，駕起縮地金光，徑向漢陽而去。不表。再說馬奎前因岳少保之事，被索妃暗害，在金殿紫金梁上代施公少保辨明冤枉，蒙皇上封回至日月山古佛洞，叩見師尊，教習奉師命朝拜四大名山，此刻去在江西省龍虎山，拜見天師領憑，彼時天師指示馬奎速去洞庭死門，打救皇上施忠其餘之人，應招水厄，領憑速走勿誤。劉慶現去漢陽，日後自然會面。馬奎領了天師法語，駕上金光，趕至洞庭，恰遇金鯨湧浪，淹沒龍舟，即用拂塵一揚：「呀！呀！結地金剛何在？速將聖主良臣救出苦海，送至江南。」金剛領了法語，由龍舟之上，救起君臣，一道金光，同着馬奎，離了洞庭死門，直奔江南，把君臣放在樹林之內。馬奎送過金剛，此時恰至四更，君臣二人，雖未受傷，也吃驚不小，睡在地下，鼻息呼呼，如在夢中一般。馬奎將包袱掛在樹梢，方纔叫道：「康熙聖主保駕良臣休貪夢裏，出家人不是別人，乃是當年馬奎，蒙皇上勅封受之君恩，朝山過此，救了

主上君臣，甦醒之後，速回北京，無礙。若一定去朝南海，凶多吉少，君臣今時分手，後會有期。爲臣之言，望皇上謹記。善哉無量，爲臣去矣。」駕上金光，回日月山古佛洞，不表。再言皇上睡在地下，是醒非醒之間，聽得馬奎聲音，說了一番言語，明明白白，聽到「善哉」二字，一驚而醒，君臣立身起來，仰首一望，只見滿天星斗，一輪明月，君臣各各點首，不知劉慶衆人在不在。悽然一番，施忠四下一望，此乃官道，又見包袱掛於樹梢，即忙用手取下，打開一看，皆是皇上所用幾件貴重之物，及換洗衣服，百餘兩銀而已。皇上口稱：「愛卿，只是孤不聽文武相勸，一定要無故強出頭，親身朝甚麼南海，拜甚麼菩薩，惹禍招災，害了四名侍衛，數十名水軍，均葬魚腹。劉愛卿亦未卜存亡，爲了孤家一人，使他們衆人喪命，如今父子不能相見，夫妻不能團圓，實乃孤之咎也。現在只剩君臣二人，不是馬奎前來援救，還是同赴狂瀾。馬奎指點明白，回京有喜，朝海有憂，罷罷收回念頭，將朝海之事，回京另差大臣替孤去罷。我君臣二人，不如由江南回到北京，命人探聽他們生死，愛卿意下如何？」施忠道：「主上言語，須放低聲些，此乃陽關大道，少時天時行人往來甚多，猶恐洩漏機關，大有不便。主上適才所言，不到南海，由江南省城一路回京，此話有理。」便將包袱包好，束於左肩，君臣緩緩步行，徑向江南省城行去。正是：

日色西沈投宿店，雞聲三唱登陽關。

康熙天子，乃一朝之君，只落得徒步而行，心中慢慢思量，施皇兄出征洞庭，血戰之苦，孤王身居皇宮，那裏知道，此時朕與施忠跋涉道途，方知艱苦不堪，後日回朝，孤要與皇兄重加俸祿，方不失爲天子之道。且想且走，早行晚住，直奔省城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八回 東山得信心無主 月姣見夫喜重逢

却說劉慶那日由洞庭島上，駕起縮地寶光，不過一日夜之久，到了漢陽協台衙門，當執旂牌，大吃一驚，上前

接着口稱：『大人來了！』劉慶道：『煩勞稟告大人，有要事面見！』當值不便再問，抽身入內稟報。東山聞知劉慶一人轉來，知必有不妙之事，心中惶惶，急速請見。大開中門，只見劉慶顏色大變，心更着忙，站立二堂相接。劉慶見了東山，叫聲：『李大人，好險些難會着大人了！』二人請安坐下。李東山慌忙問道：『劉大人由何地而來？主上現在何地？』劉慶不害不語，用手一擺，呼呼喘氣，咽喉哽哽，半晌難以出聲。東山見此景况，不便追問，正欲吩咐設席，只見老管家前來相請，東山即陪劉慶入席。劉慶此時不謙不遜，虎食狼吞，不怕你英雄豪傑，說到飢寒二字，無不寒心。方一日夜未沾飲食，便如餓虎一般，食夠多時，酒飲數盞，方才停杯，言道：『李大人！』便將如何壞船，如何烟霧之中，有白光一道，直向南方去了，未卜生死。李大人可命人探聽洞庭，俺劉慶就此告辭。東山擋住道：『劉大人何往？』『荆州府報信！』東山即送路費銀二十兩，交與劉慶拱手而別。東山送過劉慶，即命部下挑選熟習水性水軍一百名，多備船隻，去君山搭下窩棚，打撈尸首，一面探聽消息。衆水軍領命去了不提。又說劉慶由漢陽奔至荆州府衙，不是先前飢餓光景，向看門之人說明，進內回明。張志達聞報，不知何事來此，即命開中門，步出二堂口，接着二人，挽手進了書房，見禮落坐，獻茶已畢。張志達言道：『大人不保主子南海進香，此刻到此何事，請道其詳。』劉慶口稱：『大老爺！』便把如何探訪洞庭五島八門，行至死門，遇妖魚捲浪吞舟，皇上施忠，不知生死。那時事在危急，使用金光逃出羅網，只見白光一道，向東南而去，仔細說了一遍。李東山，俺已去過，今特到此報知。志達說道：『此事也怪不得大人，乃天數所定。大人說那白光，想必是神人打救皇上，亦未可知。况主上乃聖明之主，施忠乃忠義之臣，焉有死於水中之理？久後自有佳音。』劉慶言道：『大老爺真不愧讀書之人，才識高超，詳者不錯。』正要告辭，酒宴已至，仍然擺在書房，二人入坐席間，一面用酒，一面閉談。『大人此刻回京，還到漢陽？』張兄不知，俺此刻先回山東滕莊，說明一切事務，然後天涯海角，探訪君臣下落，就此告辭了。』志達亦不阻擋，送出暖閣而別。劉慶此時不用金光，一路步行湖廣到山東，不過數日，早到了

滕家莊，莊丁即忙進內報告莊主姑娘：『姑爺回莊來了！』天錫月姣聞報，嬌客歸來，果真言不失信，父女二人歡天喜地，出莊迎接，翁婿挽手，同進內廳。劉慶方上前，與岳父行禮，天錫一手拉住，口稱：『賢婿！』長途跋涉，只行常禮。『劉慶一揖，然後夫妻對拜，各各落坐。月姣問道：『劉郎你一人回到莊上，爲何包袱行李，一樣俱無？又向何處去了？可對爲妻一言。』劉慶心中一想，欲要說出真情，猶恐洩漏機關，只得假言哄道：『賢妻不知，爲夫的將必客人送到山東省城，將標銀結明，只剩銀子幾兩，爲了一樁好事，便將銀兩用盡，又將包袱等件變賣，方把此事完畢，故又耽延十數天，然後輕身歸來，從今以後，也不出外保標，就在莊上侍奉岳父天年，以盡半子之道。我門夫妻團聚，豈不快樂！』天錫聞言，欣喜不已，月姣心中甚是快樂，故不待多言，即命擺酒接風。自此以後，或夫妻閨中細語，或翁婿談論神拳，此亦人生之樂事耳！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九回

觀告示君臣憤怒

談古今主僕閒遊

身爲封疆大臣，食祿當思報本；知足常樂，古人云：『落個神安夢穩，爲甚私通賊寇？惹得志亂神昏，一心妄想坐龍庭，事敗身命俱損。』

却說前回書中康熙聖主洞庭遇難，被馬奎打救，送至江南省界，君臣醒來，只得同奔省城，緩緩行去，六七日光景，到了江南省城東門口，得見擁擠許多人在看告示，不知上面寫些甚麼。君臣上前一看，乃是招兵告示，你看范宏爲甚招兵？因前集書中八國舅索信，見全家被戮，逃至江南范宏衙中，老賊恐走漏風聲，在衙不便，命乾兒侯子登，將他送至雲南大龍山鐵教主處，鐵大龍便把女兒秀英招贅索信爲婿，便在雲南五屬招兵聚將，集草屯糧，候兵精糧足，便圖大事。范宏得了回書，故此也在招兵，助一臂之力，日後也好平分地土，方遂心懷，恰是胆大包天，正是



身居封疆意未滿，欲謀不軌亂朝廷。

皇上見了招兵榜文，心中大怒，又不能形之於色，猶恐洩漏機關，進了東門城內，行至大街，得見一座客座，皆是高樓大廈，坐北朝南，上面橫着一塊金字招牌，書有「尚賓官店」四個大字。施忠低言道：「我們君臣就住此店罷了！」皇上點首，進了官店，小伙計即忙把客官接進，指好房間，烟茶面水一並送到，少時擺上酒飯，君臣就在房內共桌而食。次日飯後，君臣換了便服，出了官店，徑向街面閒遊，一則觀看風俗人情，二則察探文武好歹，一連兩日，知此地將軍姓連名元，乃是正白旗滿州人氏，總督范宏，原本漢官，爲他惡跡多端，難以表盡，其餘大小文武均無劣跡。次日便是五月初五端陽佳節，龍舟競渡之期，天下龍舟，江南第一，是日城鄉內外老幼男女，均至河下看划龍缸，君臣二人將緊要之物，隨身帶定，銀兩放在抄袋，其餘物件放在店中，緩步出了店門，行至街市，得見：

家家門前懸艾虎，戶戶傍掛劍菖蒲。

施忠不知何故，口稱：「老主東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皇上道：「這是殘唐時候有個僖宗皇帝，開科取士，欽點首名狀元，姓黃名巢，表字巨天，乃山東省曹州府慈祥村人氏，其父乃是商賈名中，其母田氏，懷二十五月而生，面是黃金，兩豎橫眉，盤牙二齒，奇形怪象，後來長大讀書，天姿穎悟，接連入學，中舉會進，獨占鰲頭，天子得見形容凶惡，龍顏大怒，貶了試官，又貶狀元，將他擯下金殿，黃巢急得撞胸頓足，出了午門，心不甘，回頭大罵：「昏君！」正在辱罵之時，忽然空中飛下一隻金雞，毛分五彩，向黃巢大叫三聲，點首三下，此時黃巢得見金雞點首，心中一動，便向金雞說道：

金雞有五德，頭頂紅冠子，身披錦繡文，胸中藏信義，今日對我鳴，其中必有異。我若有天下，再叫二三聲。那金雞點頭展翅，叫了三聲，騰空而去。黃巢大喜，離了午門回家，路過藏彌寺，寺中長老法明迎接入廟，因法

明知他乃混殺星降世，故留在寺中，後得神女賜他混唐寶劍，收生八百萬，在劫難逃。五月五日便在寺中起義，將法明開刀，獨自一人下山，遇見數十落榜舉子擋住，要他等歸降，衆人不在劫數，一齊順從，拱服於他。風聲一出，許多落第武舉，皆來投奔，人多勢衆，搶村莊，打糧，少年當兵，黃巢騎匹腳驢，路上搶一少婦，身背十二三歲孩童，手牽六歲小兒，黃巢大罵：「賤婦不仁，大者身背着，小兒用手牽，背者是你親生，不是？」婦人哭啼道：「大王請聽，奴娘家姓楊，夫家姓王，奴夫弟兄二人，哥嫂亡故，只有這十三歲姪男，交奴撫養，手牽小兒七歲，乃是親生，奴夫久住藏彌山，耕田種地，今早山上人吼馬嘶，合莊男女逃盡，奴夫不知去向，故將姪子背上，手牽親生，若跑得脫，便罷，跑不及之時，丟下己子，保全姪兒，日後太平還鄉，夫妻重逢，必定生男育女，縱然丈夫不回，有了姪兒，也不能斷絕香煙。今遇大王，三人該死。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黃巢聽畢，口稱：「義婦！孤殺義婦，皇天不容。」心中一想，孤能容他，猶恐別人相害，如何保全，抬頭一看，遍地均是菖蒲陳艾，即向楊氏言道：「不用啼哭，可將菖蒲做劍，陳艾扎虎，懸掛門前，孤面前有五隊人馬，孤知會他等，見門前懸着蒲劍艾虎者，不用傷害，豈不避過一場殺氣？保全他們三人。」楊氏叩頭謝過，回至莊上，那莊上數十人，楊氏向他們說明，家家懸掛，脫逃此劫，故爾流傳至今。」施忠點頭道：「却是這個故事。」君臣談談說說，不覺到了東關，得見一片平陽，約七八里寬，搭着一帶篾棚，皆是各行買賣，人山人海，正在觀望，忽聽遠處銅鑼噹噹之聲，不知爲了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零十回 同玩耍君臣觀競渡 雙賣武夫妻受凌辱

却說康熙皇上同着施忠君臣二人，至河下看划龍舟，但見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穿紅着綠，你來我往，皆是些士農工商，紳耆仕宦之人，向遠處一望，見一帶茂林修竹，此時日光如火，君臣去在茂林，避暑乘涼，落個清閒自在。走至林中，只見緊緊圍了一個圈子，皇上望着施忠，叫聲：「小伙伴，你看內面在做什麼？」答道：「乃是賣武

藝的。』君臣二人，幸得身體高大，站在衆人背後，向內一望，見是一男一女，男的三十餘歲，女子二十餘春，身雖檻褸，品格非凡，婦人亦甚美貌，地上鋪一床布毯，上放一對簡，一條棍，還有一面小小銅鑼，見那男子把頭上毛辮一盤，身穿短衣，腰拴布帶，扎定滿耳草鞋，足下蹬勞青布裹纏，袖口一捲，雙手一拱，走了一個週圍，然後站立中間，抱拳向着四方，四方交代一遍，方言道：『我們夫婦，並非好吃懶做，原因家屋淡白，工藝不會，方才學就幾手紅拳，離鄉別境，奔走四方，行至貴境，缺少盤川，今乃初五，龍舟大會之期，望諸位高抬貴手，湊趣湊趣。』說罷，便將齊眉棍拿在手，口中說：『得罪！』耍了一會，面不失色，氣不促喘，人人喝彩不止，耍完收棍，稍息一刻，便向婦人道：『賢妻！我們夫妻對打，以簡做刀，以棍做矛，耍一個單刀破矛。』那婦人笑容滿面，手提刀簡，對面站立，男子口稱：『各位地面寬闊，請陸一步，將圈子讓寬，二人比武，不比一人耍棍，猶恐失手，打着各位，休怪告罪在先。』說罷，舉起銅棍，標步上前，照着婦人迎面點去，婦人即用左手之簡一撥，右手一簡照頭打去，一面舉棍，望上一領，只聽噹的一聲，衆人齊聲稱好，二人一來一往，有了二十個照面，方才打完，那南角內出來兩個老者，口稱：『各位！今乃端陽佳節，你看他們夫婦，武藝高強，大家發一發賞，湊合幾個錢，不拘多少，隨便各位慷慨，我二人替他當個會首，壯士你將銅鑼拿來，待愚老二人代勞。』說罷，接過銅鑼，向衆人面前走去，也有丟碎散銀子的，也有取鑼錢的，多少不一，由南轉至北方，那二人低聲言道：『親家！你看那方站立幾位財爺，真是他夫婦造化。』這老者所說之那幾人，一個是制台范宏的公子，名曰范林，一個是范宏的乾兒侯子登，左邊之人，名叫高豐，右邊一人，名喚李雲，乃是烏江渡水寇，皆是范宏心腹，身後十餘人，有幾個是范公子弟兄的心腹，是子以下，皆是烏江渡水兵，當下二位老者，走上前去，拱手言道：『二位公子駕至會場，小老前來與二位公子叩節。』二人把頭一擺，口稱：『罷了！』老者用手一指道：『公子請看，那遠方賣藝之人，苦不可言，離鄉別井，在會場求助資斧，請二位公子爺施惻隱之心，重重發賞。』彼時范林子登二人聞言，心中大怒，罵道一聲：『老狗！你乃甚

等之人，敢在公子爺面前逞才，替那狗男女求討路資，他二人既是出門求財，跑江湖，登碼頭，難道規矩都不知道，常言道得好，離坡五里先問鹽米，來至江南，就該先行至公子府中，請安問候，自有金帛幫助，你看他二人大模大樣，目中無人，兼之武藝不強，你這老狗，來出頭逗錢，都是想沾摸幾文，是也不是？』范林說着，將右手一揚，一掌向老者打去，接着下一脚，老者仰面一交，跌翻在地，那一個回頭就跑，慌忙之間，踏着鼻涕，一滑仰面一交，把銅鑼丟在地下，搭個稀爛，二人也不敢還口，自認晦氣，翻身扒將起來，走過一邊，那夫妻二人，看着這個樣子，真是古人云：人離鄉賤，貨離鄉貴，足踏生地，眼觀生人，只有敢怒而不敢言，傍觀之人，知是一趕惡蟲，如狼似虎，誰敢出頭惹事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十一回 英明主疎財仗義 侯惡霸倚勢凌人

話說當時惱怒了康熙君臣，步在旁邊，心中不以爲然，又見夫妻二人，兩行弔淚，隨即開口叫道：『你們夫妻不必悲啼，可過這旁來，爲客助你銀兩，你們也好行路。』那夫妻二人聞聽，心中十分感激，正欲上前見禮，忽聽范林大罵：『狗子無禮！』由北至東，帶着一衆惡奴前來，施忠見不是頭，也在防備，那賣武之人，將布毯裹起，斜背背上，各執防身兵器，站立遠處，如有不測，也好遠走他方，不表衆人，且言范林帶着一趕凶徒，走至天子面前，用手舞來舞去，口中罵道：『何方來的匹夫！仗你有錢，敢來羞辱公子爺，豈你無罪？』天子還未開言，只聽傍邊看的人言道：『二位客官，他們是遠方來的，認不得這位公子爺，他乃本省制台海外天子的少爺，可快認個不是，免受目前之苦，不然公子爺招呼衆人，打你一個半死。』彼時天子是聽得范宏之子，倚仗父勢，將龍頭擺了幾擺，暗暗防備，施忠隨在身後，二目圓睜，切齒忿恨，此時那范林聽衆人替他說出名姓，揚揚得意，也不知是當今聖主，走至近前，迎面一掌，向天子打去，天子不慌不忙，用龍掌一擋，順勢一掃唐腿，那范林仰面一交，倒在平

地，只聽哎呀一聲！那高豐李雲，見得公子倒地，口稱：『反了！』各各取出兵刃，一擁上前，團團圍住，那旁侯子登命一衆家丁，把范林扶至柳陰之處臥下，看他等廝打，只等捉了二人，送官處治。又說李雲上前，向着施忠一鋼打去，施忠將膀背一抬擋住，耳聽後面風聲，乃是高豐在後面一棍打去，施忠將身一扭，右手一抬，將棍抓定，往前一扯，又往後一送，誰知那賊氣力不住，立脚不住，往後一交，跌落在地。施忠得了此棍，如虎添翼，翻身與李雲棍鏢交加，二人一場好殺。那一傍高豐在水兵手內，另拿一棍，照定皇上迎面打來，此時皇上手無寸鐵，只有往後退步，高豐進一步，皇上退一步，看看事在危急之際，忙了本地城隍土地，急差小鬼判官，暗中保駕，故爾高豐連打數棍，皆未打着，心中好不焦燥，大吼一聲：『衆家哥弟快快一齊上前，將這兩個狗子捉獲，不要放走一人。』施忠聞聽賊人之言，猶恐皇上有失，急忙退至天子近前，君臣二人背靠背，此時本地專城汛兵及龍缸會上之人，見得傷了制台公子，猶恐大人降罪下來，故大家一齊圍上前來，大叫一聲：『狗男子！你二人目無王法，敢打傷制台公子，汝等就不得活了。』此時看熱鬧之人，更多了，施忠手內到有一根齊眉棍，惟皇上手無寸鐵，空拳赤手，施忠一根棍，又要保駕，又要顧自己，實難招架，看看危急之處，內中有一汛兵，手執一根生銅棍，照定皇上打來，皇上此時也顧不得好歹，力加兩膀，將龍頭一擺，抓着生銅棍，往懷中一扯，又往後一送，那人立脚不穩，兩手一鬆，往後一交，倒於地上，正欲翻身扒起，被皇上照定背心一棍打去，竟至嗚呼哀哉。皇上不打傷此人，猶還小可，今把此人打傷，你看那江南城那些遊手好閒之人，各執棍棒，將君臣二人團團圍住，水泄不通。那寶武夫妻站立遠處，看看二人受敵，本是爲我們夫妻，本欲上前相救，怎奈人多勢衆，不敢上前幫助。正在思想之際，看二位客人，只有招架之力，正欲向前幫助，忽聽大樹之上，有人大吼一聲：『你這一羣狗，狐假虎威，仗勢欺人，老子在此，看了多時，汝等仗你人多，待老子打個抱不平！』聲還未完，只見樹上跳下一人，手提鐵扁擔一掃，只聽哎呀一聲：『我命休矣！』不知何人受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二回 飛風腿怒見不平 鐵扁担掃退水寇

且說康熙君臣被烏江渡一趕水寇，卽本地痞棍，團團困住，真是三拳難敵四手，看看掙持不住，那寶武夫妻早已躲遠了，實在招架不住，危險非常，只聽那大樹上面大叫一聲：『這一些惡霸，以多欺寡，以強凌弱，老子看夠多時，要打老子們一個打一個，以多爲勝，不算好的。二位客人，不要着忙，待我來打了這個抱不平。』說罷跳下樹來，手中提根鐵扁擔，頭上盤着毛搭，身穿洋布短衣，白布褲子，一雙赤足，身體高大，年約二十餘歲，跳下來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將扁担一舞，那些流氓兩邊一分，大吼一聲，猶如天崩地裂，一直闖進中間，君臣見有幫手，精神倍加，那壯士方纔進來，只聽後面一人，大叫：『狂徒！休得無禮。』將到背後，壯士回頭一看，那人身子一側，這壯士借勢一飛腿打去，把那人打退數步，方纔倒臥塵埃。那些汛兵流氓，一齊跑盡。高豐李雲見此人又來，從前吃過他虧，知勢不可敵，二人奔出大林，扶着范林侯子登一同往西門而回，受傷未重，擺酒壓驚，慢慢再作商量，一面命人把尸首掩埋不表，再言君臣二人，見二賊逃走，便欲追趕前去，那人高聲叫道：『客官去不得了，那賊敗進城去，你們趕去，定要吃虧。』君臣回頭轉來，只見那人用手一招：『客官隨我來！』君臣點首，隨着那人，回正南行去，離龍船會約有十里之遙，見那人進蘆塘內面，君臣情不得已，也只得跟隨而進。又聽後面有人叫聲：『二位客官慢走！今日爲了我們夫妻，累及二位客官，險遭毒手，我們正欲出來，又見那位壯士幫助，今已脫了虎口，特地趕來叩謝。』四人一齊進了蘆塘，與那壯士大家拱手相揖，席地而坐，便問：『壯士高姓尊名，住居何處？蒙你求我二人，也好報答於你。』那壯士答道：『客官我少讀儒書，說話粗魯，客官休得見笑。我常聽老人言道：施恩望報非君子，救人急難是丈夫。』

豈有望報之理？我姓田名讓，父亡母存，家屋實係淡白，無有本錢，未曾做買賣。客官！你看黑呀呀一個小峯，名

曰白麻姑山，前人言：此地是個美女養羞之形，我們母子就在那山嶺上住，一日要砍兩挑柴發賣，每挑能賣二百文銅錢，一挑柴錢，以作日用，一挑作爲存留，以防老母不測之需。今早晨陪母過節，我母叫道：「我兒呀！你難得空閒一天，今日端陽佳節，你偷閒去看龍舟，散淡一下。客官我媽不叫我，我看龍舟，我還是不敢偷閒。這樣看將起來，我不奉母命閑耍，那個又來救你？我一舉兩便，先挑柴進城賣了，然後出閒游，見茂林深處，人聲亂振，喊聲不止，我才扒上大樹，看你們許久，知你們乃是番仁心，誰知：

爲好解危不討好，濟急反自惹煩惱。

客官！你可認識那幾人否？客官！那身高的，乃是本省總督范宏的公子，名叫范林，便是打你那人一個身材矮小的，姓侯名子登，捐了一個監生，就是范宏的乾兒，倚勢作威，那有兩個惡徒，一名高豐，一名李雲，俱是烏江渡的水賊，借擺渡爲名，暗地作惡多端，皆是范大人的心腹，此四人狼狽爲奸，無人敢惹，凡過往客商，過烏江渡口，受害不可勝計。其餘之人，皆是隨聲附和，不知道他今日之事，亦是路見不平，恰恰碰巧，我生平性格如此，何言報恩二字？請問二位客官，仙鄉何處？貴姓尊名？請道其詳。」不知皇上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十三回 在蘆塘細表姓名 尋旅店暫且棲身

且說田讓把姓名表出，然後請問皇上，皇上答道：「爲客北京人氏，姓必名清，表字大方，各省發售珠寶，箱擔已回京城，那一個乃是火伴，姓方名仁，行至此處，聞聽貴地龍舟，甲於天下，因此在此逗留數日，觀看熱鬧，今日爲他們夫婦一番憐惜之心，險遭不測，若非田壯士，勇難脫此難，適聞田壯士之言，每日打柴奉母，承歡膝下，真可謂孝順之子，凡事見義勇爲，真算世間奇男，後日必昌爲客回京，自有厚報。」掉頭望着夫婦問道：「壯士仙鄉何處？貴姓尊名？爲甚離鄉別井，出外賣武，謀其衣食？」答道：「稟明二位客官大哥，我乃江南本省懷安府

人民，姓魯名連，朋，這是敝內，姓郭名一姑。」說到此處，施忠一想，郭一姑乃郭正有胞妹，我與正有同營，又是弟兄，常聽他說，未知是他不是，他聽連朋說道：「因我內兄郭正有，邊廷吃糧投軍，故爾夫妻二人，到湖南投靠，大謀一事做，不料行至此處，缺少路資，借藝謀食，豈知遇着惡霸，又使客官受險，幸得田大哥援救，賢妻快來，與客官叩頭。」說畢，夫妻向着天子施忠雙膝下跪，皇上施忠連稱：「請起！」回頭又與田讓稱謝，大家仍然坐下。田讓言道：「客官今欲何往？」皇上答道：「爲客初二便至貴郡，住在城內上賓客店，還有些領物件，存放店中，今日暫住一夜，明日收拾回京去了。」田讓道：「客官！你好大胆子，想那江南省城，此刻猶如殺人戰場，況今日你又打傷制台公子，又傷數名水軍，打死一人，難道他們不挨門逐戶搜查？你如同至店房，反是自投羅網，並要連累上賓官店，依我想來，就有甚麼貴重之物，亦拿來丟了，也不要緊，不然就要貪財捨命，聽我相勸，改道回京。客官意下如何？」皇上答道：「承好漢美意，另走別路，看看天色黃昏，難知道途，望田好漢指點一二。」田讓道：「事不宜遲，隨定我來。」五人一同起身，出了蘆塘，言道：「此去五六里遠，近有一三陽鎮，乃商賈往來要道，人煙稠密，生意茂盛，一邊走湖南，一邊蘇杭，一條陽關大道，直進北京。」五人一面走路，一面閒談，不久到了三陽鎮，就在鎮外，找了一個清淨客店，五人進了店房，口稱：「恭喜！」店主人抬頭一看，見五人穿帶，也有不同，見二人滿身光彩，一人身着短衣，一人衣服藍襖，又有一個年輕婦女，並無馬匹車輪，包袱行李，心中有些詫異，不得不請問來歷，即拱手言道：「你們五位還是一起？或是同行？請道其詳。」那田讓雖隔此地不遠，何以店主不認識？因他每日打柴，均在發賣，無有空閒時候，到過此地，故而聞名，未曾見面。今見店主再問，隨即答道：「這二位客人，乃北京人氏，販賣珠寶，擔杠先行回京，因請我護送他們，那夫婦二人，乃是耍紅拳賣武，皆在途中相逢，同至此地，住宿一夜，明日便往湖南投親，我乃本地人氏，住在麻姑山，姓田名讓，便是。」店主聞言，說道：「田大爺，綽號是不是飛風腿？」答道：「虛名在外。」店主道：「久聞田大爺是個孝子，平素見義必爲，今日到此，三生有

幸！即吩咐夥計看兩間上官房，田讓即教備兩桌酒，少時排設停當，田讓陪君臣一桌，連朋夫婦另有一桌，酒過三巡，田即口稱：「客官你二人明日天色將明，急速起身，不分晝夜，走出江南地界。若是遲延，恐怕一路捕兵得了密信，守住隘口，難以逃脫。悔之晚矣！魯好漢亦要早行，須知事從根起，藕從連生。因為你們之事，此去不過百里，便是湖南地界，就不怕了。」夫婦二人聞言，兩行弔淚，未知何事啼哭，且看下看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十四回 嘆窮途足踏生地 贈路費手草龍書

話說魯連聞聽田讓指點之言，不禁落下幾點英雄淚來，只因銅鑼打爛，腰無半文，如行至路途，怎能下台？又如何到得了湖南？一姑見丈夫悲啼，亦不覺傷感起來，正是：

在家貧來不算貧，途中無錢苦殺人。

皇上見得夫妻二人均在悲苦叫聲，「魯壯士此時湖南軍務已將掃平，不久班師回朝，你們夫妻不如同着為客一路同至北京，等候日後你們姊妹郎舅也好相會，就無路資也不妨事的。夫婦心意如何？」連朋夫妻一樣心事，本得隨他一路進京，沿途大大不便，常言道的好：

禮門分內外，義路別親疎。

非親非戚，旁人豈不恥笑？日後兄妹郎舅相逢，若生疑心，必惹一場煩惱！二人如此一想，可惜此番遇合。連朋想罷，口稱：「客官多蒙好意照看，我們夫妻念頭，不到黃河心不甘，一定要往湖南一走。」皇上道：「既是你們夫妻去心已定，為客也不阻擋於你，但是軍務太平，分兵三處扎營，你們夫婦會着郭正有便罷，會之不着，殷元帥不肯收留，豈不辜負你全身本領？進退兩難，那時作何計較？好好一定要去，快把店家文房四寶取來，那殷元帥乃是蒙古人，與為客在京之時，大有來往，為客寫封書信與你，代在身旁，見了此書，一定收留，大小有一武

職。」連朋大喜，即把筆硯取來，擺在桌上，將墨研好，退至一旁。皇上方離席，至旁桌坐下，手提羊毫，就將某時出京，隨帶何人保駕，親朝南海，食毒泉，探洞庭，江南看龍舟，得遇連朋，孤荐卿營効力，使他兄妹會面，可將大小功勞撥上幾件，得授一官半職，卿其勿負朕意。用滿文寫得清清白白，封好交與連朋，田讓站立一旁，觀看盡是畫符一般，不能識認，耳聽嚙嚙之聲，恰打二更，言道：「你們四人請安宿，待我回至家中，稟明母親，將我存留之銀取來送與你們。」天子口稱：「不當為客出店之時，隨身帶有銀兩，就是他們夫妻，為客亦要送他盤費。」田讓道：「客官既有，免我一番跋涉，明日你們早行，我就不來送了。」說到此處，滿面愁容，聰明不過天子，察言觀色，便把袖口扯定，言道：「恩公！你道我四人早去，難道又豈肯容你？」田讓道：「他不容我，也說不得了，奈家有老母，不敢遠離，不然何處不可為家？遠走別省，他又其奈我何？古人言得，有見義不為無勇也，既為朋友之事，何懼死生禍福，你們須早各行程，不必憂慮，此事付之於天罷了。」皇上心中暗想：「此人一孝二忠三義四信，兼之胆識過人，日後回朝，定要以重爵相報。」叫聲：「田恩公！你那住處該何縣所管？」田道：「麻姑山一帶，該鳳翔縣所管。」皇上聞聽鳳翔所管，方把龍心放下，口稱：「好漢！要是鳳翔所管，那就不怕他了，此縣之官，姓倪名少卿，二甲進士出身，奉旨簽發，由京選來此轄民，為官清正，在京之時，與為客至厚，通家往來，為客走後，若無此事，便能若那狗子一定前來拿你，必定送在他處，你們倪大老爺定要調審一番，那時你將為客姓名說出，因看龍舟如何生事，如何與范林交手，你如何前來救援為客，如何打傷人命，一一向他實言，他必定設法保全於你，你把為客姓名，清字大方，夥伴姓方名仁，牢牢記着。」囑咐已畢，耳聽鼓打三更，田讓言道：「夜已過半，也不回去了，在此陪你們閒談。」大家仍然坐下，田讓便把范宏劣跡，一一說出，不知說些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十五回 良夜迢迢談惡跡 青天擾擾起欺心

話說田讓正欲告辭回家，耳聽三陽鎮上三更鼓響，言道：「我也不走了，還有一更多天，要明了，我們大家開談。客官！我這江南省不是昔年了，自從范宏來此做總督，養些餬虎，食盡民脂民膏，做事欺天滅理，收那侯子登以為義子，每日同范林不遊花街，即宿柳巷，姦淫佔霸，欺壓善良，誰敢反目視之？又有烏江渡口高豐李雲這兩個水賊，借擺渡為名，常有謀財害命之事，那烏江渡上下連灘三十里，只有這個渡口，該賊在河兩面立有棋子，不准別人推舟，手下養得二百名水軍，一月只有三天，方能開渡，過期之時，無論何人，要過均不能，推舟資定有規則，上等取錢三釧，中等要取二千，若推車挑担脚夫，就是下等，亦要取錢一千文，若不依定規，便把物件作抵，不然一掌打下水去，不管死生，誰個敢為不是？人人知他別害，又是范大人爪牙，皆不敢由此而過。客官！他一省諸侯，那朝內部官，非親即友，大家通同一氣，瞞着皇上，故而胆大妄為，無人敢惹，怕只怕後來還要造反謀朝了！」這一篇言語，比金殿奏本還要詳細些。那說者無意聽話有心，說得君臣二人心中憤恨不已。此時無可如何，忽聽四更鼓響，田讓催促起身，一面喊起店夥，點上燈亮，請各位起程。皇上命施忠把店賬開了，田道：「不勞客官，我已開消清楚了。」皇上點首，口稱：「道謝！」一齊出離店門，行了五里路，向叉路一指，這一條「望京大道」，這便是「湖南之路」，前行數里，有車有馬，客官不要步行，沿途保重。」用手一拱，彼此分手而去。皇上取出十兩銀子，送與送朋夫婦，大家拱手各登陽關，正是：

送君千里終須別，五人分袂各東西。

皇上回京，連朋至湖南，均暫不表。再言范林侯子登高豐李雲前在龍舡會丟臉，回至子登府中，擺酒宴消愁，高李二賊，席前言道：「二位相公今日受那廝凌辱，難道罷休不成？」子登道：「豈有罷休之理！二位請回烏江渡，明日一早送兄弟回衙，見了乾父，將此事稟明，定要捉拿於他，以雪此恨。」二賊聞言大喜，作別而去。一夜無書，次日清晨，弟兄同至督府，進了二堂，見了范宏，請安已畢，范宏問道：「林兒昨夜那裏去了？」公子見問，大聲

痛哭起來，老賊乃獨子之家，姑息養奸，見兒子哭泣，忙問何事？子登接口言道：「乾父不知，只因昨日會場，兒同兄弟前去會，誰知有賣武夫婦，借此為名，又有一老一少面生二人，皆是遠方匪徒，前來打劫會場，兒同兄弟即命專城汛兵上前圍住，看看要將四人捉獲，突來本地的惡棍田讓，前來幫助四賊，打死一人，受傷數人，不是弟兄走得快，險遭此害，因此未曾捉獲。事後孩兒命人探聽，方知是麻姑山田讓勾引來的，已將四賊放走，為田讓家有老母，不能遠走高飛，每日以打柴為名，身担根鐵扁擔，實則坐地分贓，望乾父行文速飭倪縣令火急命差捉拿，以靖地方而保治安之責。」正是：

大事壞在小人手，一言興邦一言喪。

那范宏老賊聽罷子登一番假言，心中大怒，罵聲：「狗官倪少卿！你管的好百姓，地方出了這種惡棍，平時不聞不問，昨日會場打搶，又不帶差兜拿，亦不稟明本院，常常藐視於我，難道你這小小縣令，本院撤你不了？」即命文案把文案辦好，交與子登，即起身退出督院，一直往鳳翔縣令而來。當值班頭，即忙進衙回明，倪少卿聞報，心中一驚，即開中門接見，未知子登如何說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十六回 鳳翔衙二差奉命 麻姑山孝子別親

且說侯子登奉了范宏之命，捧着文書，帶了跟隨，一直來至鳳翔縣衙中，投了名帖，一衆衙人，皆知為昨日之事，來會本官的。當值衙役，即至二堂回明：「監生侯子登拜會！」將名帖往上一送，倪大老爺只得答個「請」字，常言宰相家人七品官，他雖是捐監，乃是上院的乾子，心中雖然不喜，面上不露痕迹，即命廠開中門，子登洋洋得意，大步走進中門，縣令見他模樣，冷笑一聲，接至二堂，敘禮分賓坐下，茶罷，口稱：「公子有何貴幹，駕臨敝衙，請道其詳。」子登道：「無事不敢擅闖，總督大人有文，又有口示，說貴縣那裏是在轄民，全是糊塗，文書硃單

在此。』放在桌案之上，告辭去了。縣令即將來文拆開，從頭看畢，心中想道：『本縣特授此地，將滿六載，也知田讓是個孝子，每日打柴奉親，有義有信，真是安分良民，素不與匪人交往，那有通匪之事？况昨日端陽佳節，龍舟競渡，該弟兄下河頑耍，只要他不欺人，誰敢惹他？不但平民，就是滿城文武，誰不懼勢怕他？文書上面限三日拿獲五人，照例所辦，逾限滿期聽參。』即喚戚信、魏忠吩咐：『這有硃簽，命你二人去至麻姑山，將樵子田讓喚來見事，生情不可作威嚇詐，帶至側門，先來稟爺得知。』二差領簽退出，走至城外，找一僻靜酒館飲酒，魏忠叫聲：『戚信師父！昨天這一件事，你我親眼看見，可恨這兩個天殺的，把這大案來害好人，拿回必是一死。』答道：『魏師父，你我同衙多年，難道看不出老爺心事，怕的是陷害好人，囑咐我們不要放虎作威，你我想來，也不過牢獄枷鎖之災，不甚要緊。』說畢把酒賬付過，直向麻姑山走去。再說田讓送過四人，怕母在家懸望，急速奔回家中，見母倚門而立，大步上前叫了一聲：『母親，兒回來了。』田母見兒回來叫聲：『兒呀！你從來不肯貪耍，昨日前去會爲何一夜不歸？使娘懸望。』田讓回稟道：『母親不知，兒有不孝之罪。』便雙膝跪下，田母愛他行孝，『兒呀！你有何罪，快快起來，對爲娘說明。』田讓起身坐下，便把昨日看會之事，原原委委說個明白，只說母親聽見害怕，誰知老母胆大並不失色驚慌。殊不知田老夫婦幼年捕獵爲生，每每怒見不平，亦要出頭干涉，所以兒子性情依然如故，說是龍腿風，亦是父親親自所傳，自幼練習好的。田母聞兒子之話，言道：『兒呀！你既與客人解危，乃是見義勇爲之心，又將客人送走，做事做到頭，如有禍事，一人挺身承當，方算男子。若縣大老爺差人喚你，可把情由對父母縣令大老爺訴明，俾大老爺是個清官，愛民如子，保民如赤，那怕侯子登與總督是乾兒父子，倚勢作威，常言道得好：』

官高壓不倒鄉黨，山大難遮那太陽。

還是要由地方官作主判決，果然定兒之罪，此事非兒一人，必得把四人拿獲，或真或假，方能定奪；難道把兒

一人問抵？况那必客人回京，不久定有人前來看你，爲娘想那必客人，並非平常人家，決不失信的。』母子正在言語，忽聽有人叫門，知是公差，即把柴扉打開，果然不錯，即請進內見禮落坐，田母獻茶問道：『二位師父光降，有何情事？』二差見母子毫無懼色，心實佩服，說道：『無事不敢擅闖，因令郎打傷人命，奉縣主大老爺之命，前來喚田大爺去不去？』田母道：『兒呀！只管前去，不要委曲二位師父。』田讓遵命辭別母親而去，不知此去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七十七回 麻姑山孝子別母 鳳翔署清官問供

看破浮生過半，半之愛用無邊半，中歲月儘幽閒，半裏乾坤寬展，半郭半鄉村舍半，山半水田園半，半讀半經塵半，半民姻眷，童僕半能半拙，妻兒半僕半賢，心情半佛半神，仙餚饌半豐半儉，一半還之天地，一半付之人間，一半甜來一半酸，一半存在心田。

（西江月詞）

話說前集書中，那麻姑山孝子田讓，將康熙皇上送至三陽鎮叉路分手，回至家中，向田母稟明原委，母子正在嘆敘，必客人並非商賈中人，一定是那家親王貴胄，奉旨私訪江南，也未可知，若鳳翔倪青天，叫兒前去，也不過范宏威勢所迫，難道要兒償命不成？况那必客人決不失信於汝，定有書信前來，脫兒之罪，吾兒不用愁慮。說在此處，忽聽外面叫門之聲，隨即起身，將柴扉打開一看，原是二位公差，請至內面獻茶，二差說明來意，田母即命兒子將存積之銀取數兩，放在身邊，以作衙中使用，吾兒去後，爲娘自會托人進城探聽好歹，再作區處。又向二公差囑托一番：『凡事照看一二，古人云：在公門正好修，事情完結，老身重重相謝。』二差點頭應允，田母即催三人起身，送至門外，直至望不見人影，方纔進屋。雖則田母面上歡喜，心中甚是耽心，雖是倪大老爺是位清官，奈對頭大了，不知此去，或死或生，亦不禁淒然淚下。不表田母思念，且說田讓同着魏忠、戚信辭別老母，一直







勝門一帶，飲酒細談。施忠忽然一眼看見施達，站立御河橋上，心中甚喜，回頭口稱：「主東，你來看。」用手向橋上一指，皇上不能認識，問：「此人是誰？」忠道：「這是臣父王心腹施達。」皇上心中大喜，即命喚伊上樓。施忠手扶樓檻，大叫一聲：「小哥這裏來！」施達聞聲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樓上是小主施忠，又驚又喜，即時邁開大步，進了黃花館，櫃上起身招呼：「施太叔請坐。」施達不及敘話，把頭一點，上了明月樓，隨即俯伏樓台，低聲口稱：「螻蛄見過聖駕。」只是叩頭。皇上龍抓一揚：「你快起來，速回西二胡衛，稟知你家王爺。」施達領了口詔起身，與小主請安，方纔退至樓口，返身下了樓台，出了黃花館，歡歡喜喜，飛身一直奔回西二胡衛王府報信。施王爺正因前接李東山，送回小書，知皇上洞庭打破龍舟，此事滿朝文武均不知道，只有張相、施王方曉此事，心中常憂慮，故而命施達常在御河邊看望，今日聞報，心中大喜，即時通知張朋、格及各文武，又命鑾儀衛速備鑾輿儀仗，接駕。施王爺跨上黑驢，加上一鞭，直奔黃花館，且言君臣二人，命施達去後，正在歡呼暢飲，不一刻，只見得勝門內文武百官紛紛向黃花館走來，許多御前侍衛團團圍住，駭得館中各房行商坐賈，上下之人不知爲了何事？及至到了館前，只見施王爺、張相爺隨命三品以下，不必登樓，其餘各親王、六部九卿等，都隨同上明月樓參見聖駕，恭請聖安，即時請駕登釐。明月樓改爲藏龍樓，免三載錢糧，隨即起駕，一路笙簫鼓樂，進了得勝門，沿街百姓皆是香花迎接，不一時到了午朝門內，下了寶輦，身登寶座，衆文武朝參已畢，各歸班次。皇上不覺龍目吊淚，叫道一聲：「各位皇兄衆家愛卿，只說君臣不能會面，誰知又得重逢，不是劍仙馬奎前來救駕，君臣二人怎能？」

千層浪裏翻身轉，萬頃波中得命還。

孤與施忠雖得活命，不知劉慶可能遇救否？你教孤怎的不悲？張愛卿可傳旨意，命李東山撫卹淹死衆水軍家小銀兩，即孤侍衛一並照例撫卹，以安亡魂。」又將江南省龍舟之事及田讓孝子在三陽鎮官店所談范洪

一切事務，君臣到回了京城，不知恩公田讓這時招害否？衆卿何本奏朕？施王聽得皇上談及這一番言語，心中喜的馬奎忠義憂的劉慶，不知下落，愛的田讓是個孝子，恐受無辜，恨的范洪老賊謀爲不軌，縱子行霸，今番不是主子出游江南親見此事，豈不是栽林養虎，虎大必定傷人。不如保那位大臣領兵前去捉老賊回朝，以除大害。即出班奏道：「臣啓主子得知，可傳旨意，命九門提督林士舉領兵去至江南，捉拿范洪全家及侯子登、烏江渡水寇，解回京都，以正國法。」皇上聞奏大喜：「皇兄平身歸班，朕即標旨。」忽聽左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撩袍端帶，口稱：「不可。」天子見是張相：「愛卿有何本奏？」朋格奏道：「皇上此刻命林士舉領兵，不知緊要，豈不是惹火燒身，使江南百姓受一番殺戮，况老賊反踪未露，不過愛子范林，與他義子侯子登，仗勢出外閑游，欺壓良民，也是有之，依臣之見，保禮部余成龍之子，新科狀元余文榜，巡查江南一帶，果有實跡，候文榜奏册回朝，然後發兵不遲。此刻做個未患防不然，以免這一場干戈。」皇上聽張相所奏，龍心大悅，即降口詔：「宣余文榜上殿見朕。」黃門官隨至余府，傳天子口詔，宣余文榜上殿，文榜即整理冠帶，隨黃門官一路行至九龍口前三呼拜倒，口稱：「臣新科狀元余文榜見駕。」「愛卿平身。」「臣謝萬歲。」「朕封愛卿爲八府巡按之職，隨帶五百京兵，巡察江南一帶等處，貪官污吏，惡棍土豪，密探范洪父子，烏江渡水寇，高豐、李榮風聲，再有鳳翔縣所轄麻姑山孝子田讓存否？與受害奏摺回京，孤自有定奪，卿其無負朕意。」文榜謝恩，天子命排御筵，君臣歡飲而散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回 設御宴君后談往事 賜寶炬翁婿謝皇恩

說知康熙聖主，欽命余文榜巡按江南，即命擺設御宴，以酬施親王、張相輔國之勞。施忠護駕之功，兼作餞行酒宴，與文武歡呼暢飲，直飲至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方才起駕回宮。衆臣亦各回府第。皇上駕至宮門，早有尹恩









同公子范林前去燒香，見他形跡可疑，上前盤問，伊即露出馬脚，難以脫身，手提石硯，打傷公子左額，借事逃歸，多虧燒香人衆，方才拿獲。現在馬蹄脚下押着，但公子受傷甚重，命在旦夕，看父台如何判斷？倪令立起身來，下了公位，兩旁吆喝一聲，親身走至范林面前，命忤作將絹帕取開，親自驗看，實係額角用石硯打傷，傷痕甚重。命刑房將傷單註明，將石硯呈放公案。倪大老爺退坐公位，把傷單一看，回州對着子登口稱：「先生！此是二人對面鬥毆，反手一硯所傷，先生口稱江洋大盜，未知虛實，候本縣問明，自然依律重辦，決不徇情。但公子受傷，恐怕冒風，先生送公子回衙，在夫人面前，方便一二，先生還要原諒。」子登聞言，怒而不息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聽憑父台如何處治，監生告辭了。」用手一拱，吩示家奴，將公子扶入轎中，自己拔鞍上馬，暗留一心腹在此，問得如何，方好回報。子登同范林，不回督轅，仍然同至他家，候了回信，方能商議主意。又說縣令見候子登去時，狗臉變色，留心一看，見他與一家奴，遞一臉色，此人向人叢一閃，縣令心中明白，留一人候本縣問案。如問之不明，伊等好刁弄是非，心中不禁暗笑，回頭即教班頭，把那人帶上來。班頭領命，不一刻帶上法堂。此時余大人一個光頭，一雙空手，仍然虎步昂然，走至公堂之前，雙手打拱，口稱：「客民見過父母青天。」倪大老爺把余大人一看，大吃一驚，見他頂平額寬，龍眉鳳目，鼻似樑，齒白唇紅，面如白玉，對面不見兩耳，言語聲如洪鐘，身高體厚，肚腹如鐺，真是好一個富貴之相，必非江湖術士。想去歲五月五日之事，那田讓曾說，有一北京珠寶客入姓，必原說回京月餘，必有音信到來，莫非就是此人？既是北京好音到來，爲何又遲延許久？又到東岳廟惹這大禍？一定不是，乃本縣誤疑了。暗將驚堂連拍數下，罵聲：「大盜！你一夥有多少？人假扮那些買賣，意欲借趕會爲名，擾害地方。范公子前來彈押，就該遠背，膽敢目無法紀，用這一方石硯，將公子打傷，猶幸未曾打着致命之處，便是你的萬幸。今被拿獲，見了本縣，還不屈膝求生，藐視官長，該得何罪！快對本縣講來。」余大人道：「大老爺乃民之父母，百姓由如青天，兒女家無常禮，客民因此長揖不跪。」倪大老爺說道：「爾既口稱客民，乃何處人氏？姓甚名誰？」

家中還有何人從實訴來。」大人答道：「青天明聽，客民乃安徽人氏，雙親見背，並無三兄四弟，單生客民，孤苦伶仃，自幼苦讀寒窗，未能上進，因父母去世，家業餘積用盡，久考不第，只得把詩書拋棄，習學子評，奔走四方，江湖算命，聊爲糊口而已。」

决諸東方則東流，决諸西方則西流；

如那浮萍一般，任其所之，無有定向。前日來到此地，聽得東岳廟勝會熱鬧，因此趕去赴會，行至廟壇，無有空地擺設攤子，左找右找，找至二重後殿，見那殿中排設一座公案，上放珠盒筆架，後安虎皮交椅，柱上掛的烏稍鞭子，兩旁擺設威武架子，上面皆是齊眉短棍，客民不知，便問住持，說是督府公子乾兒弟兄，前來看會坐的。我看公案甚寬，故將文房擺在案上方，纔擺好，他弟兄二人帶領許多打手家奴，一湧而進，各執兵刃，那公子走至客民面前，大罵爾是甚等人物，敢坐公子爺虎皮交椅，公子爺方能坐得。彼時客民答道：「此乃衆人香火之地，並非爾的家廟，俗語云：一品官，二品客，你來得，我也坐得。你言我語，大家心中不服。」公子抓住我那一方硯台，迎面打來，客民反手抓定，一回手打傷左額。客民姓徐名文榜，並未誑哄青天，望青天作主！」不知縣令如何究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二十六回 倪少卿審案假動怒 余文榜收監略灰心

却說倪大老爺聽得算命之人，訴了一番口供，他說安徽人氏，姓徐名文榜，想那年本縣會進同榜，有個余文榜，未知是不是，他欲待提說，又恐洩漏機關，他既改成算命之人，必有秘密之事來此，決定不能承認。况范林受傷甚重，又怕制軍得知，兼之堂上耳目甚多，反爲不美，此事必須如此方好，遮掩惡奴，不得不敷衍一番。這正是官問十條路，九條人不知。





林兄弟這事稟明乾父，看是如何？范林即忙阻道：「兄長不可，因去年之事，老父常常訓誨，不准我弟兄在外惹事生非，此事爹爹曉得，不但申飭小弟，就是兄長臉上，也乏光彩。」子登道：「不錯，想倪少卿他也不敢妄斷，我等一不催案，二不回消，放不放棄，要由我們出口惡氣，吾弟趁此黃昏，悄悄的回至小房，弟妹若問，你說酒醉落馬跌傷，便遮掩過去。」說畢作別而去。衙中之事，子登常命人打聽不表。再說余大人自從進監之後，一連數日，雖然手足未曾拘絆，項上未帶法繩，無拘無束，自由身體，只能在獄神堂一帶散步，不能越獄門一步，所幸每日三餐，到有禁子李倫照應，總之心有憂愁，又合得許多，一夜睡自三更，一驚而醒，想起京地雙親，不知此事，我若一旦不測，我爹媽痛哭悲苦，我的孝在那裏，此事總是粗心膽大，後悔不及，想到此處，不禁痛哭起來，比往夜更加痛苦。他這一哭，直到四更，恰逢田讓看母回來，正由後面牆上跳進，聞聽窗內有人哭啼，甚是慘然，心中好不自在，想必是票子李倫又是敲扛索財，又聽不明白，哭些什麼？只得回在自己倉內，方纔叫：「禁子快來！」李倫聽得聲音，知是田讓探母歸來，即時來在倉內，尊聲：「田大爺回來得早，叫我所爲何事？」田讓道：「我將才進來之時，聽得前倉有痛哭之聲，想來又是你舊性復發，敲索人犯銀錢，私刑拷打，想我進來之時，常常相勸於你，人在公門正好修，莫用私刑拷獄囚，勒索銀錢積如斗，無常一到萬事休。」

不過十月之久，却不肯虧心妄爲，爲何此刻迷性，這究是何許人物，犯的甚法，快對我實言。」李倫受田讓一番言語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叫聲：「田大爺，你誤疑了。」便把余大人之事，逐一向田讓說明：「這是他身坐禁中，不知何日，方能脫罪出獄，回歸鄉里，因此悲哀，自他進來數天，不但分文未見，且每日三殮，還是我供給於他，大爺不如前去問明，便知有無此事了。」田讓聽罷，言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前去對那算命先生說，我要前去拜會。」李倫聞言，即抽身來至前倉，口稱：「徐先生，你往夜靜靜悄悄，爲何今夜啼哭不止，你這一哭，驚動後倉有個老犯，至不耐煩，說我私刑拷你，敲逼財錢，我向他分辯，他總不信，決意要來看你，一看，問其虛實，憑你自己摸着

良心，說自進監以來，莫說銀錢，連銅鈕子都沒一個，少時你若來了，須要名正言順，照實而言，切莫扯謊亂說，那人性情，好打抱不平，免得大家生氣。」文榜道：「進監多承照應，豈敢昧心亂說，人心何在？天理何存？請放寬心，決不另外胡言便是。」李倫道：「當言則言，不當言則隱。」說畢抽身而去。不過片刻，只見禁子同一壯士進倉來了，大人見田讓滿面陰陰，英雄之體，田讓見大人神清骨秀，文質彬彬，二人彼此羨慕，大家見禮，彼此讓開，言口稱：「先生仙鄉何處？姓甚名誰？因爲甚事，到敝省受此牢獄，請道其詳。」余大人便將前事逐一敘明，轉問：「壯士姓名何事守法？」田讓便把去歲五月之事，如何如何，詳細言明。余大人聞聽田讓說出五月五日之事，心中大喜，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誰知監禁巧相逢。

欲待說出真話，又恐洩漏機關，性命難保。知田讓乃是孝子，生成一片俠義之心，豈不哀懇於他，代我設法出獄，有何不可？便把心意向田讓說明。田讓道：「一人不得二人計，我們三人大家想計。」李倫一旁言道：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好出獄。」不知禁子說出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二十八回 施巧計余文榜詐病 守官箴倪少卿開恩

話說田讓見算命之人，向他求計，大家皆有思想，沉吟一會，大人問道：「田義士可有計否？」答道：「想之不出，先生可會想着妙計？」大人道：「依然一樣，實無計策可施，如之奈何？」李倫一旁不言不語，想了一陣，猛然叫聲：「徐先生，田大爺，你二位有好主意麼？」大人道：「一籌莫展，禁哥可有妙計？」李倫道：「二位均無法想，我李倫到有個主意，我因久在公衙辦事，見過多少怪案，增長若干見識，莫說我鐵嘴自誇，真正足智多謀，能言會語，先生若要出監，宜乎假裝作病，待我與先生遞一紙病狀，拿進二堂，回明大老爺，憑我三寸舌尖，就說原告

許久，無有催呈，况范林回衙多日，並無動靜，大約傷痕已好，此案便不要緊了，老爺何不開恩釋放算命之人？以免獄中斃命，難以超生。大老爺一定准行開放，豈不脫罪出獄麼？」大人言道：「我好好一個人，如何有病？」李倫道：「不明白的先生，你想他們弟兄，如虎食人一般，害你挨四十大板，收在禁中，難道你氣都不曉得麼？」大人聞言，眉頭一縐，足一登，胸前一捶，大罵一聲：「惡霸呀！狗奴！害得我身坐囹圄，兩腿疼痛，好不氣煞人也！哇的一聲大叫：禁頭！我的病來了。」此時天已將明，各倉犯人均皆聽見，田讓即取錢數百文，交與李倫，以作做病狀之用，各自回倉。李倫早飯後，請一先生，謄好病狀，走至側門，找着倪喜二爺，回明本官，喚進二堂，雙手呈上病狀，縣令看畢，將卷存房，吩示：「啓封之後，帶進二堂。」李倫奉了面諭，抽身原監，把原由說與二人知道，大家歡喜。田讓又取數百文錢，備辦酒菜，三人後倉同飲，看看今晚分離，皆有難捨之勢，正是：

各人滿懷心腹事，三人盡在不言中。

田讓言道：「先生你到今晚脫罪還鄉，我田讓不知何日，方能出此禁牆？」余文榜道：「好漢不必憂愁，今日承你二位大恩，打救於我，我就捨死忘身，也要報答二位。」正言之間，倪喜前來收封單，提大人、李倫同着進了二堂，叩見青天。縣令道：「先生受屈請起，此地范洪勢大，本縣官小，奈他不得，今本縣開恩言放，送你白銀二兩，以作路資，不可在此逗留。」又賞李倫白銀一兩，命他把先生文房之物還他，可送他出省城。大人即便叩別，同李倫趁黃昏，出了頭門，穿街過巷，一直出了東門，三里之遙，有一小小鎮市，尋一僻徑小店安身。店中小二認得李倫，說道：「李師夫許久不來，請進東一房待茶，這一位可是你的朋友？」答道：「正是我的好友，今夜房金夜飯酒菜，算明多少，明日一總送來。」小二道：「李師夫說了就是。」即時點上燈亮，送來一壺煖酒，不一刻，端來平常酒菜，將杯箸一並擺在桌上，各自抽身退出。李倫便請先生上坐，自己橫頭相陪，手提酒瓶，斟了三杯，低聲說道：「先生耐煩，在此住宿一晚，明晨早早些起身，不可遲延久住，恐怕候子登家奴撞見，反爲不美，恐有性命之憂，那時無人得知，豈不白白送了性命。酒菜飯錢，我皆招呼停妥，不必再給他了；我不得奉陪，衙中還有公事。」大人點頭說道：「禁哥，敝先生也不能久戀此地，使你們關心，但是此番多承照應，又出奇計救我出了牢獄，日後若有遇合，再來報達厚恩，回至監中，煩致意田大爺，寬心暫坐，就說我姓徐的，總要來走上一遭，報他厚情。」李倫解不開此話，雙手一拱，作別而去。這正是：

不是禁子出奇計，按院怎能脫牢籠？

大人見李倫去，各自安宿。次晨天方發白，起身，直奔下關行台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二十九回 留柬帖巡按再私訪 請算命田母延先生

却說余大人文榜，由客店起身，次日一早，方至行台，仍由側門進去，余良余成上前接住，同行至東書房，余成忙打淨臉水，泡茶裝煙，余良然後問道：「東人去了多日，可否探出甚麼事？」田大人將頭一擺，言道：「無有甚事。」余良不敢再問，將酒飯擺好，大人一面飲酒，一面叫聲：「老哥哥！本院出外，可有文武官前來拜會本營將官兵士？可知本院公出？」答道：「大人掛有迴避牌，只知大人靜養，其餘不知。」文榜點首言道：「這就是了！」飯罷，一人靜坐，身在行台，心在外面，候至黃昏，一人小房獨酌，將書童管家，一並遣開，取出巡按印信，看了一番，收拾包裹停當，抖抖鋪被，各自上床安宿。睡至次日，日高三丈，仍然未起，余良余成，亦不敢驚動，只說大人出外，勞頓數日，身體悶倦，故爾久困。直至早飯時，二僕將茶煙臉水，端至寢室，然後將帳子掛起，只有一床冷被冷蓋，何曾有個大人？嚇得余良余成，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又不敢驚動外面，只有暗中叫苦，悄悄地叫了一聲：「東人呀！東人！想我們老少僕人，皆是心腹，無拘大小事件，都要相商，方能行爲，何故又悄悄地走了？况昨日方回，就靜養數日，然後說明方去，誰又敢阻擋東人？」二僕一面再想，一面再瞧，余成忽然看見簽押桌上，硯台壓着一張字帖，

寫着：

字諭義僕余良余成等知悉：本院欽奉皇上面諭，巡按江南全省，有無秘密聚眾等事，非暗地偵察，不能確實；前番探訪民間，稍有頭緒，不得不再為私出，親自調查，好回復聖旨。本院為國辱身，豈敢怠惰苟安，辜負天恩。本欲明言，恐汝等阻滯，故今晨天尚未明，不言而出，多則半月，少則十日，一定回轉行轅。所留之諭，閱後即付丙丁，切切此諭！

余良二僕看了諭帖，略略放心，但不知何處偵探，無可如何，只有常常命余成不拘遠近，暗暗探聽而已。再說大人父子，皆是忠直之臣，國家良佐，大人在京幼時，常聞庭訓，言及施親王初為縣令，私訪蓮花院觀音寺，捉拿九黃和尚，七珠優尼，審烏盆，問土地，受了多少危險，判了若干奇案，後又私探黃龍三，搜索府，不顧生死，不懼權貴，真是大大一位清廉剛直之臣。因此秦晉之後，心中便存了一個念頭，要效法於他。前次雖受刑獄之災，仍未灰心，故又輕身再出行，至日色正午，口中炎渴，巡至鄉村，見一小店，沽飲一瓶，一面用以酒飯，再定行止。這正是：

夏日炎天口苦渴，赤紅當頭行路難，為國忘身親私訪，豈肯堂上庭訓言。

緩步行至店中，一人自斟自飲，心中暗想：「此番去至烏江渡口，探聽一個虛實，以好拜摺回京，候皇上定奪。」想罷，用完酒膳，將錢開清，邁步出了酒店，回頭一想：「本院不如去至麻姑山，探聽田讓，究竟是否孝子？家中情形如何？再去烏江渡不遲。」主意停當，回身向北關外行去，約計四五里之遙，觀是一座小山，生得青蔥雅秀，樹木叢密，山脚一帶地方，人煙稀少，有一條小小曲徑，舉步由山脚向小徑行去，不上片時，只見一帶竹村，內面茅屋數間，大人手敲二流板，口中言道：「算八字推流年，考時辰，定吉凶，照命所講，並不奉承。」行近茅屋之前，見一老母，倚門而立，口中即叫：「先生請進寒舍歇歇足，老身照顧你算張八字。」大人答道：「來了！」步至門

前，隨同老母，走進草堂，乃是一明兩暗房屋，甚是潔淨，兩旁擺的竹椅茶几，雖兩壁無有琴棋書畫，亦掛得有兩張灣弓，幾枝雕翎，架上一根鐵棍，一把板斧，將老母一看，頭頂紗髮，滿面縐紋，身着平常布服，年約花甲之外，喜笑顏開，叫聲：「先生請坐！老身去廚下捧茶。」大人坐在椅上，暗暗誇獎：「不知此山可名麻姑山，倘是此山，實是那田母無疑了。少時問明，便知分曉。」正在沉思之際，只見田母捧茶出來，「先生請茶！」大人接茶在手，言道：「婆婆膝下，幾位令郎？幾個千金？高姓尊名，還請詳細一言。」老母答道：「不勞先生動問，說出來尤恐見笑大方。老身到沒有問先生，你還是測字算命？」大人道：「敝先生醫卜星相，占一個星字。」故意試探老母，可通江湖之事。老母點頭笑道：「先生原來是個算命的。」大人聞言，微微發笑，老母又問：「先生貴省何處？尊姓甚名？來到敝省好久？請道其詳。」大人答道：「直隸京省人氏，姓徐，名文榜，初到貴省十幾天光景。」老母點頭道：「徐先生老身良人早喪，家務淡薄，並無三男四女，單丟我母子二人，小兒百工拘也不會，只能打魚田獵，供養老身，衣食二字不缺，今早山上捕獵去了，老身家中無事，偶遇見先生，意欲與小兒算算八字，看看年災月煞，好否？」大人聞言，暗想此地定是田家，待我借八字試探真假，再作定奪，即問：「令郎貴造，不知報何生庚？」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三十回 借算命探聽田孝子 設酒宴款待徐先生

却說余文榜在麻姑山田讓家中，假稱算命之人，田母便將兒子八字說出，請大人詳細推算，照命所講，不可包涵奉承。大人把紙鋪在桌上，手提羊毫，將年庚開好，又把八個字排寫紙上，雖不知生剋制化，吊度飛星，難道個讀書之人，連六十甲子俱也不知，兼之田母是屬女流，大約不能識字，故大膽將運限歲星傷官食神，糊亂寫於紙上。田母站立桌旁，見先生之字，一點如桃，一撇如刀，圓者似鍾，方者如印，真正是個好先生。大人見田母站

在桌旁，看他心中一動，便把八字給與田母，言道：「婆婆請看，令郎貴造。」老母把頭一搖，叫聲：「徐先生！老身娘婆二家，家計淡泊，何曾讀過詩書，老身目不識丁，先生不要見笑。」大人聽見方纔把心放下，仍將八字收回，故意細看一遍，口稱：「婆婆！令郎這張八字，這兩年，很不利達，若是不憂氣，敝先生直言無隱。」答道：「先生休得隱藏，只管實說，方好趨吉避凶，老身決不能憂氣。」大人道：「令郎貴造，獨官獨財，財上無劫，官上有印，獨財掌千金，獨印管萬民。」老母言道：「先生！小兒書房都未上過，一字不識，先生說他做官，只怕要做個春官！」大人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婆婆！莫要不信，先生是照命所講，令郎生成格局，豈有亂說之理？雖未讀書，難道武官不能做嗎？此乃令郎後事，目下這一步運，犯的五鬼官符小限，犯太歲，五鬼行運，自去年五月走這五鬼官符運，限定要惹出一場殺身要禍，不是這一重官印相幫，定難逃脫性命，但是牢獄加鎖之災，一定難免，婆婆莫要憂氣，令郎是。」

災星已退，福星臨，五鬼官符永不親，紫薇到宮月建利，六十年間好運生。

刻下四五月一過，交上六月建未，紫薇臨垣，百事大吉，自有貴人扶持，一直走到六十歲，並無一點破敗；現在一交六月，官星照命，財喜臨門，萬事無憂矣。先生話已說明，未來之事，到時方知，已過之事，婆婆你纔明白，算准了，你與敝先生傳名，不準，敝先生不取命資，婆婆對與不對，怎麼不答應？兩眼吊下淚來，這是甚麼情由？」老母聞言，珠淚長淌，哭了一聲：「田讓我的痛心孩兒，今天為娘遇着活神仙了。先生你算吾兒八字，好像你在隔壁坐，親眼看見一般，何曾說錯一句。徐先生！老身真正佩服你了。適纔老身對先生所言我兒田獵，並非真話，乃是老身指東畫西託詞，今被先生算准，恰恰不錯，因去年五月五日龍船會上，怒見不平，惹下殺身大禍，初六日公差錯拿到案，七日審供，幸遇青天父母，明明收進監中。徐先生！此時我兒還在牢獄坐着，不知何日方能脫罪而回。」大人答道：「你兒身在縣獄，老母一人在家，苦守家園，但你兒不能打柴換米，日食三殮之費，這一年之中，」

又從何處得來？」田母道：「先生不知，我兒在家之日，每天打二挑柴，一挑以作日用，一挑以防不測，所積之錢，夠老身半年之用。我兒雖然坐監，幸遇一位清廉官府的倪大老爺，真是愛民如子，保民如赤，他命我兒……」說在此處，半吞半吐，欲言又止，大人見老母這般吞吞吐吐，含字不明，知他定有隱情在內，說明猶恐洩漏機關，大有不便，口稱：「婆婆為何話到口邊留半句，是何故也？」田母答道：「徐先生不知老身之意，俗言說得好：逢人且說三分話，不是知己莫吐真。」

此話本欲說明，由恐連累青天，豈不辜負倪大老爺深恩？要老身言明，徐先生你們走江湖的人，聰明伶俐，不待老身指點。」余大人道：「婆婆儘管說明，不但不能洩漏，敝先生還要與他維持，如若走漏消息，皇天后土，實鑒我心。」田母道：「先生盟誓，老身與你改禍呈祥，不是別件，多蒙倪青天吩示吾兒，白日仍坐監中，收封之後，回家看母，夜夜如是，又賜吾兒銀兩，以作老身家用，不是倪青天仁慈，老身早就餓死了。」大人道：「令郎昨夜回家，難道監門全無一人知道？」答道：「先生不知我那兒子，年幼之時，是老身同着先夫，教他習就跳躍飛騰，捲折滾滾，不拘高矮遠近，能飛越而過，因此外面贈他一個別號，名叫飛風腿。」說畢，向外一看，天色不早，口稱：「先生請坐，老身至廚下預備酒飯，暫且不陪。」徑往廚下而去。余大人正想沽飲一杯，好去北關尋一客店安身，明日再往烏江，未知酒後可曾走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一回 余大人欲行又止 田孝子會友探親

話說田讓之母，與兒子算命，看見天色不早，請先生稍坐，去至廚下，備辦家常酒飯，款待先生。余大人此時口中乾燥，正想飲酒，意欲飯後，去至北關外找一客店住宿，正在思想，田母已將酒飯端出，擺在桌上，把酒斟了一杯，請先生自飲。田母一人，在旁邊桌上遠陪，大人一面自斟自飲，一面尋思田讓之事，前首並未言及夜夜回家。

看母之話，適纔田母言明，方才曉得，我不免在此慢飲，等候於他，便知真假。看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仍然各自飲酒，決不提道謝二字。田母一旁觀看，這一位先生，一面飲酒，一面東瞧西望，天色漸黑，並不前去尋店，安坐着不動，又不好下逐請之令，欲待留宿，老身又是女流之輩，轉念一想，老身年滿花甲，徐先生不過二十餘歲，與吾兒年歲相仿，就此歇宿，也不要緊，還有東配房一間，吾兒鋪被，也還潔淨，他若告辭要去，便不留他，若是不去，也不催他。田母想定主意，也不言語，大人察顏觀色，自淺斟慢飲，直延至更餘。

滿天星斗光燦爛，一輪皓月照乾坤。

此時假意起身，向田母告辭：「敝先生叨擾了！」田母亦假意挽留，叫聲：「徐先生！此時天色已晚，離城還有數里，又是外省之人，不熟這路，不棄茅屋偏僻，就寒舍住宿一宵，明日再去不遲。」大人聞聽此言，將計就計，說道：「怎好勞動婆婆，再行打教。」一面說，依然退坐椅上。田母道：「酒涼飯冷，待老身另自重擺。」順手將柴門關閉，把酒菜收進廚房，大人孤身獨坐，聽得外面足跡之聲，走至柴門，叫聲：「母親開門來！」大人知是田讓，心中暗喜，果然夜上歸家伴母，白日坐監守法，此人真是孝義忠信，四字兼全，可敬！又聽外面連叫數聲，母親，田母答道：「家有貴客，我兒放從容些，為娘開門來了。」隨即抽去門門，雙扉齊開，田讓一步奔進，大人起身，叫道：「田大爺回來得早呀！」田讓掉頭一看，嚶呀一聲：「那是徐先生，你真膽大，全不怕死，為甚仍然未走？」豈不怕侯府家奴遇見，又將你拿着，連累倪青天有礙？」田母聽他二人之話，不知就裏，叫聲：「讓兒！你只管站立言語，豈不有慢先生？」田讓應了一聲：「是。」方與大人見禮坐下。田母重把酒菜擺上，請先生上坐，田母便坐了主位，田讓打橫提瓶，與先生斟酒，然後自斟。酒飲三巡，吃了幾齣野味，甚是可口，田讓叫聲：「先生出監之後，為何不遠走他方，逗遛甚的？」大人只得東支西畫，搪塞而已。田母心中暗笑，我認他真是一個活神仙，原來與吾兒同監坐過，那還不曉得此事？雖然暗笑，亦不便言明。田讓叫聲：「母親！先生何時來的？」田母微微帶笑，便把

推算流年一事，對兒子說明。田讓亦不禁好笑，大人也笑起來了。正是：

酒逢歡笑千杯少，話到投機飲更多。

余大人雖在飲酒，心中暗暗尋思，本得把實話對他說明，奈烏江渡之事，未曾訪個虛實，暫押舌尖，俟後自有會面之日，況他雖坐禁監，有倪少卿暗中保護，明在監內守法，由如在家一般。此時天已三更，田讓起身向大人說道：「先生今晚舍下荒宿，明日千萬遠走他方，不可留戀。」答道：「金石良言，謹記無忘，貴造不久一定轉禍為福，那時再會。」田讓又叫：「母親！可將先生安在兒的鋪上，明日把早食預備，不可待慢先生，你兒去了。」正是：

籠內金雞叫無情，霎時母子兩離分。

田讓走後，大人各自安宿，次日起身，辭別田母，逕向烏江渡而去。不知此去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三十二回 辭田母私訪烏江渡 余文榜暗探問行人

却說余大人文榜，在田讓家中，住宿一夜，次辰向田母作別道謝，言及：「不過一月之期，敝先生再來酬達。」說罷，逕往山下走去，不進省城，越城而過，行至第二日午後，方到了烏江鎮，隔渡口尚有五里之遙，此處乃是江南第一個大鎮，千家萬戶，商賈雲集，真是熱鬧所在，尋了一個客寓安身，再等來朝，去至烏江渡口，看一個動靜。那夜晚下，余大人住在房中，心神不甯，夢魂顛倒，起身坐於床上，忽聽牆外人聲鬧嚷，笑語喧嘩，不知何事仔細，側耳一聽，方知娶新婦，賀房一般，親友在新房飲酒，觸動心事，隨即口占一詞：

今夜春風隔堞牆，他恨夜短我恨長，再等來歲生一子，御筆欽點狀元郎！

吟罷七絕詩，已至三更之後，方才倒臥床中，朦朧睡去，不過四鼓之半，鎮上人聲鼎沸，鬧嚷不絕，大人忽然驚

醒，本來心中有事，和衣而臥，翻身下床站立，忽聽店小二在堂上大聲說道：「各省七十二行，買賣客商，早早起來，收拾停當，以免臨時作忙，常常來往，便知過渡規矩，初到此，恐防錯過渡期，十天方才開渡一次，早至江岸，以免失悔。」只見店中客人，手忙腳亂，各收拾貨物衣被，惟有大人將布搭連搭在左肩，巡按印信，放在貼身兜肚之內，隨同衆客，前前後後，出了店房，不一刻，走出鎮外，又見一輪明月，滿天星斗照耀，如同白晝一般，一路也有擔擔的，也有推車的，或是扛担，或背包袱，約計二百多人，皆忙忙迫迫，向江岸走去。余大人只聞烏江之名，未見烏江之實，不知有何規矩？只得向同行之人問道：「各位長者請了！」內有一人問道：「先生有何話說？」大人問道：「敝先生初到貴地，聽店小二說過這烏江渡口，有甚麼規矩，我一概不知，特意領教。」長者那人言道：「先生不知，慢慢同行，我把規矩與你說明。這個烏江渡，上下相連三十里的惡水凶灘，那水色如陽溝淤泥一般，甚是難行，爲有他們高豐李雲兩弟兄，另有水手百名，方才熟習水性，纔敢架這船，支他弟兄稟明，范制軍與他擔了險，花費萬多銀子的公本，修了幾號大海船，又造了幾十隻救生船，一月只開三回渡，十天一回，過此無期。又在沿河兩岸，立得有旂，上面寫着規矩，分上中下三等，上等船資三千文，中等二千，下等一千，凡是下力推車，便算下等，銀子要用紋銀，錢用青紅二色，不依規定，難過此渡。」余大人聞聽這一篇，不堪入耳之言，不覺得

怒從心頭起，惡由膽邊生！

欲待發作，由恐惹動風波，只得忍耐答道：「這是各位膽小之故，將他等慣壞，無拘何處渡口，趕船過江，聽客的大方，富者厚給，貧者多寡不拘，還有分文不取的，又有個什麼一定之規？你們將就慣了他們，便一回承情，二回成例，並且制軍乃一品大員，焉有與船夫擔閑的道理？少時上了船，只要敝先生三言四語，把這定取消。」內有一人道：「你怕顛了，今天起得早，害怕闖到鬼了。」大人聞聽，也不計較於他，乃下力之輩，少讀儒書，如何聽得來人話，各自緩步江岸，追隨而行。衆人見這先生少年恁性，大言不慚，亦不相勸于他，少時看他如何亂說各

向別人閒談去了。這正是：

話不投機且閉口，恁性乖張惹禍根。

一路之上，衆人七言八語，或前或後，一齊走至岸邊，站的坐的，停車歇擔，等候過渡，忽然對岸，號炮連天，不知爲的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三十三回

改規則高豐動怒

強出頭文榜忘身

葱湯麥飯兩相宜，葱煖丹田來療飢，莫道儒家風味薄，比鄰猶有斷炊時。

話說余文榜由烏江鎮，一早同衆人客起身，直赴渡口，將到之時，只聽對岸炮聲盈耳，不知爲了何事？向旁人一問，方知是一衆水賊，皆在對岸靠船，到了過渡之期，放炮鳴鑼，將船放過岸來接客。大人心中暗暗嗟嘆，怪道如此威風，你看衆人之中，有那膽小的，面現驚懼之色，不知這兩個惡賊，甚等模樣？少時上船，便知分曉。向那水中一看，果如污泥，海風吹得波浪，一層層滾將過來，猶如萬馬奔槽之勢，得見大浪之上，一隻大海船，上面人聲振耳，烏鎗鐵炮，接連放之不絕，其船由如開弓放箭一般，直向南岸靠攏，仔細一看，長有數丈，高有一丈，不知如何上去？只見船頭站立一個稍長大漢，年約三十餘歲，手中提了一根鐵篙，竿渾身青衣，找扎停妥，大聲叫道：「夥計們！與他們搭跳。」早有十多個水手，放下一塊寬板，長約二丈，寬一丈二三，其厚八九寸之譜，上面橫釘木條十餘根，由如梯子一般，衆客人陸續上船，不湧不擠，大人亦緩步跟隨，足有頓飯之久，方纔一齊上完。此刻已日高數丈，衆客各自分艙而坐，兩旁有兩把大櫓，又有數把大櫓，約有百餘人，搬櫓搖櫓，撐船之人，站立頭上，向後一看，也是身高體大之人，站立高處掌梢，艙中客人，盡是呆子一般，不言不語，耳聽水聲如雷，風刮浪湧，怪道衆人懼怕，真是：

灣灣曲曲路，重重疊疊山，凶灘並惡水，人爲利名牽。

大人正在思想，又聽得號炮連天震，銅鑼噹噹敲，船頭上那個大漢叫聲：「開船！」只見衆人將跳板拽起，一齊搖動撐櫓，開出口子，努力向對岸擺去，恰至江心，那大漢喊聲：「拋錨！」大人心中一動，怎麼叫拋錨？目不轉睛，看見四五人，把一個數百斤鐵器，中間是一個碗口大的鐵柱，上面有數個倒抓，這頭有孔，孔內穿定連環鐵扣，一齊吆吼一聲，拋入水內，這頭鐵扣，扣在船邊，一邊一個，這船就穩住不動，任他波浪掀天，由如生根一樣，大人點首會意，知是靠船所用之物，但此乃江心，亦非靠船之處，爲甚不搖過對岸，停泊浪上，又不知是甚麼情弊？即時口叫：「水手爲何船行半江停泊，不推對岸？」那船頭之人，把大人上下一看，隨身便服，左肩搭着一根青搭連，手中拿着兩塊二流板，便知是算八字的，問道：「先生，你可是課命的？」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問道：「過這烏江渡，有幾次了？」答道：「敝先生初到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初到，可知爺烏江定規目？」「一概不知。」「你既不知，聽俺道來：

此渡是我開，此船是我造，要過烏江渡，旗上立規條：上中下三等，上等要三吊，二千是中等，行商與坐號；下等一千文，擔抬推車，轎總現給船資，多了也不要，若不遵定規，難過烏江道。王侯與卿相，康熙聖駕到，均是照例收一文，少不了，老少皆不哄，拾錢甚公道，遠近皆聞名。

先生休見笑，休見笑，俺姓高名豐，後面掌梢之人，乃是俺的盟弟，姓李名雲，這三十里凶灘，無人敢惹，只有我弟兄方知水性，花費萬金資本，修造海船，又在總督大人請示，兩岸指旗規定船資，以免爭多取少，此時各把船資開清，不過片刻，送過對岸，也好各奔程途。」大人道：「我們算命之人，應開若干？」高豐道：「先生把你比成下等，又輕慢斯文，就算中等，取二串錢。」大人微微笑道：「船家寸土俱是皇上管，並非你們私業，收錢諒體裁衣，無甚麼規矩。」答道：「先生不知，一月開三回，十天一次，客多收得到千多串，客少六七百串，雖則每月收許

多錢，你看我船上水手有多人，每月俸食工資，要用若干，又那修整船艙，又有諒多餘剩。」說畢，向衆客道：「各位快取船資，不要耽誤時刻。」大人起身阻道：「不忙，今番不依規則，依敝先生的，上等改爲三百，中等二百，下一百，夠了！」衆客一齊望着大人，不敢言語。誰知水賊聽了此言，心中大怒不已，罵聲：「狂徒！爾敢壞老夫規目，莫言你是算命之人，就是當今天子，也要加倍收錢，方能過去。」大人聞言，實難再忍，指定高豐大罵：「水賊！爾乃何等之人口，出狂言，膽敢目無法紀，觀你等行爲，莫非范宏主謀，命爾等指旗造反，招兵買馬，是也不是？」高豐聞言，叫道：「小小乳子，爾敢道爺不是，看打！」一拳，向大人頭上打去，大人向後一退，水賊上前一腿，大人立脚不住，扑通一聲，落下水去，正是

是非只爲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  
不知余文榜生死，且看下同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三十四回 烏江渡高豐惡霸 落波心水神救援

却說余文榜在海船之上，說着高豐有意謀反，借擺渡爲名，招兵聚將，說得高豐大怒，舉拳向大人頭頂打下，大人把頭一偏，倒退數步，高豐強步上前，一掃攆腿打去，大人躲之不及，身子一恍，仰後一腿，只聽扑通一聲，落下水去，只見波浪番騰，煙霧迷漫，恰在黃昏時候，此刻忙了巡河水神，差遣魚兵蝦將，使動神力，擁護大人，在那波浪之上，一沉一浮，直向岸邊湧去，不上半個時辰，將大人扶在沙灘之上，在耳邊言道：「大人甦醒，吾乃巡河水神，保護大人，印信仍在身邊，上山有喜，退後有憂，吾神囑咐之言，牢牢謹記，吾神去矣！」此時大人心中恍惚，是醒非醒之際，耳邊聽得明明白白，把心神一定，翻身坐起，用手一摸，印信仍裝袋內，二流板搭連，均在身邊，渾身衣服濕透，幸得是四月天氣，不勝寒冷，心中一想：「雖然受了一驚，未曾受傷，多蒙水神打救，又指點上山有

喜，不知有何吉兆？」立起身來，向着山上一望，現出高山，山之半透出一點燈光，即將長衣脫下，望空拜謝水神，直向着燈光行去。又說高豐水賊，將余大人打落江心，不過是打柱頭，動碌碌，指東瓜，罵葫蘆，彈壓衆人，以後無人違規，衆客見這樣凶惡，不敢少開，實在不足，只有好言哀告。水賊收清水脚，拔錨開舟，不一刻船抵北岸，衆客各自上岸而去。一衆水賊，擺設酒飯，大家歡呼暢飲不提。再說余大人緩步上山，不過三里之路，已到半山，現出一帶平陽大壩，茂林深處，射出一點燈光，此時心中大喜，忘却寒冷，直向燈光行去，穿出樹林，現出一座高大莊子，門前掛着一盞紅燈，莊門緊閉，回想那神人指示之言，果然現出高樓大廈，不免上前叩門：「莊內有人麼？」只聽內面答道：「何人叫門？」乃是女子聲音。大人道：「是我！」只見莊門大開，站立一位白髮蒼蒼老母，手提一個燈籠，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大人答道：「我是個算命的，因是遠來，不識此方道路，失足落水，命不該死，被浪打上沙灘，渾身衣服濕透，前後無有安店投宿，特來貴莊借宿一宵，望婆婆發惻隱之心，憐惜於我，以後定報大德。」那老母聽得說話，聲如洪鐘，把燈籠高高一照，看見面容，大吃一惊，說道：「先生落水，來此借宿，老身不能作主，請進客廳坐下，稟過主人，老身與你方圓，看是如何。」答道：「有勞婆婆！」即步進莊門，婆婆將莊門閉上，請先生西廊暫坐，抽身進內，去不多時，出來口稱：「先生主人有請，老身有句話，對先生說明，主人外出未歸，老主人二老，去世多年，只丟了一位小姐守家，老身說明先生，方纔知道，隨定我來。」過了兩層廳房，方至內廳，上了九步高梯，中間擺了一張八仙桌子，兩旁安的黑漆椅子，一旁掛一根紅布門簾，內坐一人，大約就是女主，只聽老母叫道：「先生這便是我家姑娘。」大人點頭，遠退數步，對着簾內一揖，口稱：「小姐，敝先生有禮。」內面答道：「奴是女娘，不便還禮，乳娘與先生看坐。」大人告坐下，乳娘捧茶前來，大人用罷，房內女子回頭把秋波一轉，看了大人，扭頭言道：「先生貴省何地？尊名上姓，做的甚麼生理？因何落水？可對裙釵實言。」大人咽喉一哽，免強忍着，言道：「小姐請聽，原本直隸北京人氏，姓徐名文榜，雙親早亡，無兄少弟，單生我一人，幼習儒業，

不第，家計貧寒，方纔學八字，四方謀食，今辰烏江過渡，與水賊高豐爲錢，鬥了兩句口，那賊狠也不狠，打我下江，小生命不該死，却在

千層浪裏翻身轉，萬頃波中活命還；  
這是實言，望小姐垂憐！不知小姐如何回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三十五回 失印信大人叫苦 說真情小姐伸冤

却說高小姐聽得大人之言，把頭一點，言道：「先生是男子，奴係女流，說話放低聲些。」回頭叫聲：「乳娘進身來！」低語道：「你把春香叫下樓來，叫他到廚下燒盆香湯，將你大爺箱子打開，取一套平常衣褲，將先生引至淨室中沐浴，把身上濕衣換下，與他烘乾，然後在那旁擺設酒宴，與他壓驚，除去路上食寒，也免生病。」乳母應聲，便請先生隨同去，到淨室，然後兩個丫環，將水抬入房中，各自抽身去了。大人把房關上，方纔脫去週身溼衣，堆在一邊，把姜葱取來，渾身上下搽交，用水洗淨，把這一套乾衣換上，收拾停妥，心內十分感德，開了房門，行至大廳，乳母早將酒宴擺好，口稱：「先生！我家小姐特備一杯淡酒，與先生避避風寒。」大人拱手稱謝，入席獨坐，自斟自飲，小姐簾內低頭而坐，乳母一旁侍立，此時寂靜無聲。那香蘭夏蘭二個丫頭，在淨室把溼衣拿至火坑去烘，忽然落下一物，把春香足打一下，檢起一看，黃緞包定，一物四方物件，其硬如鐵，忙叫：「夏蘭！你看這是個甚麼東西？硬梆梆的。」夏蘭接過手來，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一顆印，不知是何印？我兩姊妹不能知曉，不如送去與小姐一看，便識此物。」春蘭道：「不忙，我們把乳母請來。」登時叫聲：「乳娘快來！」乳母聽得，急速走至淨室房中：「二位姐姐喚老身何事？」丫頭使把印信交與乳母，乳母接過手來一看：「嚇死我也！」一言不吐，拿起就走，來至屏風內面，低聲道：「小姐這裏來！」小姐轉進屏風，乳母使把印交與小姐，小姐接過一看，驚得



目定神呆，心中思想：「這是一顆八府巡按印信，因何在此人身上？初進之時，我看相貌清貴，氣宇不凡，說話聲如洪鐘，便知此人來此，必有事故。」即向乳母耳邊低聲言道：「如此這般，方能探出實情。」說畢，仍然座於簾內，乳母站在身後，四隻眼看着先生，以觀動靜。又說余大人一人，自斟自飲，不一時精神復原，身體舒泰，心中仔細尋思烏江之事，真是好險。又承神人指示，來到此莊，蒙小姐賢德賜宴，沐浴換衣。想至此處，用手胸前一按，不見印信，心中猶如小鹿在撞一般，面現驚惶之色。椅子一摸，桌上一看，內地亦也不得此印，即忙起身，低着頭東張西望，又將布裕連向地下一倒，用手在內亂摸，心不作主，手忙脚亂，忽然飛步奔至淨室，殘燈猶在向四面尋了一遍，仍無着落。一溜煙又回大廳，滿頭汗珠子如雨點一般，急得捶胸跌足，兩行吊淚。這正是

屋漏又遭連夜雨，行船却遇打頭風。

坐在椅上，垂首不語，只是連聲歎氣。這主僕二人，見先生急得那樣情形，如癡如呆，不語不言，兩眼珠淚長淌，猶恐急出病來，如何是好？小姐叫聲：「先生爲甚麼事？如此着急，可對裙釵一言？」答道：「姑娘不知，我失了一件要緊之物，性命攸關，也不得不急！」小姐道：「甚麼物件就與性命相連？」答道：「小姐不知，莫問甚麼物件，這東西乃我一家人的衣食，失了此物，衣物無着，豈不是性命相連？」乳母言道：「先生莫不是一顆方印麼？」大人即應聲道：「正是正是！快拿來還我！」小姐道：「先生適才言是算命的，孤獨一人，此刻又說一家人衣食之物，前言不應後語，到底這是一顆甚麼印？你在何處得來，拿來何用？」適纔被乳母拾得，將印託在手中，往上一照，「是不是這印？」大人一見，連聲說道：「是！」小姐道：「先生既是此物，有無用處？」答道：「小姐不能知道，敝先生幼年習過端公道士，這是一顆靈寶大法師印，小姐拿着無用，不如退還敝先生，沒世不忘小姐大恩。」小姐道：「先生謊言，這印你只道裙釵不識此寶，指東畫西，說甚麼靈寶大法師之印，惑哄裙釵，好好對我實言，方可還你；不然有路而來，恐無路而去，才問適過先生名姓，先生並未問過主僕姓名，可知此山何名？此莊房

又是何人所住？」這一席話，將大人提醒，恰是：

蛟龍正在潭中困，一句提醒夢中人。

大人即忙拱手，口稱：「小姐貴姓？」答道：「先生要問，請聽，兄長高豐，奴名高月英，你開口罵我兄長水賊，你好大胆子，好好把實話對奴說明，還則罷了，奴便開籠放雀，送你下山；若有半個不字，吩咐乳母出莊，站立石塔下面，便是烏江，喊叫一聲，兄長回莊，恐你性命難存！」大人聞言，哎呀一聲：「小姐！我若說出真情，猶恐你主僕洩漏機關？」小姐答道：「先生說出實話，裙釵如若走漏消息，日後七尺紅綾而死。」大人言道：「小姐盟誓，改禍呈祥，要問我的實話，請聽我父余成龍，現爲禮部尙書，在朝奉君，本院余文榜，前科首名狀元，奉主上口詔，欽命巡撫江南全省，一帶州郡，因改姓徐也好私訪各情。」却說至此，主僕四人跪下，口叫：「伸冤！」正是：只說永無伸洩處，誰知巧遇忠良臣。不知高月英何事伸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三十六回 訴冤情小姐說真姓 檢印信乳母談婚姻

話說高月英主僕，聽得八字先生，說出真名實姓，原來是八府巡按余文榜，主僕一齊下跪，口叫：「伸冤！」大人道：「本院此刻，也在難中，無法可施，小姐又有甚麼含冤，向本院伸訴？」小姐答道：「大人聽訴，奴原日姓蘇，我父名朝貴，奴名月英，前肅王保奏，特授瓜州府領憑上任，一家大小，路過烏江渡，被水賊高豐謀害，一家人性命，同葬魚腹，那賊見奴貌美，故將主僕四人拿回此莊，逼奴成婚，奴家甯死不從，多蒙高豐之母梁氏賢淑，阻擋他的兒子，將奴收爲義女，與高豐兄妹相稱，不料義母去歲冬月亡故之後，那賊又起歹意，母親已死，無人管束，定於本年七月七日，仍要強逼爲婚。那賊平素事母甚孝，因母死方生怪念，想奴本千金之體，豈能失身於賊，况

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恨不食賊之肉，剝賊之皮，焉能屈身以事仇人？事到臨期，果如其言，奴便捨命全節，相隨父母於九泉之下。今夜天使大人落水至此，便是奴撥雲見天之日。望大人將奴提出水火之中，與奴伸洩含冤。奴父母亦含笑九原矣。」大人言道：「小姐不要着急，可把印信交還於我，本院不等天明，奔回下關，我所帶人馬，皆扎在此處，待本院點動人馬，前來抄殺一衆水賊，那時方才打救小姐送回京地。」小姐答道：「要取此印，萬萬不能，乳母你還不上前把話說明，看着做甚？」言畢，便把印提在手中，走進房內去了。乳母方才叫聲：「大人！不是別件，小姐願託終身，老身為媒，一個知府小姐，許配狀元，諒無推委。」余大人心中為難，欲待不允，印信不能交還，如若應允，背父母招親，則為不孝，王命在身，則為不忠，正是：

馬蝗纏到鷺鸞脚，要得脫身不得脫。

仔細一想，我不免暫時應允，後來是事周全，那時憑在於我。主意已定，口稱：「小姐不棄本院，依允就是。」乳母聽得依允，同兩個丫頭，上前叩喜，口稱：「姑爺！既蒙俯允姻事，木已成舟，口說仍然無憑，此刻事急，請小姐出來，拜過天地，又向江中拜過父母，然後夫婦對拜。」正欲備酒合巹，忽聽莊外大聲喊叫：「開門來！」這一聲喊叫，只駭得主僕五人，魂飛魄散，大人口稱：「乳母！小姐！那賊回來，如何是好？快快打個主意。」小姐雖然有才，亦無計較，乳母在旁言道：「不要作忙，不如趁此姑爺小姐一同逃走，姑爺由後門往東，小姐帶丫環向西，直到下關，分二路而走。」大人說道：「好！」小姐道：「乳娘！奴鞋尖足小，寸步難行，如何能遠行？」乳母道：「此時性命攸關，就知不得。」丫環叫聲小姐：「不必着急，西山之路上，我姊妹曉得，我們左右扶助，況我等脚大，小姐難行之時，我姊妹換替，將小姐背起，上了大路，便有車子坐了，若有人問，就去外婆家中。」正說至此，門外又在喊叫，乳母答應：「來了！」小姐道：「我們去了，你們什麼回覆？」帶母兩行，弔淚言道：「小姐不要担心，我自主意，那賊問我，與他指東話西，他必四處找尋，我將夫人官誥穿起，坐於中堂，指賊大罵，惱怒他的情性，必然遇

害，做個捨命保主。」月英聰明，聽得此言，雙膝跪下，珠淚雙垂，口稱：「乳母！如此保全於奴，願拜為義母，日後回京，請高僧超度，點兵前來捉拿水賊報仇，找着母親尸首，同葬祖坟，以報大恩。」說畢，主僕三人，哭哭啼啼，帶着印信，向西山而去。大人此時，見兩個丫環扶着小姐去了，自己亦拜謝乳母，引至後門，洒淚而別。正是：

不是乳娘捨性命，焉能逃脫是非門？

不知四人出了虎口未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二十七回 仗義救主乳娘捨命 愛護孝女知府顯魂

話說蘇月英小姐，聽見外面甚急，欲待逃走，足小難行，不走恐受凌辱，乳母商議，命兩個丫環，左右扶持，把印信帶在小姐身旁，若有不測，盡節而亡。大人一人走東山口逃去，皆在下關會面。主意停當，大家洒淚而別。這正是：

千里姻緣方結縭，隨知霎時兩分離。

再言乳母見他四人分路下山，然後打開衣箱，取出夫人官誥，帶起鳳冠，身披蟒衫，腰拴朝裙，足登紅綾花鞋，端把椅子，安放高氏中堂，正身端坐，任他外面叫門，總不睬他。那高豐李雲在外，先到有人答應，此刻靜靜悄悄，人聲寂然，二賊情性大怒，把門撞開，各執燈毬火把，進至後面，見桌上一雙杯筷，又放着搭連竹板，向中一看，見乳母端着封誥，坐在椅上，兩個丫環，同月英均未看見，乳母又哭哭啼啼，連問數聲不應。高豐怒道：「今日你莫失了怪嗎？」乳母手指高豐李雲罵道：「瞎了二賊狗眼，夫人都不認識，想我一家，被二賊害了，死不甘心，今晚夫人顯魂，你敢把夫人怎樣？現在朝廷欽命，余大人巡按江南，兵扎下關，今晚有一算命之人，姓徐，來此言及，被你打下江心，是我請他做張詞狀，把他放了，小姐同兩個丫環，黃昏以後，早已奔至下關，頭頂狀子，去告你這兩

個水賊，請兵前來捉你。」這幾句話說得高李二賊心中一動，吩咐手下將老賊綁在椅上。二賊各帶幾名水手，執着燈毬火把，分兩路追趕李雲走東山，高豐走西路，不過數里之遠，可憐月英小姐兩足疼痛，正欲息歇，耳聽後面人聲回頭一看，火光照耀，知是追兵趕來，嚇得主僕往林內一闖，早被高豐看見，叫聲「賢妹，爲兄接你來了。」衆賊一湧上前，忽然間只見飛沙走石，狂風起，滿天星斗，月無光，林內走出一位長官，身着紅袍，用袍袖向高豐衆賊幾擺，狂風大起，衆賊一齊倒地，却有半個時辰，狂風頓止，依然現出一天星斗，衆賊渾身帶傷，幸未傷命，一齊起立，見高豐倒臥林中，七孔流血，面如青菜之色，人事不省，衆賊將他扶起，坐於草上，再耳邊呼喚，方纔甦醒，口中叫道：「打鬼打鬼！蘇大老爺！你不打我，我請高僧高道，超度於你。」衆賊聞聽，明知蘇知府顯魂，只得用好言安慰，說道：「大哥，適纔說蘇知府，那有個活人怕他死鬼！這是你哥子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見，逆心思暗鬼，兩目迷糊，心虛之故。」高豐把心神一定，方纔清醒，站立起身問道：「你等可曾將月英主僕拿回莊否？」衆賊說道：「大哥，適纔弟等得見月英姑娘，正欲上前，忽然陰風一起，走石揚沙，燈火一並吹滅，兩眼難睜，弟等人倒地，個個受傷，那還能捉拿得他們？」高豐聽得此言，心中甚是驚恐，勉強說道：「各位弟兄，想那月英鞋尖足小，從未出過莊門一步，雖有兩個丫環作伴，諒他去之不遠，此時雖無燈亮，幸得星斗燦爛，皓月當空，猶如白晝一般，各弟兄分路尋找。」找了一會，何曾有個人影，只急得高豐捶胸頓足，口中只叫：「怎了！適纔明明見主僕三人相隔不過半箭之遠，因何形影俱無？莫非他們上天入地不成？此事真真有些奇怪，各位弟兄，你說爲兄疑心思暗鬼，這樣看來，真是知府顯靈，不然如何不見？今夜已深，各回莊內休息，明晨多派弟兄，分路尋找，諒他插翅難飛。」正是：

任爾兩膀生羽翅，安排金弓把你擒。

不知回莊之後，次日可曾追回主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百三十八回 蘇小姐下關報信 老乳娘高莊亡身

却說蘇月英代着春香夏蘭向西山口逃走，正在難行之際，忽見衆賊追來，慌忙向林中躲避，不一時狂風四起，主僕人事不知，東方未亮，只聽耳邊有人叫了一聲：「月英兒！主僕快快甦醒，前者過烏江之時，全家被賊陷害，爲父陰靈不昧，常在吾兒身邊保護，父在世爲官清正，玉皇見喜，特授鎮江府城隍，知兒今晚有難，帶領鬼卒前來阻擋衆賊，將吾兒救出虎口，此地距下關只有五里之遠，主僕甦醒起來，不要遲延，速即抱印至關，便是兒安身之所，自此以後，災退福來，後來誥命一品夫人之位，衆賊不久自有文榜調兵捉拿，囑咐之言，牢牢謹記，爲父去了！」恰正是：

女在陽來父在陰，陰陽恰隔紙一層；若要父女重相會，除非三更夢裏尋。

且說蘇知府救了月英各自回冥司去了。主僕三人早已甦醒起來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星月無光，耳聽鷄聲亂唱，天色將明，望空叩謝爹爹打救之恩，主僕三人直往下關，不過一個時辰，早至行台，得見有一旗杆上掛銅鈴，命春香上前，手抱旗杆一搖，只聽銅鈴噹噹之聲，早已驚動旗牌，帶着數名兵丁，湧出行台，見是三個少女，到退數步，問道：「那裏來的？到此伸冤麼？」小姐雙手將印一舉，說道：「前來送印。」旗牌不知就裏，稟入中軍，報進上房，老管家余良家，余成，一齊步出行台，小姐見出來一個老叟，問道：「可是管家？」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小姐道：「既是管家，快來迎接於我。」余良聽女子口出大言，又見手捧大人之印，必定有機密在內，吩咐兵丁各退，請小姐捧印進內，自己隨在後面，到了中軍，小姐捧印在手，居於左邊，余良同中軍拜了印，方居中而坐，丫環回傍侍立，便把過烏江到高豐家，如何打救，兩下分手，姑娘捧印來此，至於許婚顯魂，因人衆不好明言，衆將官明知內面之事，亦不敢亂說，心中了然而已。中軍官即差十餘名精細兵丁，去在烏江鎮，或山上探訪大人下落。小姐起

身出位，衆將官退出，老余良廠開中門，引進內面，方纔說出蘇朝貴被劫，大人至莊許親，水賊追趕，知府顯魂，逐一對管家說明。余良聞聽，不便稱夫人口稱：「小姐！老奴叩頭。」家僮亦上前叩見。余良即請小姐在夫人房暫住，端送茶水，自有余成伏侍。小姐身住下關，專候大人好音。再說李雲帶了七八名小賊，執着火把，逕往東山口追去，可憐余大人昨日落水受驚，此刻又是昏夜，雖有月光，怎奈道路不熟，灣灣曲曲，坡坡坎坎，行至此地，寸步難行，方纔將身坐地，只說歇息一刻，再爲行路。誰知後面火把照耀，知有賊人追趕，正欲尋地躲身，早被衆賊一湧上前扭住，只嚇得大人神魂飛散，心中着忙恰是：

只說脫離虎口，誰知難出牢籠。

李雲用火一點，罵聲：「課命子！老子的兒，爺怕爾上天入地，今被爺捉住，爾又那裏逃走。」即將大人推推扯扯，拿回莊去。此時高豐恰自回莊，將乳母解了繩索，意欲追問一個情由，只聽後莊人聲鬧嚷，有一小賊上前：「稟莊主！已將課命之人拿獲。」乳母聞言，心中一驚，我不是早死，以免少時二人對面，難受皮肉之苦，忍不住疼痛之時，說出真情，反把大人傷了性命，想能把頭向着柱上，連撞幾下，腦漿流出，嗚呼哀哉！高豐見他絕生罵聲：「老賤婢！死得好！」命人將尸首拖過一邊：「把那課命子與我抓進來。」正是：

殺身成人歸泉壤，留得美名萬古揚。

不知余大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三十九回 文榜被擒東山口 李雲護送高家莊

却說高豐見乳母撞柱而死，命把死屍移開，然後把算命之人抓進來，李雲便把大人推至中廳。大人此刻一想，本院與他一個啞子吃黃連，苦死都不開口，不過受些皮肉之苦，他又敢把本院怎樣？主意已定，將雙目緊緊

閉着，任他綁在柱上，聽他說些甚麼言語。只聽李雲問道：「大哥，可曾將妹妹拿回？」高豐便把知府顯魂，未曾拿回，向李雲說了一遍。大人聽得明白，知月英小姐逃脫，印信未曾失吊，十分憂愁，去了八九了。李雲這一些人，聽高豐說是遇鬼，便向他臉上一望，果真七孔皆是血跡，衆人心中，亦膽寒懼怕，便問：「大哥，此人如何處置？」高豐聞言，大叫一聲：「算命子！老子的兒！你將月英姑娘，拐向何處？好好對老子說明，饒兒不死，你說你講。」「哎呀！我的兒！你瞞了啞了，爲何一言不發，半言不吐？口中只是喘氣。我的兒！你裝模做樣，便把你放了不成，老子平素心腸最硬，與你一個全尸。這正是：

老子將兒水中喪，閻王註爾岸上亡。

「衆家兄弟，將狗子解下來，與我亂棒處死，將尸丟於荒郊。」大人聞聽此言，如癡如呆，魂飛魄散，將牙關咬緊，等死而已。衆賊正要動手，只見一個小賊，上前擋住：「慢仗些！老爺二爺，你來瞧這人，小弟認得。」「你老弟認得是誰？」「二位哥子不知，三月二十八日，小弟伺候大爺范公子，去赴東嶽會，他膽敢坐虎皮交椅，擺在公案上，擺設八字攤，我們到了廟，進了後殿，公子見了，喊他起來，他昂然不睬，公子前去打他，反被他石硯打傷，將他捆送鳳翔縣，纔二十天光景，尚未消案，爲何他又出監來了？」大人聽此言語，纔放了心，又聽二賊如何言語，只聽李雲叫聲：「大哥！不必處死，先拿知會過河，通知侯大爺，然後我們看他捆送縣衙，就云不知何地來了許多盜匪，黑夜入莊，擄搶民女，前有案之賊，爲甚越監而出？如此一說，不但禁子有罪，就是倪大老爺亦難辭責，難道公子侯大爺他們不管？豈不兩全其美，大哥以爲何如？」高豐點頭：「很好，便如此辦法。」吩咐將身上衣服，並搭連等件，一並收拾好，他所穿之衣，是爲兄的，人賊俱獲，又命幾人把乳母之尸，用棺裝定，抬在空地，候官案完結，再行埋葬。各事完畢，弟兄方帶人過江，大人是只說從此入冥路，不料一言又還陽。又說侯子登在家無事，看書消愁，只見侯祿稟道：「大爺高李二大爺，命人下書。」「將他喚進來！」來人叩頭，呈上書信，子登看明，大

罵：「倪少卿休想做官了！」即命人去至督院，悄悄通知，范林又對來人說道：「回復你家主人，照書而行。」高豐家來人去了，然後侯子登提筆在手，親自寫了一張催呈，看倪大老爺如何設法寫完，命人送去順地看烏江之事，如何問法。侯祿領了催呈，直至衙中，交他當值班頭，班頭見是侯子登弟兄催狀，也知不是好惹的，慌忙接過送入簽押房，交與縣令心腹門印大爺，接入手中，送呈倪少卿縣令接着看完，當時心中一驚，仔細想一想，也不甚要緊。正想之間，耳聽大堂之上，鬧鬧哄哄，不知爲了何事。正欲命人出外，只見外班走進一小的回明老爺，今有烏江渡高豐李雲護送一個強人，現在法堂上候着，請爺示下。」縣令聞言，把頭一擺，嘆了一口不平之氣，明知二賊是范宏心腹，將他收拾不了，本縣亦實無法。吩示外班，放炮升堂，正是：

爲官容易民難管，一事未了一事來。

不知縣令如何判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四十回 倪青天大堂假問供 余大人縣衙苦受刑

却說鳳翔縣令倪少卿聽外班稟報，烏江渡高豐李雲護送強徒前來，不禁擺頭心酸，明知范宏黨羽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吩示外班侍候，隨即冠帶，打點陞堂，只見大堂上下，許多百姓，擁擠不開。即命傳高豐李雲二賊開點，早已將算命子押至大堂滴水，二人頭帶紅纓涼帽，身穿藍袖大衫，內襯白袖汗衣，足穿新色布襪，外套青緞朝鞋，假裝正氣，步上大堂，行至公案之前，見倪大老爺一番正直之氣，不怒而威。二賊即忙低頭，雙膝下跪，口稱：「子民高豐李雲見過青天老爺。」倪縣令頭也不抬，將狀詞仔細一看，笑了一聲，抬頭往下一看，見二賊恭恭敬敬，低頭而跪，心中暗笑不已。邪不勝正，真是不錯，本欲認真究問，有礙老賊，問道：「誰是高豐？誰是李雲？」二賊通了姓名，正欲開口稟事，倪縣令已猜透大半，縣令道：「你二人是淳良百姓，本縣深知今日遇強徒，將汝妹子劫去，幸得財物尚在，事關風化，本縣依律而辦，去罷。」二人不敢多言，叩頭而去。這纔是：

任爾伶牙與俐齒，難逃縣宰袖裏玄。

高李二賊，下了滴水，暗留二三個家人，同子登家人，躲在衆百姓之中，探聽如何問法。至侯府回信，二賊亦去子登處等候不提。再言倪大老爺，見二賊已去，吩咐將賊犯帶來。此時余大人聽見喊帶賊犯，自己臉上無光，難以爲情，只得低了頭，同着差役，上了法堂，雙膝下跪，口稱：「客民叩見青天。」倪大老爺把大人一看，一邊放着落水衣裳，紙筆墨硯，又見大人滿面發赤，低頭而跪，不禁心中好笑，忍耐不住，大笑連聲，又嘆了一口氣，叫了一聲：「課命子徐文榜，你奔走四方，與人判斷凶吉禍福，知別人休咎，難道你自己都不曉得趨吉避凶？現在你這兩月行的甚麼運氣，皆不明白，你還算甚麼八字？想你幼年讀書，長而算命，皆是斯文之事，爲何如此糊塗，黑夜入人之宅，非奸即盜，膽敢私拐幼女，恕你無罪，快快對本縣訴來。」大人心中一想，本得事從根起，逐一敘明，豈不是縣令爲難，如何判決認真一問，就要重辦二賊，必定惹動干戈，縣令那有此權，只得另假一詞罷了。想罷，口稱：「青天！因客民算命，路過高家，他有一母親，叫客民推算流年，見天色已晚，老母賢淑，留客民住宿一晚，時至三更，不知他弟兄從何而回，將客民捆綁，誣爲拐帶，想客民進屋未久，焉知有個妹子，連面目都未有見過，客民又從何拐逃？况客民此地，又無親眷，係異地之人，客民又將他妹子隱匿何處？他們是：

張冠拿與李郎戴，指鹿爲馬硬誣姦。

客民盡是實言，望大老爺與客民伸雪含冤，客民感德不忘。」縣令明知就裏，假意把驚堂一拍，口中罵道：「胡說人賊俱獲，還敢強辯抵賴，是何道理？是我本縣明白，你是抄手問賊，賊豈招來呀！」將簽押了一隻，向堂上一丟，兩旁衙役吆喝一聲，提刑差手執大板上前，大人明知縣令之意，遮掩衆人，即侯宅烏江之人的耳目，只得伏身在地，咬住牙關，挨了四十大板。打完，依然跪下。縣令道：「限你一月期限，將高豐之妹交出，那時本縣筆下

超生撥脫爾的罪名；如到期無人，照例重辦，就莫怪本縣無情。」言畢，標了監牌，押至監門，交與禁子李倫。李倫一看：「先生你又來了，快快進來！」當執差上堂回復，縣令起身，退進二堂。這正是：不是當堂四十板，縣令怎好來退堂？不知收監之後，可否交出月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四十一回 二惡霸書房定計 老奸賊誤聽讒言

食主爵祿當報恩，欽命江南探賊情，爲國忘身累招險，留得美名萬古欽。

却說前卷書中，倪大老爺假意把算命之人，責打四十大板，限期一月交人，亦不過掩耳監鈴，惑哄侯府家奴，同着烏江小賊回府報信，把聽審之事，回明子登子登命人與范林送信，又叫二賊各回暗差三二人，常常打聽不提。單言余文榜收在監中，言語也短了，由如啞子一般。禁子李倫見他這個樣兒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好氣，知他面帶羞愧，不得已問他，上前叫聲：「先生前番你至客店分手之時，何等吩咐於你，勸你遠走他方，不可逗留，你爲甚捨不得江南省這個地方，又去在烏江山算命，拐帶高豐妹子，就竟把他隱匿何處？可對我明言，回明老爺，方好與你設法。」大人道：「禁大哥，你不明白。」李道：「原是不明白，我纔問你。」大人道：「你不曉得。」李倫想道：「這人有心事，說不出口，我必追問於他。」也就不提了。大人獨坐禁中，心無別事，只有蘇月英同那印信，未知到了下關否，心中着實難放，又無處打聽，自己亦有足無路，付之無可奈何，聽天而已。這正是：

恁你鵝毛滿天飛，自然還有落地時。

大人自進監之後，不覺十餘日，實難丟開月英之事，每每長吁短嘆，想到情急之處，夜夜悲啼，監中人犯，各人自顧不暇，隨來管閒。李倫見他不說，也不管他，看看形容枯槁，面黃肌瘦，飲食難已下咽，就是那田讓，十餘日均

未看過一次，因自己怒見不平，惹下人命，雖則縣令嚴明，夜晚放回，白日仍要守法，不能採樵，奉母甘旨；況且拘禁一年之久，不知何日，方纔脫法回家，此番又係拐逃幼女，限一月交人，如到期尋找不着，又恐生出別件，豈不二罪歸一，故爾不敢出頭替他設法，只有袖手旁觀。誰知侯子登常常與范林會商，言及：「倪少卿這個狗官，實爲可惡，把這兩個案子，全不要緊，並不認真究辦，其中定有別意，我們弟兄，又以何策制之？」范林道：「依弟之意，大胆把前後兩番之事，稟明爹爹，看是如何；若爹爹信了，用二紙大的帖，或是參官，或是革職，就是那算命的，同田讓性命住保，兄長意下如何？」子登道：「吾弟之言，甚善，事不宜遲。」弟兄隨即起身，竟回督府，進了上房，向范宏請安，坐於旁邊椅上，便把去歲龍船會田讓之事，即前回三月十八日，東嶽廟算命，及高家莊一切事務，逐一稟明范宏：「望爹爹與兒作主。」老賊聞言，半晌不語，心內思想一遍：這兩個奴才，難免不服老夫之勢，欺押平民，常言道得好，不能正己，焉可服人？想罷，把范林子登二人，數說一番，申飭不是之處，誰知范林早起奸詐主意，見爹爹不聽，反被申飭，他便效一輩古人，泗水關劉備與他一個假哭，說道：「爹爹呀！你兒常受爹爹庭訓，謹遵父言，不敢在外惹事生非，時常與兄長一路，你兒乃宦門之子，素守理法，豈敢有玷清白？這兩次，你兒受人凌辱，不得不稟明，况那倪縣令，藐視你兒，即如藐視爹爹，踏案不理，父若不管，你兒若後出外，恐遭不測，爹爹或有幾個兒子。」連說帶哭，子登一傍，用言語幫助，說動老賊之心，說道：「我兒不用啼哭，爲父與兒作主就是。」弟兄聽得此言，暗暗謝天謝地，此時范宏手提羊毫，寫了一張諭帖，交與中軍，即命趕辦，速送鳳翔縣投交倪縣令，叫他照帖行事。中軍即交幹辦，不多一刻，早至縣衙，當值進內，回明吩咐，許進二堂，見禮坐下，幹辦即把諭帖交與縣令道：「大人請貴縣照帖行事。」說罷，告辭而去。倪大老爺退至簽押房，將諭帖拆開一看，心中着實難過，口稱：「冤哉！冤哉！你與范林一般人，不知幾世冤愆，結得如此難解，這諭帖上，囑本縣三朝一七，要結果爾的性命，徐文榜這是你不聽本縣之話，怪不得江南，也是命該如此，難怪本縣了。」不禁連聲歎氣，身後站立一個

跑上房的內丁，名叫倪元。問：「老爺！大人那字帖上，說些什麼？老爺如此着急。」縣令回頭一看，叫聲：「倪元！你不知道，可恨那老賊慣惜兒子，爲那算命子一案，三日要病呈，五日要決呈，他乃一省制軍，坦護兒子，叫本縣如何設法？」倪元道：「老爺何必替他擔憂，這是他命該如此，怪得誰人？」縣令點頭稱是，即命傳禁子李倫聽見，急速來至二堂簽押房，叩見老爺。喚小的何事？縣令即將字帖交與李倫，說道：「喚爾非爲別事，這是范大人公事，便是算命子的追魂票，此事汝要機密，不可使田讓知道，恐生事端，辦妥爺有重賞。」李倫回監，指着大人：「你不得活了，良言相勸你不聽，飛蛾惹火自燒身！」不知大人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四十二回 李禁子心存測懼 余文榜吐露真情

話說禁子李倫，在簽押房奉了大老爺之命，回至監中，也不便對徐先生明言，亦不敢洩漏，暗暗替算命之人着急，可惜年幼讀書之功，此時收監糊塗而死，老爺雖命我下手，看他年紀輕輕，心中不忍，欲待不爲，亦無計打救，兼之對頭大了，邊走邊想，不覺行至前倉，見算命子身坐炕邊，低頭垂淚，自己亦不禁代爲悽慘，連稱可惜，這

是：閣君註爾三更喪，怎能留你五鼓亡？

先生生有地頭，死有去處，你也怪不得誰了！這三四天一步未曾遠走，心中左思右想，實在莫有主意，看看明晚三更，便要給果性命了，俗言道得好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我又無計可施，真莫奈何之時，猛然想起田大爺，不如對他言明，一人不得二人計，看他有計否？實在無計，我李倫也算爲朋友心盡到了，事不宜遲，天色將晚，急速走去後倉，田讓正要起身回家，李倫上前擋住：「田大爺慢走，我有話說。」答道：「李師父有何言語？」李倫便把諭帖拿在手中，把事情言明，這幾天我心想壞了，實無方法，特來商量，你大家打個主意。田讓把諭帖一

看，見硃批說道：「前行一步，隨後就來。」即將倉內收拾妥當，步至前倉，口稱：「先生請了！」徐大人聽是田讓之聲，羞愧難當，免強答道：「田大爺見笑了！」田讓與李倫把臉色一遞，李倫口稱：「先生目下有一件大事，你知也不知？」大人道：「我身坐監中，知有甚麼大事？」李倫把硃諭交與大人，接過一看，說道：「我命休矣！」往後便倒。

霎時三魂歸地府，七魄忙忙入冥途。

田讓即忙扶起，低聲喊叫，少時甦醒，放聲大哭，田道：「先生哭也無益，這是禁子的好處，期限已到，瞞哄不住了，明夜三更，便是先生回歸之日，看先生另外有知己朋友，通知於他，明日一早，擊動法鼓，代你鳴冤，可以稍緩兩三天，再來設法，看可有轉機？」大人聞言，低頭暗想：本院奉旨出京，私訪江南，那范宏父子及侯子登與烏江水賊，種種惡跡，深得清清白白，田讓真真是個孝子，義士，禁子李倫，亦是好人，倪縣令真是愛民如子，清慎勤三字，皆有不愧身爲民上，本院欲說實情，由恐另生波濤，若不說，看看生死關頭，本院不如那們一說，試保於他便知明白，想罷，對着田讓叫聲：「田大哥呀！我受兩次苦惱，皆是爲的好漢，姓徐的並無一事。」田讓心中一驚：「先生素未會面，何言爲我快快說明，以免心中猜疑？」大人道：「我是那八……」田道：「你不是八是九嗎？」田讓道：「田義士本待說出爲你之事，由恐漏洩機關。」田李二人同聲說道：「如我二人漏洩機關，死於禁監之中。」大人聞言，一手扯着田讓，一手扯着李倫，低聲細語，纔將去歲端午會上，那個姓畢的，便是康熙皇上，那一位是小親王施忠，蒙你救駕，因此金殿領憑，官封八府巡按，如此如此，說了一遍。李倫道：「口說無憑，請印一觀。」大人又把印信及蘇月英之事，詳說一番，此刻本院寫文一角，外又把憑一件，交與二位，自有道理。二人聞言，心中大喜，李倫出外，即把筆墨硯紙取來，大人提筆寫道：「老管家余良知悉本院私訪烏江，被高豐水賊誣姦，現坐監中，汝火速同中軍帶兵，速來縣衙，來人李倫，可賞一千總武職，外帶汗衫爲憑，切切此諭，速速勿延。」寫畢封

好，身上脫出一件汗衫，上有五顆寶珠，交與李倫吩咐：『到了下關，搖動响旗，自然有人接你，本院專候好音。書信把憑全都交你手，速至行轅報好音。』不知李倫下關送信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四十三回 李倫接書下關報信 余保巧伴迎接主人

却說余文榜將書信封好，並汗衫交與李倫，接過手來，書信放在懷內，汗衫裹好，用帕幅包定，抖擻背上，將自己的那長衣扎好，囑托田讓，今晚不可回家，好生保着大人，明日午後，自有好音到來。回頭口稱：『大人！靜坐以待，小人去了。』出了前倉，又吩咐兩個小牢子，好好照應酒飯，言明我出監有事，向四面一看，清清淨淨，更鼓初起，此時行人稀少，急急忙忙，竟向東關行去，一路並無阻擋，正是：

心中有事忙似箭，事急如火且留停。

不多一刻，出了東關，恰是閉城時後，不管高低平坦，行路如飛，幸無峻嶺高山，恨不能插翅飛去，這九十里大道，行至四更以後，早抵下關，兩腿酸疼，只得在上馬石歇息片刻，養復精神，少時只聽行轅三聲炮响，鼓樂齊吹，隔天明不遠，纔將包袱解下，把汗衫裹緊，放入袖內，手執公文，走至棋杆下面，用手一搖，只聽銅鈴嘴嘴之聲，一陣亂响，早已驚動內面旗牌伴當，跑出來幾人，大吶道：『該死的狗才！你來得這麼早。』李倫乃是公衙之人，不驚不懼，手把公文一舉，口稱：『各位將爺，我是來下書的。』旗牌道：『是何人之書？由那裏而來？』李倫正欲回答，只聽中軍擊鼓三通，傳令出來：『外面甚麼人搖旗抓進來？』早有兩個當值巡兵，將李倫抓至中軍，此刻行台內面，各營大小將官隊目，均兩旁侍立，中軍官代勞，左右是老管家書童。李倫向上一看，見一位執令將官，中間站立，想是中軍官了，即側身而立，說道：『請了！』中軍官向來人一看，年約四旬之外，平常之人，焉何見我不跪？昂昂而立，此人必有道理。即口中罵聲：『該死的狗奴！有甚冤屈，搖動虎旗，此乃甚麼地方，立而不跪，是何理由？』

你說。』李倫道：『看這是何物？』即在袖內取出銀荷色汗衫，向上一折，只見五顆寶鈕，放出五道光華，管家書童一見，哎呀一聲，雙膝下跪平地，口稱：『大人！』中軍同各營將佐，慌忙一同下跪。『小將等不知，望祈恕罪！』俗言奉天子，即天子。李倫不慌不忙，叫聲：『各位將軍請起，不知者不為過。』衆人起身，仍分兩傍而立，老管家接衣過手，交余成送入內宅，中軍即命看坐。問道：『請好漢留名，又在何處得遇大人？』李倫答道：『我乃昨晚初更起身，由省城而來，大人之事，請看。』

若問大人詳細事，此時盡在一封書。

將書交與中軍，拆開一看，方知大人現坐禁中，下書之人，乃是禁子李倫，可與他一個千總武職。中軍看完，滿面殺氣，大罵：『狗官反了！』內面蘇月英小姐，同春香夏蘭，早在後面細聽，知大人尚在監中，一驚一喜，喜者大人有了下落，憂者三番四次，受了許多危險，又看他們如何安排，弄大人出獄。只聽李倫說道：『諸位將軍，此刻着急無益，大人差我來此下書，由如救火一般，早發兵去，各位將軍如何計議？』衆將道：『我等武夫，還是你久辦公事，看如何方好？』李倫指住余保道：『這位與大人面貌相同，改扮大人，帶兵前去，方免洩漏機關，但不知此位將軍是誰？』中軍道：『這是大人心腹管家余保。』倫道：『那就甚好，大人身在監中，衆犯只知是算命之人，不知是巡按，延遲猶恐有變，將軍快快調兵。』管家進內，改換行裝，衆人連稱好計，各自收拾，中軍命調四成前去，一面請李倫小管穿戴千總冠，誥命文案填扎子，不一刻，李倫出外，頭戴水晶頂紅纓帽，身着花衣，外套補褂，抓地虎靴子，真是相由心變，不是舊時品貌，這都是：

身在公衙，心存仁慈，時運亦至，改換容儀。

不知此去救出余文榜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四十四回 進縣衙余保露真情 搭天橋大人出監獄



却說中軍向李倫說道：「這是大人信內吩咐，賜你一個千總之職，故爾把冠戴換了，少時同假大人一路騎馬前行，以後便不當禁子了，大人還要提拔你。」李倫方才明白，心中歡喜不已，謝過中軍，居然是一個武職氣度，正是：

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豈用斗量。

再言書童余保行至內廳，與小姐叩頭，請罪起身，即將大人衣箱打開，取出頂戴，戴在頭上，身披龍件花衣，外套欽賜黃馬褂，恰同大人一樣，他主僕同年同月日，不同時候，又同相貌，又將印信請出，交與李倫，揣在背上，此時日色未出，早已挑選二百名精壯兵丁，中軍帶領前面開道，二隊假大人，前面兩桿大旗，上寫「奉旨巡按江南九郡」，中有斗大一個「余」字，後面便是李倫，帶着五十名親兵，前後保護，號炮連天，金鼓前鳴，武職伴當，跟隨大人前後，竟向江南省奔去。一路馬不停蹄，人未息肩，食餐均是乾糧，邊走邊用，行至午後四鐘，到了東關外，中軍吩咐吹起號令，搖動威武旗，假大人左右營鎗齊發，早驚動滿城百姓，男女老幼沿街塞巷，閣城文武，手忙脚亂，並未接大人公事，糊裏糊塗，進城來了。中軍傳令：「文武各回衙門。」只有倪縣令，擺設全堂執事後，至此時李倫在馬上武職裝束，倪少卿萬難識認。中軍帶大人傳令：「貴縣請預備，大人即刻就至貴衙。」倪縣令領命，即時回衙，假大人隊伍，緩緩而行，不多一時，到了縣衙，三聲炮响，鼓樂頻吹，中門大開，縣令接至滴水，大人下馬，手挽縣令，一同進了二堂，李倫亦下馬，跟隨在後。此時衙房班上下人等，見後面騎馬之人，好似本衙禁子李倫一般，昨下午都會到的，為何做就了官？大約人有同樣，不是他，衆人一陣亂想，又言假大人同至二堂，中軍李倫隨後，大家落坐，李倫站在假大人身後，不言不語，茶罷，縣令言道：「大人虎威至此，卑職接駕來遲，望祈恕罪。」假大人道：「本院無有知會，貴縣來遲，也難怪了。」懸令道：「卑職奉旨約民在先，大人奉旨出京，威鎮江南，巡按九府，兵扎下關，卑職已會命人探聽，回報大人公出牌，懸掛多日，大人此刻來得迅速，不知大人有何

要事？可對卑職一言。」假大人道：「貴縣知而問知，不知而問。」縣令聞言一驚：「望大人教誨卑職。」假大人道：「諒然貴縣不知，你那監中收的那個算命余文榜，貴縣你可認得他麼？」縣令聞言，大吃一驚，躬身答道：「卑職不能識認。」假大人道：「那余文榜身犯何罪，收入監中？」縣令便將東嶽廟之事回明，高家店拐帶幼女，因此收監。假大人道：「貴縣不愧民之父母，以做刁風，還有飛風腿田讓，可知此人否？」縣令又將去歲五月之事，原由說明。假大人假怒道：「貴縣如此糊塗，你把一個欽命八府巡按，當成算命之人，恁隨他父子，指姦就姦，指盜就盜，你做的何人之官？那田讓所救之人，便是當今皇上，他有功於社稷，把他收入禁中，一年有餘了，我乃假扮的，那私查暗訪課命子，方是余大人。」縣令聽明，滿臉變色，只向假大人請了一個安：「望大人栽培卑職，與卑職遮遮掩掩！」假大人道：「你好生辦事，候大人出禁，自有定奪。」縣令謝過，隨即吩咐：「傳禁子傳禁子！」這一迭連聲傳禁子，只嚇得李倫，在假大人身後，心中咚咚亂跳，手忙脚亂，只得答應來了衆人，見大人身後，答應一聲來了，不知他這官，從何地而來？看他一身頂戴，口中又稱：「小的見過老爺。」打了一個千字，站在一旁。縣令把他一看，心中明白，必是他在監中，探出口氣，大人命他下關報信，纔有這一舉。此時不便問他，即忙吩咐監外搭天橋，火速趕辦。中軍又命余保隨員，將大人公服靴帽頂戴朝珠，另外一套細皮常服，交田老爺穿的。同着李倫送入監中，行至前倉，余保李倫叩見大人。大人用手一揚口叫：「起去！」把李倫上下一看，見他身穿着公服，也還像一個武職。隨說道：「這回把你很心苦一齣，如今就是一個千總職銜，務須好生辦事，本院還要重重提拔。」李倫謝過大人栽培，即備香湯伺候。余保伏侍大人。田讓沐浴已畢，將冠誥穿戴，田讓亦換了新衣。李倫早已在獄神堂，焚香點燭，大人同田讓叩拜獄神，外面天橋，早已搭好，紅毡鋪設停妥，橋下左邊中軍，右邊武職，隨員橋頭之下，亦滿鋪紅毡，倪大老爺一同在此候着。大人同田讓拜罷獄神，挽手上了天橋，又上拜皇天，下拜后土，拜完站立，向上面一看，許多百姓，皆在此觀看，又見橋頭盡是本營將官，紅毡上面，縣令伏地跪接。

假問：『下面跪的何人？』答道：『卑職倪少卿叩接大人。』大人發怒罵聲：『狗官爾乃是食朝廷之祿，做總督的官，將本院責打收監，有甚說的？』正是：有恩雖當報，無仇莫結冤。不知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五回 李倫講情伶牙俐齒 范宏得信說短道長

却說余大人文榜在天橋上面，假意發怒，說了一個「斬」字，中軍會意，取出腰中佩劍。李倫早已跌跪平地，雙手按定劍鞘，望着橋上余大人，連連叩頭，口稱：『大人不可！望大人息却雷霆之怒，罷去虎狼之威。雖念我家老爺不知，還望大人開天高地厚之恩，不看金面看佛面，且念我老爺與大人同朝奉君，在此並無大過，又要看小人在監中侍候大人一番小意。』田爺田爺我老爺待你不薄，恩重如山，祈田爺方圓方圓。』又在求情，又在叩頭。大人看他這一番忠義之氣，甚是可愛，不竟哈哈大笑道：『本院此番看來貴縣，枉為二甲進士，或不如一個禁役李倫如此聰明，本院准情就是。』手挽田讓下橋，將縣令扶起，口稱：『貴縣與本院連夜奔至下關，有機密事相商。』縣令道：『侍候大人。』即吩咐擺隊出城，此時閣城文武，亦不敢來相見。范宏他雖知道，揚裝不睬，穩坐署內，若無動靜便罷，若有風聲，便行文去大龍山，知會八國舅鐵老師與兵，我便先站江南，與他一個二牛加攻。看他把老夫怎樣？這便老賊心意。又說縣令吩咐，不一刻燈球火把，照耀由如白晝。大人隊伍前行，後面便是倪縣令，田讓李倫湧隨行了一夜，恰至天明，離下關尚有五里，早有關將佐兵丁，俯伏道左迎接，不多一刻，早到行台，鼓樂同奏，一齊進了二堂，見禮落坐，淨臉吃茶已畢，大人開言，口稱：『貴縣！』便把蘇朝貴知府上任，路過烏江全家被水賊謀害，只留月英主僕，本院私訪，面訂終身，那時本院保全小姐節操，故爾應允此事。一未奏

稟主上，二未稟告雙親，三無作伐之人。』縣令即起身答道：『大人不棄卑職，願執斧柯。』大人道：『既仰仗貴縣，即行一封文書，卑職自然稟明老大人太夫人，如此有勞貴縣了。』縣令又道：『大人！這田恩公之事，究係如何一斷情由？』余大人便把去歲皇上親朝南海，私探洞庭，駕遊江南，五月五日，龍船會，憐憫賈武夫婦魯連朋郭一姑，與范林畜生起意，多承田恩公仗義，怒見不平，救了主上，皇上回京，纔命本院巡按江南，就訪老賊惡跡，拜本回京，候主上定奪。說完，吩咐擺宴，酒席筵前，大人又道：『貴縣少時回衙，你與本院暗暗打聽范宏老賊，知是本院，看他如何情形。本院兵屯下關，也好放摺回京請旨。』縣令口稱：『遵命。』大人又叫李倫，李倫即應聲跪下，大人說道：『一起去！本院問你，現在身居武職，不比當禁子，你心意跟隨本院，或是願隨你家老爺。』李倫答道：『回明大人，隨大人亦是與朝廷效力，隨老爺也是挺身辦公，小的亦不敢說跟大人，亦不敢說跟老爺，聽憑大人吩咐。』這李倫真是福至心靈，幾句話答應得余大人倪縣令二人，滿心歡喜，同聲誇講，真不愧鐵嘴之稱。縣令叫聲：『李倫！大人這般愛惜恩厚，乃是你的緣法，亦是爾身在公門，心存厚道，快快上前與大人叩頭謝恩。』李倫回身，叩了幾個頭，大人言道：『李倫聽本院吩咐，你少時仍然隨同你老爺回衙，自有安頓你的地方。』俟本院把江南之事辦理完善，回京之日，再來跟隨本院。』言畢，李倫答應了個「是」。大人寫小書一封，交與縣令，內面無非說李倫精細辦事，伶敏可着心腹之用，貴縣可與他稍治房屋，尋一生理，此時生為武職，不能充當禁子，可使他暗暗探聽范宏消息，作一幫助。分派已畢，縣令告辭起身，大人送出西轅門，兩下拱手而別，李倫亦同回衙去。正是：有意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陰。

不知大人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六回 麻姑山田讓接母 下關驛拜本回京

却說余大人文榜在下關送過縣令，然後派一位旗牌帶四十名步兵，明日辰早，隨田爺至麻姑山迎請老母，到行台居住，吩示已畢，然後退至小營，隔簾與月英略談一便，各自回房安宿。一夜無書，次日清晨，田讓同着旗牌，帶領四十名步兵，竟回麻姑山，迎接老母。田母早得鄰人報信，放下愁腸，從早起身，將房屋打掃潔淨，至早飯後，一隊人馬，早至門前，田讓下馬，衆鄰人接入草堂，拜了田氏祖宗，然後方拜田母，又與衆人相見，旗牌兵丁亦與田母見禮。田讓把大人吩咐之話，對母說明，田母點頭稱善，即請衆人相幫，設早餐，請旗牌兵丁用飯畢，田讓又向母親說道：「兒看大人之意，要母親進京。」此刻田母分外歡喜，田母叫道：「兒呀！你可知大人心意，你兒不知，爲娘不說，諒兒不知，我兒救駕，其功非小，此刻大人要差兒回京，捧摺前日大人金殿，領過聖命，豈不是一舉兩便，與兒大小一個官職，回京見了皇上，主上必定發兵，攻打烏江，捉拿范宏，丟娘在家，恐受他人陷害，爲娘性命，這是大人有恩於你，我兒你可知？」田讓道：「母親詳者不錯，老娘去後，這茅房三間，家中動用什物，又如何安置？」田母道：「爲娘已托鄰人照應，田土亦送他耕種，不取租子，每家龕墳墓，代爲祭掃，以作香燭之需。」田讓道：「甚好。」是日母子二人，把要緊物件，隨身需用之物，收拾停妥，裝於車上，一宿晚景無事，次日早起，托咐鄰人大衆，離了麻姑山，竟向下關行去，將近黃昏，早到行台，大人即命春香夏蘭，出外迎接，進了二堂，與大人見禮，然後方至小營，月英小姐，滿面堆歡，將田母接住，彼此見禮，即命丫環擺酒後堂，田母即與小姐同住，不表。又言余大人外面擺設酒宴，席前對田讓說道：「恩公本院奏摺文書家信，均已停妥，明日煩勞恩公回朝，令堂同蘇小姐二名丫環，一路護送進京，抵京之日，煩將小姐主僕家書一封，送回我府，然後奏摺文書，與令堂投圓明園，西二胡同施親王府中，千歲一定引你朝見當今，本院在此專候好音。」說畢，命中軍陪飲，起身入內，當着田母囑托月英小姐一番，隨又傳令出外，即吩咐那旗步護送，分派已定，各歸寢所，至天明大家起身，哨官一名，帶五十名步兵前行，中間便是田母小姐主僕，均坐車子，田讓騎馬帶五十名步兵，後面保護大人，送出旗門。

兩下拱手道別。田讓一行人，早行夜住，緩緩竟奔京省不提。余大人送過田母等，退進小營，一夜無事，等候京地回文，又言鳳翔縣令倪少卿，自那日回衙，急速寫了文書一封，專差進京，張相府中投遞，又與李倫置買房屋，事後常暗暗探聽范宏消息，再言范宏老賊，至那日得信，監中余文榜，即是本省八府巡按，余文榜即命人暗中探聽出監後之事，是日回報，言田讓母子二人，蘇月英主僕三人，全行回京，奏摺亦隨身帶去。老賊聞聽，情知不妙，隨後必有一場戰爭，即派人去烏江渡，請高豐李雲，又喚侯子登，即日前來，大家商議一策，以防大兵臨境。老賊正在獨自沉吟，家人稟殿：「侯公子高李二位好漢，一同到了。」老賊即命請入三堂側邊，小花園內，三人與老賊見禮，兩旁坐下，家人獻茶已畢，老賊回頭命老管家，去外書房，速請苗晉二位好漢，少時便到。正是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不知請出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百四十七回 烏江渡高豐生反 鳳翔縣李倫投文

却說范宏同侯子登高豐李雲，在小花園內，命人請晉苗二位好漢，不多時來了二人，一人年約二十餘外，乃山東省龍潭鎮教主，苗玉龍之子，自稱小教主苗紀，離鄉年久，幼習河南邪教，在范宏身邊，當一標客，一個是戈州人，姓晉名白用，昔年在索伯美府中住過，因夜間行刺施公，聽得思念水府君岳剛，白用與他乃是把弟兄，知施公放他回鄉，高堂奉母，有恩於姓岳的，故爾不敢殺害施公，不辭伯美而去，投在范宏府中。今日聽得在請二人同至花園，大家見禮，酒宴早已擺好，一齊入坐，酒飲三杯，范宏便把余文榜之事，逐一對衆敘明，何計安之高豐接口言道：「大人二位公子，依某的愚見，有一兩得其便之計，大人！恁他滿河波浪起，太公穩坐釣魚台。」

請晉苗二位好漢同某弟兄去在烏江渡插旗生反，招兵聚將。那時老人在城中會同三司，去在連將軍進前詐言：我們弟兄在烏江渡生反，請將軍傳令調兵保城，以防我等。皇上聞知，亦定發兵前來攻打，我弟兄捨死忘生，與清兵對敵，若是勝了清兵，我們先占江南省城，作為根本之地，後掃九郡，大事可成。若是我兵不勝，大人兵精糧足，暗助一勝之力，首尾相顧，不怕不得成功。某之愚見如此，大人看可行否？」衆人聞言，同聲稱贊：「此爲上策！」大衆散席，晉白用苗紀同高李三賊告辭，竟回烏江渡，不到半月，光景烏江山一帶來投效的人不少，竟在各府州縣一切亡命之徒，如潮水一般，居然成了大事。修造戰船，塞斷海口，此刻不通商賈的往來，將這戰船一隻連十隻連百，船內用土填滿，上安木板，由如平地一般，堅固安設，四個大營，中營晉白用豎起一杆大旗，上面斗大一個「晉」字，空中飛揚，後營苗紀，左邊高豐，右邊李雲，此時震動全省，號炮驚天地，旗旌繞乾坤。再說范宏見衆人去後，日日命人打聽，那日回報，即會同三司去至將軍署內，面連大人說明烏江水寇生反，特來請令派兵守城，四門保守城池，將西南北三門關閉，只留東門進出。鬧得人心惶惶，市面清淨，進出之人認真盤查。一日倪少卿縣令與千總李倫商議，去與余大人報信，李倫道：「待我前去，方免走漏消息。」說畢，即便起身，竟奔下關，行了半日之久，早抵行台旗門之下，將來意說明，旗牌進內，回明大人，即時傳見李倫，一身便服，進了二堂，與大人見禮，賜坐。大人道：「將軍此時到此何事？」李倫便把烏江渡插旗生反，江南守城之事，遂一敘明。武職奉大老爺之命，前來稟明大人，文榜答道：「本院也曾命人前去探聽，只知守城閉城，不知內面老賊之事，人聽千總之言，可恨連將軍，他乃八旗王位之列，敢與奸佞同謀不軌，千總略待一時，本院修文書一角，煩帶去交與倪縣令。」說罷，吩咐擺宴，命隨員陪飲，退至文案房，提筆將公文寫好，封口蓋印，交與李倫，李倫接了公文，拜辭而去，連夜奔回江南，仍由東門而進，那些守門將士及盤查人員，均知他是禁子，現保千總武職，也不疑惑於他，又不敢阻擋，亦有人說他做不出事來，故爾並不留心於他，恁其出入，誰知後來范宏老賊之事，皆

出於李倫之手，李倫進城，急急忙忙，走進縣衙，到了側門，正遇老爺跟隨，見了李倫，口稱：「千總老爺回來了！」答道：「回來了！大老爺現在何處，煩勞引進。」如此隨定我來！二人行進三堂，李倫見了縣令，上前請了一個安，倪少卿微抬身軀，用手一拱，說道：「你回來了！」答道：「回來了，可曾會着大人如何回示？」李倫道：「小將前去，已會面會大人，將烏江插旗生反，城內范大人偽稟連將軍，請令調兵守城，已詳細稟明，余大人有公文一函，請老爺照內面行事。」倪少卿點首道：「本縣與你記功，請迴避，後如有事相商，或有差遣，再命人相請。」李倫正欲起身，作別出衙，縣令叫聲：「轉來！」李倫回首問道：「老爺還有什麼吩咐？」縣令道：「非爲別事，本縣見你自受余大人恩，保佑一個千總武職，見了本縣，是像把你兩難，你從前又跟本縣辦過公事，不知如何稱呼，從今以後，見了本縣，自稱武職，見了余大人，亦是如此稱呼。」李倫連聲答應允個「是」。方纔告辭而出。倪縣令方纔將公文拆開，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自言道：「我怕爲了何事，却是要本縣助他一勝之力，本院命人暗探老賊城中動靜，着人前下下關報信，這乃是本縣分內之事，何勞囑托！」將書收好，專候田讓回京入奏，看皇上如何降旨，欽派何人征勦，正是：  
恁你與兵謀不軌，天兵一到化灰塵。  
不知田讓何日抵京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八回 北京城田讓瞻威儀 西爾府施王待義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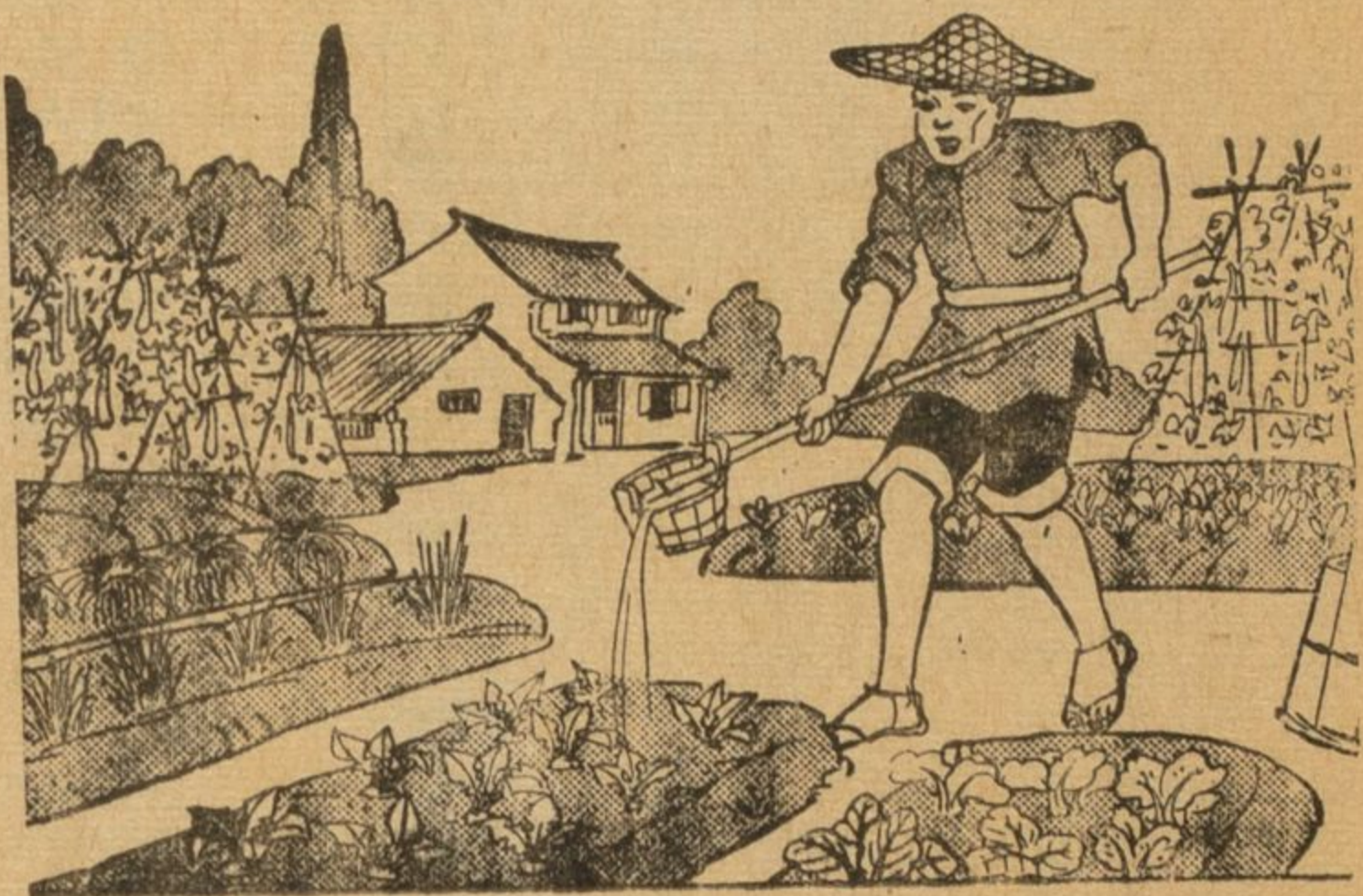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田讓自那日由下關保着母親蘇小姐，直向北京，一路曉行夜宿，飢餐渴飲，行了三十天，方抵京城，田讓並未到過，幸有哨官指點，由得勝門而進，過一處點一處，一直過了九道皇城，方才至圓明園，田讓見此處城垣皆是一片黃色，不知甚麼地方，哨官說道：「這圓明園，乃是住的正黃旗，各位親王，貝子，貝勒，施王爺，也就住在

內面。」言畢，將隊出城去，直至西二胡同，扎住兵隊，哨官下馬，取出全帖，行至千歲府前，向值門太監，說明來意，將手本送過，太監接過手去，竟向東書房，恰遇施王翁婿父子飲宴，小太監上前口稱：「奴才見過王爺！」雙手呈上手本，小千歲接過一看，叫聲：「父王！余文榜訪着恩公田讓，有一哨官護送到京。」施王聞聽田讓二字，心中大喜，即命撤席一齊轉至銀安殿，命太監大開中門。此時田讓見中門廡開，不敢進去，內面太監又在請哨官叫聲：「田爺！王爺喜的忠臣孝子，只管放大胆進去。」田讓聽得此言，放開英雄膽，步進中門，哨官仍由側門而進。田讓行至殿脚，只見四人站立殿上，前面一人紅纓涼帽，五色頂珠，身着龍件，外套黃褂，身體矮小，相貌醜陋，雖未曾會過，常聽人言，正欲開口呼叫，只聽上面言道：「那下面莫非是田讓恩公麼？快請上殿相會。」田讓答道：「小人螻蟻，豈敢千歲恩公之稱？」上了台階，雙膝下跪行禮，施王用手扶起，哨官與王爺叩頭，站立一旁，只聽一人聲音嘹亮，叫聲：「田恩公！還認得我否？」田讓抬頭一看，言道：「你是去年龍船會的方客人麼？」說得衆人大笑不已。施忠二人見禮分賓，施公叫聲：「陳狀元壁也上前見過恩公。」田讓慌忙起身，連稱不敢。施公道：「恩公適才你說姓方是本藩義子，施忠這二人一個親子，施壁一個門婿，陳吉亦是江南鎮江府人氏，與你同省，本藩看來，忠臣孝子，盡出在貴省了。」說畢，三人同拜拜畢，哨官上前呈上奏摺文書，施王便拆開文書一看，口稱：「恩公你好癡呆，令堂進京來了，如何不說？」施壁用手一指：「父王你看！」王爺抬頭一看，又驚又喜，驚的蘇朝貴一家死得傷慘，喜的余文榜有膽有識，不懼生死，又救了蘇月英回頭命。施壁入內，對你母親說，差兩名丫頭僕婦，出外迎接田母，領着小姐，由穿堂進了後面偏殿。大家見禮飲宴，自有一番嘆敘。再施王將文書看完，誇嘆余文榜一番，命哨官將兩隊兵丁，帶回京營，囑咐僕婦打掃配房，派兩名丫頭，伏侍田母，分派已畢，手挽田讓，來至迎賓館，酒宴早已擺好，一同入席暢飲，席前施王說道：「恩公你乃一布衣，明日怎好見駕？本藩暫保你一個都司頂戴，朝見之時，主上自然另有加陞。」田讓福至心靈，起身先謝施公，後謝三人，然後飲酒閒

話，無非江南前後之事，難以表盡，只等明日早朝。又說蘇月英小姐，王府飲宴，席散起身作別，同差官來至余府，將帖進去，禮部余大人傳進差官，參見已後，皇上文書，大人拆開看畢，命差官迎賓館代宴。忙敲雲板，大人出至二堂，夫妻禮罷，大人便把情由說明，夫人心中歡喜，請大人迴避，即命僕婦出外，將小姐接進二堂。小姐見了大人，面帶羞愧，夫人見小姐俊雅，自己無女，咐示他以母女相稱，候完婚再改稱呼。小姐遵命，拜罷呈上家音，小姐住在余府不提，正是：

不見生就英雄眼，怎能身為狀元妻？

不知田讓朝見天子，如何封官打鳥江渡大龍山，另有許多英雄，皆在庚集方出。

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再版

新式標點  
施公洞庭傳

標點者	陶覺先
校閱者	沈耀楣
出版者	大達圖書局
發行人	周健人
發行所	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一三七號
分發行所	各省廣益書局

裝三冊定價二元八角

